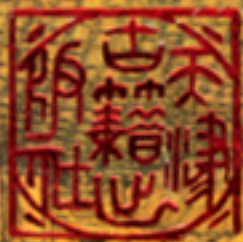




太平廣記

(第十九冊)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 文白对照全译 •

太平广记

第十九册

卷四百五十一——卷四百七十五

目 录

第十九册

第四百五十一卷 1

- 狐五 冯玠 贺兰进明 崔昌 长孙甲 王老
刘众爱
王黯 袁嘉祚 李林甫 孙甌生 王璿
李璿
李揆 宋溥 僧晏通

第四百五十二卷 21

- 狐六 任氏 李荅

第四百五十三卷 38

- 狐七 王生 李自良 李令绪 裴少尹

第四百五十四卷 55

- 狐八 张简栖 薛夔 计真 刘元鼎 张立本
姚坤
尹瑗 韦氏子

第四百五十五卷 73

- 狐九 张直方 张谨 咎规 狐龙 沧渚民 民
妇

第四百五十六卷 91

●蛇一

率然 蛇丘 昆仑西北山 绿蛇 报冤蛇
毒蛇
种黍来蛇 蚺蛇 蚺蛇胆 鸡冠蛇 爆身
蛇
黄颌蛇 蓝蛇 巴蛇 蛮江蛇 两头蛇
颜回
蜀五丁 昭灵夫人 张宽 奚武 楚王英
女
张承母 冯緄 魏舒 杜预 吴猛 颜含
司马轨之 章苟 太元士人 慕容熙
邛都老姥 天门山 忻州刺史
余干县令 王真妻 朱覲

第四百五十七卷 124

●蛇二

蒙山 秦瞻 广州人 袁玄瑛 薛重 顾
楷
树提家 隋炀帝 兴福寺 张骑士 李崇
贞 马岭山 至相寺贤者 李林甫 韦子
春 宣州江 李齐物 严挺之 天宝樵人
无畏师 张镐 毕乾泰
杜暉
海州猎人

第四百五十八卷 148

●蛇三

李舟弟 檐生 嵩山客 邓甲 苏闰 利
州李录事
咎老 冯但 陆绍 郑翬 张蛩子 选仙
场
狗仙山 李黄

第四百五十九卷 170

●蛇四

僧令因 卫中丞姊 蒲州人 相魏贫民
番禺书生
郫县民 游邵 成汭 孙光宪 朱汉宾
牛存节
水清池 王思同 徐坦 张氏 顾遂 瞿
塘峡
靳老 景焕 舒州人 贾潭 姚景 王稔
安陆人

第四百六十卷 194

●禽鸟一

凤 旃涂国 凤凰台 元庭坚 睢阳凤
鸾
鹤
徐奭 乌程采捕者 户部令史妻 裴沆
鹄 苏琼
鹦鹉 张华 鹦鹉救火 雪衣女 刘潜女
鹰
楚文王 刘聿 邺郡人 鹄 魏公子
鹄

宝观寺 落雁殿

第四百六十一卷 220

●禽鸟二

孔雀

交趾 罗州 王轩

燕

汉燕 胡燕 千岁燕 晋瑞 元道康 范

质

鹓鸪

飞数 飞南向 吴楚鹓鸪

鹄（鹄附）

知太岁 张颢 条支国 黎景逸 张昌期

崔圆妻 乾陵 鹄信

鸡

陈仓宝鸡 楚鸡 卫女 长鸣鸡 沉鸣鸡

孙休

吴清 广州刺史 祝鸡公 朱综 代郡亭

高疑 天后 卫镐 合肥富人

第四百六十二卷 251

●禽鸟三

鹅（鸭附）

史惺 姚略 鹅沟 祖录事 周氏子 平

固人 海陵斗鹅 鸭

鹭

冯法 钱塘士人 黎州白鹭

雁

南人捕雁 海陵人

鸛鹄

勾足 能言 桓豁 广陵少年

雀

雀目夕昏 吊乌山 杨宣

乌

越乌台 何潜之 乌君山 魏伶 三足乌

李纳

吕生妻 梁祖

泉（鵀附）

鸣泉 鵀 鸛鵀目夜明 夜行游女 襁

泉

张率更 雍州人 韦颢

第四百六十三卷 286

●禽鸟四

飞涎鸟 精卫 仁鸟 鸛 韩朋 带箭

细鸟

王母使者 鸳鸯 五色鸟 新喻男子 张

氏

漱金鸟 鸞 营道令 纸鸢化鸟 鸛 戴

文谋

瑞鸟 报春鸟 冠鳧 秦吉了 韦氏子

鸟贼

鸟省 刘景阳 食蝗鸟 卢融 张氏 王

绪 武功大鸟 鸛鵀 吐绶鸟 杜鹃 蚊

母鸟 桐花鸟

真猎国大鸟 百舌 鸛 甘虫 戴胜 北海大鸟

鷗 仙居山异鸟 莺

第四百六十四卷 320

●水族一

东海大鱼 鼉鱼 南海大鱼 鲸龟 鲤鱼

海人鱼 南海大蟹 海鲐 鳄鱼 吴馀

鲙鱼 石头鱼

黄腊鱼 乌贼鱼 横公鱼 骨雷 彭蜆

鲛鱼

鲙鱼 比目鱼 鹿子鱼 子归母 候鲋鱼

鲫鱼

鲙鱼 黄魮鱼 蟪蛄 海燕 鲛鱼

第四百六十五卷 342

●水族二

峰州鱼 海虾 瓦屋子 印鱼 石斑鱼

井鱼

异鱼 螃蟹 鲚鱼 玳瑁 海术 海镜

水母

蟹 百足蟹 蟪蛄 鲚鱼 鸚鵡螺 红螺

鳬龟

鲙鱼 鲎 飞鱼 虎蟹 蛟 赤鯿公 雷

穴鱼

虬尾 牛鱼 蝮虫 奔𩚑 系臂 鸡嘴

鱼 剑鱼

懒妇鱼 黄雀化蛤 天牛鱼

第四百六十六卷 364

●水族三 夏鲧 东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
葛玄

介象 龙门 池中鱼 通川河 行海人
阴火

裴旻 王旻之 韩愈 鄆乡民 赤岭溪

第四百六十七卷 380

●水族四（水怪） 鲛 桓冲 李汤 齐浣 子英
春

洛水竖子 魍鬼 罗州赤鰲
韩珣

封令禎 凝真观 蜀江民 张
胡子 柏君 叶朗之 柳宗元

王瑶 柳沂 崔棣 染人
海上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

第四百六十八卷 403

●水族五（水族为人） 子路 长水县 姑苏男子
永康人 王素 费长房

张福

丁初 谢非 顾保宗 武
昌民

寡妇严 尹儿 广陵王女

杨丑奴 谢宗

第四百六十九卷 423

●水族六（水族为人）

张方 钟道 晋安民 刘
万年

微生亮 芦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 王奂 蔡兴 李

增 萧腾 柳镇 隋文帝

大兴村

万顷陂 长须国

第四百七十卷 444

●水族七（水族为人）

李鹞 谢二 荆州渔人

刘成

薛二娘 赵平原 高昱

僧法志

第四百七十一卷 462

●水族八（水族为人）

邓元佐 姚氏 宋氏 史

氏女

渔人

人化水族

黄氏母 宋土宗母 宣骞母 江

州人 独角

薛伟

第四百七十二卷 479

●水族九（龟）陶唐氏 禹 葛洪 张广定 赣县吏

郗世了 孟彦晖 营陵 兴业寺

唐太宗 刘彦回 吴兴渔者 唐明皇帝

宁晋民 史论 徐仲 高崇文 汴河贾

客 南人

阎居敬 池州民 李宗

第四百七十三卷 498

●昆虫一 蛾射 化蝉 揖怒蛙 怪哉 小虫 蒋虫

园客

乌衣人 朱诞给使 葛辉夫 蠓蜓 肉芝

千岁蝙蝠 蝇触帐 苍梧虫 蚱蜢 施子

然

庞企

蟾蜍 蝇赦 发妖 桓谦 青蜓 朱诞

白蚓

王双

第四百七十四卷 521

●昆虫二

胡充 卢汾 来君绰 传病 滕庭俊 张

思恭

蝗 冷 蛇 李揆 主簿虫 朱牙之 树

蚓

木师古

第四百七十五卷 541

●昆虫三

淳于棼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一

狐五

冯 玠	贺兰进明	崔 昌	
长孙甲	王 老	刘众爱	王 黯
袁嘉祚	李林甫	孙甄生	王 璿
李 磨	李 揆	宋 溥	僧晏通

冯 玠

唐冯玠者，患狐魅疾。其父后得术士，疗玠疾，魅忽啼泣谓玠曰：“本图共终，今为术者所迫，不复得在。”流泪经日，方赠玠衣一袭云：“善保爱之，聊为久念耳。”玠初得，惧家人见，悉卷书中。疾愈，入京应举，未得开视。及第后，方还开之，乃是纸焉。（出《广异记》）

唐代有个冯玠，得了狐魅病。他的父亲后来找到一个术士，来治疗冯玠的病。狐狸忽然哭泣着对冯玠说：“本想与你终生在一起，现在被术士逼迫得不能再呆下去了。”哭了整整一天，赠送给冯玠一件衣服说：“好好地保护爱惜它，姑且当作永久的纪念吧。”冯玠刚收衣服时，害怕被家里的人看见，全都卷在书里放着。病好以后，到京城去参加考试，没有时间打开看。考中以后，才回家打开看，都是些纸。

贺兰进明

唐贺兰进明为狐所婚，每到时节，狐新妇恒至京宅，通（“通”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名起居，兼持贺遗及问讯。（“讯”原作“信”，据明抄本改。）家人或有见者，状貌甚美。至五月五日，自进明已下，至其仆隶，皆有续命。家人以为不祥，多焚其物。狐悲泣云：“此并真物，奈何焚之？”其后所得，遂以充用。后家人有就求漆（“漆”原作“膝”，据明抄本改。）背金花镜者，入人家偷镜挂项，缘墙行，为主人家击杀，自尔怪绝焉。（出《广异记》）

唐代的贺兰进明与狐狸结婚，每到节令的时候，狐狸新媳妇常常到京城的住宅去，通报姓名并住在那里，并且带来贺兰进明的礼品和问候。家人中有的看见了她，相貌很美。到

五月五日这天，从贺兰进明到家中的仆人，都能得到她送给的礼物。家人认为不吉祥，大多烧了她给的礼物。狐狸悲伤地哭泣说：“这些都是真的礼物，为什么烧了它们？”以后再得到她给的东西，就留下使用了。后来有个人向她要个背面上漆的金花镜，她到别人家里偷了镜子挂在脖子上，顺着墙往回走，被主人家打死了。此后怪事就没有了。

崔 昌

唐崔昌在东京庄读书，有小儿颜色殊异，来止庭中。久之，渐升阶，坐昌床头。昌不之顾，乃以手卷昌书，昌徐问：“汝何人斯？来何所欲？”小儿云：“本好读书，慕君学问尔。”昌不之却。常问文义，甚有理。经数月，日暮，忽扶一老人乘醉至昌所。小儿暂出，老人醉，吐人之爪发等，昌甚恶之。昌素有所持利剑，因斩断头，成一老狐。顷之，小儿至，大怒云：“君何故无状，杀我家长？我岂不能杀君？但以旧恩故尔。”大骂出门，自尔乃绝。（出《广异记》）

唐代崔昌在东京庄读书，有个小孩容貌长得很出奇，走来停在院子里。时间长了，慢慢地走上台阶，坐在崔昌的床上，崔昌也不理，又用手去卷握崔昌的书。崔昌慢慢地问：“你是什么人，到这里想干什么？”小孩说：“我本来喜欢读书，

很羡慕你的学问。”崔昌也不拒绝他。崔昌常常问他一些文章的意义，答得很有道理。过了几个月，天黑的时候，忽然小孩扶着一个老人乘着酒醉到崔昌家来。小孩临时出去一会，老人已经醉了，吐出一些人的指甲和头发，崔昌很厌恶他。崔昌平时就有一把锋利的剑，顺手把老人的头砍下来，变成了一只老狐狸。不久，小孩回来了，非常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这么不象样子，竟杀死了我的尊长，我难道就不能杀死你吗？只是因为你从前对我的恩情，我不能这么做。”大骂着走出门去。从此再也没有来。

长孙甲

唐坊州中部县令长孙甲者，其家笃信佛道。异日斋次，举家见文殊菩萨，乘五色云从日边下。须臾，至斋所檐际，凝然不动。合家礼敬恳至，久之乃下。其家前后供养数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士为设禁，遂击杀狐。令家奉马一匹，钱五十千。后数十日，复有菩萨乘云来到，家人敬礼如故，其子复延道士，禁咒如前。尽十余日，菩萨问道士：“法术如何？”答曰：“已尽。”菩萨云：“当决一顿。”因问道士：“汝读道经，知有狐刚子否？”答云：“知之。”菩萨云：“狐刚子者，即我是也。我得仙来，已三万岁。汝为道士，当修清净，何事杀生？且我子孙，为汝所杀，宁宜活汝耶？”因杖道士一百毕，谓令曰：“子孙无状，至相劳扰，惭愧何言。当令君永无灾横，

以此相报。”顾谓道士：“可即还他马及钱也。”言讫飞去。（出《广异记》）

唐代坊州的中部县县令长孙甲，他的全家都很信奉佛教。有一天，在进行斋戒当中，全家人看见了文殊菩萨，坐着五彩云从太阳光中下来，不一会，降到斋室的房檐上，停住不动。全家人恭敬诚恳，礼数备至，过了许久，他就下来了。家人前后供养了十几天，只有他的儿子心里怀疑，他儿子进京请道士来安排法术，于是杀死了狐狸。县令家送给道士一匹马，五十千钱。又过了几十天，又有个菩萨坐着彩云来到县令家，家人象以前一样恭敬对待。他儿子又去请那道士。道士象以前一样地安排法术符咒，过了十多天，菩萨问那道士：“你的法术怎么样了？”回答说：“已经用完了。”菩萨说：“应当打你一顿。”接着又问道士：“你读道经，知不知道有个狐刚子？”回答说：“知道。”菩萨说：“狐刚子就是我，我成仙以来，已经三万年了。你是道士，应当到清净的地方去修炼，为什么要杀生呢？况且，我的子孙，被你杀了，难道还应该让你活着吗？”接着用拐杖打了道士一百下，然后，对长孙甲说：“我的子孙不象样子，以至给你添了麻烦，我惭愧得没有什么说的，应当让你永远没有灾难和横祸，用这个来报答你吧。”回头对道士说：“要立即把马和钱还给人家。”说完就飞走了。

王 老

唐睢阳郡宋王冢旁有老狐，每至衙日，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冢上，狗列其下。东都王老有双犬能咋魅，前后杀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财雇犬咋狐。王老牵犬往，犬乃迳诣诸犬之下，伏而不动，大失宋人之望。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戏云：“取睢阳野狐犬。”（出《广异记》）

唐代睢阳郡宋王坟地旁边有只老狐狸，每当到了衙日，城里的狗，全都去朝拜老狐狸，狐狸坐在坟头上，狗列队在下面。东都的王老有一对狗能够撕咬狐狸，前前后后杀死很多狐狸。姓宋的人互相结伴花钱雇狗捉狐狸。王老牵着狗前去，狗却一直走到那许多狗的后面，趴着一动不动，使姓宋的人很失望。现在世上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人们互相说笑说：“牵来睢阳野狐狗。”

刘众爱

唐刘全白说云，其乳母子众爱，少时，好夜中将网断道，

取野猪及狐狸等。全白庄在岐下，后一夕，众于庄西数里下网，已伏网中，以伺其至。暗中闻物行声，觐见一物，伏地窥网，因而起立，变成绯裙妇人。行而违网，至爱前车侧，忽捉一鼠食。爱连呵之，妇人忙遽入网，乃棒之致毙，而人形不改。爱反疑惧，恐或是人，因和网没沔麻池中。夜还与父母议，及明，举家欲潜逃去。爱窃云：“宁有妇人食生鼠，此必狐耳。”复往麻池视之，见妇人已活，因以大斧自腰后斫之，便成老狐。爱大喜，将还村中。有老僧见狐未死，劝令养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当为天下所爱。”以绳缚狐四足，又以大笼罩其上。养数日，狐能食。僧用小瓶口窄者，埋地中，令口与地齐，以两截猪肉，炙于瓶中。狐爱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属瓶。候炙冷，复下肉膋。狐涎沫久之，炙与瓶满，狐乃吐珠而死。珠状如棋子，通圆而洁。爱母（“母”原作“每”，据明抄本改。）带之，大为其夫所贵。（出《广异记》）

唐代的刘全白曾说，他奶妈的儿子众爱，少年时，总是喜好在半夜时把网安放在道的中间，来捕捉野猪和狐狸等。刘全白的庄子在岐山脚下。后来有一晚上，众爱在庄子西面几里的地方下了网，自己趴在网里，等着野兽的到来。在暗中听动物行走的声音，就看见一只动物，趴在地上看网。接着站起来，变成一个穿浅红裙子的妇女。走路避开了网，走到众爱前面车子的旁边，忽然捉住一只老鼠吃起来。众爱连声地呵斥她，妇女匆忙中跑进网里，于是用棒子打死了她。可

是人的形象没有变化。众爱反而怀疑害怕，怕的是或许是人，接着连人带网沉没到沔麻的水池里。晚上还家和父母商量，等到天亮，全家人准备悄悄地逃走。众爱私下说：“难道有吃生老鼠的女人吗？这一定是狐狸。”又到沔麻池去察看，只见妇女已经活过来，又用大斧子从腰后砍她，就变成了老狐狸。众爱很高兴，提着狐狸回到村子里。有个老和尚看狐狸还没死，劝他饲养这只狐狸，说：“狐狸嘴里有颗媚珠，如果能得到珠子，就能被天下的人所爱慕。”就用绳子捆住狐狸的四只脚，又用大笼子罩在上面。养了几天，狐狸能吃东西了。和尚用一个窄口的瓶子，埋在地里，让瓶口和地面平齐，用两块猪肉，烤熟了放在瓶里。狐狸爱吃烤肉却吃不到，只能是用嘴对着瓶子。等烤肉凉了，再放进两块烤肉。狐狸长久地流口水，烤肉已装了满瓶，狐狸就吐出媚珠死去。珠的样子象棋子大小，又圆又洁净。众爱的母亲佩带着媚珠，她的丈夫特别敬爱她。

王黯

王黯者，结婚崔氏。唐天宝中，妻父士同为沔州刺史。黯随至江夏，为狐所媚，不欲渡江，发狂大叫，恒欲赴水。妻属惶惧，缚黯著床枥上。舟行半江，忽尔欣笑，至岸大喜曰：“本谓诸女郎辈不随过江，今在州城上，复何虑也。”士同莅官，便求术士。左右言州人能射狐者，士同延至。入令堂中

悉施床席，置黯于屋西北隅。家人数十持更迭守，已于堂外，别施一床，持弓矢以候狐。至三夕，忽云：“诸人得饱睡已否？适已中狐，明当取之。”众以为狂而未之信。及明，见窗中有血，众随血去，入大坑中，草下见一牝狐，带箭垂死。黯妻烧狐为灰，服之至尽，自尔得平复。后为原武县丞，在厅事，忽见老狐奴婢，诣黯再拜，云是大家阿（明抄本“阿”作“奢”。）奶，往者娘子枉为崔家杀害，翁婆追念，未尝离口。今欲将小女更与王郎续亲。故令申意，兼取吉日成纳。黯甚惧。许（“许”原作“辞”，据明抄本改。）以厚利，万计（明抄本万“计”作“求其”。）料理，遽出罗锦十余匹，于通衢焚之。老奴乃谓其妇云：“天下美丈夫亦复何数，安用王家老翁为女婿？”言讫不见。（出《广异记》）

王黯，与崔氏结婚。唐代天宝年间，妻子的父亲崔士同任沔州刺史，王黯跟随他来到江夏时，被狐狸迷住了，不想渡长江，发狂似的大叫，总想跳到江水里去。妻子和亲属们都很不安而且担心，把王黯捆在床架上。船行到江心，王黯忽然高兴得笑起来，到了岸上高兴地说：“本来说是诸位女郎不随我过江，现在已在沔州城上，又担心什么呢？”崔士同到了任上，便去请术士，他身边的人说州中有个能射死狐狸的人，崔士同就请那人来，那人来了就让人把屋里全铺上席子，把王黯安置在屋的西北角，让几十个仆人打更守卫。自己在屋外，另外放了一张床，拿着弓箭等候狐狸。到第三天的晚上，他忽然说：“各位都睡得很香吗？刚才已经射中了狐狸，

明天可取。”大家认为这人太狂妄而不相信他。等到天一亮，就看见窗上有血，大家顺着血迹找去，血迹进入一个大坑中，从坑里的草下面找到一只雌狐狸，身上带着箭快要死了。王黯的妻子把狐狸烧成灰，并把灰全给王黯吃了，从此王黯的病就好了。后来做原武县的县丞，在厅里办公事，忽然看见老狐狸的女仆又来拜见王黯，说：“我是大户家的奶妈，以前，娘子冤屈地被崔家杀害了，父母回忆思念她，总挂在嘴上。现在想把小女儿再送给王郎续亲，所以让我来说明心意，同时定个吉日好成亲。”王黯很害怕，答应给她优厚的利益，求她想办法帮助处理。立刻拿出十几匹罗锦，在大路上烧了。老奶妈就对那个妇人说：“天下的漂亮男人数不过来，为什么非要姓王的老头做女婿。”说完就不见了。

袁嘉祚

唐宁王傅袁嘉祚，年五十，应制授垣县县丞。阙（“阙”原作“门”，据明抄本改。）素凶，为者尽死。嘉祚到官，而丞宅数任无人居，屋宇摧残，荆棘充塞。嘉祚剪其荆棘，理其墙垣，坐厅事中。邑老吏人皆惧，劝出不可。既而魅夜中为怪，嘉祚不动，伺其所入。明日掘之，得狐，狐老矣，兼子孙数十头。嘉祚尽烹之，次至老狐，狐乃言曰：“吾神能通天，预知休咎。愿置我，我能益于人。今此宅已安，舍我何害？”嘉祚前与之言，备告其官秩。又曰：“愿为耳目，长

在左右。”乃免狐。后祚如狐言，秩满果迁。数年至御史。狐乃去。（出《纪闻》）

唐代宁王的太傅叫袁嘉祚，五十岁了，应制科考试后授给垣县县丞的职务。这个官所住的官邸历来不吉祥，住过的人都死了。袁嘉祚到了任一看，县丞的住处几任以来都没人居住。房子残破不堪，里外长满荆棘杂草。袁嘉祚铲去那些荆棘，修理好院墙，坐在办公事的厅里，城里年老的官吏都很害怕，劝他出去住，他不答应。不久狐狸在夜里作怪，袁嘉祚也不动声色，只是暗中观察狐狸所进的洞穴，第二天挖掘它，抓住了狐狸，狐狸已经老了，还有它的几十个子孙，袁嘉祚把它们全部煮死了。留下了那只老狐狸，老狐狸开口说：“我的神力能通天，预知吉凶，希望放了我，我能给人带来好处。现在这个住宅已经平安了，放了我有什么害处呢？”袁嘉祚上前与狐狸说话，狐狸详细地告诉了他将来做官的地位等级。又说：“愿意做你的耳目，经常地呆在你的身边。”袁嘉祚就放了狐狸。后来袁嘉祚象狐狸说的那样，官任到期果然升了官，几年后升到御史。狐狸就离开了他。

李林甫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尝退朝，坐于堂之前轩。见一玄狐，

其质甚大，若牛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驰至庭，顾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将射之，未及，已亡见矣。自是凡数日，每昼坐，辄有一玄狐出焉。其岁林甫籍没。（出《宣室志》）

唐代的李林甫正担任丞相的职务，曾有一次退朝后坐在堂屋前的平台上。看见一只黑色狐狸，它的体形很大，象牛马一样，毛色暗黑有光泽，从屋中出来，跑到庭院里，向左右张望。李林甫命人带着弓和箭，准备射那狐狸。没等射箭，已经不见了。从那以后共有好几天，每当白天坐着的时候，就有一只黑色狐狸出现。那一年李林甫被抄了家产。

孙甌生

唐道士孙甌生本以养鹰为业，后因放鹰，入一窟，见狐数十枚读书。有一老狐当中坐，迭以传授。甌生直入，夺得其书而还。明日，有十余人持金帛诣门求赎，甌生不与，人云：“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写一本见还，当以口诀相授。”甌生竟传其法，为世术士。狐初与甌生约，不得示人，若违者，必当非命。天宝末，玄宗固就求之，甌生不与，竟而伏法。（出《广异记》）

唐代道士孙甌生原来以养鹰为职业，后来因为出野外放鹰，进入一个洞窟，只见几十只狐狸在读书。有一只老狐狸坐在中间，轮流地逐个传授。甌生一直走进去，抢了他们的书回去了。第二天，有十多人带着金银绸缎上门要求把书赎回去，甌生不给书。那人说：“你得到这本书，也不能理解并使用它，如果抄写一本后还给我们，我就把口诀传授给你。”甌生竟然学到了那法术，成了世间的一个术士。狐狸当初与甌生约好，不能给别人看，如果违犯了约定，一定会不得好死。天宝后期，唐玄宗坚持要那本书，甌生不给，竟因此而被杀死。

王 璿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时仪貌甚美，为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见者，丰姿端丽。虽童幼遇之者，必敛容致敬。自称新妇，祇对皆有理。由是人乐见之。每至端午及佳节，悉有赠仪相送，云：“新妇上某郎某娘续命。”众人笑之，然所得甚众。后璿职高，狐乃不至。盖某禄重，不能为怪。（出《广异记》）

唐代宋州刺史叫王璿，少年时仪表外貌很美，被一只雌狐狸迷住了。家人中有看见那狐狸的，容貌端庄秀美，即使是仆人和小孩遇到她，她也会严肃地表示尊敬。她自称是新

娘子，言谈举止都合乎规矩，因此家人都喜欢见到她。每当到了端午节以及其他佳节，都有礼品赠送给家人，并说：“新娘子给某个郎君某个娘子奉上礼品。”大家都觉得她说的话很好笑，可是得到的东西却很多。后来王璿的职务高升了，狐狸就不来了。可能是一个人地位高了，就不能迷惑他了。

李 磨

东平尉李磨初得官，自东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故人卖胡饼为业。其妻姓郑有美色，李目而悦之，因宿其舍。留连数日，乃以十五千转索胡妇。既到东平，宠遇甚至。性婉约，多媚黠风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于音声特究其妙。在东平三岁，有子一人。其后李充租纲入京，与郑同还。至故城，大会乡里饮宴，累十余日。李催发数四，郑固称疾不起，李亦怜而从之。又十余日，不获已，事理须去。行至郭门，忽言腹痛，下马便走，势疾如风。李与其仆数人极骋，追不能及，便入故城，转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舍，（“转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舍”十三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复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极声呼之，寂无所应，恋结凄怆，言发泪下。会日暮，村人为草塞穴口，还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无所见，乃以火熏。久之，村人为掘深数丈，见牝狐死穴中，衣服脱卸如蛻，（“服脱卸如蛻”五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脚上著锦袜。李叹息良久，方埋之。归店，

取猎犬噬其子，子略不（“犬噬其子子略不”七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惊怕。便将入都，寄亲人家养之。输纳毕，复还东京，婚于萧氏。萧氏（“东京婚于肖氏肖氏”八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常呼李为野狐婿，李初无以答。一日晚，李与萧携手（“一日晚李与肖携手”八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与归本房狎戏，复言其事。忽闻堂前有人声，李问：“阿谁夜来？”答曰：“（声李问阿谁夜来答曰”九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君岂不识郑四娘耶？”李素所钟念，闻其（“闻其”二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言，遽欣然跃起。（“欣然跃起”四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问：（“问”上原有“然旧状”三字，据许本、黄本删。）“鬼乎？人乎？”答云：“身即鬼也。”欲（“欲”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近之而不能，四娘（“不能四娘”四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因谓李：“人神道殊，贤夫人何至数相谩骂？且所生之子，远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给衣食，岂不念乎？宜早为抚育，（“为抚育”三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九泉无恨也。若夫人云云相侮，又小儿不收，必将为君之患。”言毕不见。萧遂不复敢说其事。唐天宝末，子年十余，甚无恙。（出《广异记》）

东平县县尉李磨刚得到官职，就从东京出发去上任，夜里来到故城住宿。客店里有个熟人靠卖烧饼维持生活，他的妻子郑氏长得很美，李磨看见便喜欢上她，就住到他家里，一连住了好几天，并用十五千钱买下卖胡饼的妻子。到了东平

县后，对她宠爱备至。她性情温和可爱，长得美并且又聪明又风流，女工的事，她没有不懂的，对音乐特别懂得它的妙处。在东平县住了三年，生了一个儿子。那以后李磨因担任赋税运输工作要进京去，就和郑氏一起回去。到了故城，遍请故乡的亲朋好友赴宴，呆了十多天，李磨多次催促启程，郑氏固执地称病不起身，李磨也因爱她而听她的话。又过了十多天，不得已，有事要办必须启程，走到外城的大门时，郑氏忽然说肚子疼，下了马就跑，速度快得象风一样。李磨和几个仆人极力骑马追赶，也没追上。就跟着（郑氏）进到故城，转个弯进入易水村，郑氏跑得稍慢，李磨还不舍弃，又追下去，快追上时，郑氏进入一个小洞里，大声呼唤她，静静地也不回答。李磨恋恋不舍，凄惨悲伤，一边说一边流泪。这时天黑了，村里人用草塞住洞，他们回客店住宿。等到天亮，又去洞口呼唤她，什么也没听见。于是用火熏，熏了很久，村里人又帮他挖洞，挖了几丈深，只见一只雌狐狸死在洞里，衣服脱了下来象蝉蜕一样。脚上还穿着锦丝袜子。李磨长时间地叹气，才埋了狐狸。回到店里，找来猎犬咬她生的孩子，孩子并不害怕。就带着孩子进京去，寄养在亲属家。赋税交待完毕，又回东京，与萧氏结婚。萧氏常常称呼李磨是野狐狸的女婿，李磨也没说什么。一天晚上，李磨和萧氏拉着手一起回到屋说笑玩闹，又说起野狐婿，忽然听见堂屋前有人声。李磨问是谁夜里跑来了，回答说：“你难道不认识郑四娘了吗？”李磨平时就怀念她，听了她的话，一下子高兴地跳起来问：“你是鬼呢还是人呢？”回答说是鬼，想接近却做不到。郑四娘接着对李磨说：“人道和神道不一样，你的妻

子为什么多次地骂我呢？况且我生的儿子，寄养在远方的亲属家，那些人都说是狐狸生的，不给他穿的和吃的，难道不想念他吗？应该早点接回来抚养，我在九泉下也没有遗憾了。如果萧氏说起话来就侮辱我，又不收养我的儿子，必将给你带来灾祸。”说完就不见了。萧氏于是不敢再说野狐媚的事。唐代天宝年间的后期，孩子有十多岁，一点没毛病。

李 揆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为中书舍人。尝一日退朝归，见一白狐在庭中捣练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见矣。时有客于揆门者，因话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贺。”至明日，果选礼部侍郎。（出《宣室志》）

唐代的丞相李揆，在乾元初年，做中书舍人。曾有一天退朝回家，看见一只白狐狸坐在庭院中间的捶衣石上，就命令僮仆赶走它，忽然不见了。这时李揆家正有一个客人，与客人说了这件事。客人说：“这是吉祥的兆头，我向您祝贺。”到了第二天，果然提拔为礼部侍郎。

宋 溥

宋溥者，唐大历中，为长城尉。自言幼时，与其党暝拔野狐，数夜不获。后因月夕，复为其事。见一鬼戴笠骑狐，唱《独盘子》，至扱所。狐欲入扱，鬼乃以手搭狐颊，因而复回。如是数四。其后夕，溥复下扱伺之，鬼又乘狐，两小鬼引前，往来报所。溥等无所获而止。有谈众者亦云，幼时下报，忽见一老人扶杖至己所止树下，仰问树上是何人物。众时尚小，甚惶惧，其兄因怒骂云：“老野狐，何敢如此？”下树逐之，狐遂变走。（出《广异记》）

宋溥，在唐代大历年间，官职是长城尉。自己说幼年时候，与他的同伴晚上去捉野狐狸，好几天晚上也没捉到。后来的一个月明之夜，又去捉狐狸。看见一鬼戴着斗笠骑着狐狸，唱着独盘子曲调，走到放套子的地方。狐狸想进套子，鬼就用手搭在狐狸的脸颊上，不让进，因此又回头走，象这样走了好几次。那以后的一个晚上，宋溥又下套子等狐狸来。鬼又骑着狐狸，两个小鬼在前面领路，在套子的周围来来往往。宋溥等人没捉到狐狸就再不捉了。有个叫谈众的人也说，幼年时下套子，忽然看见一个老头拄着拐杖走到自己藏身的树下，仰起头问树上藏的是什么人，谈众那时还小，很害怕，他

的哥哥接着生气地骂道：“老野狐狸，怎么敢如此戏耍！”下树去追赶老头，老头就变成狐狸跑了。

僧晏通

晋州长宁县有沙门晏通修头陀法，将夜，则必就丛林乱冢寓宿焉。虽风雨露雪，其操不易；虽魑魅魍魉，其心不摇。月夜，栖于道边积骸之左，忽有妖狐踉跄而至。初不虞晏通在树影也，乃取髑髅安于其首，遂摇动之，倘振落者，即不再顾，因别选焉。不四五，遂得其一，岌然而缀。乃褰擷木叶草花，障蔽形体，随其顾盼，即成衣服。须臾，化作妇人，绰约而去。乃于道右，以伺行人。俄有促马南来者，妖狐遥闻，则恸哭于路。过者驻骑问之，遂对曰：“我歌人也，随夫入秦。今晓夫为盗杀，掠去其财。伶俜孤远，思愿北归，无由致。脱能收采，当誓微躯，以执婢役。”过者易定军人也，即下马熟视，悦其都冶，词意叮咛，便以后乘挈行焉。晏通遽出谓曰：“此妖狐也，君何容易？”因举锡杖叩狐脑，髑髅应手即坠，遂复形而窜焉。（出《集异记》。明抄本作出《纂异记》）

晋州的长宁县有个和尚叫晏通，修炼头陀法。天将黑时，就一定到丛林里的乱坟中睡觉。即使是刮风下雨降露下雪，他

的作法也不改变。即使遇上妖魔鬼怪，他的决心也不动摇。一个月明之夜，他睡在道边尸骨堆的东面，忽然有只狐妖踉跄着走来。开始时并没有料到晏通在树荫下睡觉。就拿起一个死人头骨套在头上，就摇起头来，如果振动掉了，就不用，接着再另外挑选，试了四五个，才选中一个高高地戴在头上。又采摘树叶和花草，遮盖形体，随着它左看右看，就变成了衣服。一会，变成一个妇女，姿态柔美地走了，站在路的西边，等候过路的人。不久有个急忙骑马从南边来的人，狐妖远远地就听到了，就在路边上痛哭起来。过路的人停下来问她，于是回答说：“我是个歌女，跟着丈夫去演奏，今天早晨丈夫被强盗杀了，抢走了钱财，孤伶伶地远离家乡，心里想往北走回家去，又没有办法回去。如果你能收留我，我一定以微贱之身做你的奴仆。”过路的人是易定地方的军人，就下马仔细地看她，喜欢她的漂亮和妖艳，说的话也很诚恳，就让她坐在他的身后要带着她走。晏通突然地出来对军人说：“她是个狐妖，你太容易受骗了！”接着举起锡杖敲打狐狸的头，人头骨随手就掉下来，就恢复狐狸的原形逃走了。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二 狐六

任 氏 李 萼

任 氏

任氏，女妖也。有韦使君者，名崱，第九，信安王祹之外孙。少落拓，好饮酒。其从父妹婿曰郑六，不记其名。早习武艺，亦好酒色，贫无家，托身于妻族。与崱相得，游处不间。唐天宝九年夏六月，崱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间去，继至饮所。崱乘白马而东，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殊丽。郑子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白衣时时盼睐，意有所受。郑子戏之曰：“美艳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为？”郑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

辄以相奉。某得步从足矣。”相视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诱，稍已狎暱。郑子随之，东至乐游园，已昏黑矣。见一宅，土垣车门，室宇甚严。白衣将入，顾曰：“愿少踟蹰而入。”女奴从者一人，留于门屏间，问其姓第。郑子既告，亦问之，对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顷，延入。郑縻驴于门，置帽于鞍，始见妇人年三十余，与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烛置膳，举酒数觞。任氏更妆而出，酣饮极欢。夜久而寝，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将晓，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系教坊，职属南衙，晨兴将出，不可淹留。”乃约后期而去。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因与主人言。郑子指宿所以问之曰：“自此东转，有门者，谁氏之宅？”主人曰：“此隤墉弃地，无第宅也。”郑子曰：“适过之，曷以云无？”与之固争。主人适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诱男子偶宿，尝三见矣。今子亦遇乎？”郑子赧而隐曰：“无。”质明，复视其所，见土垣车门如故。窥其中，皆藁荒及废圃耳。既归，见崑。崑责以失期，郑子不泄，以他事对。然想其艳冶，愿复一见之，心尝存之不忘。经十许日，郑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见之，曩女奴从。郑子遽呼之，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郑子连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后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郑子曰：“虽知之，何患？”对曰：“事可愧耻，难施面目。”郑子曰：“勤想如是，忍相弃乎？”对曰：“安敢弃也，惧公之见恶耳。”郑子发誓，词旨益切。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艳丽如初。谓郑子曰：“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识耳，无独怪也。”郑子请之与叙欢。对

曰：“凡某之流，为人恶忌者，非他，为其伤人耳。某则不然。若公未见恶，愿终己以奉巾栉。”郑子许与谋栖止，任氏曰：“从此而东，□□陋不。（明抄本此处亦空缺，但无“陋不”二字。）□□□□□□□□□□□□□□□□□□□□大树出于栋间者，门巷幽静，可税以居。前时自宣平之南，乘白马而东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时崑伯叔从役于四方，三院什器，皆贮藏之。郑子如言访其舍，而诣崑假什器。问其所用，郑子曰：“新获一丽人，已税得其舍，假其以备用。”崑笑曰：“观子之貌，必获诡陋，何丽之绝也。”崑乃悉假帷帐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者，随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气吁汗洽。崑迎问之：“有乎？”曰：“有。”（“曰有”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又问：“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崑姻族广茂，且夙从逸游，多识美丽。乃问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伦也！”崑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伦。”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者，则崑之内妹，秣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崑问曰：“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伦也。”崑抚手大骇曰：“天下岂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颈，巾首膏唇而往。既至，郑子适出。崑入门，见小童拥簪方扫，有一女奴在其门，他无所见。征于小僮，小僮笑曰：“无之。”崑周视室内，见红裳出于户下。迫而察焉，见任氏戢身匿于扇间。崑引（“引”原作“别”，据明抄本改）出，就明而观之，殆过于所传矣。崑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不服，崑以力制之。方急，则曰：“服矣。请少回旋。”既从，则捍御如初。如是者数四。崑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纵体不复拒抗，而神色惨

变。崑问曰：“何色之不悦？”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崑曰：“何谓？”对曰：“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明抄本“系”作“褻”。）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崑豪俊有义烈，闻其言，遽置之。欽衽而谢曰：“不敢。”俄而郑子至，与崑相视哈乐。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饩，绵崑给焉。任氏时有经过，出入或车马輿步，不常所止。崑日与之游，甚欢。每相狎暱，无所不致，唯不及乱而已。是以崑爱之重之，无所怪惜，一食一饮，未尝忘焉。任氏知其爱己，因言以谢曰：“愧公之见爱甚矣。顾以陋质，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负郑生，故不得遂公欢。某，秦人也。生长秦城，家本伶伦，中表姻族，多为人宠媵，以是长安狭斜，悉与之通。或有殊丽，悦而不得者，为公致之可矣。愿持此以报德。”崑曰：“幸甚！”鄜中有鬻衣之妇曰张十五娘者，肌体凝洁，崑常悦之。因问任氏识之乎，对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余，果致之。数月厌罢。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绝之难谋者，试言之，愿得尽智力焉。”崑曰：“昨者寒食，与二三子游于千福寺，见刁将军甥张乐于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双鬟垂耳，娇姿艳绝。当识之乎？”任氏曰：“此宠奴也。其母即妾之内姊也，求之可也。”崑拜于席下。任氏许之，乃出入刁家。月余，崑促问其计，任氏愿得双缣以为赂，崑依给焉。后二日，任氏与崑方食，而緬使苍头控青骊以迓任氏，任氏闻召，笑谓崑曰：“谐矣。”初任氏加宠奴

以病，针饵莫减。其母与緬忧之方甚，将征诸巫。任氏密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从就为吉。及视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东南某所，以取生气。”緬与其母详其地，则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请居。任氏谬辞以逼狭，勤请而后许。乃辇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则疾愈。未数日，任氏密引崙以通之，经月乃孕。其母惧，遽归以就緬，由是遂绝。他日，任氏谓郑子曰：“公能致钱五六千乎？将为谋利。”郑子曰：“可。”遂假求于人，获钱六千。任氏曰：“鬻马于市者，马之股有疵，可买以居之。”郑子如市，果见一人牵马求售者，青在左股，郑子买以归。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弃物也，买将何为？”无何，任氏曰：“马可鬻矣。当获三万。”郑子乃卖之。有酬二万，郑子不与。一市尽曰：“彼何苦而贵买，此何爱而不鬻？”郑子乘之以归，买者随至其门，累增其估，至二万五千也。不与，曰：“非三万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诟之。郑子不获已，遂卖，卒不（卒不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登三万。既而密伺买者，征其由，乃昭应县之御马疵股者，死三岁矣。斯吏不时除籍，官征其估，计钱六万，设其以半买之，所获尚多矣。若有马以备数，则三年刍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偿盖寡，是以买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于崙。崙将买全綵与之，任氏不欲，曰：“愿得成制者。崙召市人张大为买之，使见任氏，问所欲。张大见之，惊谓崙曰：“此必天人贵戚，为郎所窃，且非人间所宜有者。愿速归之，无及于祸。”其容色之动人也如此。竟买衣之成者，而不自纫缝也，不晓其意。后岁余，郑子武调，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县。时郑子方有妻室，虽昼游于外，而夜寝于内，多恨不得专其夕。将之官，邀与任

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为欢。请计给粮饩，端居以迟归。”郑子恳请，任氏愈不可。郑子乃求崙资助，崙与更劝勉，且诘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岁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郑子甚惑也，不思其他，与崙大笑曰：“明智若此，而为妖惑，何哉？”固请之，任氏曰：“倘巫者言可征，徒为公死，何益？”二子曰：“岂有斯理乎？”恳请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崙以马借之，出祖于临皋，挥袂别去。信宿，至马嵬。任氏乘马居其前，郑子乘驴居其后。女奴别乘，又在其后。是时西门圉人教猎狗于洛川，已旬日矣。适值于道，苍犬腾出于草间。郑子见任氏欻然坠于地，复本形而南驰。苍犬逐之，郑子随走叫呼，不能止。里余，为犬所获。郑子衔涕，出囊中钱赎以瘞之，削木为记。回睹其马，啮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袜犹悬于镫间，若蝉蛻然。唯首饰坠地，余无所见，女奴亦逝矣。旬余，郑子还城，崙见之喜，迎问曰：“任子无恙乎？”郑子泫然对曰：“歿矣！”崙闻之亦恻，相持于室，尽哀。徐问疾故，答曰：“为犬所害。”崙曰：“犬虽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崙骇曰：“非人，何者？”郑子方述本末，崙惊讶叹息不能已。明日，命驾与郑子俱适马嵬，发瘞视之，长恻而归。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其后郑子为总监使，家甚富，有枋马十余匹。年六十五卒。大历中，沈既济居钟陵，尝与崙游，屡言其事，故最详悉。后崙为殿中侍御史，兼陇州刺史，遂歿而不返。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道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茹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

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与金吾（吾原作吴。据明抄本改。）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谪（“谪”原作“适”，据明抄本改。）居东南，自秦徂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浮颖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沈既济撰。

任氏是个女妖。有个姓韦的使君，名叫崙，排行第九，是信安王李祎的外孙。少年时就豪放不受拘束，喜欢饮酒。他堂妹的丈夫叫郑六，不知道他的名字。早年时学过武艺，也喜欢女人和酒。他因贫穷没有家，寄住在妻子的娘家。与韦崙很要好。不论是出游还是在家呆着，很少分开。唐代天宝九年夏季六月，韦崙与郑子一起走在长安的小巷里，准备到新昌里去喝酒。走到宣平坊的南面。郑子推辞说有事，要出去一会。随后再到喝酒的地方。韦崙骑白马向东走，郑子骑驴向南走，走进升平坊的北门。恰巧有三个妇女走在路上，其中有个穿白衣服的，面貌特别美丽。郑子看见她这么美又吃惊又高兴。赶着驴，一会儿走在她们的前面，一会儿走在她们的后面，想挑逗却不敢。穿白衣的女人又常用斜眼看他，有接受爱慕的意思。郑子与她开玩笑说：“象你这么漂亮，却徒步走路，为什么呢？”白衣女子笑着说：“有驴骑的人不想借给我，不徒步走怎么办呢？”郑子说：“劣等驴不足以替美人代步，现在就把驴送给你，我能步行跟着就足够了”。互相看

着大笑起来。同行的女人也诱惑他，比以前稍稍亲近些。郑子跟着她们，向东走到乐游园，天已经黑了。看见一座宅院，土墙车门，房屋森严。白衣女子进门前回头说：“请你稍等一会再进去。”跟从的女仆，站在门屏之间，问郑子的姓名、门第，郑子告诉了她。郑子问她，回答说：“姓任，排行二十。”不一会，请他进去。郑子把驴拴在门上，把帽子放在鞍上，就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来迎接他，她就是任氏的姐姐。屋里点着成排的蜡烛，摆着吃的，举起酒杯连喝了好几杯酒，任氏才换好了衣服出来，尽情地喝酒，喝得很高兴。夜深了，开始睡觉。她美丽的身姿，说笑的神态，一举一动都很动人，实在不是人间所能有的。天快亮了，任氏说：“该走了，我的兄弟名籍在教坊属下，由南衙管辖，天一亮就回来，你不可久留。”约定了以后见面的日子就走了。离开以后，走到里巷大门处，门锁还没打开。里门旁边有个胡人卖饼的铺子，刚刚点上炉火，郑子在门帘下休息，坐着等候开门，顺便与主人谈话。郑子指着自已住过的地方问主人：“从这里向东转弯，有个大门，是谁家的住宅？”主人说：“那里只是倒塌的院墙和废弃的园地，没有什么大住宅”。郑子说：“我刚到那里拜访过，为什么说没有呢？”便和主人争了起来。主人才明白过来，说：“唉，我明白这事了。那里面有一只狐狸，常诱惑男子去同宿，曾经出现好几次了；现在你也遇上了吗？”郑子红着脸小声说：“没遇见。”天亮了，再去看那住处，只见土墙和东车门象原来一样，细看院中，都是荒草和废园。回去以后，看见韦蚩，韦蚩责备他失约。郑子没说真情，用别的事应付过去。但是一想起任氏的妖艳美貌，就想与她再见一面，

心里想着她，念念不忘。过了十几天，郑子出去游玩，进到西市的衣服铺，一瞥眼看见了她，从前那个女仆跟着她。郑子突然地呼叫她，任氏侧着身子周旋在人流中来躲避他。郑子连连呼叫着往前紧追，她才背着身子站住，用扇子遮着身后说：“你知道了真相，为什么还接近我呢？”郑子说：“虽知道了真相，又担心什么呢？”回答说：“做的事使人羞愧，见了面难为情。”郑子说：“我如此殷切地想念你，你能忍心抛弃我吗？”回答说：“怎么敢抛弃你呢？只是怕你讨厌罢了。”郑子发誓，说的话很诚恳，任氏才转过身撤去扇子，光彩艳丽的样子象当初一样。她对郑子说：“人世间象我一样美的女人很多，你没有见过罢了，这没什么奇怪的。”郑子要求和任氏重叙幽情，回答说：“凡是我们这一类人，被人们厌恶猜忌的，不是别的，是因为伤害人，我却不然，如果你不厌恶，我愿意终生做你的妻子。”郑子答应了她，并和她商量住的地方。任氏说：“从这里往东走……有棵大树高出屋顶，门前的小巷很幽静，可以租住。前些时候从宣平的南门，骑着白马往东走的人，不是你妻子的堂兄弟吗？他家里生活用具很多，可以借来用。”当时韦崱的伯叔外面办事，三家的家具器物，都存放起来了。郑子照她说的到韦崱家拜访，并向韦崱借生活用具。韦崱问他干什么用，郑子说：“刚刚得到一个美人，已经租了房子，借这些东西备用。”韦崱笑着说：“看你的相貌，一定是得到一个奇丑的女人，怎么会绝美呢？”韦崱就把帷帐榻席等用具全借给他，派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僮仆，跟着去察看。不一会，跑着回来复命，气喘吁吁汗流满面。韦崱迎上去问他：“有吗？”说：“有。”又问：“长相怎么样？”说：“奇

怪呀，人世上不曾有这么美的人。”韦崱家有婚姻关系的亲属范围广人口多，并且僮仆平时跟着到处游玩，见过很多美女。又问：“与某个女子比谁美？”僮仆说：“不能和她比。”韦崱举出四五个美女逐个让他比较，都说不能和她比。当时吴王的第六个女儿，是韦崱的内妹，美艳得象神仙一样，表亲之中一向推她为第一美女。韦崱问：“与吴王家的第六个女儿比谁美？”又说：“比不上。”韦崱拍着手大惊说：“天下难道有那么美的女人吗？”立刻命令打水洗脸，戴着头巾抹了唇膏就去了。到了以后，恰好郑子出门去了。韦崱进门，看见一个僮仆拿着扫帚正在扫地，有一个女仆在门边，别的没看到什么。向僮仆打听，僮仆笑着说：“没有。”韦崱在屋里四下看，看见红色衣裳从门下露出来。走过去察看，只见任氏藏在门扇的后面，韦崱拉她出来，在明亮的地方看她，实在比家僮说得还美。韦崱爱她爱得发狂，就粗暴地抱着并欺凌她。她不顺从，韦崱用力地制服她，正在危急时刻，就说：“顺从了，请让我活动一下身子。”然后，就又象开始时一样地防御抵抗，象这样重复了好几次。韦崱就全力紧紧地制住她，任氏力气也用尽了，汗出得象淋了大雨。自己估计免不了被侮辱，才放松了身体不再抗拒，可是神情变得很凄惨。韦崱问：“为什么脸色不高兴？”任氏长叹一声说：“郑六真可怜呀。”韦崱说：“什么意思？”回答说：“郑生空有六尺之躯，却不能保护一个女人，怎能算是大丈夫呢？况且你从少年时就很放荡，得到过很多美女，遇到很多象我这样的女人。可是郑生是贫穷低贱的人，合乎心意的，只有我这个人罢了，你怎能忍心自己已经有余，却来抢夺别人不足的东西呢？可怜的是他又穷又

饿不能自立，穿你给的衣服，吃你给的粮食，所以被你束缚住了。如果粮食能够自给，就不会到这个地步。”韦崱是个豪爽讲义气的人，性情刚烈，听了任氏的话，立刻放下了任氏，整理一个衣服道歉说：“再也不敢这样无礼了。”不一会，郑子回来了，与韦崱互相看着很快乐。从此，凡是任氏用木柴粮食和牲口饲料，全是韦崱供给。任氏平时有事出门，进进出出或坐车或骑马或坐轿或步行，没有固定的地方。韦崱天天和任氏出游，都很快乐，每每在一起亲近玩耍，没有什么不玩的，只是没做淫乱的事罢了。因此韦崱爱她敬重她，为了她没什么舍不得的。一点点吃的喝的，也不曾忘她。任氏知道他爱自己，因而向他道歉说：“我得到你的厚爱很惭愧，再看自己的丑陋样子，不能用来报答你的深厚情谊，而且我不能背叛郑生，所以不能满足你的快乐。我是秦中人，生长在秦地，出生在艺人家庭，中表亲属中，很多都是人家宠爱的妾媵，因此长安城内的妓院，我全都与她们有联系，或者有美女，你喜欢她又得不到她，我能为她弄到，希望用这个来报答你的恩情。”韦崱说：“太好了。”市场上有个卖衣服的妇女叫张十五娘的，肌体润滑洁净，韦崱早就喜欢她，因而问任氏认不认识她。回答说：“是我的表妹，得到她很容易。”十多天，果然得到了她，几个月后就厌倦了。任氏说：“街市上的人容易得到，不足以显示效果，如果有深宫绝院难以谋取的，试着说说，希望能尽到我的智慧和力气。”韦崱说：“昨天是寒食节，我和两三个人到千福寺游玩，看见刁绅将军在殿堂里安排了乐队，有个善长吹笙的人，年龄十六岁，双鬟下垂到耳朵，娇美的姿态特别艳丽，也认识她吗？”任氏说：

“那是宠奴啊，他母亲就是我的内姐，能够得到她。”韦崱在座席下行礼，任氏答应了他，于是出入刁家有一个多月。韦崱催促问她的办法，任氏希望用两匹细绢作贿赂，韦崱按她说的给了。又过了两天，任氏与韦崱正在吃饭，刁缙派老仆牵着青骊马来迎接任氏。任氏听说召见她，笑着对韦崱说：“事情办成了。”开始时任氏使宠奴身上得了病，针灸吃药也不好，她母亲与刁缙很为她担心，准备去请巫师。任氏秘密地贿赂巫师，指明自己住的地方，让巫师说到这里来才能逢凶化吉。等到看病时，巫师说：“在家里不吉利，应该出去住到东南某个地方，来接受生气。”刁缙和宠奴的母亲熟悉那个地方，任氏就住在那里，刁缙就向任氏请求去住几天。任氏假装以地方狭小推辞，多次请求以后才答应，于是用车带着穿用和玩赏的东西，和宠奴的母亲一起送到任氏的家里，到了病也就好了。不几天后，任氏偷偷地领着韦崱与宠奴私通，过了一个月，竟然怀孕了。宠奴的母亲害怕了，急忙回去接近刁缙，从此就断了关系。另外的一天，任氏对郑子说：“你能张罗出五六千钱吗？想给你挣钱。”郑子说：“能。”于是向别人求借，借了六千钱。任氏说：“有个在市上卖马的人，马的大腿上有青瘢。要买下来饲养着。”郑子到市上去，果然看见一个卖马的人，青瘢在左大腿上，郑子买了回来。他妻子的兄弟们都嘲笑他说：“这是个废物，买了准备干什么？”不久，任氏说：“可以卖马了，能卖三万钱。”郑子就去卖马。有人出价二万钱，郑子不卖，市上的人都说：“那个人何苦贵卖。这马有什么可爱的使你不卖呢？”郑子骑着马往家走，买马的人跟着到了他的家门，多次提高价钱，加到二万五千钱。还

是不卖，说：“不到三万钱不卖。”郑子的妻弟们，聚在一块骂他，郑子不得已，就卖了。终于卖了不足三万钱。接着，秘密地向买马人询问原因。因为昭应县有一匹大腿上长癍的御马，死了三年了，管马的官吏没有多久就被解职。官府向他征收赔偿费，总计六万钱，用半价买马，还能剩很多钱。如果有马来充数，那么三年的草料钱，就可以归养马差吏所得。况且花钱本来就少，因此才买这匹马。任氏以衣服破旧为理由，向韦崱要衣服。韦崱准备给她买整匹的彩色丝绸，任氏不要，说：“只想要成衣。”韦崱从市上找来张大给她买，让张大去面见任氏，问她要什么样的，张大见了任氏，吃惊地对韦崱说：“这人一定是皇亲贵戚，被你偷来，决非民间所能有，希望你快点把她送回去，才能免受祸害。”她美丽动人竟到这种地步，却买成衣，而不自己制作，不懂得她的意思。一年后，郑子因会武艺而被调用，担任槐里府的果毅尉，在金城县办公。这时郑子刚有了妻子，虽然白天在外面与任氏相处，可是夜里得回家睡觉，常常恨不能每个晚上都陪着任氏。这回准备上任去，就邀请任氏一起去，任氏不想去，说：“十天半月同行，也不会有多大的乐趣，请你给我准备好吃的，我就在家里等你回来。”郑子恳求她，任氏更加不答应。郑子就去求韦崱帮忙，韦崱多次劝她，并问不去的原因。任氏很久才说：“有个巫师说，我这一年往西走不吉利，所以才不想去。”郑子很是疑惑，也没想别的什么，与韦崱大笑说：“象你这么聪明的人，却被妖言所迷惑，为什么呢？”坚持请她去。任氏说：“如果巫师的话得到证明，白白地为你而死去。有什么好处？”两个人说：“怎么会有这种道理呢？”象开始一样恳求她。

任氏没办法，就同行。韦崱把马借给她，到临皋为其饯行，任氏挥挥手就分别了，一连宿了两夜。到马嵬时，任氏骑马走在前面，郑子骑驴走在后面，女仆另有骑的，走在郑子的后面。当时一个西门的养马官在洛川练猎犬，已经十多天了，此时相遇在大道上，青色猎犬在草丛中奔出，郑子就看任氏一下子掉在地上，现了狐形向南跑，青色猎犬追赶她，郑子也跟着边跑边喊叫，也不能止住，跑了一里多远，被猎犬捉住，郑子含着泪，拿出口袋里的钱，买下并埋葬了她。削了块木头做了记号，回头看那马，正在路边吃草。衣服全都放在马鞍上，鞋袜还是挂在脚镫上，就象蝉蛻的样子，只有首饰掉在地上，别的就没什么了，女仆也不见了。过了十多天，郑子回到城里，韦崱见了他很高兴，迎上去问：“任氏还好吗？”郑子流着泪回答说：“已经死了。”韦崱听了也很悲痛，互相扶持着进屋，都非常难过。慢慢地问病的原因。回答说：“被狗害死的。”韦崱说：“狗虽然凶猛，怎么能害人？”回答说：“她不是人。”韦崱吃惊地说：“她不是人，是什么呢？”郑子才说了事情的经过，韦崱不停地惊讶叹息。第二天，命令准备车马，与郑子一起到马嵬去，打开坟看了看，悲痛万分地回来了。追想从前的事，只有自己不做衣服，与人有点不一样。此后，郑子当上了总监使，家里十分富有，有十多匹马，六十五岁时死了。大历年间，沈既济住在钟陵，曾与韦崱有所交往，屡次说起这件事，所以知道得最详细。后来韦崱当了殿中侍御史，兼任陇州刺史，就死在任上没有回来。唉，动物的感情，也有合乎人道的。遇到强暴不失去贞节，献身于人一直到死，即使现在的妇女也有比不上的。可惜的是郑生

不是个精明细心的人，只是喜欢她的美貌却不能考察她的性情，假使他是个有渊博学识的人，一定能运用万物发展变化的道理，考察神与人之间的异同，写成美妙的文章，传播重要而微妙的人情道理，不能仅仅停止在欣赏她的风情姿态上，可惜呀。建中年间的第二年，沈既济从左拾遗任上，同金吾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全被贬官到东南地区去。从秦地到吴地去，水上陆上走一条路，当时从前的拾遗朱放，因外出旅游也随在一起，飘在颖水上，接着又渡过淮河，船挨着船顺流而下。白天喝酒晚上说话，各人说些奇异的故事，各位君子听了任氏的事，都深深地替她叹息惊奇，因而让沈既济给任氏写个传，来记载这件特异的事。沈既济就撰写了这个故事。

李 萼

唐天宝中，李萼为绛州司士，摄司户事。旧传此阙素凶，厅事若有小孔子出者，司户必死，天下共传“司户孔子”。萼自摄职，便处此厅。十余日，儿年十余岁，如厕，有白裙妇人持其头将上墙，人救获免，忽不复见。萼大怒骂，空中以瓦掷中萼手。表弟崔氏，为本州参军，（“本州参军”四字原缺，据黄本补。）是日至萼所，言此野狐耳。曲沃饶鹰犬，当大致之。俄又掷粪于崔杯中。后数日，犬至，萼大猎，获狡狐数头，悬于檐上。夜中，闻檐上呼李司士云：“此是狐婆作

崇，何以枉杀我娘？儿欲就司士一饮，明日可具觞相待。”苌云：“已正有酒，明早来。”及明，酒具而狐至，不见形影，具闻其言。苌因与交杯，至狐，其酒翕然而尽。狐累饮三斗许，苌唯饮二升。忽言云：“今日醉矣，恐失礼仪。司士可罢，狐婆不足忧矣！明当送法褫之。”翌日，苌将入衙，忽闻檐上云：“领取法。”寻有一团纸落，苌便开视，中得一帖。令施灯于（“于”原作“心”。据明抄本改。）席，席后乃书符，符法甚备。苌依行之，其怪遂绝。（出《广异记》）

唐代天宝年间，李苌担任绛州司士职务，兼管司户的事。从前传说这个空缺历来不吉祥，厅堂里如有小孔出现，司户一定会死去。天下都传说“司户孔子”的话。李苌自从代理司户职务以来，就住在这个厅里，住了十多天。儿子有十多岁，到厕所去，有个穿白裙的妇人揪着孩子的头准备上墙，被人们救了下来，一转眼，那个妇人就不见了。李苌很生气，骂了起来，空中扔瓦片打中了李苌的手。李苌的表弟姓崔，是本州的参军，这一天来到李苌的住处，听说后说，这是野狐狸作怪，曲沃一带养鹰犬的人很多，应当多弄些来。一会儿又把粪扔到崔参军的酒杯里。又过了几天，弄来了狗，李苌大肆捕猎，捉住了几只狐狸，悬挂在房檐上。半夜，就听见房檐上有人喊叫李司士说：“这是狐狸婆婆在作怪，为什么错杀了我娘。我想与你一起喝酒，明天要准备好酒菜等我来。”李苌说：“我家里正好有酒，明日早点来。”到了天亮，酒菜准备好了，狐狸也来了，只是看不见狐狸的形象，狐狸的话

全能听见。李萇因而与狐狸碰杯喝酒。该狐狸喝时，杯中酒一下子就光了。狐狸共喝了三斗多酒，李萇只喝了二升，忽然狐狸说道：“今天喝醉了，恐怕做出失礼的事，李司士就别喝了，狐狸婆婆的事不值得担忧，明天应当送来法术消除灾祸。”第二天，李萇准备去办公，忽然听檐上有人说：“把法术拿去。”接着就有一个纸团掉下来。李萇就打开看，纸中间有一张贴，让他在席上安放灯火，放好后再写符，符法很完备，李萇照着说的做，那怪事就没有了。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三 狐七

王 生 李自良 李令绪 裴少尹

王 生

杭州有王生者，建中初，辞亲之上国。收拾旧业，将投于亲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寻访外家旧庄。日晚，柏林中见二野狐倚树如人立，手执一黄纸文书，相对言笑，旁若无人。生乃叱之，不为变动。生乃取弹，因引满弹之，且中其执书者之目，二狐遗书而走。王生遽往，得其书，才一两纸，文字类梵书而莫究识，遂缄于书袋中而去。其夕，宿于前店，因话于主人。方讶其事，忽有一人携装来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语言分明，闻王之言曰：“大是异事，如何得见其书？”王生方将出书，主人见患眼者一尾垂下床，因谓生曰：“此狐也。”王生遽收书于怀中，以手摸刀逐之，则

化为狐而走。一更后，复有人扣门，王生心动曰：“此度更来，当与刀箭敌汝矣。”其人隔门曰：“尔若不还我文书，后无悔也！”自是更无消息。王生秘其书，緘滕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谒之事，期方賒缓，即乃典贴旧业田园，卜居近坊，为生之计。月余，有一僮自杭州而至，縗裳入门，手执凶讣。王生迎而问之，则生已丁（明抄本无“已丁”二字。）家难已（“已”原作“矣”，据明抄本改。）数日，闻之恸哭（“之”字“哭”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生因视其书，则母之手字云：“吾本家秦，不愿葬于外地。今江东田地物业，不可分毫破除，但都下之业，可一切处置，以资丧事。备具皆毕，然后自来迎接。”（“接”原作“节”，据明抄本改。）王生乃尽货田宅，不候善价，得其资，备涂刍之礼，无所欠少。既而复篮舁东下，以迎灵輿。及至扬州，遥见一船子，上有数人，皆喜笑歌唱。渐近视之，则皆王生之家人也。意尚谓其家货之，今属他人矣。须臾。又有小弟妹褰帘而出，皆彩服笑语。惊怪之际，则其家人船上惊呼，又曰：“郎君来矣，是何服饰之异也？”王生潜令人问之，乃见（“见”原作“闻”，据明抄本改。）其母惊出。生遽毁其縗经，行拜而前。母迎而问之，其母骇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遗书，乃一张空纸耳。母又曰：“吾所以来此者，前月得汝书云，近得一官，令吾尽货江东之产，为入京之计。今无可归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书，又一空纸耳。王生遂发使入京，尽毁其凶丧之具。因鸠集余资，自淮却扶侍，且往江东。所有十无一二，才得数间屋，至以庇风雨而已。有弟一人，别且数岁，一旦忽至，见其家道败落，因征其由。王生具话本末，又述妖狐事，曰：

“但应以此为祸耳。”其弟惊嗟，因出妖狐之书以示之。其弟才执其书，退而置于怀中，曰：“今日还我天书。”言毕，乃化作一狐而去。（出《灵怪录》）

杭州有个王生，唐德宗建中初年，辞别亲人到京城去，清理一下旧产业。准备投奔亲属和好朋友，谋一个官职。走到一个果园，又往下走，寻访外祖父家的旧庄院。天黑了，在柏树林中看见两只野狐狸倚着树象人似的站着，手拿一本黄纸书，面对面地说笑，一付旁若无人的样子。王生就呵叱它们，它们也不理睬。王生就拿出弹弓，拉满了用弹射它们，并且射中了那个拿着书的狐狸眼睛，二只狐狸扔下书跑了。王生急忙跑过去，得到了那本书，书才一两张纸，书上文字类似梵文没有人能懂，就放到书袋中离开了。那天晚上，就在前面的客店住下，并向店主人说了这件事。正在惊讶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带着行装来住宿，眼睛病得很厉害，象是不能忍受的样子，可是话语很清楚，听了王生的话说：“是件大怪事，怎样才能看看那本书呢？”王生正要拿出书来，店主人看见得眼病的人一条尾巴垂到床下，因此对王生说：“这人是个狐狸。”王生急忙把书收藏在怀里，用手摸了把刀追赶他，他变成狐狸跑了。一更后，又有人敲门，王生心中一动说：“这回是第二次来，应当用刀箭对付你。”那人隔着门说：“你如果不还给我书，会后悔的。”从此再也没有消息了。王生觉得那本书很神秘，捆藏得很严密。到了京城，因为谋取官职要伺机求人，时间就宽松了，于是去典卖了旧产业和田园，选

了个靠近店铺的地方住下，做长久打算。一个多月后，有个僮仆从杭州穿着丧服来了，手里拿着报丧的信。王生迎上去问那个僮仆，王生遭遇家庭灾难已经好几天了，听说后痛哭起来。王生再看那封信，是母亲的手笔，写道：“我家本来住在秦地，不愿意埋葬在别的地方，现在江东的田地和家产，不能随便乱动，但是京城里的家产，可一切由你处置，用来资助丧事。一切都准备完毕，再亲自来迎接。”王生就把田园住宅，不等有好价钱，全都卖了。卖的钱，购买办丧事用的车、马、人、物，所剩无几。接着又坐着竹轿向东走，去迎接送灵的队伍。等到了扬州，远远地看见一条小船，船上有几个人，都在高兴地唱歌，慢慢地走近一看，全是王生的家仆，还以为他们被王生家卖了，现在已经属于别人家的仆人了。不一会，又有小弟小妹们撩起门帘走出来，全都穿着彩衣服说话。正在吃惊奇怪的时候，就听他的家人在船上吃惊地喊叫，又说：“公子来了，他为什么穿的衣很特别呢。”王生暗中派人问家人，就看见的母亲吃惊地走出来，王生立刻毁掉了孝服，一边走一边行礼走上前去，母亲迎着他问是怎么回事，吃惊地说：“哪有这个道理”。王生就取出母亲送来的遗书，只是一张白纸罢了。他母亲又说：“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上个月收到你的信，说是近来谋得一个官职，让我把江东的产业全卖了，做好入京的打算，现在到哪里去呢？”等母亲取出王生寄的信，又是一张白纸。王生于是派人进京，把那些办丧事用的东西全毁掉。接着又把剩余的钱凑起来，从淮水往回走，搀扶侍候着母亲，先到江东去，剩下的钱只有十分之一二了，只够买几间屋子，来遮庇风雨罢了。王生有个弟弟，

分别已经好几年，一天早晨忽然来了，看见他家道败落，因而问败落的原因，王生把事情经过全说了。又说了妖狐的事，说：“就是因此造成的灾祸。”他弟弟吃惊地叹着气。于是取出妖狐的书给他看，他弟弟刚拿到书，退了一步把书放在怀中，说：“到今天才还我的天书。”说完，就变成一只狐狸跑了。

李自良

唐李自良少在两河间，落拓不事生业，好鹰犬，常竭囊货，为鞬继之用。马燧之镇太原也，募以能鹰犬从禽者，自良即诣军门，自上陈。自良质状骁健，燧一见悦之，置于左右，每呼鹰逐兽，未尝不惬意快意焉。数年之间，累职至牙门大将。因从禽、纵鹰逐一狐，狐挺入古圻中，鹰相随之。自良即下马，乘势跳入圻中。深三丈许，其间朗明如烛，见砖塌上有坏棺，复有一道士长尺余，执两纸文书立于棺上。自良因掣得文书，不复有他物矣，遂臂鹰而出。道士随呼曰：“幸留文书，当有厚报。”自良不应，乃视之，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识。明旦，有一道士，仪状风雅，诣自良。自良曰：“仙师何所？”道士曰：“某非世人，以将军昨日逼夺天符也，此非将军所宜有，若见还，必有重报。”自良固不与，道士因屏左右曰：“将军裨将耳，某能三年内，致本军政，无乃极所愿乎？”自良曰：“诚如此愿，亦未可信，如何？”道士即超然奋

身，上腾空中。俄有仙人绛节，玉童白鹤，徘徊空际，以迎接之。须臾复下，谓自良曰：“可不见乎？此岂是妄言者耶？”自良遂再拜，持文书归之。道士喜曰：“将军果有福祚，后年九月内，当如约矣。”于时贞元二年也。至四年秋，马燧入觐，太原耆旧有功大将，官秩崇高者，十余人从焉，自良职最卑。上问：“太原北门重镇，谁可代卿者？”燧昏然不省，唯记自良名氏，乃奏曰：“李自良可。”上曰：“太原将校，当有耆旧功勋者。自良后辈，素所未闻，卿更思量。”燧仓卒不知所对，又曰：“以臣所见，非自良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许。燧出见诸将，愧汗洽背。私誓其心，后必荐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复问：“竟谁可代卿？”燧依前昏迷，唯记举自良。上曰：“当俟议定于宰相耳。”他日宰相入对，上问马燧之将孰贤，宰相愕然，不能知其余，亦皆以自良对之。乃拜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也。（出《河东记》）

唐代的李自良少年时在两河之间，游游荡荡，不从事谋生的事业。喜欢玩猎鹰，常常把身上的钱全拿出来，用来购买皮制臂套和架鹰牵犬的什物。马燧镇守太原时，招募那些能指挥鹰犬捉野兽的人，李自良就自己来到军门，自己介绍自己。李自良的体形骁勇健壮，马燧一看见就喜欢他，把他留在身边，每当他招呼猎鹰追赶野兽时，无不令马燧心情舒畅痛快。几年时间，积累提升为牙门大将军。因为追逐禽兽，放鹰追赶一只狐狸，狐狸钻进古坟里去。鹰也随着飞进去。李自良就下马，跟着跳进坟里去。坟有三丈多深，坟里明朗得

象点了蜡烛，只见砖榻上有个损坏了的棺材，又有一个道士高一尺多，拿着两张纸的文书站在棺材上。李自良顺手抽出文书，不再有别的东西了，就用胳膊架着猎鹰出了古坟。那个道士跟着喊道：“请留下文书，我会优厚地报答你。”李自良不应声。看那文书，上面写的全是古篆字，没有人能认识。第二天早晨，有一个道士，仪表形象潇洒儒雅，来见李自良。李自良说：“仙师从哪里来？”道士说：“我不是世上的人，是因为将军昨天强夺了天书才来的，这文书不是将军应当有的东西，如果能还给我，一定重重地报答你。”李自良坚持不给。道士接着屏退了他身边的人说：“将军只是个副将罢了，我能在三年之内，让你当上本地的军政长官，这不是你的最大愿望吗？”李自良说：“我真的能有这个愿望，也不可信，怎样才能使我相信呢？”道士身子轻轻地一用力，就飞到空中，一会儿有个仙人拿着红色的符节，玉童和白鹤，在天上飞来飞去地迎接道士，一会儿就下来了，对李自良说：“你没见吗？这难道是说大话的人做得到的？”李自良拜了又拜，拿出文书还给他。道士高兴地说：“将军果然是个有福气的人，后年的九月，就能实现我的预约了。”这时是贞元第二年，到贞元第四年的秋天，马燧进京见皇上，太原那些年高而久负声望的大将军等官位崇高的人，有十多人跟着进京，李自良官职最低。皇上问：“太原是国家北大门的重要城镇，谁能够代替你？”马燧昏然不清醒，只记住了李自良的姓名，就上奏说：“李自良可以代替。”皇上说：“太原的将官，应当有年高而久负声望有功勋的人，李自良是个晚辈，从来就没听说过他，你再考虑考虑。”马燧匆忙地不知怎么说，又说：“以我的看法，不

是李自良，谁也不行。”象这样说了二三次，皇上也没应许他。马燧出来见到各位将军，惭愧得汗流浹背，私下里在心中发誓，以后一定推荐那年令品德最高的人。第二天又问：“究竟谁能代替你？”马燧象以前一样地昏迷，只记得推举李自良。皇上说：“等我和宰相商议之后再确定吧。”又一天，宰相进宫去答对，皇上问马燧手下的将军谁有才能，宰相愣了，记不住别的人，也用李自良的名字来回答皇上，这才任命李自良担任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的职务。

李令绪

李令绪即兵部侍郎李纾堂兄。其叔选授江夏县丞，令绪因往觐叔，及至坐久，门人报云：“某小娘子使家人传语。”唤入，见一婢甚有姿态，云：“娘子参拜兄嫂。”且得令绪远到，丞妻亦传语云：“娘子能来此看儿侄否？”又云：“妹有何饮食，可致之。”婢去后，其叔谓令绪曰：“汝知乎，吾与一狐知闻逾年矣。”须臾，使人赍大食器至。黄衫奴舁，并向来传语（“语”字原空缺，据许本改。）婢同到，云：“娘子续来。”俄顷间，乘四辂金饰舆，仆从二十余人至门，丞妻出迎。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余，双梳云髻，光彩可鉴。婢等皆以罗绮，异香满宅。令绪避入，其妇升堂坐讫，谓丞妻曰：“令绪既是子侄，何不出来？”令绪闻之，遂出拜。谓曰：“我侄真士人君子之风。”坐良久，谓令绪曰：“观君甚长厚，心怀中应有急

难于众人。”令绪亦知其故。谈话尽日辞去。后数来，每至皆有珍饌。经半年，令绪拟归东洛，其姑遂言：“此度阿姑得令绪心矣。阿姑缘有厄，拟随令绪到东洛，可否？”令绪惊云：“行李贫迫，要致车乘，计无所出。”又云：“但许，阿姑家自（“自”原作“事”，据明抄本改。）假车乘，只将女子两人，并向来所使婢金花去。阿姑事，令绪应知，不必言也。但空一衣笼，令逐驼家人，每至关津店家，即略开笼，阿姑暂过歇了，开笼自然出行，岂不易乎？”令绪许诺。及发，开笼。见三四黑影入笼中，出入不失前约。至东都，将到宅，令绪云：“何处可安置？”金花云：“娘子要于仓中甚便。”令绪即扫洒仓，密为都置，唯逐驼奴知之，余家人莫有知者。每有所要，金花即自来取之，阿姑时时一见。后数月云：“厄已过矣，拟去。”令绪问云：“欲往何处？”阿姑云：“胡璿除豫州刺史，缘二女成长，须有匹配，今与渠处置。”令绪明年合格，临欲选，家贫无计，乃往豫州。及入境，见榜云：“我单门孤立，亦无亲表，恐有擅托亲故，妄索供拟。即获时申报，必当科断。”往来商旅，皆传胡使君清白，干谒者绝矣。令绪以此惧，进退久之，不获已。乃潜入豫州，见有人参谒，亦无所得。令绪便投刺，使君即时引入，一见极喜，如故人。云：“虽未奉见，知公有急难，久伫光仪，来何晚也！”即授馆，供给颇厚。一州云：“自使君到，未曾有如此。”每日入宅欢宴，但论时事，亦不言他。经月余，令绪告别，璿云：“即与处置路粮，充选时之费。”便集县令曰：“璿自到州，不曾有亲故扰。李令绪天下俊秀，某平生永慕，（“慕”原作“展”，据明抄本改。）奉昨一见，知是丈夫，以此重之。诸公合见耳。

今请赴选，各须与致粮食，无令轻黜。”官吏素畏其威，自县令已下，赠绢无数十匹已下者。令绪获绢千疋，仍备行装，又留宴别。令绪因出戟门，见别有一门，金花自内出云：“娘子在山亭院要相见。”及入，阿姑已出，喜盈颜色。曰：“岂不能待嫁二女？”又云：“令绪买得甘子，不与令姑，太慳也。”令绪惊云：“实买得，不敢特送。”笑云：“此戏言耳。君所买者不堪，阿姑自有上者。”与令绪将去，命取之，一一皆大如拳。既别，又唤令绪回云：“时方艰难，所将绢帛行李，恐遇盗贼，为之奈何？”乃曰：“借与金花将去，但有事急，一念金花，即当无事。”令绪行数日，果遇盗五十余人，令绪恐惧坠马。忽思金花，便见精骑三百余人，自山而来，军容甚盛，所持器械，光可以鉴。杀贼略尽，金花命骑士却掣驰，仍处分兵马好去。欲至京，路店宿，其主人女病，云是妖魅。令绪问主人曰：“是何疾？”答云：“似有妖魅，历诸医术，无能暂愈。”令绪云：“治却何如？”主人珍重辞谢，乞相救：“但得校损，报效不轻。”遂念金花，须臾便至，具陈其事。略见女之病，乃云：“易也。”遂结一坛，焚香为咒。俄顷，有一狐甚疥病，缚至坛中。金花决之一百，流血遍地，遂逐之，其女便愈。及到京，金花辞令绪，令绪云：“远劳相送，无可赠别。”乃致酒饌。饮酣谓曰：“既无形迹，亦有一言，得无难乎？”金花曰：“有事但言。”令绪云：“愿闻阿姑家事来由也。”对曰：“娘子本某太守女，其叔父昆弟，与令绪不远。嫁为苏氏妻，遇疾终。金花是从嫁，后数月亦卒，故得在娘子左右。天帝配娘子为天狼将军夫人，故有神通。金花亦承阿郎余荫。胡使君即阿郎亲子侄。昨所治店家女，其狐是阿郎门侧役使，

此辈甚多，金花能制之。”云锐骑救难者，是天兵。金花要换，不复多少。令绪谢之云：“此何时当再会？”金花云：“本以姻缘运合，只到今日。自此姻缘断绝，便当永辞。”令绪惆怅良久，传谢阿姑，千万珍重。厚与金花赠遗，悉不肯受而去。胡璿后历数州刺史而卒。（出《腾听异志录》）

李令绪是兵部侍郎李纾的堂兄，他的叔叔被委任江夏县的县丞，李令绪因而去看望叔叔。等到了叔叔家，坐了很久，有个守门人先报告说：“有个小娘子派仆人来传话。”叫仆人来，一看是个很漂亮的女仆，女仆说：“娘子让我来参拜哥哥和嫂子。”正好李令绪从远方来，县丞的妻子也传话说：“你家娘子能来这里看看侄儿吗？”又说：“妹妹那里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带一点来。”女仆走后，叔叔对李令绪说：“你知道吗？我和一只狐狸交朋友已经一年多了。”不一会，派人送来一个大食器，由穿黄衫的仆人抬着，与刚才来传话的女仆一块来了，女仆说：“我家娘子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坐着装饰着四个金环的轿子，带着二十多个仆人到，县丞的妻子出去迎接。就见一个妇女，年龄大约三十多岁，梳了一对高耸的发髻，能够照出光彩来，仆人都穿着丝绸衣服，满屋子都是奇异的香味，令绪躲避到屋里去。那妇女走进堂屋坐下以后，对县丞的妻子说：“李令绪既然是侄儿，为什么不出来。”李令绪听了，就出来拜见。她对李令绪说：“我的侄儿真是读过书的正人君子。”坐了很久，对李令绪说：“看你很是老成忠厚，你心里好象有急难的事向人们说。”李令绪也明

白其中缘故。谈了一整天话才离开，以后又多次来，每次都带来珍贵的菜肴。过了半年，李令绪打算回东洛去，他的姑姑就说：“这次我懂得令绪的心情了，我因为命中有难，打算随你到东洛去，可以吗？”李令绪吃惊地说：“我的行囊很少，要想坐车，我可没办法。”她又说：“只要答应，姑姑可以自己家借车坐。只带两个女人，和一向使唤的女仆金花去，我的事，你应当明白，就不必说了。只要一个空的衣箱，叫赶骆驼仆人，每当到了关口码头和旅店，就略微打开箱子，我暂时歇一下，自然打开箱子出来走走，难道不是很容易吗？”李令绪答应了。等到出发，打开箱子，只看见三四个黑影进入箱里，一路上出出入入不违犯先前的约定。到了东都，快到家了，李令绪说：“把阿姑安置到什么地方？”金花说：“娘子说在仓房里就很方便。”李令绪就洒扫仓房，秘密地安置好，唯有赶骆驼的仆人知道这事，其他的仆人没有人知道。每次要东西，金花就亲自来取，阿姑也不时地出现一次。过了几个月说：“灾难已经过去了，打算离开。”李令绪说：“准备到什么地方。”阿姑说：“胡璿担任豫州刺史，因为二个女儿已长大成人，须要婚配，现在去给他操办这件事。”李令绪第二年合乎规定，临去候选时，家里穷没有办法，就到豫州去。快进入豫州时，看一个榜文说：“我孤伶伶地一个人安家立业，也没有亲戚，唯恐有那假托亲朋故友，前来索要供给，捉到了及时报上来，一定按律法判刑。”来来往往的商人和旅客，都传说胡使君的清廉，前来托人求情的就没有了。李令绪因此害怕，长久的犹豫不绝，就暗中进豫州，看见有那拜见求情的人，也没得到什么。令绪就递上名片，使君立即让他进

去。一见面非常高兴，象老朋友一样。说：“虽然没有见过面，知道你有急难的事，早就恭候你的大驾，来得为什么这么晚。”就安排馆所，供给很优厚，一州的人都说：“自从使君到这里任职以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每天都进宅去欢乐地参加宴会，只谈论时事，也不说别的。过了一个多月，李令绪告别。胡璿说：“立即给你筹集资金，当做是参加考试的费用。”就召集县令说：“我自从到豫州，不曾有亲朋故友来打扰。李令绪是天下的少见的优秀人才，我生平常仰慕他，昨天一见面，知道他是个大丈夫，因此敬重他，各位应当见一见他。现在他要去参加考试，各位都要给他些吃用的东西，不管多少都行。”官吏们平时就惧怕他的威严，从县令以下的官吏，赠送的绢没有几十匹以下的。令绪得到了千匹绢，又另准备了行李用品，又留他参加宴会来送别。李令绪走出戟门，看见另外还有一个门，金花从里面出来说：“娘子在山亭院里请你见面。”等到进去，姑姑已经出来了，脸上笑盈盈地说：“难道不能等到二个女儿出嫁吗？”又说：“令绪买了柑子，不给你姑姑吃，太小气了。”李令绪吃惊地说：“确实买了，不敢主动送给你。”姑姑笑着说：“这只是说笑话，你买的不好吃，姑姑自己有上等的，给你带着路上吃。”派人去拿，一个个都象拳头大小。分别后，又叫李令绪回去说：“正是时事艰难的时候，你带的丝绸行李，恐怕遇上了强盗，遇上怎么办呢？”又说：“让金花跟着你去，只要有急事，一念金花，就会无事。”李令绪走了几天，果然遇上五十多个强盗，李令绪吓得掉下马，忽然想到金花，就看见三百多个精锐骑兵，自山上下来，军队的阵容很是盛大，拿的兵器，光亮得可以照人，把盗贼全

杀光了。金花命令骑兵飞快地退回去，把兵马安排好才离开。李令绪想到京城去，路上住店，那个店主的女儿有病，说是妖魅病。李令绪问店主人说：“是什么病。”回答说：“好象是妖魅病，请过了好多医生术士，都不能好转。”李令绪说：“我给治好病，怎么样？”店主人频频表示感谢，请求救他女儿，只要能治好病，一定重重酬谢。就想念金花，一会儿就到了，向她细说了这件事。金花略微看了女子的病，才说：“容易。”于是搭起一座坛，烧香念咒，一会儿，有一只狐狸满身癞疮，被捆到坛上，金花宣判打它一百鞭，打得遍地是血，然后赶走了，那女子病就好了。等到了京城，金花向李令绪告别，李令绪说：“路很远，劳动你送我，实在没有什么赠送给你的东西。”就备办了酒菜，喝酒喝到高兴时对她说：“既然不拘形迹了，有一句话要问，不知你会不会为难呢？”金花说：“有事尽管说。”李令绪说：“我想知道姑姑家事的来龙去脉。”回答说：“娘子本是某太守的女儿，她的叔叔和堂兄弟血缘上和你隔得不太远，嫁给姓苏的做妻子，得病死了，我是陪嫁，几个月后也死了，所以现在能够在娘子的身边。天帝把娘子配给天狼将军做夫人，所以才有神通，我也承受了天狼将军的好处。胡使君就是天狼将军的亲侄子。昨天医治的店主人的女儿，那个狐狸是天狼将军门边听候役使的，这一类很多，我能制住他们。那些救难的精锐骑兵，是天兵，我要支使他们，不管多少都行。”令绪向她道谢说：“这一别何时能再见呢？”金花说：“本来从姻缘命运上看，聚会只到今天为止，从此就断绝关系，永远分别。”李令绪惆怅了很长时间，请她传话感谢姑姑，千万珍重身体，给了金花很厚的赠

品，全都不肯接受，就走了。胡璿后来做了几个州的刺史才死去。

裴少尹

唐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余岁，聪敏，有文学，风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后被病，旬日益甚，医药无及。裴君方求道术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门者，自称高氏子，以符术为业。裴即延入，令视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为耳。然某有术能愈之。”即谢而祈焉。生遂以符术考召，近食顷，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谓高生为真术士。具食饮，已而厚赠缗帛，谢遣之。生曰：“自此当日来候耳。”遂去。其子他疾虽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语，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且祈之。生曰：“此子精魂，已为妖魅所系，（“系”原作“击”，据明抄本改。）今尚未还耳。不旬日当间，幸无以忧。”裴信之。居数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来谒。裴与语，谓裴曰：“闻君爱子被病，且未瘳，愿得一见矣。”裴即使见其子，生大惊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当加甚耳。”裴君因话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为狐？”乃坐，方设席为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骂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于室内耶？即为病者耳！”王见高来，又骂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为他术考召哉？”二人纷然，相诟

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骇异，忽有一道士至门，私谓家僮曰：“闻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视鬼，汝但告，请入谒。”家僮驰白裴君，出话其事，道士曰：“易与耳。”入见二人，二人又诟曰：“此亦妖狐，安得为道士惑人？”道士亦骂之曰：“狐当还郊野墟墓中，何为挠人乎？”既而闭户相斗殴，数食顷。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计无所出。及暮，阒然不闻声，开视，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动矣。裴君尽鞭杀之，其子后旬月乃愈矣。（出《宣室志》）

唐代贞元年间，江陵的少尹裴君，不知他的名字，有个儿子十多岁，聪明敏捷，有文才，风度面貌明朗秀美，裴君特别喜欢他。后来得病，十多天后更加厉害，求医吃药也治不好。裴君正要访求有道行的术士，用呵禁法治病，希望能减轻痛苦。有叩门的人，自称姓高，靠符术谋生。裴君就请进家里，让他看视儿子。高生说：“这孩子不是别的病，是妖狐所致，可是我有法术能治好病。”裴君向他道谢并请他治病。高生就用道符法术考察召魂，不到一顿饭的时间，他的儿子忽然起身说：“我的病现在好了。”裴君大喜，说高生是真正的术士。准备了吃喝，接着又优厚地送给他钱物，感谢并送他走。高生说：“从此我会天天来守候着。”就走了。他的儿子别的病虽然好了，可是，精神不充足，往往说胡话，或是又哭又笑不能禁止。高生每次来，裴君就把这种情况告诉他并请他医治，高生说：“这孩子的灵魂，已被妖魅控制住了，现在还未回到身上，不出十天当回，不要因此事担忧。”裴君

相信了他。过了几天，又有个王生，自己说有神符，能用呵禁法除去妖魅病，因而来求见。裴君与他说话，他对裴君说：“听说你的爱子得病，并且还没好，希望看他一下。”裴君就让他看了看儿子，王生大惊说：“这个郎君得的是狐魅病，不快治，病会加重。”裴君因而提到高生，王生笑着说：“怎么知道高生不是狐狸呢。”就坐下，正在安排地方施呵禁法术，高生忽然来了，进去后大骂说：“为什么这孩子病好了，却又请来一个狐狸坐在家里呢？这个狐狸就是病因。”王生见高生来，又骂着说：“果然是个妖狐，现在既然来了，何必施展别的法术考察拘禁他呢？”两个人乱喊着，互相谩骂不停。裴君一家正在惊怕奇怪，忽然有一个道士来到门前，私下对家僮说：“听说裴公有个儿子得了狐媚病，我善于观察鬼魅，你只去告诉，说我请求进去拜见。”家僮跑着告诉了裴君，出来谈起这件事，道士说：“容易对付。”进去见了二人，二人又骂着：“这个也是妖狐，怎么能变成道士迷惑人。”道士也骂他们说：“狐狸应当回到荒郊野外的墓穴中去，为什么来骚扰人呢？”接着关上门互相殴斗，打了几顿饭的工夫。裴君更加害怕，他的家僮也惊惶失措，拿不出什么好办法，等到天黑了，静静地听不到一点声音，开门一看，三个狐狸都倒在地上喘气，不能动弹了。裴君全都鞭打并杀了它们，他的儿子一个月后病就好了。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四 狐八

张简栖	薛 夔	计 真	刘元鼎
张立本	姚 坤	尹 瑗	韦氏子

张简栖

南阳张简栖，唐贞元末，于徐泗间以放鹰为事。是日初晴，鹰击拿不中，腾冲入云路。简栖望其踪，与徒从分头逐觅。俄至夜，可一更，不觉至一古墟之中。忽有火烛之光，迫而前，乃一冢穴中光明耳。前覩之，见狐凭几，寻读册子。其旁有群鼠，益汤茶，送果栗，皆人拱手。简栖怒呵之，狐惊走，收拾册子，入深黑穴中藏。简栖以鹰竿挑得一册子，乃归。至四更，宅外闻人叫索册子声，出觅即无所见。至明，皆失所在。自此夜夜来索不已。简栖深以为异，因携册子入郭，欲以示人。往去郭可三四里，忽逢一知己，相揖，问所往。简

栖乃取册子，话狐状，前人亦惊笑，接得册子，便鞭马疾去。回顾简栖曰：“谢以册子相还。”简栖逐之转急，其人变为狐，马变为獐，不可及。回车入郭，访此宅知己，元在不出，方知狐来夺之。其册子装束，一如人者，纸墨亦同，皆狐书，不可识。简栖犹录得头边三数行，以示人。

南阳人张简栖，唐代贞元年末，在徐泗之间放鹰玩。这一天天刚晴，鹰捉拿不到东西，振翅飞上云霄之中。张简栖盯着鹰的踪迹，和同伴们分头追赶寻找。不久天黑了，大约一更天，不知不觉走到一个古墓之中。忽然有烛光出现，逼近前一看，是从一个坟穴中露出的光亮。上前仔细看，看见一个狐狸靠着桌子，认真地在读一本小册子。它身边有一群老鼠添茶水，送果品，都象人一样拱手行礼。张简栖生气地呵斥它，狐狸受惊要跑掉，收拾起册子，跑到深黑的洞中藏了起来。张简栖用鹰竿挑到一本小册子，就回家了。到四更天，听到屋外有人喊叫索要小册子的声音，出去找却什么也看不见。到了天亮，声音全都没有了，从此天天晚上不停地来索要。张简栖深深地奇怪这件事，于是携带着小册子到城里去，想把小册子给人们看看。在离城大约三四里的地方，忽然遇上一个熟人，互相行礼，问去哪里。张简栖就取出小册子，述说遇见狐狸的情况，那人也又惊奇又好笑，接过小册子，就打着马快速离开。并回过头看着张简栖说：“谢谢你把小册子还给我。”张简栖于是急忙地追赶他。那人变成狐狸，马变成獐子，就追不上了。回过头进入城郭，访问住在这里

的熟人，朋友在家没出门，才知是狐狸来夺书。那书册的装订，与人装订得一样，纸和墨也相同。都是狐狸文字，不认识。张简栖还记得头三行文字，就录下来给人看。

薛 夔

贞元末，骁卫将军薛夔寓居永宁龙兴观之北。多妖狐，夜则纵横，逢人不忌。夔举家惊恐，莫知所如。或谓曰：“妖狐最惮猎犬，西邻李太尉第中，鹰犬颇多，何不假其骏异者，向夕以待之？”夔深以为然。即诣西邻子弟具述其事，李氏喜闻，羁三犬以付焉。是夕月明，夔纵犬，与家人辈密觐之。见三犬皆被羁勒，三狐跨之，奔走庭中，东西南北，靡不如意。及晓，三犬困殆，寝而不食。才暝，复为乘跨，广庭蹴踘，犬稍留滞，鞭策备至。夔无奈何，竟徙（“徙”原作“从”，据明抄本改。）焉。（出《集异记》）

唐朝贞元的末年，骁卫将军薛夔寄居在永宁县龙兴观的北面。住处有很多妖狐，夜里纵横乱窜，遇人也不怕，薛夔全家人都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好。有的人对他说：“妖狐最怕猎犬，西面的邻居李太尉家中，鹰犬很多，何不借来其中最优秀的，到了晚上让狗防备狐狸。”薛夔深深地认为是对的，就去拜见西邻的子弟并详细说了他家的事，李氏子弟听了大

喜，拴了三条狗交给他。这天晚上有月亮，薛夔放开狗，和家里的人注视观察着狗。就见三只狗全被拴上了缰绳，三只狐狸骑着它们，在院子里奔跑，往东往西往南往北，都随心所欲。等到天亮，三条狗又困又累，睡了也不吃食。天刚黑，又被狐狸骑着在庭院中击球玩乐，在宽敞的院子里跑来跑去，狗稍有停留，就马上用鞭子抽打薛。夔无可奈何，最终还是搬了家。

计 真

唐元和中，有计真家侨青齐间。尝西游长安，至陕，真与陕从事善，是日将告去，从事留饮酒，至暮方与别。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堕马，而二仆驱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曛黑。马亦先去，因顾道左小径有马溺，即往寻之。不觉数里，忽见朱门甚高，槐柳森然。真既亡仆马，怅然，遂叩其门，已扃键。有小童出视，真即问曰：“此谁氏居？”曰：“李外郎别墅。”真请入谒，僮遽以告之。顷之，令人请客入，息于宾馆。即引入门，其左有宾位甚清敞。所设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画图经籍，茵榻之类，率洁而不华。真坐久之，小僮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约五十，朱绂银章，仪状甚伟，与生相见，揖让而坐。生因具述从事故人，留饮酒，道中沈醉，不觉曛黑。仆马俱失，愿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虑此卑隘，不可安贵客，宁有间耶？”真愧谢之。李又曰：

“某尝从事于蜀，寻以疾罢去。今则归休于是矣。”因与议，语甚敏博，真颇慕之。又命家僮访真仆马，俄而皆至，即舍之。既而设饌共食，食竟，饮酒数杯而寐。明日，真晨起告去，李曰：“愿更得一日侍欢笑。”生感其意，即留，明日乃别。及至京师，居月余，有款其门者，自称进士独孤沼。真延坐与语，甚聪辩，且谓曰：“某家于陕，昨西来，过李外郎，谈君之美不暇。且欲与君为姻好，故令某奉谒，话此意。君以为何如？”喜而诺之。沼曰：“某今还陕，君东归，当更访外郎，且谢其意也。”遂别去。后旬月，生还诣外郎别墅，李见真至，大喜。生即话独孤沼之言，因谢之。李遂留生，卜（“卜”原作“十”，据明抄本改。）日就礼。妻色甚姝，且聪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妻孥归青齐。自是李君音耗不绝。生奉道，每晨起，阅《黄庭内景经》。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宁如秦皇汉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汉武乎？彼二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财以学神仙，尚崩于沙丘，葬于茂陵。况君一布衣，而乃惑于求仙耶？”真叱之，乃终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为他类也。后岁余，真挈家调选，至陕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来京师。明年秋，授兖州参军，李氏随之官。数年罢秩，归齐鲁。又十余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质姿貌，皆居众人先。而李容色端丽，无殊少年时。生益钟念之。无何，被疾且甚，生奔走医巫，无所不至，终不愈。一旦屏人握生手，呜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着以心曲告君，幸君宽罪宥戾，使得尽言。”已歔歔不自胜，生亦为之泣，固慰之。乃曰：“一言诚自知受责于君，顾九稚子犹在，以为君累，尚感一发口。且妾非人间人，天命当与君偶，得以狐狸贱质，

奉箕帚二十年，未尝纤芥获罪，权（明抄本“权”作“敢”。）以他类贻君忧。一女子血诚，自谓竭尽。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余气托君。念稚弱满眼，皆世间人为嗣续，及某气尽，愿少念弱子心，无以枯骨为仇，得全支体，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赐也。”言终又悲恸，泪百行下。生惊恍（“恍”原作“悦”，据明抄本改。）伤感，咽不能语。相对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卧，食顷无声。生遂发被，见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为之敛葬之制，皆如人礼讫。生径至陕，访李氏居，墟墓荆棘，阒无所见，惆怅还家。居岁余，七子二女，相次而卒。视其骸，皆人也，而终无恶心。（出《宣室志》）

唐代元和年间，有个叫计真的人客居在青州和齐州之间。曾经向西到长安游玩，到了陕州，计真和陕州的一个幕僚很友好。这一天准备向幕僚告别，幕僚留他喝酒，至天黑才与他分别。行不到十里路，就不知不觉地掉下马去，而两个仆人带着衣囊走到前边去了。等到计真酒醒时，已经天黑了马也自己走了。因为看见道北小路上有马尿，就前去寻找，不觉走了几里路。忽然看见高高的红色大门，槐树柳树长得很茂盛。计真已经丢失了仆人和马匹，心里很不高兴，就去敲那红门，门已经上锁。有个僮仆出来看望，计真就问道：“这里是谁的住宅？”回答说：“是李外郎的别墅。”计真请求进去拜见，僮仆急忙地去通报。不久，让人请客人进去，安置在客房里。就领计真进门，北面有个宾客住处很是清洁敞亮，安设的屏障，都是古代山水和名画以及典籍、被褥和床等，大

都清洁而不奢华。计真坐了很久，小僮出来说：“主人就要到了。”一会儿有一男子，年龄大约五十，穿着红色朝服带着银色的花纹，仪表很雄伟，与计真相见，行礼让坐。计真因而详细说了陕州幕僚是老朋友，留自己喝酒，路上醉倒了，不知不觉天就黑了，仆人和马匹都失散了，想在这里借住一宿可以吗？李外郎说：“我只是顾虑这里简陋，狭窄，不能安置贵客，难道还讨厌你吗？”计真惭愧地向他道歉，李外郎又说：“我曾在蜀州做过幕僚，不久因病离职，现在就在这里退休了。”因而和他谈起来，说的东西渊博而聪敏，计真很羡慕他。李外郎又命令僮仆去寻找计真的仆人和马匹，不久都找到了，就让计真住在这里，接着摆酒席一起吃饭，吃完饭，又喝了几杯酒就睡了。第二天，计真早起告诉他要离开，李外郎说：“希望再呆一天在一起快乐快乐。”计真对他的心意很感动，就留下了，第二天就告别了。等到了京城，住了一个多月，有人敲门，自己介绍说是进士独孤沼，计真坐下与他谈话，很聪明而且善辩。并对计真说：“我家住在陕州，昨天向西走，路过李外郎家，他谈起并不停地赞美你，还打算把女儿嫁给你，所以让我来会面并告诉你，你以为怎么样？”计真高兴地答应了他，独孤沼说：“我现在要回陕州去，你向东方往家走时，应当去拜访李外郎，并且感谢他的心意。”就分别了。一个月后，计真回去时拜访了李外郎的别墅，李外郎看见计真来到，非常高兴，计真就说了独孤沼的话，顺便向他道了谢，李外郎就留计真住下，找了好日子举行了婚礼。妻子的面貌很美，而且聪明温柔，计真住了一个月，才带着妻子回到青州和齐州一带的家，从此李外郎的信息不间断地传来。计真

信奉道教，每天早晨起来，都阅读《黄庭内景经》，李氏常常制止他说：“你喜好道教，难道能比上秦皇汉武吗？追求成仙之道的力量，又比得上秦皇汉武吗？他们两个人是尊贵的天子，占有全天下，竭尽天下的财力来学习成仙之道，尚且一个死在沙丘，一个埋在茂陵，何况你只是一个平凡的百姓，却要被求仙的事所迷惑吗？”计真呵叱她乱说话，就看完了全书，还以为妻子是个懂得求仙之道的人，也不怀疑她是别的种类。一年多后，计真带着家属到京城听候选举做官，到了陕州郊外，李外郎留下女儿，让计真来京师，第二年秋天，选举任命他做兖州参军，李氏跟随他去上任。几年后被免去职务，回到家乡。又过了十多年，李氏共生了七个儿子二个女儿，资质和面貌，都超过一般人。李氏虽然年纪已大，可是仍然端庄美丽，与少年时比较没有差别。计真更加喜受她。没多久，她得了很重的病，计真东奔西走求医生找巫师，什么办法都想了，始终没治好。一天早晨屏退了其他人，握着计真的手，呜咽流泪说：“我自己知道死期到了，还是要忍着羞耻把心里话告诉你，希望你能宽恕我的罪过，让我把话说完。”说着已经抽咽着承受不了了。计真也为她哭泣，并安慰她，她就说：“说一句话实在是自己知道会受到你的责备，再看看九个小孩子还在，会成为你的累赘，还觉得应该开口说实话，况且我不是人类，命中注定应当做你的妻子，才能用狐狸的卑贱身子，侍候你二十年，不曾犯一丝一毫的过错，因而没有由于是别的种类而给你带来忧愁。用一个女人的血一样的赤诚，可以说已经竭尽全力奉献了。现在我要离开你，不敢把妖幻般的剩余的气息托付给你，再一想稚子弱女就在眼前，都是世

上的人们为了沿续种族而生育的，等我咽了气，希望你稍稍想到孩子们那稚嫩的心灵，不要把我的尸骨当做仇敌，能够保全尸体，把它埋进土里去，就是对我的百世的恩赐了。”说完又悲痛起来，眼泪纷纷落下，计真心中精神恍惚十分伤感，哽咽着说不出话，相对着哭了很久。李氏用被子蒙住头，背靠墙壁躺着，大约一顿饭的时间，没有声音，计真掀开被，就见一只狐狸死在被子里。计真特别感伤悼念她，为她举行收敛埋葬的仪式，全都象人的礼节一样。计真一直地到了陕州，访问李外郎的住处，废弃的墓地，荆棘丛生，静静地什么也没有，心情惆怅地回到家里。过了一年多，七个儿子二个女儿一个接一个地死了，看他们的尸体，都是人，计真始终没有厌恶之心。

刘元鼎

旧说，野狐名紫狐，夜击尾火出，将为怪，必戴髑髅拜北斗，髑髅不坠，则化为人矣。刘元鼎为蔡州，蔡州新破，食场狐暴。刘遣吏主（“主”原作“生”，据明抄本改。）捕，日于球场纵犬，逐之为乐。经年所杀百数。后获一疥狐。纵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刘大异之，令访大将家猎狗及监军亦自夸（夸原作跨。据明抄本改。）巨犬至，皆弭环守之。狐良久缓迹，直上设厅，穿台盘，出厅后，及城墙，俄失所在。刘自是不复命捕。道术中有天狐别行法，言天狐九尾，金

色，役于日月宫，有符有醮日，可以洞达阴阳。（出《酉阳杂俎》）

过去传说，野狐又叫紫狐，夜间甩尾巴出火星，将要兴妖作怪，一定要头戴死人头骨对着北斗星叩头，死人头骨不掉落下来，就变成人了。刘元鼎做蔡州刺史时，蔡州刚被攻占下来，狐狸特别多，刘元鼎派遣官吏负责捕捉，天天在球场一带放开猎犬，以追逐狐狸为乐趣，一年杀了有一百多只。后追出一只满身是疥的狐狸，放出五六只猎犬，都不敢去追，狐狸也不跑。刘元鼎特别惊奇，命令人去访求大将军家的猎狗以及监军也自夸的大猎狗，狗来了，全都围成一圈守着狐狸。狐狸很久以后才慢慢移动，一直走上设厅，穿过台盘，走出后厅，走到城墙时，忽然失去了踪迹。刘元鼎从此不再下令捕捉狐狸。道术中有所谓“天狐别行法”，说是天狐长了九条尾巴，金色的毛，在日宫和月宫里服役，有符篆，能祈神免灾，能够洞察通晓阴阳变化。

张立本

唐丞相牛僧孺在中书，草场官张立本有一女，为妖物所魅。其妖来时，女即浓妆盛服，于闺中，如与人语笑。其去，即狂呼号泣不已。久每自称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云：“危

冠广袖楚宫妆，独步闲厅逐夜凉。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立本乃随口抄之。立本与僧法舟为友，至其宅，遂示其诗云。某女少不曾读书，不知因何而能。舟乃与立本两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愈。某女说云，宅后有竹丛，与高锴侍郎墓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后，不闻其疾再发矣。（出《会昌解颐录》）

唐代丞相牛僧孺在中书任职时，草场官张立本有一个女儿，被妖物迷惑。那妖物来时，女儿就浓妆打扮穿着漂亮衣服，在闺房中，象是和人在说笑。妖物离去时，就狂呼乱叫哭泣不已，时间一长常常自称是高侍郎。有一天，忽然作了一首诗说：“高高的帽子长长的袖子完全是楚国宫廷的打扮，独自一人悠闲地走在厅前，追逐夜间凉爽的空气，自己一个人用玉簪敲着竹子，敲出节拍，唱完一首清新的歌曲，月光象霜一样洒在大地上”。张立本就随着她口中念的抄写下来。张立本与法舟和尚是好朋友，到了他的住处，就拿出那诗给法舟和尚看并说：“我女儿从小不曾读过书，不知为什么能写诗了。”法舟和尚给张立本两粒丹药，让他女儿吃下去，不到十天病自己就好了。他女儿说，房后有片竹林，与高锴侍郎的坟墓很近，其中有个野狐狸洞穴，因而被狐狸迷惑了。服了丹药之后，没听说她的病再发作。

姚 坤

太和中，有处士姚坤不求荣达，常以钓渔自适。居于东洛万安山南，以琴尊自怡。其侧有猎人，常以网取狐兔为业。坤性仁，恒收赎而放之，如此活者数百。坤旧有庄，质于嵩岭菩提寺，坤持其价而赎之。其知庄僧惠沼行凶，率常于閬处凿井深数丈，投以黄精数百斤，求人试服，观其变化。乃饮坤大醉，投于井中。以礧石咽其井。坤及醒，无计跃出，但饥茹黄精而已。如此数日夜，忽有人于井口召坤姓名，谓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孙不少，故来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于塚，因上窍，乃窥天汉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奋飞，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觉飞出，蹑虚驾云，登天汉，见仙官而礼之。君但能澄神泯虑，注盼玄虚，如此精确，不三旬而自飞出。虽窍之至微，无所碍矣。”坤曰：“汝何据耶？”狐曰：“君不闻《西升经》云：‘神能飞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讫而去。坤信其说，依而行之。约一月，忽能跳出于礧孔中。遂见僧，大骇，视其井依然。僧礼坤诘其事，坤告曰：“但于中饵黄精一月，身轻如神，自能飞出，窍所不碍。”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坠下，约弟子一月后来窥。弟子如其言，月余来窥，僧已毙于井耳。坤归旬日，有女子自称天桃，诣坤。云是富家女，误为年少诱出，失踪不可复返，愿持箕帚。坤见其（“其”原作“之”，据明抄本改。）妖丽冶容，至

于篇什书札（“书札”原作“等礼”，据明抄本改。）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后坤应制，挈夭桃入京。至盘豆馆，夭桃不乐，取笔题竹简，为诗一首曰：“铅华久御向人间，欲舍铅华更惨颜。纵有青丘今夜月，无因重照旧云鬟。”吟讽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执良犬，将献裴度。入馆，犬见夭桃，怒目掣锁，蹲步上阶，夭桃亦化为狐，跳上犬背抉其目。大惊，腾号出馆，望荆山而窜。坤大骇，逐之行数里，犬已毙，狐即不知所之。坤惆怅悲惜，尽日不能前进。及夜，有老人挈美酝诣坤，云是旧相识。既饮，坤终莫能达相识之由。老人饮罢，长揖而去，云：“报君亦足矣，吾孙亦无恙。”遂不见，坤方悟狐也，后寂无闻矣。（出《传记》）

唐文宗太和年间，有个隐士叫姚坤，不追求荣耀和显贵，常常以钓鱼来寻求舒适，住在东洛万安山的南边，以弹琴和喝酒自得其乐。他的邻居有个猎人，常常捉些狐狸和兔子来谋生。姚坤性情仁爱，经常收买下来再放了它们，这样活下来的有几百只。姚坤从前有座庄园。典卖给嵩岭的菩提寺，姚坤就靠这些钱来赎买狐兔。那个管理庄子的和尚惠沼做事凶狠，曾在空旷处挖井深几十丈，扔进几百斤黄精，找人试着吃，观察那人的变化。于是想办法把姚灌醉了，扔到井里，用石磨塞住井口，等姚坤醒过来，没有办法出去，只是饿了就吃黄精罢了。这样过了好几天，忽然有人在井口召唤姚坤的姓名，对姚坤说：“我是狐狸，感谢你救活了不少我的子孙，所以来教你出去办法。我是一只能通天的狐狸，最初的时候

在荒坟的洞穴里住，因为上面有个小孔，能看见天河的星星，我心向往之，恨的是身子不能飞上天去，于是凝神注视星星，忽然不知不觉中飞了出去凭空驾云，飞上天河，看见了仙官就向他行礼。你只要能澄清精神消除杂念，专心致志地想那玄妙虚无的道理，象这样精微准确地去做，不用三十天自然就会飞出来，即使孔洞极小，也没有妨碍。”姚坤说：“你根据什么呢？”狐狸说：“你没听《西升经》里说：‘精神能使形体飞起来，也能移动大山。’你好好地努力吧。”说完就离开了。姚坤相信它的说法，照着去做，大约一个月，忽然能从石磨的孔洞中跳出来。就去见那管理庄园的和尚，和尚大吃一惊，看那井象原来一样，和尚对姚坤很礼貌并询问是怎么回事。姚坤说：“只是在里面吃了一个月的黄精，就身体轻飘飘地象神仙一样，自然就能飞出来，小孔洞也没什么妨碍。”和尚相信了他，让弟子用绳子把自己送到井底，和弟子约定一个月以后来看他。弟子们照他说的做，一个多月后来看他，和尚死在井里了。姚坤回家十多天，有个女子自称叫天桃，来见姚坤，说是富人家的女儿，不小心被少年引诱出来，少年失去了踪迹自己不能再回家，愿意嫁给他。姚坤看她容貌姿态艳丽美好，甚至于书籍文章，都能理解其精妙要害，姚坤很喜欢她。后来姚坤去应考，带着天桃进京城。到了盘豆馆，天桃不高兴，拿过笔在竹简上写了一首诗说：“很久以来到这人间来涂脂抹粉，想舍弃脂粉只会使面容更加凄惨，纵使现在仍在仙府青丘之中，沐浴在这月光之下，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梳着高耸发髻的人了。”然后久久地吟咏，姚坤也好象突然地觉悟了什么。忽然有个叫曹牧的人派人牵着一只良种狗，

准备献给裴度，进入馆里来。狗一看见天桃，愤怒地挣开锁链，一耸身跳上台阶，天桃也变成狐狸，跳上狗背掏狗的眼睛，狗非常害怕，跳着叫着跑出馆门，朝着荆山奔窜。姚坤很害怕，追赶了几里地，狗已经死了，狐狸也不知去了哪里。姚坤心情低沉悲伤惋惜，太阳落山了也没走一步。到了夜里，有个老人带着美酒来见姚坤，说是老相识，喝完酒，姚坤也不清楚相识的原因。老人喝完酒，做了个长揖离开了，并说：“也足够报答你的恩情了，我的孙女也没有事。”就不见了，姚坤才知道是狐狸。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尹 瑗

尹瑗者，尝举进士不中第，为太原晋阳（“太原晋阳”原作“太原普原”，据《宣室志》十改。）尉。既罢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适。忽一日。有白衣丈夫来谒，自称吴兴朱氏子，“早岁嗜学，窃闻明公以文业自负，愿质疑于执事，无见拒。”瑗即延入与语，且征其说。云：“家侨岚川，早岁与御史王君皆至北门，今者寓迹于王氏别业累年。”自此每四日辄一来，甚敏辩纵横，词意典雅。瑗深爱之，瑗因谓曰：“吾子机辩玄奥，可以从郡国之游，为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沈滞，隐迹丛莽？”生曰：“余非不愿谒公侯，且惧旦夕有不虞之祸。”瑗曰：“何为发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岁来，梦卜有穷尽之兆。”瑗即以词慰谕之，生颇有愧色。（“色”原作

“生”，据明抄本改。）后至重阳日，有人以浓酝一瓶遗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饮之。初词以疾，不敢饮，已而又曰：“佳节相遇，岂敢不尽主人之欢耶？”即引满而饮。食顷，大醉告去，未行数十步，忽仆于地，化为一老狐，酩酊不能动矣，瑗即杀之。因访王御史别墅，有老农谓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将，往岁戍于岚川，为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于村北数十步。”即命家僮寻御史墓，果有穴。瑗后为御史，窃话其事。时唐太和初也。（出《宣室志》）

尹瑗，曾经考进士，没考中，做了太原晋阳县尉。辞官后，退休住在郊外，每天舞文弄墨很安适。忽然有一天，有个穿白衣的男子来求见，自称是吴兴人，姓朱，早年就爱好学习，私下听说明公你在文章学业上很自负，愿意向你学习，不要被你拒绝。尹瑗就请他进屋并与他谈起来。而且征询他的看法。他自己说：“早年时与王御史都在禁卫军北衙做事，现在寄居在王御史别墅多年了。”从此每隔四天就来一次，机敏辨析随心所欲，语言典雅，尹瑗很喜爱他。尹瑗因而对他说：“你说话善于机辩，道理深奥，应当到郡国去游说，做公侯家的贵客，为什么自甘沉没消极，寄身于山野树丛之中呢？”朱生说：“我不是不愿意拜见公侯，只是害怕一早一晚之间就遇上想不到的灾祸。”尹瑗说：“为什么说这种不吉祥的话呢？”朱生说：“我从今年以来，做梦占卜都有走投无路的兆头。”尹瑗就用话劝解安慰他。朱生显出惭愧的样子。后来到了重阳节这一天，有人送给尹瑗一瓶浓醇的好酒，朱生也来了，于

是倒酒给他喝。朱生开始说因有病不敢喝酒，不一会又说：“在佳节相遇，怎敢不使主人尽情地欢乐呢？”就倒了满杯酒喝了，一顿饭的功夫，喝得大醉告别回家，还没走上几十步路，忽然跌倒在地，变成一只老狐狸，醉得不能动弹了。尹瑗就杀了狐狸，接着去王御史の别墅拜访。有个老农对尹瑗说：“王御史和他的副将，前些年在岚川戍守时，得了狐媚病死了，已经多年了，坟地在村北几十步远的地方。”尹瑗就命僮仆去寻找王御史の坟墓，果然有个洞穴。尹瑗后来做了御史。私下里说了这件事。当时是唐代太和年间的初年。

韦氏子

杜陵韦氏子家于韩城，有别墅在邑北十余里。开成十年秋自邑中游焉，日暮，见一妇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来，谓韦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贫，今为里胥所辱，将讼于官，幸吾子纸笔书其事，妾得以执诣邑，冀雪其耻。”韦诺之。妇人即揖韦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愿与吾子尽醉。”于是注酒一饮韦，韦方举卮，会有猎骑从西来，引数犬。妇人望见，即东走数十步，化为一狐。韦大恐，视手中卮，乃一髑髅，酒若牛溺之状。韦因病热，月余方瘳。（出《宣室志》）

杜陵的韦氏子家住在韩城，有座别墅在城北十多里处。唐文宗开成十年的秋天从城里出来去别墅游玩，天快黑了，看见一个妇女穿着白色衣服，带了一只瓢，从北面走来，那妇女对韦氏子说：“我住在城北的乡里有几年了，家里很穷，现在被里胥侮辱了，准备到官府去告状。希望你用纸笔写下这件事，我就能拿着它到城里，报仇雪耻。”韦氏子答应了她，那妇女给韦氏子作个揖就坐在地上。从衣服里拿一个酒杯说：“瓢中有酒，愿意与你一起喝到一醉方休。”于是倒了一杯酒给韦氏子喝。韦氏子正要举起酒杯时，正好有骑马打猎的人从西面走来，带着几条狗。那妇女远远看见，就向东走了几十步，变成一只狐狸。韦氏子很害怕，看手中的酒杯，竟是一个人头骨，酒就象是牛尿的样子。韦氏子因此得了热病，一个多月才好。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五 狐九

张直方 张 谨 咎 规 狐 龙
沧渚民 民 妇

张直方

唐咸通庚寅岁，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抗表请修入觐之礼，优诏允焉。先是张氏世莅燕土，燕民世服其恩，礼燕台之嘉宾，抚易水之壮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绮紈之中，据方岳之上，未尝以民间休戚为意。而酣酒于室，淫兽于原，巨赏狎于皮冠，厚宠集于绿帟。暮年而三军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为其计者，乃尽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卫大将军，而直方飞苍走黄，莫亲徼道之职。往往设置罟于通道，则犬彘无遗，臧获有不如意者，立杀之。或曰：“犴鞬之下，不可专戮。”其

母曰：“尚有尊于我子者耶？”其僭轶可知也。于是谏官列状上，请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于法，乃降为燕王府司马，俾分务洛师焉。直方至东都，既不自新，而慢游愈极。洛阳四旁，翫者攫者，见皆识之，必群噪长嗥而去。有王知古者，东诸侯之贡士也。虽薄涉儒术，而数不中春官选，乃退游于山川之上，以击鞠挥觞为事，遨游于南邻北里间。至是有介绍于直方者，直方延之，睹其利喙贍辞，不觉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岁冬十一月，知古尝晨兴，僦舍无烟，愁云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则直方急趋，将出畋也，谓知古曰：“能相从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难色，直方顾仆僮曰：“取短皂袍来。”请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联轡而去。出长夏门则微霰初零，由阙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东南，践万安山之阴麓，而鞬弋之获甚夥。倾羽觞，烧兔肩，殊不觉有严冬意。及霰开雪霁，日将夕焉，忽有封狐突起于知古马首，乘酒驰之，数里不能及，又与猎徒相失。须臾，雀噪烟暝，莫知所如。隐隐闻洛城暮钟，但彷徨于樵径古陌之上。俄而山川暗然，若一鼓将半，长望间，有炬火甚明，乃依积雪光而赴之。复若十余里，到则乔林交柯，而朱门中开，皓壁横亘，真北阙之甲第也。知古及门下马，将徙倚以待旦。（“旦”原作“且”，据明抄本改。）无何，小驷顿轡，阍者觉之，隔阖而问阿谁，知古应曰：“成周贡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将归于崆峒旧隐者，仆饯之伊水滨，不胜离觞。既掺袂，马逸，复不能止，失道至此耳。迟明将去，幸无见让。”阍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庄也。主父近承天书赴阙，郎君复随计吏西征，此唯闺闼中人耳，岂可淹久乎。某不敢去

留，请闻于内。”知古虽怵惕不宁，自度中宵矣，去将安适？乃拱立以俟。少顷，有秉蜜炬自内至者，振管辟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传语，主与小子皆不在家，于礼无延客之道，然僻居与山藪接畛，豺狼所嗥，若固相拒，是见溺而不援也。请舍外厅，翌日可去。”知古辞谢，从保母而入。过重门。侧听所，栌栴宏敞，帷幕鲜华。张银灯，设绮席，命知古座焉。酒三行，复陈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穷水陆之美者。保母亦时来相勉。食毕，保母复问知古世嗣官族，及内外姻党，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轩裳令胄，金玉奇标，既富春秋，又洁操履，斯实淑媛之贤夫也。小君以钟爱稚女将及笄年，常托媒妁，为求佳对久矣。今夕何夕，获遘良人，潘杨之睦可遵，凤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敛容曰：“仆文愧金声，才非玉润；岂室家为望，唯泥涂是忧。不谓宠及迷津，庆逢子夜；聆清音于鲁馆，逼佳气于秦台。二客游神，方兹莫计；三星委照，唯恐不扬。倘获托彼强宗，眷以嘉偶，则平生所志，毕在斯乎。”保母喜，谗浪而入白。复出致小君之命曰：“儿自移天崔门，实秉懿范；奉苹蘩之敬，知琴瑟之和。唯以稚女是怀，思配君子；既辱高义，乃叶夙心。上京飞书，路且不遥；百两陈礼，事亦非僭。忻慰孔多，倾瞩而已。”知古罄折而答曰：“某虫沙微类，分及湮沦，而钟鼎高门，忽蒙采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尘；鹤企鳬趋，唯待休旨。”知古复拜，保母戏曰：“他日锦雉之衣欲解，青鸾之匣全开；貌如月晕，室若云迷。此际颇相念否？”知古谢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汉；不有所举，孰能自媒？谨当铭彼襟灵，志之绅带；期于没齿，佩以周旋。”复拜。时则

月沈当庭，实为良夜。保母请知古脱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见，保母诮曰：“岂有缝掖之士，而服短后之衣耶？”知古谢曰：“此乃假之于与所游熟者，固非己有。”又问所从，答曰：“乃卢龙张直方仆射所借耳。”保母忽惊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顾而走入宅。遥闻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张直方之徒也！”复闻夫人音叱曰：“火急逐出，无启寇仇！”于是婢子小竖辈群从，秉猛炬，曳白梲而登阶。知古偃偻，赅（明抄本“赅”作“趋”。）于庭中，四顾逊谢，詈言狎至，仅得出门。才出，已横关阖扉，犹闻喧哗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叹久之。将隐颓垣，乃得马于其下，遂驰去。遥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纵辔赴之。至则输租车方饭牛附火耳。询其所，则伊水东，草店之南也。复枕辔假寐，食顷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扬鞭于大道。比及都门，已有直方骑数辈来迹矣。遥至其第，既见直方，而知古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抚髀曰：“山魃木魅，亦知人间有张直方耶？”且止知古。复益其徒数十人，皆射皮饮羽者，享以卮酒豚肩，与知古复南出。既至万安之北，知古前导，残雪中马迹宛然。直诣柏林下，至则碑板废于荒坎，樵苏残于密林。中列大冢十余，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于是直方命四周张罗，彀弓以待；内则束蕴荷锄，且掘且燠。少顷，群狐突出，焦头烂额者，胷挂者，应弦饮羽者，凡获狐大小百余头以归。（出《三水小牋》）

唐代咸通年间的庚寅年，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

张直方，上书请允许履行朝见皇上的礼仪，皇上特下诏书答应了他。先前，张家世代主宰燕地，燕地的百姓世代代蒙受张家的恩惠。对到燕昭黄金台来的嘉宾礼节周到，对易水上的壮士尽力安抚，土地肥沃，兵多将广。朝廷也常常姑息迁就，直到张直方继承了父亲的职务。这个人出生于富贵家庭，地位在地方长官之上，不曾把人民的喜悦和忧愁放在心上。却在家里尽情地饮酒，在野外无节制地捕猎，戴着皮冠打猎，动则就是巨大的赏钱，对身边的仆人也表现出特殊的宠爱。到了晚年三军将士表现出了极大不满，张直方的心里才稍稍有点不安宁，他身边有人为他出谋划策，于是全家向西到京城去，懿宗皇帝任命他为左武卫大将军。张直方飞苍鹰跑黄犬，不去尽巡察的职责。往往在通道上安设捕兽的网，就连狗和猪也剩不下。如果奴仆有不如意的，立刻就杀死他。有的人说：“在京都之内，不可随意杀人。”张直方的母亲说：“还有比我的儿子更尊贵的吧？”他们的犯上行为不是很清楚吗。因此谏官列出张直方的罪状上书给皇帝，要求把他抓起来交给廷尉审查，皇上不忍心对他施加刑罚，于是降职担任燕王府司马，让他分担洛阳军队的事务。张直方到了东都，既不改过自新，却更加放肆地到处游玩。洛阳的四周，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看见了，都认识他，一定成群地鸣叫长噪着离开他。有个叫王知古的人，是东诸侯的贡士，虽然涉略过儒家学说，却多次没有被礼部擢为进士，于是回家去到山水之间游玩，把击球喝酒当做正事，在南邻和北里之间到处游玩，到这时才有人把他介绍给张直方。张直方把他请来，亲眼看见了他的伶牙利齿，不自觉地身子就移到座席前面去了，

从此天天互相在一起玩耍。壬辰年冬季十一月，王知古曾经早起，只见屋里没有烟火，愁云布满了天空，静悄悄地令人心里不自在。就徒步走向张直方的府第去，就见张直方急匆匆地出来，正准备去打猎。对王知古说：“能跟我们一块去吗？”王知古因为天太冷脸上有困难的表情，张直方回头对幼僮说：“取一个黑色的短袍来。”就请王知古穿上，王知古在短袍外面又加上一件深色衣服，就并排骑马出发。出长夏门时还零星地下着小雪花，到阙塞时密雪象下雨似的，于是渡过伊水又向东南走，走过万安山的北面山坡，途中射猎的收获很多。用羽觞喝酒，吃烧兔肉，一点也不觉得有寒冬的样子。等到天开雪停，太阳也将要落山了，忽然有只大狐狸在王知古的马头前面跑过去，王知古趁着酒兴去追赶，追了几里路没也追上，反而和打猎的伙伴走失了。不一会儿，雀乱叫云雾蒙蒙，不知自己到了哪里。隐隐地听见洛城日暮的钟声，只是在山中小路和古老的柏树之间走来走去，不一会山川变黑暗了，好象是一更天左右，远远地望去，看见有个很明亮的火炬，就靠着积雪的光亮走向火炬。又走了好象十多里，到了就见乔木林树枝交叉着，有扇红色大门开在中间，白色的墙壁延伸出去，真象是朝廷的住宅一样。王知古到门前下马，准备就在这里等待天亮。不久，马晃动缰绳的声音，被守门人觉察了，隔着大门问是谁。王知古回答说：“我是成周贡士太原人王知古，今天早晨有个隐居的朋友准备回到崆峒山旧居去，我在伊水边上为他饯行，承受不了这离别酒，就扯着衣袖告别，马跑起来，就不能止住，迷失道路来到这里，天一放亮就走，请不要责备我。”守门人说：“这里是南海副使崔

中丞的庄子，主人最近接到天书到京城去了，公子又跟随着军师西征去了，这里只有女人了，怎能让你久留在这里呢？我不敢决定是走还是留下，请让我传达到女主人那里去。”王知古虽然担心，自己一想已经半夜了，离开这儿到哪里去呢？于是两手合抱恭敬地站着等待。不一会儿，有人拿着蜜蜡自里面走来，打开了门锁，领着保母出来，王知古走上前行礼，仍然述说其中原因，保母说：“夫人传话说，主人和公子都不在家，照礼法没有请客人进门的道理。可是我们住的地方与大山大泽相通，是豺狼出没嚎叫的地方，如果硬是拒绝你，那就是看见别人落水而不伸手相救。请你住到外厅，明天再走吧。”王知古说了道谢，跟保母进去了，路过的重重门户和侧厅等地方，梁柱拱顶，十分宽敞，帷帐幕布鲜艳华美，点着银灯，摆设了绮丽的座席，让知古坐在上面，喝了三巡酒，又摆上很多菜肴，豹胎肥鱼，穷尽了水中陆上的美味，保母也时时来劝酒。吃完饭，保母又问王知古的家世和当官的亲属，以及内外的姻亲，王知古全都说了。保母说：“你穿着高耸的服装戴着官帽，金玉美质，奇特的风度，既年青，又行为端正，这实在是贤淑美女的好丈夫。女主人有个十分钟爱的小女儿，快成年了，经常托人做媒，为女儿寻找好配偶，今天是什么日子，得到了一个好丈夫。潘杨两家的和好能够变成现实，凤凰结合的兆头就在眼前。不知你的心里觉得怎么样？”王知古收起笑容说：“我的文章没有金石的声音，才学不象玉石那样润泽有光彩，怎么敢去想娶妻安家？只担心我地位的低下，更不必说我这个迷路的人受到你们的宠爱，值得庆幸的是半夜里相遇，在这寓馆里聆听你的指教，使美好的气氛

集中在这秦台之上。二个客人醉酒乱走迷路，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福禄寿三星却照到我的身上，唯恐自己长象太差。如果能够寄身在你们这个豪门大族之中受到保护，又把好配偶嫁给我，那是我平生的志愿，竟然全在这里遇上了吗？”保母很喜欢，开着玩笑进里面去禀报给主母，又出来传达女主人的意见说：“你自从进了我们崔家大门，实在是表现出了你的美德，献出了苹蘩一样的敬意，懂得琴瑟谐和的道理。只是怀念那年龄小而柔弱的少女，想让她与一个高尚的人婚配，蒙你慷慨地答应，却也了却了我平素的心愿。往京城里寄封信给主人，路还不算很远，要你一百两银子的聘礼也不算过分，我感到很是欣慰，多嘱咐你几句罢了。”王知古严肃地行礼回答说：“我是小虫和沙土一类微不足道的东西，按道理应当湮没无闻，可是你们这个钟鸣鼎食的高贵家庭，竟蒙受你们看得起，就象是一碗清水，洒在扫净的土地上。黄鹤伸长脖子，野鸭子快步疾走，全听你们的安排。”说完，王知古又行了一个礼。保母又对他开玩笑说：“等到那一天，打扮得花团锦簇的新娘子准备脱下衣服，梳妆匣子完全打开，镜子里的人脸象月亮有晕一样迷人，洞房里象雾缭绕一样令人目眩，这个时候，你还会想到我吗？”王知古道谢说：“以凡人的身份来到神仙的府第，从地下登上天河，不是有人举荐，谁能自己给自己作中间人？我应当永远铭记你高尚的心灵，就象带子束在身上，一辈子也不忘记，佩带着与人周旋。”又行礼致谢。这时就见月光直接照在院子里，实在是个好夜晚。保母请王知古脱下衣服休息，脱下麻衣，里面的黑袍露出来，保母讽刺地说：“难道有贵族而穿后身短的衣服吗？”王知古道歉说：

“这件衣服是向经常在一块游玩的熟人借的，本来不是我自己的衣服。”又问是向谁借的。回答说：“是卢龙张直方仆射借给我的。”保母忽然吃惊地叫着跌在地上。脸色象死灰一样。站起来以后，也不回头看就走进后宅去了。远远地就听大声的叱骂说：“夫人你的事情办错了，来求宿的是张直方一类人。”又听夫人的声音叱责说：“火急地赶他走，不要引来仇敌。”于是婢女和僮仆成群地跟从着，拿着大火炬，拖着白木棒走上台阶，王知古惶恐不安，跳到庭院里，向四面望着道歉，咒骂声纷纷传来，仅仅能走出门来。才出门，已经关上大门，上了门栓，还听到不停的喧哗声。王知古惊诧地站在道的东面，自己在那里长久地叹气。又在残破的围墙边，找回了自己的马，就骑马离开了。远远地看见大火象燎原一样，于是连提缰绳跑去，到了一个地方，就见征调的和租用的车正在喂牛和生火做饭。问这是什么地方，则是伊水东面，草店的南面。又枕着马鞍打了个盹，有一顿饭的时间因受震动才清醒过来。心情稍稍安定，就在大道上扬鞭飞驰，等赶到都门，已有张直方的好几个骑士来寻他了。远远地走到张直方的府第，看见张直方以后，王知古却气闷得说不出话。张直方安慰他，坐下以后才说了夜里遇到的怪事。张直方站起来拍着大腿说：“山中的鬼怪，也知人间有张直方吗？”先让王知古休息，又召了几十个人，都是善于打猎的人，让他们吃猪肉喝足酒，与王知古又出南门，到了万安的北面，王知古在前面当向导。残雪中马的足迹很清楚，一直通向柏树林。到里面一看，石碑棺木在荒山坡上乱扔着，在密林中有打柴割草的残迹，中间排着十多个大坟墓，都是狐狸野兔的洞穴，

坟下面有走出来小路。于是张直方命令在四周张开网罗，张满弓弩等待着，在网罗以内，就捆乱麻点火，带着锹镐挖洞，一边挖一边用烟火熏。不一会儿，大群狐狸突然跑出来，有焦头烂额的，有被网缠住的，有跟着弓弦声被射中的，总计捉了大小一百多只狐狸，就回城去了。

张 谨

道士张谨者，好符法，学虽苦而无成。尝客游至华阴市，见卖瓜者，买而食之。旁有老父，谨觉其饥色，取以遗之。累食百余，谨知其异，奉之愈敬。将去，谓谨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报。”因出一编书曰：“此禁狐魅之术也，宜勤行之。”谨受之，父亦不见。尔日，宿近县村中，闻其家有女子啼呼，状若狂者，以问主人，对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晡，辄靓妆盛服，云召胡郎来。非不疗理，无如之何也。”谨即为书符，施檐户间。是日晚间，檐上哭泣且骂曰：“何物道士，预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谨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为奴去。”（“去”原作“矣”，据明抄本改。）遂寂然。谨复书数符，病即都差。主人遗绢数十疋以谢之。谨尝独行，既有重赍，须得僦力。停数日，忽有二奴诣（“诣”原作“请”，据明抄本改。）谨，自称曰“德儿”、“归宝”。尝事崔氏，崔出官，因见舍弃，今无归矣，愿侍左右。谨纳之，二奴皆谨愿黠利，尤可凭信。谨东行，凡书囊符法，

行李衣服，皆付归宝负之。将及关，归宝忽大骂曰：“以我为奴，如役汝父。”因绝走。谨骇怒逐之，其行如风，倏忽不见。既而德儿亦不见，所赍之物，皆失之矣。时秦陇用兵，关禁严急，客行无验，皆见刑戮。既不敢东度，复还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宁有是事？是无厌，复将挠我耳！”因止于田夫之家，绝不供给。遂为耕夫邀与同作，昼耕夜息，疲苦备至。因憩大树下，仰见二儿曰：“吾德儿、归宝也。汝之为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书也，失之已久。今喜再获，吾岂无情于汝乎？”因掷行李还之曰：“速归，乡人待尔书符也。”即大笑而去。景得行李，复诣主人，方异之。更遗绢数疋，乃得去。自尔遂绝书符矣。（出《稽神录》）

道士张谨，喜欢符法，学的虽然很刻苦却没有成就。曾经到华阴游历作客。看见一个卖瓜的人，就买瓜吃。旁边有个老人，张谨看出他脸有饥色，拿过瓜来送给老人吃，累计吃了一百多个瓜。张谨知道他是个异人，对他更加恭敬。即将离去时，对张谨说：“我是土地神，感谢你的心意，有个东西想用来报答你。”接着拿一本书说：“这是禁除狐魅法术，应当勤学苦练。”张谨接过书，老人也不见了。有一天，他住在近县的村中，听到这家有个女子啼哭呼喊，样子象是疯狂。因此问主人，主人说：“我家有个女儿，近来得了疯病，每天日头西斜，就搽脂抹粉穿着华丽服装，说是要召唤胡郎来。不是不给她治病，是对她的病没有办法啊。”张谨就为他写了符，贴在房檐和门上。这天晚上，房檐上有人一边哭一边骂说：

“是哪个老道，管别人的家事，应当快点离开这里。”张谨愤怒地呵叱他。很久后，大声说：“我暂且为你离开这里。”就静了下来。张谨又写了几道符，病就都好了。主人家送给他十足绢表示感谢。张谨是独身行走，既然带着重物，就须要有侍从帮着出力。停了几天，忽然有两个奴仆来见张谨，自称叫德儿和归宝，说：“曾经事奉崔氏，崔氏出去作官，我们因而被抛弃，现在没有家了，愿意在你的身边侍候你。”张谨收纳了他们。二个仆人都谨慎顺从，做事聪慧伶俐，很可以信任他们。张谨向东走，所有书袋符法、行李和衣服，都交给归宝背着，快到关口时，归宝忽然大骂说：“把我当奴仆使用，象支使你的父亲一样。”于是就跑了。张谨又惊又怒去追他，他走得象风一样，一会就不见了，不久，德儿也不见了，所携带的东西，全丢光了。这时秦陇之间正在打仗，关口查得特别严，行路的客人没有证明，全被杀了。既然不敢向东走，就又回到主人家，把事情全告诉主人了，店主人生气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这是不满足，又要骚扰我了。”就把张谨安排在农民家里住，也不供给他吃喝。就被农民邀请共同耕作，白天耕种，夜间休息，又累又苦到了极点。因在大树下休息，仰起头看见二个小孩说：“我们是德儿、归宝，你做奴仆苦不苦？”又说：“这本符法是我的书，丢失很久了，现在高兴又得到了书，我怎能对你无情！”于是扔下行李还给他，说：“快回家，家乡的人等着你写符法呢。”就大笑着走了。已经得到行李，又去见那家主人。主人这才觉事情奇异。又赠给他十足绢，才能离开。从那以后就再也不写符作法了。

咎 规

唐长安咎规因丧母，又遭火，焚其家产，遂贫乏委地。儿女六人尽孩幼，规无计抚养。其妻谓规曰：“今日贫穷如此，相聚受饥寒，存活终无路也。我欲自卖身与人，求财以济君及我儿女，如何？”规曰：“我偶丧财产，今日穷厄失计。教尔如此，我实不忍。”妻再言曰：“若不如此，必尽饥冻死。”规方允之。数日，有一老父及门，规延入。言及儿女饥冻，妻欲自卖之意，老父伤念良久，乃谓规曰：“我累世家实，（明抄本“家实”作“富家”。）住蓝田下。适闻人说君家妻意，今又见君言，我今欲买君妻，奉钱十万。”规与妻皆许之。老父翌日，送钱十万，便挈规妻去。仍谓规曰：“或儿女思母之时，但携至山下访我，当令相见。”经三载后，儿女皆死，又贫乏，规乃乞食于长安。忽一日，思老父言，因往蓝田下访之。俄见一野寺，门宇华丽，状若贵人宅。守门者诘之，老父命规入。设食，兼出其妻，与规相见。其妻闻儿女皆死，大号泣，遂气绝。其老父惊走入，且大怒，拟谋害规，规亦怯惧走出，回顾已失宅所在，见其妻死于古冢前，其冢旁有穴。规乃自山下共发冢，见一老狐走出，乃知其妻为老狐所买耳。（出《奇事记》）

唐代长安的晁规因为母亲去世，又遭了火灾，烧光了家产，生活变得贫穷困难，六个儿女全很幼小，晁规没有办法抚养。妻子对他说：“现在贫穷到这步田地，在一起生活就要挨饿受冻，最后还是没有活路。我想把自己卖给别人，得点钱财用来接济你和我的孩子们，怎么样？”晁规说：“我偶然丧失了财产，现在困窘艰难没有办法，却使你想这么做，我实在不忍心。”妻子又说：“如果不这么做，一定全都冻饿而死。”晁规才答应了她。几天后，有一个老人上门来，晁规请进屋，谈到儿女挨饿受冻，妻子要出卖自身的意思。老人伤心地思考很久，才对晁规说：“我家多少代都很富有，住在蓝田一带，刚才听别人说了你妻子的意思，现在又听见你的话，我现在想买你的妻子，给你十万钱。”晁规与妻子都应许了他。老人第二天就送来十万钱，就领晁规的妻子走了，还对晁规说：“在儿女们想念母亲的时候，只要携带着到山下找我，我会让她与你们相见。”过了三年，儿女们都死了，又穷得没办法，晁规就到长安去求乞。忽然有一天，想起老人的话，因而就去蓝田一带寻找老人。不久看见郊外有一个寺庙，门庭华丽，样子象是贵人家的住宅。守门人询问他，老人就让晁规进去。拿出吃的，并让他妻子出来，和晁规见面，他妻子听说儿女全死了，大声哭起来，哭着就断气了。那个老人急忙地跑进来，并且很生气，打算害死晁规，晁规也吓得逃了出去。回头看时已没有了住宅。只见他的妻子死在一座古坟前面，寻坟旁有洞穴，晁规就自己在山下发掘古坟，看见一只老狐狸跑出来，这才知道他的妻子被老狐狸买去了。

狐 龙

骊山下有一白狐，惊挠山下人，不能去除。唐乾符中，忽一日突温泉自浴。须臾之间，云蒸雾涌，狂风大起，化一白龙，升天而去。后或阴暗，往往有人见白龙飞腾山畔。如此三年，忽有一老父，每临夜，即哭于山前。数日，人乃伺而问其故。老父曰：“我狐龙死，故哭尔。”人间之：“何以名狐龙？老父又何哭也？”老父曰：“狐龙者，自狐而成龙，三年而死。我狐龙之子也。”人又问曰：“狐何能化为龙？”老父曰：“此狐也，禀西方之正气而生，胡白色，不与众游，不与近处。狐托于骊山下千余年，后偶合于雌龙。上天知之，遂命为龙。亦犹人间自凡而成圣耳！”言讫而灭。（出《奇事记》）

骊山下有一只白狐狸，惊扰山下的百姓，也没办法除去它。唐代乾符年间的中期，忽然有一天白狐到温泉来自己洗浴，不一会儿，水气升腾雾气翻滚，刮起一阵大风，变成一条白龙，升天而去。那以后有时遇上阴天，常常有人看见白龙在骊山的附近飞腾。这种情况连续三年。忽然有一个老人，每到天刚黑时，就在山前哭泣，哭了好几天。有人就等在那里问他哭的原因，老人说：“我的狐龙死了，所以才哭。”有人问他：“为什么叫狐龙？老人又为什么哭呢？”老人说：“狐

龙，就是从狐狸变成了龙，三年就死去，我是狐龙的儿子。”有人又问：“狐为什么能变成龙？”老人说：“这只狐狸，禀受了西方的正气而出世，胡子是白色的，不与同类游玩，也不和同类接近相处。这只狐狸寄住在骊山下面已一千多年，后来偶然与雌龙交配，上天知道了这件事，就下命令让它变成龙。也就好比人类，从凡人变成圣人一样。”说完就不见了。

沧渚民

江南无野狐，江北无鹪鹩，旧说也。晋天福甲辰岁，公安县沧渚村民辛家，犬逐一妇人，登木而坠，为犬啮死，乃老狐也，尾长七八尺。则正（“正”原作“止”，据明抄本改。）首之妖，江南不谓无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汉邛蜀绝无，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号为野犬。更有黄腰，尾长头黑，腰间焦黄，或于村落鸣，则有不祥事。（出《北梦琐言》）

长江南没有野狐狸，长江北没有鹪鹩鸟，这是旧的说法。五代晋天福年间甲辰这一年，公安县沧渚村姓辛的村民家，有只狗追逐一个妇女，爬树时掉了下来，被狗咬死，却是一只老狐狸，尾巴有七八尺长。那么，死则首必向丘穴的狐妖，江南不能说没有，只是极稀少罢了。四川中部的彭山、汉中、邛崃、蜀郡等地绝对没有，只是山里的城镇往往有这种狐狸，村

里人叫做野狗。有黄色的腰，尾长头黑，腰间焦黄。有的在村落里鸣叫时，就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

民 妇

《世说》云，狐能魅人，恐不虚矣。乡民有居近山林，民妇尝独出于林中，则有一狐，忻然摇尾，款（“款”原作“数”，据明抄本改。）步循扰（“扰”原作“优”，据明抄本改。）于妇侧，或前或后，莫能遣之。如是者为常，或闻丈夫至则远之，弦弧不能及矣。忽一日，妇与姑同入山掇蔬，狐亦潜逐之。妇姑于丛间稍相远，狐即出草中，摇尾而前，忻忻然如家犬。妇乃诱之而前，以裙裾裹之，呼其姑共击之，舁而还家。邻里竟来观之，则瞑其双目，如有羞赧之状，因毙之。此虽有魅人之异，而未能变。《任氏》之说，岂虚也哉！（出《玉堂闲话》）

《世说》上传说，狐狸能迷人，恐怕不是假话。有一家在山林附近居住的乡民，民妇曾经独身到树林中去时，就见有一只狐狸，高兴地摇着尾巴，慢慢地走近跟在妇人身边纠缠，有时在身前，有时在身后，赶不走它。象这样已经成为常事。有时听到男人来了就走开了，弓箭也射不着。忽然有一天，那个民妇与小姑一起进山采菜，狐狸也暗中跟着她们，民妇与

小姑在树丛之间稍稍离得远些，狐狸就走出草丛，摇着尾巴走上前来，高兴得象家养的狗。民妇就诱骗它走近前来，用裙子把它包了起来，招呼她的小姑来一起打它，然后抬着回到家里。邻居们都争着来看狐狸，狐狸就闭上双眼，象是有点害羞的样子，接着就打死了它。这只狐狸虽然有迷惑人的不寻常的行为，却不能变化。沈既济《任氏传》所述，难道是虚妄的事情吗？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率然蛇 丘 昆仑西北山 绿蛇
报冤蛇 毒蛇 种黍来蛇 蚺蛇
蚺蛇胆 鸡冠蛇 爆身蛇 黄领蛇 蓝
蛇

巴蛇 蛮江蛇 两头蛇 颜回 蜀
五丁

昭灵夫人 张宽 窦武 楚王英女
张承母 冯緄 魏舒 杜预
吴猛 颜含 司马轨之 章苟
太元士人 慕容熙 邛都老姥 天门山
忻州刺史 余干县令 王真妻 朱觐

率 然

西方山中有蛇，头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触之者，中头则尾至，中尾则头至，中腰则头尾并至，名曰“率然”。会稽常山，最多此蛇。孙子兵法曰：“将之三军，势如率然也。”（出《神异经》）

西方山里有一种蛇，头和尾的差别很大，身上有五种颜色。人或物触到它的身上，触到头尾巴就打过来，触到尾巴头就咬过来，触到中间那就头和尾巴一起打过来，蛇名叫“率然”。会稽附近的常山上，这种蛇最多。孙子兵法里说：“统帅三军，那种形势就应当象率然一样。”

蛇 丘

东海有蛇丘，地险，多渐洳，众蛇居之，无人民，蛇或人头而蛇身。（出《方中记》）

东海里有个蛇丘，地势险恶，大都很低湿。很多蛇居住在那里，没有人类居住。有的蛇长着人的头蛇的身子。

昆仑西北山

昆仑西北有山，周回三万里，巨蛇绕之，得三周，蛇为长九万里。蛇常居此山，饮食沧海。（出《玄中记》）

昆仑山的西北方有座山，周长三万里。有条巨大的蛇缠绕着山，能绕三圈。巨蛇长九万里，巨蛇常住在这座山上，从大海里弄吃的。

绿 蛇

顾渚山頽石洞，有绿蛇长可三尺余，大类小指。好栖树杪，视之若輦带，缠于柯叶间。无螫毒，见人则空中飞。（出《顾渚山记》）

顾渚山有个红石洞，洞中有条绿蛇大约三尺多长，类似

小手指那么粗。喜欢栖息在树梢上，看上去就象是皮带，缠在树枝上。无毒，看见人就飞向空中。

报冤蛇

岭南有报冤蛇，人触之，即三五里随身即至。若打杀一蛇，则百蛇相集。将蜈蚣自防，乃免。（出《朝野僉载》）

岭南一带有一种报冤蛇，人触碰了它，就是走出三五里地也能追踪到跟前。如果打死一条蛇，那就会有百条蛇聚集来了。拿着蜈蚣防卫自己，才能免除灾祸。

毒蛇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乌而反鼻，蟠于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数步，直来，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断手，中足即断足，不然则全身肿烂，百无一活，谓蝮蛇也。有黄喉蛇，好在舍上，无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饱，垂头直下，滴沫，地喷起，变为沙虱。中人为疾。额上有大王字，众蛇之长，常食蝮蛇。（出《朝野僉载》）

山南五溪、黔中，都有毒蛇，黑色，鼻孔朝上，盘踞在草丛中，蛇的牙有倒勾。离人几步远，直着朝人扑过来，快得象激射而出的箭，咬了人马上死亡。咬中手手断，咬中脚脚断，不然就全身肿烂，一百个人中没有一个活下来的。这种蛇叫蝮蛇。还有黄喉蛇，喜欢呆在屋子上；没有毒，也不害人，只善于吃毒蛇。吃饱了，把头直垂下去，嘴里溅出沫子，把泥土都喷起来，变成沙虱，沾到人身上，人就得病。蛇的额上有个挺大的“王”字，是众蛇的首领。常吃蝮蛇。

种黍来蛇

种黍来蛇，烧羚羊角及头发，则蛇不敢来。（出《朝野僉载》）

种黍来蛇，烧羚羊的角和人的头发，那么蛇就不敢来。

蚺 蛇

蚺蛇，大者五六丈，围五六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围亦称是。身斑，文如锦纈。里人云，春夏多于山林中等鹿，鹿

过则衔之。自尾而吞，唯头角碍于口外，即深入林树间，阁其首，伺鹿坏，头角坠地，鹿身方咽入腹。如此后，蛇极羸弱，及其鹿消。壮俊悦泽，勇健于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则食一鹿。（出《岭表录异》）

蚺蛇，大的五六丈长，五六尺粗，其中小的也不下于三四丈长，粗细和长短的比例也和大蛇一样。身上有斑纹，花纹象彩色的锦绣。乡里人说：“春夏之际，蚺蛇大多在山林中等待扑鹿，鹿经过身旁就咬住它，从尾部开吞，只是头和角受阻碍留在口外，就走到深树林里，放下鹿头，等鹿腐烂了，头角掉到地上，鹿身才能咽下肚去。这时候，蛇极其衰弱。等那鹿消化完了，样子就灵活挺秀光泽悦目，比没吃鹿的蛇要神勇健壮。”有的人说：“蛇一年就吃一只鹿。”

又

一说，蚺蛇常吞鹿，鹿消尽，乃绕树出骨。养疮时，肪腴甚美。或以妇人衣投之，则蟠而不起。其胆上旬近头，中旬近尾。（出《酉阳杂俎》）

又一说法，蚺蛇常吞食鹿，把鹿消化光了，就缠绕树上

吐出骨头。蛇生疮休养时，身上的肥肉味道最美。如果把妇女的衣服扔给它，它就盘踞着不动。蛇的胆每月的上旬靠近头部，中旬靠近尾部。

蚺蛇胆

泉建州进蚺蛇胆，五月五日取时胆。两柱相去五六尺，击蛇头尾，以杖于腹下来去扣之，胆即聚，以刀割取。药封放之，不死。复更取，看肋下有痕，即放。（出《朝野僉载》）

泉建州进贡蚺蛇胆。五月五日时取蛇胆，用两根柱子相距五六尺，夹住蛇，击打蛇的头和尾，再用木棒在蛇的腹部来回敲打，蛇胆就聚集起来，用刀割取蛇胆。然后给蛇的刀口上药放了蛇，蛇也不会死。再取蛇胆时，看见蛇的肋下有刀痕，就放了它。

鸡冠蛇

鸡冠蛇，头如雄鸡有冠。身长尺余，围可数寸，中人必死。会稽山下有之。（出《录异记》）

鸡冠蛇，蛇头象雄鸡一样长个肉冠，身長一尺多，粗大约几寸，咬中人一定死。会稽山下有这种蛇。

爆身蛇

爆身蛇，长一二尺，形如灰色。闻人行声，林中飞出，状若枯枝，横来击人，中者皆死。（出《录异记》）

爆身蛇，长一二尺，灰色外形，听到了人走路的声音，就从树林中飞出来，样子象一根枯树枝，横着来打人，打中了人，人就一定死。

黄领蛇

黄领蛇，长一二尺，色如黄金，居石缝中。欲雨之时，作牛吼声，中人亦死。四明山有之。（出《录异记》）

黄领蛇，长一二尺，颜色象黄金，住在石缝中。天要下雨时，蛇就发出牛一样的吼声，咬中人人也会死。四明山有

这种蛇。

蓝 蛇

蓝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陈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取尾服，（“服”原作“脂”。据明抄本改。）反解毒药。（出《酉阳杂俎》）

蓝蛇，头部有剧毒，尾巴能解毒，出产在梧州陈家洞。南方人用蛇头配成毒药，叫做蓝药，药人立即死亡。取来蛇尾吃下，反而能解毒药。

巴 蛇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食之无心腹之疾。（出《博物志》）

巴蛇吃象，吃下去三年才吐出象骨。吃巴蛇肉不得心脏和肚子疼病。

蛮江蛇

南安蛮江蛇，到五六月，有巨蛇泛流登岸，首如张帽，万万蛇随之，入越王城。（出《酉阳杂俎》）

南安蛮江蛇，到五六月的时候，就有大蛇乘流浮游上岸，头象立起来的帽子。千万条蛇跟着它，进入越王城。

两头蛇

韶州多两头蛇，为蚁封以避水。蚁封者，蚊子聚土为台也。苍梧亦多两头蛇，长不过一二尺。或云，蚯蚓所化。（出《岭南异物志》）

韶州大多都有两头蛇，堆蚁封用来避水。蚁封，就是蚂蚁聚土造成的土台。苍梧山有很多两头蛇，长不过一二尺。有人说两头蛇是蚯蚓变的。

颜回

颜回、子路共坐于夫子之门，有鬼魅求见孔子，其目若合日，其状（“状”原作“时”。据明抄本改。）甚伟。子路失魄，口噤不得言。颜渊乃纳履杖剑前，捲握其腰，于是形化成蛇，即斩之。孔子出观，叹曰：“勇者不惧，智者不惑；智者不勇，勇者不必有智。”（出《小说》）

颜回、子路一起坐在孔夫子的门前。这时有个鬼怪来求见孔夫子，他的眼睛象两个并列的太阳，他的身形也很魁伟。子路象丢失了魂魄一样，紧闭着嘴说不出话。颜渊却穿上鞋举起剑走上前去，两臂抱住他的腰，这时鬼怪的身形变成蛇，就杀了它。孔子出来看了，叹口气说：“勇敢的人不害怕，有智慧的人不受迷惑；有智慧的人不必勇敢，勇敢的人不一定有智慧。”

蜀五丁

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使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

感之故朝。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拽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拔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丁及秦五女，而山分为五岭，直上有平石。蜀王痛悼，（“悼”原作“复”，据明抄本改。）乃登之，因命曰“五女冢山”，于平石上为“望妇侯”。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出《华阳国志》）

周显王三十二年，蜀国派使者去秦国朝拜。秦惠王多次把美女送给蜀王，蜀王为了表示感谢所以派使者去朝拜。秦惠王知道蜀王是个好色的人，答应把五个美女嫁给蜀王。蜀王派遣五个大力士去迎接五女。往回走到梓潼时，看见一条大蛇钻入洞中，一个大力士抓住蛇的尾巴，拔不动蛇，等到五人一起上去，大声叫着拔蛇，山崩塌了，同时压死了五个大力士和秦惠王送的五个美女，于是山分为五个岭，一直上去有块大平石。蜀王很悲痛，前去悼念他们，就登上山去，因而命名山叫“五女冢山”，在平石上雕“望妇侯”，造了个思妻台。现在那座山还有个名叫“五丁冢”。

昭灵夫人

小黄县者，宋地黄乡也。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

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宫。其浴处有遗发，故谥曰昭灵夫人。（出《陈留风俗传》）

小黄县，就是宋地的黄乡。沛公带着军队在野外战斗，他的母亲就死在这里。天下平定以后，就派使者用皇帝的灵柩在荒野里招魂。在这时，有条红蛇在水里，自己往身上弄水洗澡，洗完后进到灵柩里。蛇洗澡的地方有掉落的头发，所以封她谥号叫“昭灵夫人”。

张 宽

汉武帝时，张宽为扬州刺史。先是有老翁二人争地山，诣州讼疆界，连年不决。宽视事复来，宽窥二翁形状非人，令卒持戟将入。问：“汝何等精？”翁走，宽呵格之，化为二蛇。（出《搜神记》）

汉武帝时，张宽做扬州刺史。先前有二个老头为了争夺地界山界，到州里打官司，一连多年没有解决。张宽到任后他们又来了，张宽暗中看那二个老头的样子不象是人，就命令士卒拿着戟把二人带进去，问：“你们是什么精怪？”老头

就跑，张宽喊人拦杀他们，二个老头就变成了两条蛇。

窦 武

后汉窦武母产武而并产一蛇，送之野中。后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捧草而出，径至丧所，以头击柩，涕血皆流，俯仰诘屈，若哀泣之容。有顷而去，时人知为窦氏之祥。（出《搜神记》）

后汉窦武的母亲生窦武时同时生下一条蛇，就把蛇送到了荒野中去。后来窦武的母亲死了，等到出殡那天还未落葬时，有条大蛇衔着一棵草出来，一直走到灵堂，用头撞着灵柩，泪水和血水都流了出来，头一低一仰地弯曲着，象是悲泣的样子，不多久就离开了，当时的人们知道这是为窦氏所做的祭祀。

楚王英女

鲁少千者得仙人符，楚王的少儿英为魅所病，请少千。少千未至数十里，止宿。夜有乘鳖盖车，从数千骑来，自称伯

敬，候少千。遂请内酒数榼，肴馐数案。临别言：“楚王女病，是吾所为。君若相为一还，我谢君二十万。”千受钱，即为还，从他道诣楚，为治之。于女舍前，有排户者，但闻云：“少千欺汝翁。”遂有风声西北去，视处有血满盆，女遂绝气，夜半乃苏。主使人寻风，于城西北得一死蛇，长数丈，小蛇千百，伏死其旁。后诏下郡县，以其日月，大司农失钱二十万，太官失案数具。少千载钱上书，具陈说，天子异之。（出《列异传》）

鲁少千学得仙人的符法，楚王的少女英得了妖魅病，请少千治病。少千在离京城不到几十里的地方住下了。夜间有人坐着圆形顶盖的车子，跟从了几千个骑士来到，自称叫伯敬，等候少千，就请少千收下几榼酒，几桌子菜肴，临别时说：“楚王女儿的病，是我干的，你如果为我转身往回去，我用二十万钱感谢你。”少千接受了钱，就假装往回走，又从别的路到楚国去为楚王的少女英治病。在少女的屋子前面，有人敲门，只听说：“少千欺骗了你的父亲。”就听见有风声向西北方向刮去，看那个地方有满盆的血，楚王的少女英就断了气，半夜时才苏醒过来。楚王派人搜寻风的去向，在城西北方找到一条死蛇，长有几丈，小蛇有千百条，在大蛇身边伏地死去。后来有诏书下到郡县，说是在某月某日，大司农丢了二十万钱，太官丢失几具案桌。少千就载着钱并上书，详细地说了情况。天子对这件事也觉得很奇异。

张承母

张承之母孙氏怀承之时，乘轻舟游于江浦之际，忽有白蛇长三丈，腾入舟中。母咒曰：“君为吉祥，勿毒噬我。”乃箠而将还，置诸房内。一宿视之，不复见蛇，嗟而惜之。邻人相谓曰：“昨见张家有一白鹤，耸翮凌云。”以告承母，使筮之。卜人曰：“此吉祥也。蛇鹤延年之物，从室入云，自卑升高之象。昔吴王阖闾葬其妹，殉以美女，名剑宝物，穷江南之富。未及十七年，雕云覆于溪谷，美女游于街上，白鹤翔于林中，白虎啸于山侧，皆是昔之精灵。今出世，当使子孙位超臣极，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为名。”及生承，名白鹤。承生昭，位至丞相，为辅吴将军，年逾九十，蛇鹤之祥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张承的母亲孙氏怀张承的时候，坐着小船在长江和浦江一带游玩。忽然有条白蛇长三丈，跳进船里来，他的母亲祈祷说：“你是个吉祥物，请不要用毒牙咬死我。”就把蛇装在小箱子里带回家去，放在房里。一宿之后看那箱子，不再有蛇，叹着气很惋惜。邻居的人互相说，昨天看见张家有一只白鹤，振翅飞上云霄，并把这事告诉了张承的母亲。派人去占卜，卜人说：“这是吉祥的兆头。蛇鹤都是长寿的动物，从

室内飞入云霄，是从低处升到高处的象征。从前吴王阖闾安葬他的妹妹，用美女殉葬，还有名剑宝物，用尽了江南的财富。不到十七年，雕翅象云一样复盖着溪谷，美女在街上游玩，白鹤在树林中飞翔，白虎在山脚下吼啸，这都是从前的精灵。现在出现在世上，应当使你的子孙地位超过群臣达到极点，在江南一带独自出名，如果生了儿子，可以给他起这个名字。”等到生了张承，就起名叫白鹤，张承生下张昭，官位一直做到丞相，封为辅吴将军，年纪超过九十岁，是蛇和鹤带来的吉祥。

冯 緄

车骑将军巴郡冯緄为议郎，发绶笏，有二赤蛇可长三尺，分南北走。大用忧怖，卜云：“此吉祥也，君后当为边将，以东为名。”复五年，果为大将军，寻拜辽东太守。（出《风俗通》）

车骑将军巴郡人冯緄做议郎时，打开用丝绳捆着的竹箱，有二条红蛇长约三尺，分开向南北跑去。冯緄很是担忧害怕，去占卜。卜者说：“这是吉祥的兆头，你将来能当上边将，官名中有个‘东’字。”又过了五年，果然当了大将军，接着又被任命当了辽东太守。

魏 舒

晋咸宁中，魏舒为司徒。府中有蛇二，其长十丈，屋厅事平脊之上，止之数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数失小儿及鸡犬之属。后一蛇夜出，经柱侧，伤于刃，病不能登，于是觉之。发徒数百，共攻击移时，然得杀之。视所居，骨骼盈宇之间，于是毁府舍，更立之。（出《搜神记》）

晋代咸宁年间，魏舒做司徒。他的府中有两条蛇，蛇长十丈，住在厅堂的平顶上。蛇住了好几年，可是人们却不知道，只是奇怪府中多次丢失小孩和鸡犬一类东西。后来有一条蛇夜间出来，经过柱子的附近，被刀刃割伤了，痛得爬不上屋顶，因此被人察觉了。找来几百人，一起攻击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杀了蛇。看那蛇的住处，骨头塞满了屋子的棚顶，因此毁了府上的房子，另找地址修建府第。

杜 预

杜预为荆州刺史，镇襄阳时。有宴集，大醉，闭斋独眠，

不听人前。后尝醉，外闻（“闻”原作“有”，据明抄本改。）斋中呕吐，其声甚苦，莫不悚栗。有一小吏，私开户看之，正见床上一大蛇，垂头床边吐，都不见人，出密道如此。（出《刘氏小说》）

杜预做荆州刺史，镇守襄阳的时候，有时参加宴会，喝得大醉，关起书房门独自一人睡觉，不让别人到跟前来。后来又喝醉了，外面的人听到书房里的呕吐声，那声音很是痛苦，没有不害怕的。有个小官吏，私自打开门看他，正好看见床上有一条大蛇，垂着头在床边呕吐看不见有人，走出来秘密说了这件事。

吴 猛

永嘉末，豫章有大蛇，长十余丈，断道，经过者，蛇辄吸取之，吞噬已百数。道士吴猛与弟子杀蛇，猛曰：“此是蜀精，蛇死而蜀贼当平。”既而果杜弢灭也。（出《豫章记》）

晋怀帝永嘉年间的末期，豫章出现一条大蛇，有十多丈长，横在当道。凡是路过的人，蛇就吸去吞下，已经吃了几百人。道士吴猛和弟子把蛇杀了。吴猛说：“这是蜀地的精怪，

蛇死了，蜀地的强盗也就会平定了。”不久杜弼果然被消灭了。

颜 含

晋颜含嫂病，须髯蛇胆，不能得。含忧叹累日，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含视，乃蛇胆也，童子化为青鸟飞去。（出《晋中兴书》）

晋代的颜含，他的嫂子病了，需髯蛇胆治病，但不能得到。颜含忧愁叹息多日，忽然有一个童子拿着一个小青袋子交给颜含，颜含一看是蛇胆。童子就变成一只青鸟飞走了。

司马轨之

司马轨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将媒下翳，此媒雉，野雉亦应。试令寻觅所应者，头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晋中朝武库内，忽有雉，时人或谓为怪。张司空云：“此蛇所化耳。”即使搜库中，果得蛇蜕。（出《异苑》）

司马轨之的字叫道援，善于射野鸡。晋朝太元年间，把一个当作引诱用的诱饵放在彩旗下，这个媒介物鸣叫，野鸡就有回应的，试着寻找回应的东西，就看见头和翅已经变成野鸡，其余半个身子还是蛇。朝廷的武库里，忽然出现了野鸡。当时的人有的说是怪事，张司空说：“这是蛇变化成的。”就派人搜查库中，果然找到了蛇蜕。

又

太元中，汝南人入山，见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叶如故。吴郡桐庐（“郡桐庐”原作“都相虑”，据《异苑》三改。）人尝伐馀遗竹。一宿，见竿为雉，头颈尽就，身犹未变化，亦竹为蛇之化。（出《异苑》）

晋朝太元年间，有个汝南人进山，看见一根竹子，中部已经成蛇形了，上部枝叶还象原来一样。吴郡桐庐人曾砍伐剩余的竹子，睡了一宿后，起来看那竹竿，变成了野鸡，头和脖子全都变成了，身子还未变成，也就是说，这棵竹子是蛇变化而成的。

章 苟

吴兴章苟于田中耕，以饭置菰里，每晚取食，饭亦已尽，如此非一。后伺之，见一大蛇偷食，苟逐以鋤叉之。蛇走，苟逐之，至一穴，但闻啼声云：“斫伤我矣。”或言付雷公，令霹雳杀。须臾，雷雨，霹雳覆苟上，苟乃跳梁大骂曰：“天使我贫穷，展力耕垦。蛇来偷食，罪当在蛇，反更霹雳我耶？乃是无知雷公。雷公若来，吾当以鋤斫汝腹！”须臾，云雨渐散，转霹雳于蛇穴中，蛇死者数十。（出《搜神记》）

吴兴人章苟在田里耕种，把饭放在菰叶里包着，每天晚上拿来吃的时候，饭就没有了，象这种情况不只是一两次。后来就注意察看这事，只见一条大蛇偷饭吃，章苟拿着小矛叉那蛇，蛇跑了。章苟追赶蛇，追到一个洞，只听见有哭诉的声音说：“砍伤我了！”还有的说应当交给雷公，让他用霹雳杀死他。不一会儿，打雷下雨了，霹雳就在章的头上滚动，章苟跳着大骂说：“老天使我贫穷。尽力耕田垦荒，蛇来偷吃我的饭，罪在蛇的身上，反而用雷劈我吗？真是无知的雷公。雷公如果来了，我就用小矛刺他的肚子。”不一会，云雨渐渐散了，霹雳转到蛇洞里了，蛇死了几十条。

太元士人

晋太元中，士人有嫁女于近村者。至时，夫家遣人来迎，女家好发遣，又令女弟送之。既至，重门累阁，拟于王侯。廊柱下有灯火，一婢子严妆直守，后房帷帐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于帐中，以手潜摸之，得一蛇，如数围柱，缠其女，从足至头。乳母惊走出，柱下守灯婢子，悉是小蛇，灯火是蛇眼。（出《续搜神记》）

晋代太元年间，有个读书人把女儿嫁到附近村子。到了时候，夫家派人来接新娘，女家也妥善地送走女儿，还让新娘的妹妹送姐姐。到了夫家以后，只见重重迭迭的门户楼阁，与王侯之家差不多。廊柱下有灯火，一个女仆妆束严整直地守在廊柱下，后房的帐幕非常华美。到了晚上，新娘子抱着乳母哭泣，不敢说话。乳母藏在帐里，用手偷偷地摸那床，摸到一条蛇，象几抱的柱子那么粗，缠绕着新娘子，从脚缠到头。乳母吓得跑了出去，就看见廊柱下守灯的女仆，全是小蛇，而灯火就是蛇的眼睛。

慕容熙

西晋末，慕容熙光始三年，熙出游还，城南有柳树如人呼曰：“大王止。”熙恶之，伐其树，下有蛇，长一丈。至六年，熙为冯政（按《晋书》载记，“政”当作“跋”。）所灭。（出《广古今五行记》）

西晋的末期，慕容熙光始三年，慕容熙出游回来的时候，城南有棵柳树象人一样呼叫说：“大王请止步。”慕容熙很厌恶这件事，就命人砍断了柳树，树下有一条蛇，有一丈长。到光始六年，慕容熙被冯政消灭了。

邛都老姥

益州邛都县有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有角，在桯之间。姥怜而饲之，后渐渐长大丈余。县令有马，忽被蛇吸之，令因大怒，收姥。姥云：“在床下。”遂令人发掘，愈深而无所见，县令乃杀姥。其蛇因梦于令曰：“何故杀我母？当报仇耳！”自此每常闻风雨之声。三十日，是夕，百姓咸惊

相谓曰：“汝头何得戴鱼。”相逢皆如此言。是夜，方四十里，整个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邛河，亦邛池。其母之故宅基独不没，至今犹存。鱼人采捕，必止宿。又言此水清，其底犹见城郭楼槛宛然矣。（出《穷神秘苑》）

益州的邛都县有个老妇人，家里贫穷，孤独一人，每当吃饭时，就有一条小蛇，头上有个肉冠，在碗盘之间爬动，老妇人可怜并喂它吃的。后来渐渐长大，有一丈多长。县令有匹马，忽然被蛇吸去吞吃了，县令因而大怒，收押了老妇人。老妇人说：“蛇在我的床下。”县令就派人去挖掘，挖得越来越深却什么也没看见，县令就杀了老妇人。那条蛇因而托梦于县令说：“为什么杀我的母亲，我一定为她报仇。”从此就经常听到下雨刮风一样的声音。三十日的这天晚上，百姓们都吃惊地对见到的人说：“你的头上为什么顶着鱼？”凡相遇的人都这样说。这天夜里，方圆四十里，整个城一下子都陷下去成为一片湖泊，当地人叫它邛河，也叫邛池。只有老妇人的旧住宅的宅基没有淹没，到现在还在。打鱼的人来捕鱼，一定在那里停下住宿，又说，这里的水很清，湖底还能清楚地看见城郭楼槛。

天门山

天门山，山多峻秀，岩谷逶迤。有大岩壁直上数千仞，草

木交连，云雾拥蔽。其下有迳途微细，行人往，忽然上飞而出林表，若升仙，遂绝世。如此者渐不可胜纪，往来南北，号为仙谷。时有乐于道者，不远千里而来，洗浴岩畔，以来升仙，在（“在”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此林下，无不飞去。会一夕，有智能者谓他人曰：“此必妖怪，非是仙道。”因以石自系，而牵一犬入其谷，犬复飞去，然知是妖邪之气以喻之。乃遣近山乡里，募年少者数百人，执兵器，持大棒。而先纵火烧其草，及伐竹木，至山畔观之，遥见一物，长数十丈，高下隐隐，垂头下望。及更渐逼，乃一大蟒蛇。于是命少年鼓跃击射，然后斫刺。而口张尺余，尚欲害人，力不加众，久乃卒。其所吞人骨与他兽之骸，积（“积”原作“稍”，据明抄本改。）在左右如阜焉。又有人出行，坠深泉涧者，无出路。饥饿分死，左右见龟蛇甚多，朝暮引颈向东方，人因伏地学之，遂不复饥。体加轻便，能登岩岸。数年后，试竦身举臂，遂超出涧上，即得还家。颜色悦怿，颇更黠慧胜故。还食谷，啖滋味，百余日中，复其本质。（出《博物志》）

天门山，山峰大都险峻秀挺，山岩峡谷连绵不绝。有个大岩壁直立着有几千仞高，杂草树木纠缠连接着，云雾笼罩着，岩壁的下面有很细微的小路。行人走到这里，忽然向上面飞去飞出树梢，象白日升仙一样，人就没有了。象这样的人渐渐地就多得记不过来，从这里南北往来的人，把这里叫作仙谷。当时有那喜欢学道的人，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在岩壁附近洗浴干净，以便到这里升仙，站在这个树林的下面，没

有不飞上去的。恰好有这么一天，有个聪明的人对别人说：“这一定是妖怪，不是成仙之道。”于是把石头系在身上，牵着一只狗进入那岩谷，狗又飞去。这样就知道了是妖邪怪物在用气吸物。于是派人到附近的山乡里，招募几百个少年人，带着兵器，拿着大棒。先放火烧那些杂草，并砍伐竹子和树木，到了山边观看，远远地看见一个东西，有几十丈长，高高低低时隐时现，垂着头往下望。等到再渐渐地走到近处才看清是一条大蟒蛇。于是命令少年们一边打着鼓一边跳着射击，然后又砍又刺，可是大蟒口张开有一尺多长，还想害人。只是力量敌不住众人的力量，很久才死去，它吞吃的人骨与别的兽类的骨骼，堆积在左右两旁象小山包一样。还有一件事有一人在外行走，掉到深谷的涧流中去，没有出路，饥饿得认为自己死定了，又看到身边有很多龟蛇，一早一晚伸出头颈向着东方，那人因而也伏在地上学习龟蛇的动作，就不再觉得饥饿了，身体更加轻快行动也方便多了，能登上山岩陡壁，几年后，试着抬起手臂，身上一用劲，就跳得超过山涧之上，就能够回家，脸上的颜色使人看了很喜欢，而且比从前更聪慧。回到家里吃了粮食和蔬菜类，一百天后就恢复了他原来的样子。

忻州刺史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阙，前后历任多死。高宗时，有金吾

郎将来试此官。既至，夜独宿厅中。二更后，见檐外有物黑色，状如大船，两目相去数丈。刺史问为何神，答云：“我是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与语，蛇遂化作人形，来至厅中。乃问何故杀人，蛇云：“初无杀心，其客自惧而死尔。”又问：“汝无杀心，何故数见形躯？”曰：“我有屈滞，当须府主谋之。”问有何屈，曰：“昔我幼时，曾入古冢，尔来形体渐大，求出不得。狐兔狸貉等，或时入冢，方得食之。今长在土中，求死不得，故求于使君尔。”问：“若然者，当掘出之，如何？”蛇云：“我逶迤已十余里，若欲发掘，城邑俱陷。今城东有王村，村西有楸树。使君可设斋戒，人掘树深二丈，中有铁函，开函视之，我当得出。”言毕辞去。及明，如言往掘，得函，归厅开之，有青龙从函中飞上天，迳往杀蛇，首尾中分。蛇既获死。其怪绝矣。（出《广异记》）

唐代的忻州刺史历来就是个空缺，前后几任刺史大多死了。唐高宗时，有个金吾郎要来试着做这个官。到了以后，夜里独自睡在厅中，二更天后，就见檐外有个黑色的东西，样子象条大船，两只眼睛相距几丈远。刺史问是什么神怪，回答说：“我是大蛇。”刺史让他改变形貌与它说话，蛇就变成了人形，来到厅中，于是问它为什么杀人，蛇说：“最初并无杀人之心，是那些人自己害怕吓死的。”又问：“你没有杀人之心，为什么多次现出蛇的形躯？”回答说：“我有冤屈不能解决，应当由府主来研究决定。”问它有什么冤屈，回答说：“从前我幼小的时候，曾经进入一个古坟，从那以来，形体渐

渐长大，想出去却不能出去，狐、兔、狸、貉等，有的时候进入古坟，我才能吃到东西。现在长年在土中生活，想死都不行，所以来向使君请求。”刺史问：“如果是这样，应当挖开古坟使你出来，怎么样？”蛇说：“我的身子伸开已经有十多里长了，如果要挖掘。连这座城也要全都陷到地底下去。现在城东有个王村，村子的西面有棵楸树，使君应该安排好斋戒，然后派人掘树掘到两丈深，里面有个铁匣，打开匣子看，我就能出来了。”说完就告别走了。等到天亮，照蛇说的去挖掘，挖出一个匣子，回到厅里打开了匣子，有条青龙从匣子里飞上天，直接去杀蛇，蛇头和蛇尾从中间分开了。蛇死了以后，那怪物也没有了。

余干县令

鄱阳余干县令，到官数日辄死，后无就职者，宅遂荒。先天中，有土人家贫，来为之。既至，吏人请令居别廨中，令因使治故宅，剪薙榛草，完葺墙宇。令独处其堂，夜列烛伺之。二更后，有一物如三斗白囊，跳转而来床前，直跃升几上。令无惧色，徐以手俟触之，真是韦囊而盛水也。乃谓曰：“为吾徙灯直西南隅。”言讫而灯已在西南隅。又谓曰：“汝可为我按摩。”囊转侧身上，而甚便畅。又戏之曰：“能使我床居空中否？”须臾，已在空中。所言无不如意。将曙，乃跃去。令寻之，至舍池旁遂灭。明日，于灭处视之，见一穴，才如

蚁孔，掘之，长丈许而孔转大，围三尺余，深不可测。令乃敕令多具鼎镬樵薪，悉汲池水为汤，灌之。可百余斛，穴中雷鸣，地为震动。又灌百斛，乃怙然无声，因并力掘之，数丈，得一大蛇，长百余尺。旁小者巨万计，皆并命穴中。令取大者脯之，颁赐县中，后遂平吉。（出《广异记》）

鄱阳郡的余干县令，到官任上没几天就死了，后来竟没有人敢去就职了，宅院也就荒废了。唐代先天年间，有个读书人家里贫穷，就来做县令。到了以后，官吏们请县令居住到别的公署里去。县令还是派人收拾原来的宅院，剪修割除杂草，修整好院墙和屋子。县令一个人住在堂上，夜间摆好蜡烛等着，二更天以后，有一个东西象是一个能装三斗米大小的白口袋，转动着跳到床前来，一直跳到桌子上。县令没有惧怕的样子，慢慢地用手不痛快地触摸它，真的是皮口袋装着水，于是对它说：“替我把灯搬到对面的西南墙角去。”话刚说完灯已在西南角了。又对它说：“你可以为我按摩一会。”皮口袋转着侧身而上，觉得很舒服。又笑着对它说：“能让我的床停在空中吗？”不一会，床已在空中。县令说的没有不如意的。天快亮了，才跳着离开。县令寻找它，寻到住舍的水池边上就没有踪迹了。第二天，在踪迹消失的地方，看见一个洞，才象蚂蚁洞口那么大，挖那洞口，挖了一丈多洞孔就变大了，洞的直径有三尺多，洞里深不可测。县令就下命令多准备鼎锅和木柴，把池中水全提出来，烧成开水，灌那洞。大约灌了一百多斛开水，就听见洞穴里发出打雷一样声

音，大地也被那声音所震动。又灌了一百多斛开水，才平静下来，没有声音了。于是一起挖了起来，又挖了几丈深，挖到一条大蛇，长一百多尺，旁边有成千上万条小蛇，都一起死在洞里。县令挑出大蛇做成蛇肉脯，分赏给县里的百姓，以后就平安吉祥了。

王真妻

华阴县令王真妻赵氏者，燕中富人之女也，美容貌，少适王真。洎随之任，近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即辄至赵氏寝室。既频往来，因戏诱赵氏私之。忽一日，王真自外入，乃见此少年与赵氏同席，饮酌欢笑，甚大惊讶。赵氏不觉自仆气绝，其少年化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令侍婢扶腋起之，俄而赵氏亦化一蛇，奔突俱去，王真遂逐之，见随前出者俱入华山，久之不见。（出《潇湘录》）

华阴县令王真的妻子赵氏，是燕中一个富人家的女儿，容貌美丽，少年时就嫁给王真，以后随王真到任上来。最近半年以来，忽然有一个少年，每每等到王真出去的时候，就到赵氏的寝室里去。在频频往来以后，又调戏引诱赵氏与自己私通。忽然有一天，王真从外面回来，才看见这个少年与赵氏一起坐在酒桌上，欢声笑语地喝酒，非常惊讶。这时，赵

氏不知不觉地自己跌倒断了气，那少年变成一条蛇，横冲直撞地跑走了。王真就让女仆扶着赵氏的两腋让她站起来，不一会赵氏也变成一条蛇，横冲直撞地一块离去。王真就追赶，见蛇相随着先前跑出去的蛇一起进入华山，很久以后就不见了。

朱 覲

朱覲者，陈蔡游侠之士也。旅游于汝南，栖逆旅，时主人邓全宾家有女，姿容端丽，常为鬼魅之幻惑，凡所医疗，莫能愈之。覲时过友人饮，夜艾方归，乃憩歇于庭。至二更，见一人着白衣，衣甚鲜洁，而入全宾女房中。逡巡，闻房内语笑甚欢，不成寝，执弓矢于黑处，以伺其出。候至鸡鸣，见女送一少年而出，覲射之，既中而走。覲复射之，而失其迹。晓乃闻之全宾，遂与覲寻血迹，出宅可五里已来，其迹入一大枯树孔中。令人伐之，果见一蛇，雪色。长丈余，身带二箭而死。女子自此如故，全宾遂以女妻覲。（出《集异记》）

朱覲是陈蔡一带的游侠之士，到汝南旅游，住在客店里。这时启主人邓全宾家有个女儿，容貌姿色端庄美丽，但常常被鬼魅所迷惑，凡是给她治病的，没有人能治好她。朱覲有一次去朋友家喝酒，夜深了才回来，就在庭院里休息，到二

更天时，就看见一个人穿着白色衣服，衣服很新鲜洁净，却进入邓全宾女儿的房中。一会儿，就听见房内说笑很欢乐，朱觐睡不着觉，拿出弓和矢藏在暗处，等他出来。等到鸡叫时，看见店主人的女儿送一个少年出来。朱觐射那个男子，被射中了要跑，朱觐又射他，却失去了他的踪迹。天亮了才告诉邓全宾这件事，邓全宾就和朱觐寻那血迹，走出宅院大约五里，那血迹进入一个大枯树的洞里去。找人伐倒了树，果然看见一条蛇，白色，一丈多长。身上带着两枝箭死了。店主家的女儿从此就象从前一样。邓全宾就把女儿嫁给了朱觐。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七 蛇二

蒙 山 秦 瞻 广州人 袁玄瑛
薛 重 顾 楷 树提家 隋炀帝
兴福寺 张骑士 李崇贞 马岭山
至相寺贤者 李林甫 韦子春 宣州江
李齐物 严挺之 天宝樵人 无畏师
张 镐 毕乾泰 杜 暉 海州猎人

蒙 山

鲁国费县蒙山上有寺废久，民欲架堂者，辄大蛇数十丈长，出来惊人，故莫得安焉。（出《异苑》）

鲁国费县的蒙山上有个被废弃很久的寺庙，老百姓想架起庙的大堂进行修建，就有一条几十丈长的大蛇，出来惊吓人，所以就不能修建了。

秦 瞻

秦瞻居曲河（明抄本“河”作“阿”。）彭星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脑中。蛇来，先闻臭气，便从鼻入，盘其头中，觉泓泓冷，闻其脑间，食声咂咂，数日出去。寻复来，取手巾，急缚口鼻，故不得入。积年无他，唯患头重。（出《广古今五行记》）

秦瞻住在曲河的彭星野，忽然有个象蛇的东西，突然地进入他的脑子里。蛇来了，先闻到臭气，就从鼻孔进去，盘在他的头里，觉得象凉水一样冷嗖嗖地，听他脑里面，有咂咂的吃东西的声音。几天后出去。后来又来，这人拿来手巾，急忙地堵上口和鼻，所以不能再进到脑里。过了一年了，没有别的毛病。只是得了头重的病。

广州人

广州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见石窠中有三卵，大如升，便取煮之。汤始热，便闻林中如风雨声。须臾，有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径来，于汤中衔卵去，三人无几皆死。（出《续搜神记》）

广州人一起在山中伐树，忽然看见石头的巢穴中有三个卵，象升那么大，就拿出来煮它们。汤刚刚热，就听见树林中发出象刮风下雨的声音，不一会，有一条蛇有十围粗，四、五丈长，一直走过来，从汤中衔着卵就走了，这几个人不久都死了。

袁玄瑛

吴兴太守（“守”原作“平”，据明抄本改。）袁玄瑛当之官。往日者问吉凶，曰：“法。至官当有赤蛇为妖，不可杀。”至，果有赤蛇在铜虎符石函上蟠，玄瑛命杀之，其后果为贼徐馥所害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吴兴太守袁玄瑛在要去上任做官时，到占卜者那里去问吉凶。占卜者说：根据筮法的象征看，到官任上会有红蛇做妖，不可杀蛇。到了官任上时，果然有红色的蛇在装铜虎符的石匣上盘踞着。袁玄瑛杀了蛇，他后来果然被贼人徐馥所害。

薛 重

会稽郡吏郧县薛重得假还家，夜至家，户闭，闻妇床上有丈夫眠声，唤妇，久从床上出来（“来”原作“未”，据明抄本改。）开户。持刀便逆问妇曰：“床上醉人是谁？”妇大惊愕，因且苦自申明，实无人。重家唯有一户，既入，便闭妇索。了无所见。见一蛇隐在床脚，酒醉臭，重斫蛇寸断，掷于后沟。经日而妇死，数日，重又死，后忽然而生。说始死，有人桎梏之。将到一处，有官寮问曰：“何以杀人？”重曰：“实不行凶。”曰：“尔云不杀者，近寸断掷著后沟，此是何物？”重曰：“正杀蛇耳。”府君愕然有悟曰：“我当用为神，而敢淫人妇，又讼人。”敕左右持来。吏将一人，著平巾帻，具诘其淫妄之罪，命付狱，重为官司便遣将出，重倏忽而还。（出《广古今五行记》）

会稽郡的小官吏郧县人薛重请假回家，夜里到家。门关

着，听见妻子的床上有男人睡觉的声音，召唤妻子，很久才从床上下来开门。薛重拿着刀迎着问妻子说：“床上喝醉酒的人是谁？”妻子吃惊地愣住了，接着苦苦地为自己申辩，真的没有人。薛重家只有一个门，进屋之后，就把门关上来搜索，却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一条蛇隐藏在床下，喝醉了酒，满身臭味，薛重把蛇砍成一块块的，扔在屋后的沟里。过了一天妻也死了。几天后，薛重也死了，后来忽然又活了。薛重说自己刚死的时候，有人给他上了枷锁，带到一个地方，有个官僚问他说：“为什么杀人？”薛重说：“我真的没有行凶。”又问：“你说没杀人，近来砍成一块块又扔到后沟里去的，那是什么东西？”薛重说：“那杀的是蛇。”府君愣了一下就明白了说：“我准备让他成神，却敢去奸淫别人的妻子，又来告状。”命令身边的人把他提来，官吏带着一个人，头上戴着平顶的头巾布，详细地问了他奸淫和妄告的罪行，下命令送到监狱里去，薛重被官衙很快打发出去，一下子就还阳了。

顾 楷

陈时吴兴顾楷在田上树取桑叶，见五色大蛇入一小穴。其后蛇相次，或三尺五尺次第相随，略有数百。楷急下树，看所入之处，了不见有孔。日暮还家，楷病口哑，不复得语。（出《广古今五行记》）

南北朝陈国的吴兴，有个人名叫顾楷在田地的树上摘桑树叶，看见一条五色的大蛇进入一个小洞，它的后面蛇都排着，有的隔三尺有的隔五尺一个接一个地跟随着，大约有几百条。顾楷急忙下树，看那蛇进去的地方，一点也看不见有孔洞。天黑回家，顾楷得了哑巴病，不再能说话。

树提家

隋绛州夏县树提家，新造宅，欲移入，忽有蛇无数，从室中流出门外，其稠如箔上蚕，盖地皆遍。时有行客云：“解符镇。”取桃枝四枚书符，绕宅四面钉之，蛇渐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并尽。命煎汤一百斛灌之，经宿，以锹掘之，深数尺。得古铜钱二十万贯。因陈破，铸新钱，遂巨富。蛇乃是古铜之精。（出《朝野僉载》）

隋代时绛州的夏县树提的家里，刚建一所住宅，准备搬进去住。忽然有无数条蛇，从屋里爬出门外，蛇多得象竹席上的蚕，把地上全都铺得满满的。这时有过路的客人说：‘我懂得符镇。’就找来四根桃树枝写上符，绕着住宅四面钉上，蛇渐渐地退回去，桃符也移动着随着蛇走。蛇进入堂屋的中心，有一个洞，象盆口那么大，蛇全都进入洞里，就让烧一百斛开水灌进洞去。过了一宿。用锹挖那个洞，挖了几尺深，

挖到了古代的铜钱二十万贯。因陈旧锈蚀了，就用这些古铜铸了新钱，于是成了大富户。蛇就是古铜的精灵。

隋炀帝

《搜神记》：“蛇千年则断复续。”《淮南子》云：“神蛇自断其身而自相续。”隋炀帝遣人于岭南，边海穷山，求此蛇数四，而至洛下。所得之者，长可三尺，而色黄黑，其头锦文，全似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自断其身者，则先触之令怒，使不任其愤毒，则自断为三四。其断之处，如刀截焉，见其皮骨文理，亦有血焉。然久怒定，则三四断稍稍自相就而连续，体复如故，亦似不相断。隋著作郎邓隆云，此灵蛇一类，自断，不必千岁也。（出《穷神秘苑》）

《搜神记》中说，蛇活上千年就能使断了的身子再接上。《淮南子》里说，神蛇能自己把身子弄断然后自己再把身子接上。隋炀帝多次派人到岭南和海边以及山的深处，去寻找这到种蛇，带到洛阳。得到的蛇，大约三尺长，黄黑色。蛇头上有锦绣一样的花纹，全象金子那样的颜色。没有毒，知道吃肉。如果想让它自己弄断自己的身子，就先撩拨让它发怒，使蛇受不了那种折磨，就会自己断成三四截。那断的地方，象刀割的一样，能看出它的皮、骨和肌肉的纹理，上面也有血。

可是等时间一长愤怒过后，那三四截断了的身子的接头就自己互相靠近连接起来，身体又象从前一样，也就象不曾断过一样。隋朝的著作郎邓隆说：“这是灵蛇一类，能自断身体，不必一定得是活了千年以上的。”

兴福寺

长安兴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极壮丽，云是隋所制。贞观中，寺僧以其年纪绵远，虑有摧圯，即经费计工，且欲新其土木，乃将毁撤。既启户，见有蛇万数，连贯在地，蛇蟠绕如积，摇首呿喙，若吞噬之状。寺僧大惧，以为天悯重劳，故假灵变，于是不敢除毁。（出《宣室志》）

长安的兴福寺有个十光佛院，那佛院的殿宇极其壮丽，传说是隋朝时建造的。唐太宗贞观年间，寺里的和尚因为它的年代太久远，担心有所毁坏和坍塌，就筹集经费计算人工，打算重新翻盖。打开门以后，就看见有上万条蛇在地上连在一起，蛇互相缠绕着象堆在一起似的，摇着头张着口，象吞吃东西的样子。寺里的和尚非常害怕，认为是上天怜恤繁重的劳动，所以假借灵物使人改变主意，因此也不敢再拆十光佛院了。

张骑士

张骑士者，自云，幼时随英公李勣渡海，遇风十余日，不知行几万里。风静不波，忽见二物黑色，头状类蛇，大如巨船，其长望而不极。须臾，至船所，皆以头绕（明抄本“绕”作“搭”）船横推，其疾如风。舟人惶惧，不知所抗，已分为所啖食，唯念佛求速死耳。久之，到一山，破船如积。各自念云，彼人皆为此物所食。须臾，风势甚急，顾视船后，复有三蛇，追逐亦至，意如争食之状。二蛇放船，回与三蛇斗于沙上，各相蜿蜒于孤岛焉。舟人因是乘风举帆，遂得免难。后数日，复至一山，遥见烟火，谓是人境。落帆登岸，（“岸”原作“陵”，据明抄本改。）与二人同行，门户甚大，遂前款关。有人长数丈，通身生白毛，出见二人，食之。一人遽走至船所，才上船，未及开，白毛之士走来牵揽。船人人各执弓刀斫射之，累挥数刀，然后见释。离岸一里许，岸上已有数十头，戟手大呼。因又随风飘帆五六日，遥见海岛。泊舟问人，云见清远县界，属南海。（出《广异记》）

张骑士自己说，小时候跟随着英公李勣渡海，遇上十多天的大风，不知走了几万里，风停了也没有波浪。忽然看见二个黑色的东西，头的样子类似蛇，象条大船那么大，它的

身长望去看不到头，不一会，到了船边，都用头绕着船横着推进，快得象风一样。船上的人惶恐害怕，不知道如何抗拒，已经断定要被怪物吃掉，只是念佛要求快些死去。很久以后，来到一座山前，破船堆积在山下，船上的人各自心里想，这些人都是被这个怪物吃掉了。不一会，风吹得很急，回头看船后，又有三条大蛇，也追赶而来，那意思就象争夺吃食的样子。二蛇放开船，回身和三条蛇在沙地上斗了起来，各个互相在孤岛上屈曲盘旋着争斗。船上的人因此乘着风架起帆，于是才得免除了灾难。往后几天，又到了一座山，远远地看见生火的烟，以为是人生活的地方，就落下帆上岸去，有一个人和二个人一起走，看见一个很大的门，就上前去敲门，有一个人身子有几丈高，浑身長白毛，出来见了两个人，捉住就吃了，剩下一个人急忙地跑回停船的地方，才上了船，没等开船，那个浑身長白毛的人就跑来抓住缆绳。这时，船上的人个个手拿弓刀又砍又射，连续地挥舞了好几刀，然后船才被放开。离岸有一里多，岸上已出现了几十个白毛巨人，挥动着手大声呼叫。于是又随风飘着船走了五、六天。远远看见一个海岛，停下船问居民，说是清远县的地方，属于南海郡。

李崇贞

高宗光宅中，李崇贞任益州长史。厅前柑子树有一子如鸡子。晚熟，微有小孔如针，群官咸异之。方欲将进，久而

乃罢。因剖之，得一赤斑蛇，长尺余，崇贞后竟以罪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唐高宗光宅年间，李崇贞担任益州长史。他的官厅前柑子树上结了一个果实象鸡蛋一样，很晚才成熟，上面微微地有象针尖那么大的小孔。所有的官员们全都对此感到诧异，正要准备进献给皇上。时间过长就算了。于是剖开它，里面有一条红斑蛇，长一尺多。崇贞后来因犯罪而被处死。

又

连州见一柑树，四月中，有子如拳大，剖之，有两头蛇。（出《广古今五行记》）

在连州看到一棵柑子树，四月中旬，结了果象拳头那么大，又剖开一看，里面有一只两头蛇。

马岭山

开元四年六月，郴州马岭山侧有白蛇，长六七尺，黑蛇

长丈余。须臾，二蛇斗，白者吞黑蛇，到粗处，口两嗑皆裂，血流滂沛。黑蛇头入，啮白蛇肋上作孔，头出二尺余，俄而两蛇并死，后十余日，大雨，山水暴涨，漂破五百余家，失三百余人。（出《朝野僉载》）

唐玄宗开元第四年的六月，彬州马岭山边有条白蛇，长六、七尺，还有条黑蛇长一丈多。不久，二条蛇斗了起来，白蛇吞了黑蛇。吞到黑蛇的身子粗的地方，口和咽的两侧都裂开了，血流得象下雨一样。黑蛇的头被吞，就咬白蛇的肋肉咬出了孔洞，头伸出白蛇的身子有二尺多长，不久两条蛇就一块死了。又过了十多天，天下大雨，山水暴涨，冲毁了五百多家，失踪了三百多人。

至相寺贤者

长安至相寺有贤者，自十余岁，便在西禅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贤者初修道时，蛇大一围，及后四十余年，蛇如堂柱。人（“人”原作“大”，据明抄本改。）蛇虽相见，而不能相恶。开元中，贤者夜中至佛堂礼拜，堂中无灯，而光粲满堂，心甚怪之。因于蛇出之处，得径寸珠。至市高举价，冀其识者。数日，有胡人交市，定还百万。贤者曰：“此夜光珠，当无价，何以如此酬直？”胡云：“蚌珠则贵，此乃蛇珠，多至千贯。”贤者叹伏，遂卖焉。（出《广异记》）

长安的至相寺有个贤者，从十多岁起，就在西禅院修道。院中佛堂的座下，早就有一条蛇，贤者刚修道时，蛇有一围粗细，等到四十多年后，蛇就象堂柱那么粗，人蛇虽互相见面，却不互相厌恶。开元年间，贤者半夜到佛堂做礼拜，堂中没有灯，可是满堂光华灿烂，心中觉得很奇怪。接着在蛇出入的地方，得到一枚直径一寸的珠子，就到市上抬高价钱出卖，希望遇上一个认识这个宝珠的人。几天后，有个胡人到市上来交易，只出钱百万。贤者说：“这是夜光珠，应当是无价之宝，为什么出这么低的价钱呢？”胡人说：“要是蚌珠就值钱了，这个是蛇珠，最多能卖一千贯钱。”贤者完全信服了，就卖给了胡人。

李林甫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师者以道术闻于睿宗时，尝与过其宅，谓人曰：“后之人有能居此者，贵不可言。”其后久无居人。开元初，林甫官为奉御，遂从而居焉。人有告于泓师，曰：“异乎哉！吾言果验。（验原作如。据明抄本改。）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称豪贵于天下者，此（此原作一。据明抄本改。）人也。虽然，吾惧其易制中门，则祸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权贵，为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献良马，甚高，而其门稍庳，不可乘以过，遂易而制。既毁其檐，忽有蛇千万数，在屋瓦中。林甫恶之，即罢而不能毁焉。未几，林甫竟籍没。其始相至籍没，果十九年矣。（出《宣室志》）

李林甫的住宅，就是从前李靖的住宅。有个叫泓师的人，在他因为精通道术而闻名于睿宗皇帝的时候，曾经路过那所住宅，对别人说：“以后有能居住在这所住宅里的人，一定非常尊贵。”那以后很久无人居住。开元年间，李林甫做了奉御官，就住进这里。有人告诉了泓师，泓师说：“真是神奇呀，我的话果然应验了。那个占居相位十九年，在天下被称为最显贵的人，就是这个人。虽然这样，我怕他改造中门，那么灾祸就来临了。”李林甫果然给唐玄宗做了丞相。依仗权贵，长久以来，成为人民怨恨的人。有人向他献上一匹好马，马很高，可是那个门又稍微矮了一点，不能骑着马通过，于是打算改造大门。折毁了门檐以后，忽然有千万条蛇，出现在屋瓦中，李林甫憎恶这件事，就停下不再折毁了。不久，李林甫竟然被没收了家产。从他开始做宰相到被没收家产，果然是十九年。

韦子春

临淮郡有馆亭，滨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数十棋，（“棋”原作“株”，据明抄本改。）突然劲拔，阴合百步，往往有甚风迅雷，夕发其中。人望见亭有二光，对而上下，赫然若电，风既息，其光亦闭。开元中，有韦子春以勇力闻，会子春客于临淮，有人语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于是挈衣囊止于亭中以伺焉。后一夕，遂有大风雷震于地，亭屋摇撼，果见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敛衣而下，忽觉有物蟠绕其身，冷如水冻，束不可解。回视，见二老在其身后。子春即奋身挥臂，騄然有声，其缚亦解，遂归

亭中。未几而风雨霁，闻亭中腥若鲍肆。明日视之，见一巨蛇中断而毙，血遍其地。里人相与来观，谓子春且死矣。乃见之，大惊。自是其亭无风雷患。（出《宣室志》）

临淮郡有个馆所亭园，建在泗水边上。亭园有棵大柱子，柱周围有十科拱，独立挺拔，亭阴能遮住百步方圆，常常有大风和迅雷，傍晚时出现在亭园中。有人远远地看见亭园中有二道光，相对着一起上下地动，清楚得象闪电一样，风停息以后，那两道光也闭上了。开元年间，有个韦子春因勇敢有力量而闻名于世，正赶上韦子春在临淮作客，有人告诉他那亭园里的怪事，韦子春说：“我能去观察一下。”于是带着衣服行李住在亭中以便察看。有一天晚上，有大风雷震动地面，亭子和屋子摇撼着，果然看见一道光照耀着亭园和屋宇，韦子春就收拾一下衣服下了亭子，忽然觉得有个东西蟠绕着自己的身子，冷得象冰冻一样勒得很紧，解不开。回头看，看见两个老人站在他的身后，韦子春就鼓起全身力气挥动着手臂，就听騞地一声响，他的束缚解开了，就回到亭中，不久风住雨停，闻到亭中的腥气象卖鱼铺子一样。第二天一看，看见一条大蛇从中间断开死在那里，血流得遍地都是。乡里人互相前来观看，以为韦子春也一起死了，却见到了韦子春，都大吃一惊。从此那个亭子没有了风雷的灾害。

宣州江

宣州鹤头镇，天宝七载，江水盛涨漫三十里。吴俗善泅，皆入水接柴木。江中流有一材下，长十余丈，泅者往观之，乃大蛇也。其色黄，为水所浮，中江而下。泅者惧而返，蛇遂开口衔之，泅者正横蛇口，举其头，去水数尺。泅者犹大呼请救，观者莫敢救焉。（出《纪闻》）

宣州的鹤头镇，天宝七年，江水猛涨漫淹三十里。吴地的习俗，人人都善于泅水，都入水捞取木材。江的中流有一木材流下来，长十多丈，泅水的人去察看木材，竟是一条大蛇，身上黄色，让水漂浮着，在江的中间流下来，泅水的人惊得往回返，蛇就张开口衔他，泅水的人正好横在蛇口里，蛇抬起头，离水有几尺高。泅水的人还在大声呼救，看到的人没有敢下水去救的。

李齐物

河南尹李齐物，天宝中，左迁竟陵太守。郡城南楼有白烟，刺史不改即死，土人以为常占。齐物被黜，意甚恨恨。楼中忽

出白烟，乃发怒云：“吾不畏死，神如余何？”使人寻烟出处，云：“白烟悉白虫，恐是大蛇。”齐物令掘之，其孔渐大，中有大蛇，身如巨瓮。命以镬煎油数十斛，沸则灼之。蛇初雷吼，城堞震动，经日方死。乃使人下堑塞之，齐物亦更无他。（出《广异记》）

河南府尹李齐物，天宝年间，被贬职担任竟陵太守。郡的城南楼如果出现白烟，刺史不改换就会死去，当地人认为是正常事。李齐物被贬职，心里很是恨恨不平，楼中忽然出现白烟，就发怒说：“我不怕死，神仙能把我怎么样？”派人寻找烟的出处，回来说：“白烟全是白蛇所为，恐怕是条大蛇。”李齐物下令掘洞，那洞孔渐渐大了，洞中有条大蛇，身子象大坛子那么粗。李齐物命令用大锅烧几十斛油，油滚沸时就用来浇蛇，蛇刚开始时象雷吼叫一样，连城墙都震动了，过了一天才死去，就派人去把洞塞死填平。李齐物也没再遇到什么意外。

严挺之

严挺之为魏州刺史，初到官，临厅事。有小蛇从门入，至案所，以头枕案。挺之初不达，遽持牙笏，压其头下地。正立凝想，顷之，蛇化成一符。挺之意是术士所为，寻索无获而止。（出《广异记》）

严挺之做魏州刺史，刚到任时，到厅堂去，有条小蛇从门进去，爬到桌子跟前，把头枕在桌子上。严挺之开始不理睬，急忙拿着手板，压住蛇头，让它下去。正站着疑惑，不一会，蛇变成一张符。严挺之以为是术士干的事，寻找了一会，没找到什么就停止了。

天宝樵人

天宝中，有樵人入山醉卧，为蛇所吞。其人微醒，怪身动摇，开视不得，方知为物所吞。因以樵刀画腹，得出之。眩然迷闷，久之方悟。其人自尔半身皮脱，如麻风状。（出《广异记》）

天宝年间，有个樵夫喝醉了，躺在山上，被大蛇吞吃了。那人稍微清醒了一点，奇怪身子在一动一摇，睁开眼什么也看不见，才知道是被动物吞到肚里，因而用砍柴刀划开动物的肚子，才得出来。觉得眩晕不清醒而且憋闷。很久之后才明白过来。那个人从此半身的皮都脱落了，就象白风病的样子。

无畏师

天宝中，无畏师在洛，是时有巨（“巨”原作“目”，据明抄本

改。)蛇,状甚异,高丈余,围五十尺,魁魁若。盘绕出于山下,洛民咸见之。于是无畏曰:“后此蛇决水湑洛城。”即说佛书义甚精。蛇至夕,则驾风露来,若倾听状。无畏乃责(“责”原作“愤”,据明抄本改。)之曰:“尔蛇也,营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为将欲肆毒于世?即速去,无患生人。”其蛇闻之,遂俯于地,若有惭色,须臾而死焉。其后禄山据洛阳,尽毁宫庙,果无畏所谓决洛水湑城之应。(出《宣室志》)

天宝年间,无畏禅师在洛阳,这时有条巨蛇,样子很特异,头能抬起一丈多高,身围粗达五十尺,很是很壮大雄伟的样子,盘绕着出现在山下。洛阳的百姓全看见过这条蛇。因此无畏师傅说:“以后这条蛇将掘开堤坝淹没洛阳城。”就讲说佛书中的道理很是精深。大蛇到了晚上,就驾着风和雾前来,象是倾听的样子。无畏就责备它说:“你是蛇类,应当居住在深山中,那里本来就是你安身的地方,为什么要想对世上的人大肆毒害呢?就快走开吧,不要给活着的人带来灾难。”那条蛇听了这话,就俯伏在地上,象是有点惭愧的样子,不一会就死了。那以后安禄山占据了洛阳,把宫室和庙宇全毁了。果然应了无畏师傅说的掘开洛水淹没城市的话。

张 镐

洪州城自马瑗置立后,不复修葺。相传云:“修者必死。”永

泰中，都督张镐修之不疑。忽城西北隅遇一大坎，坎中见二蛇，一白一黑，头类牛，形如巨瓮，长六十余尺，蜿蜒在坑中，其余小蛇不可胜数。遽以白镐，镐命逐之出，乃以竹箴缚其头，牵之。蛇初不开目，随牵而出。小蛇甚多，军人或有伤其小者十余头，然犹大如饮椀。二蛇相随入徐孺亭下放生池中，池水深数丈，其龟皆走出上岸，为人所获，鱼亦鼓鳃出水，须臾皆死。后七日，镐薨。判官郑从、南昌令马皎，二子相继而卒。（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广异记》）

洪州城自从马瑗建造以后，没有人再修理改造过。人们互相传说：重建的人一定要死。唐代宗永泰年间，张镐都督修理城墙，没有顾及那个传说。忽然西北城角外出现一个大地洞，洞中出现了两条蛇，一条白一条黑，头长得类似牛头，头的形状象个大坛子，身子长六十多尺，屈曲盘旋在洞中，其余的小蛇就数不清了。急忙地把这事报告给张镐，张镐命令把蛇赶出来，就用竹箴捆在蛇头上，牵着蛇，蛇开始时不睁眼，随着牵引走出洞来，有的军人打伤了十多条小蛇，也还有水碗那么粗。二条大蛇互相跟随着走进徐孺亭下的放生池里。池子水有几丈深，池里的龟全跑到岸上来，被人们捉获。鱼也鼓着鳃浮出水面，不一会都死了。这以后第七天，张镐死了，判官郑从、南昌令马皎二个人也接着死了。

毕乾泰

唐左补阙毕乾泰，瀛州任丘人，父母年五十，自营生藏讫。至父年八十五，又自造棺，稍高大，嫌藏小，更加砖二万口。开藏欲修之，有蛇无数。时正月尚寒，蛰未能动，取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不尽，其蛇金色。泰自与奴开之，寻病而卒。月余，父母俱亡。此开之不得其所也。（出《朝野僉载》）

唐代的左补阙毕乾泰，是瀛州任丘人。父母五十岁时，自己就预先营造好了墓穴。到了父亲八十五岁时，又自造了棺材，稍显高大了一点，于是嫌预选的墓小了，想再加二万块砖，打开墓穴准备修建。墓穴里有无数条蛇，当时是正月，天气还冷，蛇蛰伏不能行动，把蛇取出扔到一个枯井中，那个空井还能容纳很多蛇。那些蛇都是金色的。毕乾泰亲自与仆人打开墓穴修建，不久，就得病死了。一个多月后，他的父母也都死了。这是开墓穴开得地方不对的原因。

杜 暉

殿中侍御史杜暉尝使岭外，至康州，驿骑思止，（“止”原作

“上”，据明抄本改。）白曰：“请避毒物。”于是见大蛇截道南出，长数丈，玄武后追之。道南有大松树，蛇升高枝盘绕，垂头下视玄武。玄武自树下仰其鼻，鼻中出两道碧烟，直冲蛇头，蛇遂裂而死，坠于树下。又见蜈蚣大如箠。（“箠”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牛肃曾以其事问康州司马狄公，狄公曰：“昔天宝四载，广府因海潮，漂一蜈蚣，死，剖其一爪，则得肉百二十斤。至广州市，有人笼盛两头蛇。集人众中言：‘汝识二首蛇乎？汝见二首蛇，则其首并出，吾今异于是，首蛇各一头，欲见之乎？’市人请见之，乃出其蛇。蛇长二尺，头在首尾。市人伶者，常以弄蛇为业，每执诸蛇，不避毒害。见两头蛇，则以手执之。蛇螫其手，伶者言痛，弃蛇于地。加药焉，不愈。其啮处肿，遂浸淫，俄而遍身。伶者死，身遂洪大，其骨肉皆化为水，身如贮水囊。有顷水溃，遂化尽。人与两头蛇失所在。”（出《纪闻》）

殿中侍御史杜暉曾经出使岭外，走到康州，驿卒停下来，对杜暉说：“请躲避毒物。”于是看见一条大蛇横道向南面游去，长好几丈，一只龟在后面追蛇。道南有棵大松树。蛇爬升到高枝上盘绕，垂下头看着龟，龟也从树下仰起鼻子，鼻子里冒两股青烟，直冲向蛇头，蛇就身子裂开死去，掉到树下。又看见蜈蚣大得象一只风筝。牛肃曾用这件事去问康州的司马狄公，狄公说：“从前天宝四年，广府因为大海涨潮，漂上来一只死蜈蚣，割下蜈蚣的一只腿，就得到一百二十斤肉。到了广州市，看见有人用笼子盛着两个头的蛇，到了人多的地方说：‘你们见过二头蛇吗？你们看见的两头蛇，蛇的两个头并列地生长，我现在的两头蛇和那种不一样，蛇的两端各有一个头。想

看看这种蛇吗?’集市上的人请他把蛇拿出来看,就拿出了蛇,蛇有二尺长,头长在首尾两端。市集中有个卖艺的人,常以玩蛇为职业,每每拿着蛇,也不躲避毒害。看见了两头蛇,就用手拿过来,蛇咬了他的手,卖艺的人喊疼,把蛇扔在地上,给伤口上药,治不好,那被咬的地方肿了,就逐渐地蔓延,一会儿全身都肿了,卖艺的就死了,身体肿得很大,他的骨肉都变成水,身子象个贮水的口袋。不多久水口袋破了口,就化光了。那个人和两头蛇也不见了。”

海州猎人

海州人以射猎为事,曾于东海山中射鹿。忽见一蛇,黑色,大如连山,长近十丈,两目成日。自海而上,人见蛇惊惧,知(“知”原作“如”,据明抄本改。)不免死。因伏(伏原作杖。据明抄本改。)念佛。蛇至人所,以口衔人及其弓矢,渡海而去。遥至一山,置人于高岩之上。俄而复有一蛇自南来,至山所,状类先蛇而大倍之。两蛇相与斗于山下,初以身相蜿蜒,久之,口相噬。射士知其求己助。乃傅药矢,欲射之。大蛇先患一目,人乃复射其目,数矢累中。久之,大蛇遂死,倒地上。小蛇首尾俱碎,乃衔大真珠瑟瑟等数斗,送人归至本所也。(出《广异记》)

海州有个人靠射猎来维持生活,曾在东海的山上射鹿。忽然看见一条蛇,黑色,大得象座小山,长大约有十丈,两个眼睛

象太阳一样亮,从海里爬上山来。那人见了蛇很害怕,知道免不了一死,因而伏在地上念佛。蛇到了人呆的地方,用口衔着人及其弓矢,渡海走了,远远到了一座山,把人放在高岩上。不一会儿又有一条蛇从南面游来,到了山下,样子与先前的蛇类似可比先前的蛇大一倍。两条蛇在山下互相争斗,开始时把身子缠绕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互相用口咬。那个射手知道先前的蛇是请求自己帮助它,就准备好药箭,射那条大蛇。大蛇原先就瞎了一只眼睛,那个人就又射它的另一只眼睛,几支箭都射中了,时间一长,大蛇就死了,倒在地上。小蛇的头和尾巴也全都破皮受伤,却衔了几斗大珠子送给他,还把那人送回原来的地方。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八 蛇三

李舟弟 檐 生 嵩山客 邓 甲
苏 闰 利州李录事 咎 老 冯 但
陆 绍 郑 翬 张蛩子 选仙场
狗仙山 李 黄

李舟弟

李舟之弟患风，或说蛇酒可疗，乃求黑蛇。生覆瓮中，加之曲蘖。数日，蛇声不绝，及熟，香气酷烈，引满而饮。须臾，悉化为水，唯毛发存之。（出《国史补》）

李舟的弟弟得了头风病，有人说用蛇泡酒喝能治疗。因此去捉来黑蛇，活着封在坛子里，坛中加进酒母，好几天，蛇的叫

声也没停。等到酒酿熟了，香气极浓烈，舀出一碗酒喝，不一会，人就全化成水，只有毛发还在。

檐生

昔有书生，路逢小蛇，因而收养，数月渐大。书生每自檐之，号曰檐生。其后不可檐负，放之范县东大泽中。四十余年，其蛇如覆舟，号为神蟒，人往于泽中者，必被吞食。书生时以老迈，途经此泽畔，人谓曰：“中有大蛇食人，君宜无往。”时盛冬寒甚，书生谓冬月蛇藏，无此理，遂过大泽。行二十里余，忽有蛇逐，书生尚识其形色，遥谓之曰：“尔非我檐生乎？”蛇便低头，良久方去。回至范县，县令问其见蛇不死，以为异，系之狱中，断刑当死。书生私忿曰：“檐生，养汝翻令我死，不亦剧哉！”其夜，蛇遂攻陷一县为湖，独狱不陷，书生获免。天宝末，独孤暹者，其舅为范令。三月三日，与家人于湖中泛舟，无故覆没，家人几死者数四也。（出《广异记》）

从前有个书生，路上遇到一条小蛇，因而收养起来，几个月后渐渐长大。书生常常亲自遮盖着它，就称呼蛇叫：“檐生”，那以后遮盖不住了，就把蛇放到范县东面的大泽之中去。四十多年以后，那条蛇长得象倒过来的船一样，被人称为神蟒，凡是经过大泽的人，定会被蛇吞吃。书生这时已年迈，走路经过这个大泽的附近，有人对他说：“泽中有条大蟒蛇吃人，你不应

该去。”当时正是隆冬季节，天很冷，书生认为冬月蛇都冬眠，没有这个道理。就穿过大泽，走了二十多里，忽然有蛇来追赶，书生还认识那条蛇的样子和颜色，远远地对蛇说：“你不是我的檐生吗？”蛇就低下头，很久才离开。回到范县。县令听说书生见到了蛇却没有死，认为很怪异，就把书生押到监狱里，定的刑罚是死罪。书生私下忿恨地说：“檐生，养活了你却反而让我死，不也太过份了吗？”那天夜里，蛇就把整个县城陷为湖泊，只有监狱没有陷落，书生就免了一死。天宝末年，有个叫独孤暹的人，他的舅舅就是范县令，三月三日这一天，和家里人在湖上划船玩，无缘无故地船就翻了，家中有好几个人好险没被淹死。

嵩山客

元和初，嵩山有五六客，皆寄山习业者也。初秋，避热于二帝塔下。日晚，于塔下见一大蛇长数丈，蟠绕塔心，去地（绕塔心去地五字原作骇而观之。据明抄本改。）十数丈。众骇而观之，一客曰：“可充脯食之厨。”咸和之，中一客善射。或曰：“大者或龙神，杀之恐为祸也。昼脯之膳，岂在此乎？不如勿为。”诸客决议，不可复止，善射发一箭，便中，再箭，蛇蟠解坠地，众共杀之。诸客各务庖事，操刀剗割者，或有入寺求柴炭盐酤者。其劝不取者，色不乐，遂辞而归。其去寺数里，时天色已阴，天雷忽起。其中亦有各归者，而数客犹在塔下。须臾，云雾大合，远近晦冥，雨雹如泄，飘风四卷，折木走石，雷雹激怒，山川震

荡。数人皆震死于塔下，有先归者，路亦死。其一客不欲杀者，未到山居，投一空兰若。阖门，雷电随客入，大惧。自省且非同谋，令其见害，乃大言曰：“某不与诸人共杀此蛇，神理聪明，不可滥罚无辜！幸宜详审。”言讫，雷霆并收，风雨消歇。此客独存。（出《原化记》）

元和初年，嵩山上有五六个外地人，都是寄住在山上学艺的人。初秋的一天，他们在二帝塔下避暑，天晚了，从塔下看见了一条长几丈的大蛇，蟠踞缠绕在塔心，离地有十几丈，大家都惊骇地观看着。有一个客人说：“这条蛇可以做成干肉吃。”其余的人全都赞同，其中一个客人善于射箭。有一个人说：“蛇长得大有的就是龙蛇，杀了它恐怕是件祸事。要吃干肉，怎么偏用这条大蛇呢？不如不杀蛇。”大家已经决定了，不能再制止了。善于射箭的人射了一箭，就射中了，再射一箭，蛇就伸直坠落在地上，大家一起上去杀了蛇。各位客人，各干各的厨房活，拿刀砍的割的，有的人到寺里去要点木炭、盐和酒。那个劝大家不要伤害大蛇的人，脸色很不高兴，就辞别大家回住处去。他离开寺几里路，这时已阴天了，天上忽然响起雷声，其中也有几个回住处的，还有几个客人仍在塔下。不一会，云雾合在一起，远近的地方都晦暗看不清楚，雨和冰雹从天上往下直掉，狂风在四周刮着，吹断了树，飞砂走石，雷和冰雹愈加狂暴，山川都震动了，那几个人都被震死在塔下。有那提前回住处的人，也死在路上。其中那个说是不要杀蛇的人，还没走到住处，就走进一座空庙，关上了门，雷电也随着他追进屋，那人心里很害怕，觉得自己不是同谋让蛇受害的人，就大声说：“我

没有与其他人共同杀害这条蛇，神仙从道理上讲应当是聪明懂事理的，不能乱罚无罪的人，请你详细审察一下。”说完，雷霆停止了，风雨也停下了。这个客人独自一人活了下来。

邓 甲

宝历中，邓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岩。峭岩者，真有道之士，药变瓦砾，符召鬼神。甲精恳虔诚，不觉劳苦，夕少安睫，昼不安床。峭岩亦念之，教其药，终不成；受其符，竟无应。道士曰：“汝于此二般无分，不可强学。”授之禁天地蛇术，环宇之内，唯一人而已。甲得而归焉，至乌江，忽遇会稽宰遭毒蛇螫其足，号楚之声，惊动闾里。凡有术者，皆不能禁，甲因为治之。先以符保其心，痛立止，甲曰：“须召得本色蛇，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将别矣。”是蛇疑人禁之，应走数里。遂立坛于桑林中，广四丈，以丹素周之，乃飞篆字，召十里内蛇。不移时而至，堆之坛上，高丈余，不知几万条耳。后四大蛇，各长三丈，伟如汲桶，蟠其堆上。时百余步草木，盛夏尽皆黄落。甲乃跣足攀缘，上其蛇堆之上，以青条敲四大蛇脑曰：“遣汝作五主，掌界内之蛇，焉得使毒害人？是者即住，非者即去！”甲却下，蛇堆崩倒。大蛇先去，小者继往，以至于尽。只有一小蛇，土色肖箸，其长尺余，懵然不去。甲令舁宰来，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展缩难之，甲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长数寸耳，有膏流出其背，不得已而张口，向疮吸之。宰觉其脑内，有物如针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宰遂无苦，厚遗之金帛。时维扬有毕生，有常

弄蛇千条，日戏于阡陌，遂大有资产，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无奈其蛇，因以金帛召甲。甲至，与一符，飞其蛇过城垣之外，始货得宅。甲后至浮梁县，时逼春。凡是（“凡是”原作“风有”，据明抄本改。）茶园之内，素有蛇毒，人不敢掇其茗，毙者已数十人。邑人知甲之神术，敛金帛，令去其害。甲立坛，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长丈余，焕然锦色，其从者万条。而大者独登坛，与甲较其术。蛇渐立，首隆数尺，欲过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踣为水，余蛇皆毙。倘若蛇首逾甲，即甲为水焉。从此茗园遂绝其毒虺。甲后居茅山学道，至今犹在焉。（出《传奇》）

唐宝历年间，邓甲事奉茅山道士峭岩。峭岩，是个真正的有道之士，能够用药使瓦砾变化，写符召来鬼神。邓甲虔诚专一非常用功，不觉得劳累辛苦，晚上很少睡觉，白天也躺不下来。峭岩也很受感动。教他学习药法，始终学不成，教他学习符法，竟然不应验。道士说：“你与这两样法术没有缘分，不能勉强学习。”就传授他禁制天地之间蛇类的法术，环宇之内，只有他一个人懂得这种法术。邓甲学会后往家走，走到乌江，忽然遇上会稽县宰遭到毒蛇咬伤了他的脚，痛苦号叫的声音，惊动了街坊邻居。用了一切办法，都不能止住，邓甲于是替他治疗。先用符保住他的心脏，疼痛立刻止住。邓甲说：“必须召来咬人的那条蛇，让它收回脚上的毒。不这样做，脚就得砍去。”这条蛇怀疑有人禁制它，随后跑到数里之外。于是在桑林里修一座坛，坛宽四丈。把丹药洒在坛的四周，又草书了篆字，召集十里内的蛇，没过多久蛇就到了。堆积在坛上，高有一丈多高，

不知道有几万条蛇。后来的四条大蛇，各三丈长，粗壮象水桶一样，盘踞在蛇堆的上面。这时百多步方园的杂草和树木，在这盛夏季节，都枯黄落叶。邓甲就光脚攀援着上到蛇堆的最上层。用一根青色的小竹棍敲着四条大蛇的头说：“派你们作了五种毒虫的主管，掌管界内的蛇，怎么能用毒去害人，是用毒害人的蛇就留下，不是的就走开。”邓甲倒退着下来，蛇堆也倒塌了，大蛇先离开，小蛇跟着离开，以至于全走光了。只有一条小蛇，土黄色象根筷子，长一尺多，迷迷糊糊地没有离开。邓甲命令把县宰抬来，垂下脚，命令小蛇收他的毒，小蛇开始时一伸一缩地象是很为难，邓甲又叱责蛇，象有什么东西催促着小蛇，小蛇的身子变得只有几寸长，有油脂从小蛇的背上流出来，不得已才张开口，向疮口吸毒，县宰觉得他的脑子里，有个东西象针一样往下走，小蛇就皮肤裂开成了一滩水，只有脊骨留在地下。县宰于是就没有了痛苦，他赠送给邓甲很丰厚的钱和物。这时扬州有个毕生，经常玩弄上千条蛇，天天在市区游戏玩耍，于是成了大富翁，并且建了很大的府第。等他死后，他的儿子出卖那座府第，却没办法处理那些蛇。因而用钱帛找来邓甲，邓甲到了，给了一张符。让那些蛇飞过城墙到外面去了，才卖掉了那座住宅。邓甲后来到了浮梁县，当时正是冬末春初的季节，所有的茶园之内，平时就有蛇毒，人们不敢摘茶园的茶叶，因摘茶叶而死的已有几十人了。县城里的人知道邓甲的神术，收集了一些钱财，请邓甲除去这一祸害。邓甲站在坛上，召来蛇王，有一条大蛇象大腿那么粗，一丈多长，身上象彩绸一样的灿烂，跟着的小蛇有一万多条。那条大蛇独自上到坛上，与邓甲较量法术，大蛇渐渐地挺立起来，头高出地面好几尺，想超过邓甲的头，邓甲用手杖顶着帽子高高地竖起。蛇头

受到困窘,不能超过邓甲的帽子。大蛇就仆倒下来,成了一滩水,其余的蛇也全死了。如果蛇头超过邓甲,就是邓甲化成水了,从此茶园就再也没有毒蛇了。邓甲后来住在茅山学道,至今还活着。

苏 闰

俗传有媪姬者,嬴秦时,尝得异鱼,放于康州悦城江中。后稍大如龙,姬汲浣于江,龙辄来姬边,率为常。他日,姬治鱼,龙又来,以刀戏之,误断其尾,姬死。龙拥沙石,坟其墓上,人呼为掘尾,为立祠宇千余年。太和末,有职祠者,欲神其事,以惑人。取群小蛇,术禁之,藏祠下,目为龙子,遵令饮酒。(明抄本“无遵令饮酒”四字。)置巾箱中,持诣城市。越人好鬼怪,争遗之,职祠者辄收其半。开成初,沧州故将苏闰为刺史,心知其非,且利其财,益神之。得金帛,用修佛寺官舍。他日军吏为蛇啮,闰不使治,乃整簪笏,命走语姬,所啮者俄顷死,乃云,慢神罚也。愚民遽唱其事,信之益坚。尝有杀其一蛇,乾于火,藏之,已而祠中蛇逾多。迄今犹然。(出《岭南异物志》)

民间传说,有个老妇人,在秦始皇时,曾经得到一条奇异的鱼,放到康州悦城江中。后来稍长大就象龙一样,老妇人在江边提水洗衣服时,那条龙就来到老妇人的身边,这成了经常的事。后来有一天,老妇人收拾鱼,龙又来了,老妇人用刀逗龙

玩，失手砍断了龙的尾巴。老妇人死了，龙就拥起沙石，堆在老妇人的坟上，人们就称呼龙为“掘尾”，为它建庙宇已有一千多年。太和年的末年，有个管理这个庙的人，想使这件事神秘起来，用来迷惑百姓，就捉来一群小蛇，用法术禁制住它们，藏在祠庙的下面，看成是龙子，训练它们遵照命令喝酒，放在毛巾盖着的箱子里，带着到城里的市场去。越人喜好鬼神，争着送他东西，管理祠庙的人只收半价。开成年间，沧州旧将苏闰任刺史，心里知道那人的作法是错误的，但是认为这是个财路，更使这件事神秘起来。得到的钱财，用来修庙和官家的房舍。有一天有个军官被蛇咬了，苏闰不让治疗，却准备好簪子和手板，命令军官跑去向老妇的灵位祷告，被蛇咬的人不一会就死了，却说：“这是怠慢了神灵的惩罚呀。”愚昧的百姓一时间都谈论这件事，更加坚定了对神龙的信仰。曾有人杀了其中的一条蛇，就在火上烤干了，把它藏起来。不久，祠庙里的蛇更多了，到今天还是这样子。

利州李录事

开成中，有陇西李生，为利州录事参军。居于官舍中，尝晓起，见蛇数百在庭，生大惧，尽命弃于郊野外。其明旦，群蛇又集于庭，生益惧之，且异也，亦命弃去。后一日，群蛇又至，李生惊曰：“岂天将祸我乎？”戚其容者且久。后旬余，生以赃罪闻于刺史。遣吏至门，将按其罪，且闻于天子。生惶骇，无以自安，缢于庭树，绝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缢焉。于是

其家僮震慑，委身于井者且数辈，果符蛇见之祸。刺史即李行枢也。（出《宣室志》）

唐文宗开成年代，有个陇西人李生，做利州的录事参军，居住在官舍里。曾经早起，看见几百条蛇在庭院里，李生很害怕，就命令人全都扔到城郊的野外去。第二天早晨，群蛇又聚集在庭院里，李生更加害怕这件事，并且认为这事很奇异，又命令人扔掉了。之后一天，群蛇又来了。李生吃惊地说：“难道是天要降给我灾祸吗？”悲戚的样子，呆呆地过了很久。以后的十多天，李生以贪赃罪被刺史知道了，派官吏到李生家去，准备审查了解他的罪状，并且上报给皇上。李生惊慌害怕，没有办法安慰自己，就吊在庭院里的树上，勒断脖子死去。李生妻子，觉得李生不该这样死，也自己上吊死了。因此李生家的僮仆也震惊害怕，投井、自杀的也有好几个人，果然符合了蛇出现就带来灾祸的说法，刺史就是李行枢。

咎 老

长寿老僧誓言，他时在衡山，村人为毒蛇所噬，须臾而死，发解，肿起尺余。其子曰：“咎老若在，当勿虑。”遂迎咎至。乃以灰围其尸，开四门。先曰：“若从足入，则不救矣。”遂踏步据固，久而蛇不至，咎大怒，乃取饭数升，擣蛇形诅之。忽蠕动出门，有顷，饭蛇引一蛇从死者头入，径及其疮，尸渐低，蛇缩而

死，村人遂活。（出《酉阳杂俎》）

一个长寿的老和尚名叫警言，从前在衡山，村里有个人被毒蛇咬了，不一会就死了，头发掉光了，身子肿起一尺多。他的儿子说：“咎老如果在，就不用担心了。”于是迎接咎老来到家里。就用灰围着尸体，打开四门。事先说：“如果从脚下走进灰圈，就没救了。”就踩着步子手握得紧紧地，很久蛇也不到。咎老大怒，就取出几升饭，捣粘弄成蛇形并念咒语。那条用饭做的蛇忽然就蠕动着爬出门去，不一会，那条饭蛇引来一条蛇从死者的头部进入灰圈，直接爬到尸体肿起的地方吮吸，尸体渐渐消了肿，蛇却缩小死了。那个村民就活了。

冯 但

冯但者，常有疾，医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于疾减半。又令家人园中执一蛇，投瓮中，封闭七日。及开，蛇跃出，举首尺余，出门，因失所在。其过迹，地坟起数寸。（出《酉阳杂俎》）

冯但，经常有病，医生让他用蛇泡酒喝。开始喝了一瓮蛇酒，病好了一半。又让家人从园子里抓一条蛇，投入瓮中，封闭了七天。等到打开瓮口的时候，蛇跳了出来，抬起头有一尺多高，出门去，因而失去踪迹。蛇经过的地方，土鼓出地面有几寸高。

陆 绍

郎中陆绍言，尝记一人浸蛇酒，前后杀蛇数十头。一日，自临瓮窥酒，有物跳出，啮其鼻将落。视之，乃蛇头骨也。因疮毁，其鼻如削焉。（出《酉阳杂俎》）

郎中陆绍说，曾记得有一个人泡蛇酒。前后杀了几十条蛇。一天，亲自到瓮前看酒，有个东西跳了出来，咬中了他的鼻子，快要掉了下来，看那东西，竟是蛇的头骨，因为是被咬掉的，他的鼻子象刀削的一样。

郑 翬

进士郑翬说，家在高邮，有亲表卢氏庄近水。其邻人数家共杀一白蛇，未久，忽大震电雨，发洪，数家陷溺无遗，唯卢宅当中一家无恙。（出《因话录》）

进士郑翬说，他家住在高邮，有个表亲卢氏住在庄园靠近水边，他的邻居好几家共同杀了一条白蛇。不久，忽然打

雷闪电下大雨，爆发了洪水，那几家全都陷落沉没，只有卢氏的住宅在当中，一家人没有出事。

张蛩子

梓潼县张蛩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隗州张生所养之蛇，因而祠。时人谓为张蛩子，其神甚灵。伪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聪明博达，骑射绝伦。牙齿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视。蛇眼而黑色，凶恶鄙褻，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诛。就诛之夕，梓潼庙祝，亟为蛩子所责，言：“我久在川，今始方归，何以致庙宇荒秽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为庙蛇之精矣。（出《北梦琐言》）

梓潼县张蛩子神，神庙就在五丁拽蛇的地方。有的人说，那就是隗州张生养的蛇，因此为他建了祠庙，当时人称呼他叫张蛩子，他的神灵很灵验。非法的蜀王名叫建，他的儿子名叫元膺，又聪明又渊博通达，骑马射箭没有比得上的。牙齿常露在外，总是用袖子遮着嘴，身边的人不敢仰脸看他。眼睛象蛇眼而且是黑色的，样子很凶恶卑鄙下流，整夜地不睡觉，竟因作了反叛的事而被依法处死了。被处死的那天，梓潼的庙祝，多次被蛩子责备，说是我长久在川地，现在刚回来，为什么使庙宇荒芜肮脏到这个样呢？因此，蜀地人才知道元膺是庙蛇的精灵。

选仙场

南中有选仙场，场在峭崖之下。其绝顶有洞穴，相传为神仙之窟宅也。每年中元日，拔一人上升。学道者筑坛于下，至时，则远近冠帔，咸萃于斯。备科仪，设斋醮，焚香祝数，七日而后，众推一人道德最高者，严洁至诚，端简立于坛上。余人皆褰袂别而退，遥顶礼顾望之。于时有五色祥云，徐自洞门而下，至于坛场。其道高者，冠衣不动，合双掌，蹑五云而上升。观者靡不涕泗健羨，望洞门而作礼。如是者年一两人。次年有道高者合选，忽有中表间一比丘，自武都山往与诀别。比丘怀雄黄一斤许，赠之曰：“道中唯重此药，请密置于腰腹之间，慎勿（“勿”原作“失”，据明抄本改。）遗失之。”道高者甚喜，遂怀而升坛。至时，果蹑云而上。后旬余，大觉山岩臭秽。数日后，有猎人，自岩旁攀缘造其洞，见有大蟒蛇，腐烂其间，前后上升者骸骨，山积于巨穴之间。盖五色云者，蟒之毒气，常呼吸此无知道士充其腹。哀哉！（出《玉堂闲话》）

南中有一个选仙场，场子在一个峭壁之下，峭壁的高处有个洞穴，相传是神仙的洞府。每年的阴历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就提起一个人上升到洞里去，学道的人就在峭壁下筑起一座坛。到了时候，远近的道士们，全都集中在这里，准备好各

种仪式，安排好斋戒和祭祀，多次烧香祷告。七天以后，大家推选出一个道行品德最高尚的人，严肃洁净报其虔诚，端庄简从站在坛上，其余的人全都扯着他的衣袖告别之后退下去，远远地顶礼望着他。这时有五色祥云慢慢地从洞门飘下来，飘到坛场，那个道行高的人，衣冠不动，合着双掌，踩着五色祥云向上，观看的人没有不流着眼泪鼻涕非常地羡慕他，朝着洞口行礼，象这样的人每年有一两个。下一年有个道行高的人该入选飞升，忽然有个和尚是他的中表亲属，从武都山前来和他诀别，和尚怀里带着一斤多雄黄，赠送给他说：“修道的人最重视这个药，请你秘密地放腰腹之间，千万不要丢失了它。”道行高的人很喜欢，就带好雄黄走上坛去，到了时间，果然踩着云彩升上去。十多天以后，大家嗅到山岩一带有恶臭的气味。几天后，有个猎人，从山岩的边上援引而上进入洞中，就见有一条大蟒蛇，在洞里已经腐烂，前前后后上升到洞里的人的骸骨，象小山一样堆积在大洞穴之间。原来，五色彩云，是大蟒的毒气，常用来吸取这些无知的道士填充蛇的肚子。可悲呀。

狗仙山

巴賚之境，地多岩崖，水怪木怪，无所不有。民居溪壑。以弋猎为生涯。嵌空之所，有一洞穴，居人不能测其所往。猎师纵犬于此，则多呼之不回，瞪目摇尾，瞻其崖穴。于时有彩云垂下，迎猎犬而升洞。如是者年年有之，好道者呼为狗

仙山。偶有智者，独不信之，遂絊一犬，挟弦弧往之。至则以粗絊系其犬腰，系于拱木，然后退身而观之。及彩云下，犬萦身而不能随去，嗥叫者数四。旋见有物，头大如瓮，双目如电，（“电”原作“龟”，据明抄本改。）鳞甲光明，冷照溪谷，渐垂身出洞中观其犬，猎师毒其矢而射之。既中，不复再见。顷经旬日，臭秽满山。猎师乃自山顶，缒索下观，见一大蟒，腐烂于岩间。狗仙山之事，永无有之。（出《玉堂闲话》）

巴山夷水一带地方石崖很多，水怪树怪等，什么都有。百姓居住在溪水山谷之间，靠打猎为生。有一处山岸凹进去的地方，有一个洞穴，居民无法得知那个洞通向哪里，猎人放猎狗到这个地方，就是多次地招呼，狗也不回来。只是瞪着眼睛，摇着尾巴，盯着看那石崖上的洞穴。这时就有彩云从洞口飘下来，迎接着猎狗升上洞去。象这样的事年年都有，爱好修道的人称呼这个地方叫狗仙山。偶然有个聪明的人，一个人坚持不相信这样的事，他就带着一只猎狗，背着弓和箭到那里去。到了就用粗绳系着猎狗的腰，拴在大树上，然后就退回身子观看。等到彩云飘下来，狗被捆住不能随彩云上升，狗嗥叫了好几次，接着就看见有个东西，头象个大坛子，两眼象闪电，身上的甲光亮耀眼，冷冷地反射照耀着溪流和峡谷，渐渐地垂下身子出洞看那只狗。猎师在箭上涂了毒药射那怪物，射中以后，不再出现。过了十多天，满山都是恶臭的气味，猎人就从顶上垂下绳子顺绳下到洞口，看见了一条大蟒蛇，在山岩之间腐烂了，狗仙山的事，再也没有了。

李 黄

元和二年，陇西李黄，盐铁使逊之犹子也。因调选次，乘暇于长安东市，瞥（“瞥”原作“者”，据明抄本改。）见一犍车，侍婢数人于车中货易。李潜目车中，因见白衣之姝，绰约有绝代之色。李子求问，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依李之服。方除服，（“除服”原作“外除”，据明抄本改。）所以市此耳。”又询可能再从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出与钱（“钱”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帛，货诸锦绣，婢辈遂传言云：“且贷钱买之，请随到庄严寺左侧宅中，相还不负。”（“负”原作“晚”，据明抄本改。）李子悦。时（“时”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已晚，遂逐犍车而行。碍夜方至所止，犍车入中门，白衣姝一人下车，侍者以帷拥之而入。李下马，俄见一使者将榻而出，云：“且坐。”坐毕，侍者云：“今夜郎君岂暇领钱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归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无交钱之志，然此亦无主人，何见隔之甚也？”侍者入，复出曰：“若无主人，此岂不可，但勿以疏漏为诮也。”俄而侍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见青服老女郎立于庭，相见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顷，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质皎若，辞气闲雅，神仙不殊。略序款曲，翻然却入。姨坐谢曰：“垂情与货诸彩色，比日来市者，皆不如之。然所假如（明抄本“所假如作其价几”。）何？深忧愧。”李子曰：“彩帛粗缪，不足以奉佳人服

饰，何敢（敢原作苦。据明抄本改。）指价乎？”答曰：“渠浅陋，不足侍君子巾栉。然贫居有三十千债负，郎君倘不弃，则愿侍左右矣。”李子悦。拜于侍侧，俯而图之。李子有货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钱三十千。须臾而至，堂西间门，剗然而开。饭食毕备，皆在西间。姨遂延李子入坐，转盼炫焕。女郎旋至，命坐，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饭。食毕，命酒欢饮。一住三日，饮乐无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君且归，恐尚书怪迟，后往来亦何难也？”李亦有归志，承命拜辞而出。上马，仆人觉李子有腥臊气异常。遂归宅，问何处许日不见，以他语对。遂觉身重头旋，命被而寝。先是婚郑氏女，在侧云：“足下调官已成，昨日过官，觅公不得，某（“某”原作“其”，据明抄本改。）二兄替过官，已了。”李答以愧佩之辞。俄而郑兄至，责以所往行。李已渐觉恍惚，祇对失次，谓妻曰：“吾不起矣。”口虽语，但觉被底身渐消尽，揭被而视，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家大惊慑，呼从出之仆考之，具言其事。及去寻旧宅所，乃空园。有一皂荚树，树上有十五千，树下有十五十，余了无所见。问彼处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树下，便无别物，姓袁者，盖以空园为姓耳。”

复一说，元和中，凤翔节度李听，从子琯，任金吾参军。自永宁里出游，及安化门外，乃遇一车子，通以银装，颇极鲜丽。驾以白牛，从二女奴，皆乘白马，衣服皆素，而姿容婉媚。琯贵家子，不知检束，即随之。将暮焉，二女奴曰：“郎君贵人，所见莫非丽质，某皆贱质，又粗陋，不敢当公子厚意。然车中幸有姝丽，诚可留意也。”琯遂求女奴，乃驰马傍车，笑而回曰：“郎君但随行，勿舍去。某适已言矣。”琯既随之，闻其异香盈路。日暮，及奉诚园，二女奴曰：“娘子

住此之东，今先去矣。郎君且此回翔，某即出奉迎耳。”车子既入，琯乃驻马于路侧。良久，见一婢出门招手。琯乃下马。入座於厅中，但闻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琯遂令人马入安邑里寄宿。黄昏后，方见一女子，素衣，年十六七，姿艳若神仙。琯自喜之心，所不能谕。及出，已见人马在门外。遂别而归。才及家，便觉脑疼，斯须益甚，至辰巳间，脑裂而卒。其家询问奴仆，昨夜所历之处，从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颇闻异香，某辈所闻，但蛇臊不可近。”举家冤骇，遽命仆人，于昨夜所止之处复验之，但见枯槐树中，有大蛇蟠屈之迹。乃伐其树，发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数条，尽白，皆杀之而归。（出《博异志》）

唐宪宗元和二年，陇西人李黄，是盐铁使李逊的侄儿，因在官员的调动选拔的过程中，趁着闲遐时间来到长安的东市，瞥见一驾小牛拉的车，几个女仆在车中买东西。李黄偷看车里，看见了一个穿白衣服的美女，姿态优美，有绝代的美色。李黄上前询问，女郎的侍女说：“娘子是个寡妇，是袁氏的女儿，从前嫁到李家，现在身上穿的就是李家的丧服，正要脱下丧服，所以来买这些东西。”李黄又询问能不能再嫁人，才笑着说：“不知道。”李黄于是拿出钱来给她买布，买了各种各样锦绣。女仆就传话来说：“暂且借钱买这些东西，请跟我们到庄严寺左侧的住宅中，把钱还给你，绝不欺骗你。”李黄很高兴，这时天已经晚了，就跟着牛车走，到夜间才走到住处。牛车进入中门，白衣美女一个人下了车，仆人用帷布遮着她一起进到屋里去。李黄下了马，一会儿就看见一个仆人

拿一个椅子走出来，说：“请先坐一会。”坐下以后，仆人说：“今天夜里你难道有时间带钱回去吗？不然，你在这里有主人吗？请暂时回到主人那里，明天早上来取也不算晚。”李黄说：“你们现在没有还钱的意思，可我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主人，为什么这样地拒绝我呢？”仆人进去，又出来说：“如果此地没有主人，在这里又怎么不行呢？但是请不要因为我们侍候得不周到而笑话我们。”不一会仆人又说：“让你委屈了。”李黄整了整衣服走进来，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老女人站在院子里。与李黄相见并说：“我是白衣女郎的姨娘。”请到中庭坐下，不一会，白衣女郎才出来，白色的裙子显得很光洁，皮肤象皎洁的月亮，说话和风度娴静雅致，与神仙比没什么两样。简略地说了表示殷勤的话，潇洒轻飘飘地又进去了，她的姨娘也坐下并感谢说：“蒙你的好意，借给我们钱买了这些布料，和前几天买到的布料比，强得多了，可是，你借给我们的钱怎么办，我深深地忧虑惭愧。”李黄说：“那些彩绸粗糙质量差，不足以用来给美女做衣服穿。怎么敢定价呢？”回答说：“她很浅薄见识少，配不上你，可是我家贫穷有三十千钱的债务。你如果不抛弃我们不管，她就愿意在你的身边侍奉你。”李黄很高兴，到她的身边表示谢意，答应了她的要求并且想得到她。李黄有个交易场所，先前就在附近，于是派仆人去取来三十千钱，一会儿就送来了。堂屋西面房间的门“哗”地一声打开了，吃的全都准备好了，都在西间屋里，姨娘就请李黄入座。用眼睛四下打量，屋子色彩鲜明夺目。白衣女郎接着来到，让她坐下，她给姨娘行了礼就坐下了。六七个仆人安排好吃的，吃完后，又拿来酒欢畅地喝起来，一住就是三天，喝酒玩乐快乐到极点。第四天，姨娘说：“李郎君暂且

回家去，恐怕尚书大人会怪你迟归，以后再往来又有什么难处呢？”李黄也有了回家的意思，应承了姨娘的话告别后出了门。上了马，仆人只觉得李黄的身上有一股特殊的腥臊气味。就回到家里。家里人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么多天不见影子？李黄用别的话对付过去了。这时，就觉得身子重，脑子眩晕，让人拿来被子就睡了。李黄的妻子郑氏。这时在他的身旁说：“你调官的事已经办成，昨天拜官，寻找你没找到，我的二哥代替你拜官，已经结束了。”李黄说惭愧佩服的话。不一会郑氏的哥哥来了，责问他前几天到哪里去了？李黄这时已经渐渐觉得精神恍惚，答话无伦次，对他的妻子说：“我起不来身子了。”口里说着话，只觉得被里的身子渐渐地变得没有了，揭开被子看，一汪水而已，只有头还在。家里的人非常地惊慌害怕，叫来跟李黄出去的仆人详细询问。仆人把事情经过全说了。等到去寻找那所旧住宅，是个空园子，有一棵皂荚树，树上挂着十五千钱，树下堆着十五千钱，其它的什么也没看见。询问那个地方住的人，说：“常常有条巨大的白蛇在树下，再没有别的东西了。说是姓袁，可能是用空园当作自己的姓罢了。又一种说法是，元和年间，凤翔节度是李听，他的侄儿李琯，担任金吾参军，从永宁里出去游玩，等到了安化门外，就遇见一辆车子。车子全都用银子装饰，特别地鲜艳华丽，用一条白牛驾车，跟着两个女仆，全都骑着白马，穿的衣服也全是白的，而且姿态面貌温柔迷人。李琯是富贵人家的子弟，不知检点约束自己，就跟着那个车子走。天快黑了的时候，两个女仆说：“你是个贵人，看见的女子没有不是天生丽质的，我们都是些低贱的人，又粗俗丑陋，不敢接受公子你的深厚情意，可是，幸亏车子里有美女，你实

在应当留心呀。”李琯就去恳求女仆，于是骑着马走在车旁。女仆笑着回头说：“你只要跟随着走不要舍弃离开就行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李琯随着车子走以后，就闻到那车子中的奇异的香味飘满路上。天黑时，到了奉诚园，两个女仆说：“娘子在这个园的东侧住，现在就先走了，你暂且在这里来回走走，我就出来迎接你。”车子进门以后，李琯就把马停在路边，好长时间，看见一个女仆出门招手。李琯下马，进去坐在厅里，只闻香气扑鼻，好象不是人世间所能有的。李琯就让跟随的人和马到安邑里去寄宿。黄昏以后，才看见一个女子，穿着白净衣服，年龄有十六七岁，姿容艳丽象神仙一样。李琯内心里喜悦的心情，是不能用言语说出来的。等到他出门时，已经看见人和马在门外等着他，就告别回家去了。才到家，就觉得脑袋疼，不一会就越来越激烈。到了辰时巳时之间的時候，脑袋裂开就死了。李琯的家里人询问奴婢，昨天夜里经过的地方，仆人们全都说了那件事，并且说：“公子说闻到了奇特的香味，我们闻到的只是蛇的臊味使人不敢接近的。”全家人都觉得冤枉而且害怕，急忙命令仆人，到昨天夜里去过的地方再察看一下。只看见枯死的槐树里，有大蛇盘屈的迹象。就伐倒了那棵树，挖掘，已经失去了大蛇的踪迹，只有几条小蛇，全是白色的。把小白蛇全杀死了就回去了。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僧令因 卫中丞姊 蒲州人 相魏贫民
番禺书生 郫县民 游邵成 汭
孙光宪 朱汉宾 牛存节 水清池
王思同 徐坦 张氏 顾遂
瞿塘峡 靳老 景焕 舒州人
贾潭 姚景 王稔 安陆人

僧令因

僧令因者，于子午谷过山，往金州。见一竹舆先行，有女仆服褰而从之。数日，终不见其人，令因乃急引帘窥之。乃一妇，人首而蛇身甚伟，令因甚惊。妇人曰：“不幸业重，身忽变化，上人何乃窥之？”问其仆曰：“欲送秦岭之上。”令因遂与诵功德，送及秦岭，亦不见妇人之首，而入林中矣。（出

《闻奇录》)

令因和尚，从子午谷过山，到金州去。看见一个竹轿在前面行走，有个女仆穿着丧服跟着，好几天，始终看不见轿中的人。令因于是急忙掀起帘子暗中看那轿子，里面是个妇女，长着人的头蛇的身子很是雄伟。令因非常吃惊，那妇女说：“我很不幸，因罪孽深重，身子忽然发生变化，上人你为什么偷看呢？”问她的仆人，仆人说：“准备送到秦岭上去。”令因于是给她诵念功德经。一直送到秦岭，也没有再看见那妇女露头，而是进到树林中去了。

卫中丞姊

御史中丞卫公有姊，为性刚戾毒恶，婢仆鞭笞多死。忽得热疾六七日，自云：“不复见人。”常独闭室，而欲至者，必嗔喝呵怒。经十余日，忽闻屋中窸窣有声，潜来窥之，升堂，便觉腥臊毒气，开牖，已见变为一大蛇，长丈余，作赤斑色，衣服爪发，散在床褥。其蛇怒目逐人，一家惊骇。众共送之于野，盖性暴虐所致也。（出《原化记》）

御史中丞卫公有个姐姐，为人性格刚烈乖戾而且恶毒，她的仆人有不少被她用鞭子和木杖打死。忽然她得了热病六、七

天了，自己说：“不再见人了。”常常独自一人关着屋子。那些想来看望她的人，一定会受到她的责备、喊叫、呵斥、怒骂。过了十多天，忽然听见屋子里窸窣窸窣的声音，有人暗中来看，走上堂屋的台阶，就觉得出腥气臊气毒气，打开窗户，就看见她变成了一条大蛇，长一丈多，身上是斑斑点点的红色，衣服和四肢头发，散放在床褥上。那条蛇睁着一双生气的眼睛追赶人，一家人又惊又怕，大家就一起把蛇送到野外。这大概是性情暴虐导致的结果。

蒲州人

蒲州人穿地作井，坎深丈余，遇一方石而不及泉。欲去石更凿，忽堕深坑。蛰蛇如覆舟，小者与凡蛇等。其人初甚惊惧，久之稍熟。饥无所食。其蛇吸气，因亦效之，遂不复饥。积累月，闻雷声。初一声，蛇乃起首，须臾悉动，顷之散去，大者前去，相次出复入。人知不害己，乃前抱其项，蛇遂径去。缘上白道，如行十里，前有烽火，乃致人于地而去。人往借问烽者，云是平州也。（出《广异记》）

有个蒲州人挖地打井，挖下去一丈多深，遇到一块方形石头，还没挖到泉水，想搬去石头再继续挖，忽然掉到一个深坑中去。坑中，冬眠的蛇象翻倒的船一样，小蛇与平常的蛇大小相等。那个人开始时很害怕，时间一长稍微熟悉了。饿

了没有吃的，那些蛇吸气，因而那个人也仿效蛇的作法，于是就不再饿了。总共有一个月左右，听到雷声。第一声雷，蛇的头就抬起来了，一会儿全都动起来，不久全分散离开。大蛇往前走离开了，一个挨一个地出去后，又回来了，那人知道蛇不会害自己，就上前去抱住蛇的脖子，蛇就一直走开，爬上白道的时候，象是走了十里路，前面有烽火，就把那人放在地上离开了。那人前去询问管烽火的人，说这里是平州。

相魏贫民

相魏有贫民，斫园荒地，见一大蛇，钁而杀之。寻见一大穴，穴中十余小蛇，又复杀而埋之，既毕归家。明日，有人持状诉论云：“被杀一家大小，埋在园中。”官捕获此人讯问，了然不伏。于园中验之，得一坑者，共十余人。但言昨打杀者十余条蛇，埋之于此，并不杀人，不知此祸何（“何”原作“而”，据明抄本改。）来。若为就决，实为大枉。官疑之，勘本告者，寻觅无人，又令重就园，检验昨所埋之处，但见十余死蛇，不复见人，乃得免焉。（出《原化记》）

相魏地方有个贫民，挖园里的荒地，看见了一条大蛇，用锄头把它打死了，不久又看见一个大洞穴，洞穴中有十多条小蛇，又杀了并埋了起来，事后就回家了。第二天，有人拿着状子起诉说：被杀的一家大小，埋在园子里。官府捉来那

个贫民问情况，明明白白地说不服气，到园中检验，找到一个坑，共十多人。那个贫民只说昨天打死了十多条蛇，埋在这个地方，并没有杀人，不知这个祸灾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因此而判我死刑，实在是太冤枉。当官的对此事起了疑心，要核对一下原告人，找了半天没找到，又命令重新到园里去，检验一下昨天埋人的地方，只看见十多条死蛇，不再是人了，于是贫民被免了刑罚。

番禺书生

有书生游番禺，历诸郡。经山中，见有气高丈余，如烟。乡人曰：“此冈子蛇吞象也。”遂告乡里，振鼓叫噪，而蛇退入一岩谷中。经宵，乡里人各持甌瓮往，见一象尚立，而肌骨皆化为水。遂针破，取其水。里人云，此过海置舟中，辟去蛟龙。又有官人于南中见一大蛇，长数丈，径可一尺五寸。腹内有物，如楮橪之类，沿一树食其叶，腹中之物，渐消无所有。而里人云：“此蛇吞鹿，此木叶能消之。”遂令从者采其叶收之，归后，或食不消，腹胀，乃取其叶作汤饮之。经宵，及午不报。及撤被视之，唯残枯骸，余化为水矣。（出《闻奇录》）

有个书生到番禺游玩，走遍了各个郡。经过山中的时候，看见有股一丈多高象烟一样的气柱。乡里人说：“这里冈子上

的蛇在吞吃大象。”于是遍告乡里，人们打鼓叫喊，蛇就退到一个山谷中去。过了一宿，乡里人各个带着缶和瓮前去。就见一只象还立着，可是肌肉骨头全化成水，就用针扎破，取里面的水。乡里人说：“这种水在渡海的时候放在船里，能躲避蛟龙。”又有一个做官的人在南中看见一条大蛇，长有好几丈。直径大约有一尺五寸，肚子里有个东西，象是木桩之类，顺着一棵树吃树叶，肚子里的东西，渐渐地消化没有了。乡里人说：“这条大蛇吞吃了鹿，这种树叶能助消化。”于是命令跟从的人采下那树的叶子收藏起来。回家以后，有一次吃了饭消化不好，肚子胀，就拿出那树叶熬汤喝。过了一宿，到中午也没有反应，等到掀开被子看他，只剩下枯骨了，别的都成水了。

郫县民

郫县有民于南郭渠边得一小蛇，长尺余，剖剔五脏，盘而串之，置于火，焙之数日。民家孩子数岁，忽遍身肿赤，皮肤炮破，因自语曰：“汝家无状杀我，剖剔腹中胃，置于火上。且令汝儿知此痛苦。”民家闻之惊异，取蛇拔去划竹，以水洒之，焚香祈谢，送于旧所。良久，蜿蜒而去，儿亦平愈焉。（出《录异记》）

郫县有个农民在城南的水渠边捉到一条小蛇，长一尺多，

剖开肚子取出五脏，然后盘起来串上，放到火上，烘烤了好几天。农民家有个才几岁的孩子，忽然全身红肿，皮肤起泡破裂，接着自语说：“你们家无缘无故杀了我，剖开并剔除肚子里的脏胃，还放到火上烤，且让你的儿子知道一下这种痛苦。”农民家里听了这话很惊异，取来蛇拔去竹签，用水往蛇身上洒，烧香祈祷道歉，送到捉蛇的地方，很久后，弯弯曲曲地爬走了，孩子的病也好了。

游 邵

汝州鲁山县所治，即元魏时西广州也。今子城东南有妖神祠，其前庭广袤数百步，古老云，当时大球场也。正门左右双槐各二十围，枝干扶疏，亦云当时植焉。至中和初岁，衅起东夏，郡邑骚然。刺史游邵，许将也，令属县伐木为栅以自固，虽桑柘梓櫟，靡有子遗。将伐双槐，其夕，有巨蟒蟠于上，声若雷霆，目若飞星。镇将李璠主其事，璠武人也，闻之以为妖，且率徒亲斩之，下斧而流血雨迸，腥气薄人，亦心动而止。双槐至今尚存。（原阙出处，明抄本作《三水小牋》）

汝州是鲁山县管辖的地方，就是元魏时期的西广州，现在鲁山县城的东南方有个妖神祠，祠庙前面的庭院面积有几百步见方。很古时传来说，这是当时的大球场。祠的正门

左右两边有一对槐树，各有二十围粗，枝干长得茂盛分披，也说是当时栽种的。到了中和初年，从东夏引起了事端，县城里的人一片混乱。刺史游邵，是个受人赞许的将军，他命令所属的县，砍伐树木造成栅栏来保护自己，即使是桑、柘、梓、楦等珍贵树木，全都砍了，也准备砍这一对槐树。那天晚上，有条巨蟒盘踞在树上，发出的声音象雷霆一样，双眼象闪烁的星星。镇守当地的将军李璠主持这件事，李璠是个武将，听说了这是妖怪，就亲自率领人杀蟒，斧子砍下去流血象大雨一样迸溅，腥气逼人，也就动了心停了手。那一对槐树到现在还活着。

成 洌

荆州节度使成洌领蔡州军，戍江陵，为节度使张璠谋害之，遂弃本都，奔于秭归。一夜为巨蛇绕身，几至于殒，乃曰：“苟有所负，死生唯命。”逡巡，蛇亦亡去。迨后招缉户口，训练士卒，移镇渚宫。寻受节旄，抚绥凋残，励精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万户，勤王奉国，通商务农，有足称焉。朝廷号北韩南郭。（韩即华州韩建。成初姓郭，后归本姓。）（出《北梦琐言》）

荆州节度使成洌统领蔡州军，戍守在江陵，被江陵节度使张璠所谋害，就抛弃了自己的大本营，朝着秭旧奔去。一

天夜里被一条巨蛇缠住了身子，几乎送了命。就说：“假如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是死是活全听你的。”一会儿，蛇也走开了。这以后招集会合人口，训练士兵，转移地方镇守渚宫，接着又受到朝廷的承认，安抚残余部队，振奋精神进行治理。第一年，居民只有一十七家，到后来人口达到一万户。为朝廷尽力，遵奉国家，沟通商业从事农耕生产，很有值得称道的。朝廷称为北韩南郭。（韩就是华州韩建。成汭最初姓郭，后来才回复本姓氏。）

孙光宪

孙光宪曾行次敝谷，宿于神山，见岭上板屋中，以木根为巨虺，前列香灯。因诘店叟：“彼何神也？”叟曰：“光化中，杨守亮镇褒日，有一蛇横此岭路，高七八尺，莫知其首尾，四面小蛇翼之无数。每一拖身，即林木摧折，殆旬半方过尽，阻绝行旅。因聚草焚燎路隅，虑其遗毒，然后方行。”明年，杨伏诛。（出《北梦琐言》）

孙光宪曾经路过敝谷，住在神山，看见山岭上的木屋中，用树根雕成一条大蛇，前面排列着香和灯火。因而询问开店的老人说：“那是什么神？”老人说：“光化年间，杨守亮镇守褒地的时候，有一条蛇横在这山岭的路上，高有七八尺，不知道它从头到尾有多长，四面有无数小蛇簇拥着大蛇，每挪

动一下蛇身，林中的树林就被压断一些，大约过了十五天才过完，阻挡隔断了旅行的人。接着聚些干草烧燎一下路面和角落，担心有蛇留下的毒气。然后才开始通行。”第二年，杨守亮被诛杀。

朱汉宾

梁贞明中，朱汉宾镇安禄之初，忽一日，曙色才辨，有大蛇见于城之西南。首枕大城，尾拖于壕南岸土地庙中，其魁可大如五斗器，双目如电，呀巨吻，以瞰于城。其身不翅百尺，粗可数围，跨于羊马之堞，兼壕池之上。其余尚蟠于庙垣之内。有宿城军校，卒然遇之，大呼一声，失魂而逝。一州恼惧，莫知其由。来年，淮寇非时而至，围城攻讨，数日不破而返。岂神祇之先告欤？（出《玉堂闲话》）

五代梁贞明年间，朱汉宾镇守安禄的初期，忽然有一天，天刚露出一一点曙色时，有条大蛇出现在城的西南方。蛇头枕在大城上，尾巴拖在城壕南岸的土地庙里，它的头大得象能盛五斗米的器具，双目象闪电一样，张开巨口，向城里看。蛇的身上没长翅，长有一百尺，有几围那么粗，横架在羊马城堞和城壕上，其余部分还盘踞在庙墙之内。有个住在城里的士兵，突然遇上了蛇，吓得大叫一声，丧魂落魄就死去了，一州人都很害怕，不知道蛇的来由。第二年，淮地的盗匪突然

到了城下，把城围起来攻打，打了几天没有攻破城，就回去了。难道是这神预先发出的警告吗？

牛存节

梁牛存节镇郢州，于子城西南角大兴一第。因板筑穿地，得蛇一穴，大小无数。存节命杀之，载于野外，十数车载之方尽。时有人云：“此蛇藪也。”是岁，存节疽背而薨。（出《玉堂闲话》）

梁代牛存节镇守郢州，在小城的西南角兴建一座大府第。因为用板筑法修墙，穿透了地面，底下是个蛇洞，洞里有无数的大蛇小蛇。牛存节命令把蛇全杀死，运到野外去，用十几辆车才装运完毕。当时有人说：“这是蛇的聚居的地方。”这一年，牛存节背上生了个疮，接着死了。

水清池

太原属邑有水清池，本府祈祷雨泽及投龙之所也。后唐庄宗未（“未”原作“末”，据明抄本改。）过河南时，（“时”原作猎。据明抄本改。）就郡（“就郡”原作“射

都”，据明抄本改。）捕猎，就池卓帐，为憩宿之所。忽见巨蛇数头自洞穴中出，皆入池中。良久，有一蛇红白色，遥见可围四尺以来，其长称是。猎卒齐彀弩连发，射之而毙。四山火光。池中鱼鳖咸死，浮在水上。猎夫辈共剗剥食之，其肉甚美。庄宗寻知之，于时谄事者，以为克梁之兆，有五台僧曰：“吾王宜速过河决战，将来梁祚，其能久乎？”此亦断白蛇之类也。（出《北梦琐言》）

太原的属城有个水清池，是本府祈祷求雨，投拜龙神的地方。后来唐庄宗还未打过河南时，在离郡不远处打猎，在水清池边上架立帐篷，作为休息睡觉的地方。忽然就见有几条大蛇从洞穴中爬出来，都进水清池里去了。呆了很长时间，又有一条长着红白颜色的大蛇，远远地看粗有四尺左右，长度与粗细很相称。打猎的兵卒们一起连发弓箭，把大蛇射死了。城四面的山出现火光，水清池里的鱼鳖也全死了，浮在水面上。猎卒们就一起动手割肉剥皮吃蛇，蛇肉味道很美。庄宗不久也知道了这件事。当时有献媚讨好的人，认为这是打败梁国的预兆。有个五台山僧人说：“大王您应该快些过河与梁国决战。将来的梁国强大起来，还能打败吗？”这也是汉高祖斩白蛇一类的事啊。

王思同

后唐少帝朝，清泰王起于岐阳，朝廷诏西京留守王思同

统禁旅征之。王师西出之后，寻闻蒯垒，雍京僚属日登西楼，望其捷书。忽一日，官僚凭槛西向，见羊马城上有二大蛇，东西以首相向，为从者辈遥掷弹丸以警之。于时一人掷中东蛇之脑，蜿蜒然堕于墙下，挺然不动。使人视之，已卒矣。其西蛇徐徐入于穴巢之间。识者窃议之曰：“潞王乙巳生，统帅王公亦乙巳生，俱为蛇相，今东蛇中脑而卒，岂非王师不利乎？”未逾旬日，群帅叛归潞王，思同腹心都将王彦晖已下，并投岐城纳款。同单马而遁，竟没于王事焉。蛇亡之兆，得不明乎？（出《王氏见闻》）

后唐少帝主持朝政的时候，清泰王在岐阳起兵反叛。朝廷下命令让西京留守王思同统帅皇上的亲兵去征伐他。王师西征之后，不久就听说已经逼近叛军的营垒。留守京城的官僚们，天天登上西城门楼，盼望王思同的捷报。忽然有一天，官僚们扶着槛栏向西看，只见羊马城上有两条大蛇，一东一西，蛇头相对着，随从人员扔弹丸给予警告。当时有一个人打中了东面那条蛇的脑袋，蛇就扭动着身子掉到羊马墙下，挺直着身子一动不动。派人去看那蛇，已经死了。西面那条蛇却慢慢地进入洞穴空隙之间。有明白的人私下议论说：“潞王是乙巳年出生，统帅王思同公也是乙巳年出生，都是蛇的象征，现在东面的蛇被打中脑袋死了，难道不是对王师不利吗？”还没过十天，王师方面的大批将军都背叛朝廷归顺了潞王。王思同的心腹将领王彦晖及其手下的人，一起投降到岐阳城里去，王思同单人一骑逃走，最后竟死在朝廷的事业上。死蛇

的兆头，能不明白吗？

徐 坦

清泰末，有徐坦应进士举，下第，南游渚宫，因之峡州，寻访故旧，旅次富堆山下。有古店，是夜憩琴书讫，忽见一樵夫形貌枯瘠，似有哀惨之容。坦遂诘其由，樵夫濡睞而答曰：“某比是此山居人，姓李名孤竹。有妻先遘沈疴，历年不愈。昨因入山采木，经再宿未返，其妻身形忽变，恐人惊悸，谓邻母曰：‘我之身已变矣，请为报夫知之。’及归语曰：‘我已弗堪也，唯尸在焉，请君托邻人舁我，置在山口为幸。’如其言，迁至于彼。逡巡，忽闻如大风雨声，众人皆惧之。又言曰：‘至时速回，慎勿返顾。’遂叙诀别之恨。俄见群山中，有大蛇无数，竞凑其妻。妻遂下床，伸而复曲，化为一蟒，与群蛇相接而去。仍于大石上摔其首，迸碎在地。”至今有蛇种李氏在焉。（出《玉堂闲话》）

后唐末帝清泰年间末期，有个徐坦参加进士考试，落榜了，向南到江陵去游玩，接着到峡州，寻访老朋友。旅行途中暂时住在富堆山下的一个古老客店，这天晓上刚刚弹完琴写字，忽然看见一个形象枯瘦的樵夫，脸色愁苦象是有悲惨的事情。徐坦于是询问事情的原由。樵夫的眼里流着泪说，

“我就居住在这个山里，姓李名叫孤竹，有个妻子先前得了重病，一年多了也不好。昨天我因为进山砍树，过了两晚没回家，妻子的身形忽然发生变化，害怕惊吓了别人，对邻居家的大娘说：‘我的身子已经变化了，请替我告诉丈夫。’等我回家，又对我说：‘我已经不能忍受了，只有尸体还在，请你托邻居家的人抬着我，放在山口处，就是我的幸运事。’照她说的做了，把她送到山口，不多一会，忽然就象是听见大风雨的声音，众人都很害怕。她又说：‘到时候赶快回去，千万不要回头看。’于是互相叙说永别的遗憾。不久就见群山之中，有无数条大蛇，争着凑到妻子的旁边。妻子就下了床，伸开身子又一弯曲，变成了一条大蟒蛇，与群蛇会合在一起走开了。还在一块大石头上碰头，人的头骨迸碎了掉在地上。”到现在还有蛇种李氏的传说。

张 氏

王蜀时，杜判官妻张氏，士流之子。与杜齐体数十年，诞育一子，寿过六旬而殁。殁于家，累旬后，方窆于外，启攒之际，觉其秘器摇动，谓其还魂。剖而视之，见化作大蛇，蟠蜿屈曲，骨肉奔散，俄顷，徐徐入林莽而去。

王氏在蜀地称帝时，有一个杜判官的妻子，是读书人家

的女儿，和杜判官结婚几十年，生育了一个儿子，过了六十岁死了。等到在家里收殓好，几十天以后才下葬在野外。启动棺材的时候，就觉得棺材在摇动，以为是张氏还魂了，打开一看，只见张氏变成了一条大蛇，盘绕弯曲着，全身的骨肉都迸散着，不一会，就慢慢地爬进密林中去了。

又

兴元静明寺尼曰王三姑，亦于棺中化为大蛇。其杜妻，即晚年不敬其夫，老病视听步履，皆不任持，张氏顾之若犬彘，冻馁而卒。人以为化蛇其应也。（出《玉堂闲话》）

兴元地方的静明寺有个尼姑叫王三姑，也是在棺材里变成大蛇的。那个杜判官的妻子，是因为她晚年不敬重丈夫，丈夫年老有病，看东西，听说话以及走路，都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张氏象对猪狗一样地对待他，因此她的丈夫受冻挨饿而死。人们认为变成蛇是她的报应。

顾 遂

郎中顾遂尝密话，其先人尝宰公安，罢秩后，侨寄于县

侧荆江之壖。四面多林木芦荻，月夜未寝，徐步出门，见一条物，巨如椽，横于地。谓是门关，举足踢之，其物应足而起，自胸背至于腰下，缠缴数十匝，仆于地，懵无所知。其家讶其深夜不归，使人看之，见腰间皎晶而明。来往碍于地上。逼而视之，见大蛇缠其身，解之不可。于是取利刃断其蛇，一段段置于地，弯弯然不展，缴勒闷绝，因而失喑，旬日而卒。（出《玉堂闲话》）

有个叫顾遂的郎中曾秘密地说，他的祖先曾经主管过公安县，辞官以后，就客居在公安县附近的荆江边了。住处的四面有很多树林和芦荻，一个有月亮的晚上还未睡觉，慢慢地走出门外。看见有一个条形东西，象个大椽子，横在地上，以为是门上的横闩，抬起脚来踢那东西，那个东西顺着脚跳起来，从胸背一直到腰的下面，缠绕了几十圈，仆倒在地上，就迷迷糊糊地什么也不知道了。他的家里人惊讶他深夜不归，派人去看看他，只见他的腰里皎洁明亮，在地上来回地滚动。走近一看，只见一条大蛇缠着他的身子，不能解开。于是拿来锋利的刀砍断了蛇，一块块地放在地上，弯着身子伸展不开，被缠绕勒得气闷昏死过去，接着就说不出来话，十天后就死了。

瞿塘峡

有人游于瞿塘峡，时冬月，草木乾枯，有野火燎其峰峦，

连山跨谷，红焰照天。忽闻岩崖之间，若大石崩坠，輶磕然有声。遂驻足伺之，见一物圆如大困，磊至平地，莫知其何物也。细而看之，乃是一蛇也。遂剖而验之，乃蛇吞一鹿，在于腹内。野火烧然，堕于山下。所谓巴蛇吞象，信而有之。（出《玉堂闲话》）

有人在瞿塘峡游玩，当时是冬月，草木都干枯了，有野火在山峰上燃烧，连着山烧过山谷，红色的火焰照亮了天空。忽然听见在岩石山崖之间，象是大石头崩裂落地，轰隆隆互相碰撞着发出声音。就停下脚步去察看，看见一个东西圆圆地象个谷仓，滚落在平地上，不知那是个什么东西。仔细地观察它，竟是一条蛇，就剖开检验它，原来是蛇吞吃了一只鹿在肚子里，野火燃烧，掉在山下。人们常说的巴蛇吞象，相信会有这样的事。

靳 老

恒州井陘县丰隆山西北长谷中，有毒蛇据之，能伤人，里民莫敢至其所。采药人靳四翁入北山，忽闻风雨声，乃上一孤石望之，见一条白蛇从东而来，可长三丈，急上一树，蟠在西南枝上，垂头而歇。须臾，有一物如盘许大，似虾蟆，色如烟熏，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树下，仰视，蛇垂头而

死。自是蛇妖不作。前沔州有鸛鷀雏，为蛇所吞。有物如虾蟆，吐白气直冲，坠而致死，得非靳老所见之物乎？凡毒物必有能制者，殆天意也。（出《北梦琐言》）

恒州的井陘县丰隆山西北方的一个很长的山谷中，有毒蛇盘据在那里，能伤人，乡里百姓没有人敢到那里去。有个采药的人叫靳四翁进入北山，忽然听到有刮风下雨的声音，就登上一个孤石向远处看去，只见有一条白蛇从东面爬来，大约三丈长，急急地爬到一棵树上，盘在树的西南方的树枝上，垂着头歇着，一会儿，有一个东西象盘子那么大，样子象是蛤蟆，象烟熏的褐土色，用四个脚跳着，到了大蛇盘踞的树下，抬起头看，大蛇垂着头死了。从此蛇妖的事就没有了。从前沔州有鸛鷀的雏鸟，被蛇吞吃了，有个东西象蛤蟆，直冲着蛇吐出白气，蛇从树上掉下来死了。莫不是靳老所看见的东西吗？凡是有毒的动物一定有克制它的东西，全是天意呀。

景 焕

景焕为壁州白石县令，行陟巴岭，峻险万仞。约七八程，达玉女庙，或有巨虺横亘其前，径可七八尺，鳞甲不啻开扇许大，头尾垂在山下，唯闻折木，震响山谷。童仆辈尽股栗惊骇，莫能前进。于是旦驻山穴，因登高望之，竟目方见其

尾。欲谓之龙，龙之行动，必有风雨随之，其日晴明，方见是蛇也。因知吞舟之鱼，翳天之鸟，虫禽之绝大者，信有之焉。（出《野人闲话》）

景焕做壁州的白石县县令，步行攀登巴岭山，山岭险峻高万仞，走了约七八里路程，走到了玉女庙，这时有巨蛇横在路上，直径大约七八尺，身上的鳞甲有展开的扇子那么大，头和尾巴都垂在山下，只听见树木折断的声音，在山谷之中震响。僮仆们全都吓得两腿颤抖，不能走路，因此大白天停在山洞里休息。接着又登上高处看那条蛇，目光的尽头才知看见蛇的尾巴。想叫它是龙，但龙的行动，必然有风和雨伴随着，那天天气晴朗，才看见的乃是蛇。由此可知，能吞掉小船的大鱼，翅膀能遮蔽天空的大鸟，爬虫类飞禽类中长得极大的，确实是存在的。

舒州人

舒州有人入（“入”字原阙，据明抄本补。）灊山，见大蛇，击杀之。视之有足，甚以为异，因负之出。将以示人，遇县吏数人于路，因告之曰：“我杀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见，曰：“尔何在？”曰：“在尔前，何故不见。”即弃蛇于地，乃见之。于是负此蛇者皆不见，人以为怪，乃弃之。案此蛇生不

自隐其形，死乃能隐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穷者。（出《稽神录》）

舒州有个人进入灊山，看一条大蛇，就打死了它。看那条蛇，长着脚，对此他觉得很奇怪，因而背着蛇出了山，准备把蛇带给大家看。在路上遇到了几个县吏，就告诉他们说：“我杀的这条蛇有四只脚。”县吏们都看不见他，说：“你在哪里？”回答说：“就在你们眼前，为什么看不见我？”就把蛇扔到地上，才看见了他，因此背着这条蛇的人谁都看不见。人们认为是件怪事，就扔掉了蛇。据考查：这条蛇活着时不能隐藏自己的身形，死后却能隐藏人的身形。这种道理是不能彻底弄明白的。

贾 潭

伪吴兵部尚书贾潭，言其所知为岭南节度使，获一桔，其大如升。将表上之，监军中使以为非常物，不可轻进。因取针微刺其蒂下，乃蠕而动，命破之，中有小赤蛇长数寸。（出《稽神录》）

非法的吴国的兵部尚书贾潭，说起他的一个朋友是岭南节度使，曾得到一个桔子，桔子象一升那么大。准备写篇表

文把桔子献给皇上，监军中使认为是不平常的东西，不能轻易地献上去。于是拿过针来刺桔子的蒂部，蒂部竟然能蠕动，让人切开桔子，桔子里有条几寸长的小红蛇。

姚 景

伪吴寿州节度使姚景，为儿时，事濠州节度使刘金，给使厩中。金尝卒行至厩，见景方寝，有二小赤蛇戏于景面，出入两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见。金由是骤加宠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出《稽神录》）

非法的吴国的寿州节度使姚景，在他小的时候，事奉濠州节度使刘金，在马厩中干活。刘金曾经突然地走到了马厩的地方，看见姚景刚刚睡下，有两条小红蛇在姚景的脸上游戏，从两个鼻孔中进进出出，很长时间后姚景醒了过来，小蛇就不见了。刘金从此就特别地对姚景宠信和提拔，并把女儿嫁给了他，姚景最后终于做了大官。

王 稔

伪吴寿州节度使王稔，罢归扬都，为统军。坐厅事，与

客语，忽有小赤蛇自屋坠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发视，唯一蝙蝠飞去。其年，稔加平章事。（出《稽神录》）

非法的吴国的寿州节度使王稔，免官回到扬州，做统军官，坐在厅堂里，和客人说话。忽然有一条小红蛇从屋顶掉到地上，向着王稔蟠踞着。王稔让人用器具扣住小蛇，很久以后打开看，只有一只蝙蝠飞走了。那一年，王稔被委任兼作平章。

安陆人

安陆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尝游齐安，遂至豫章。恒弄蛇于市，以乞丐为事。积十余年，有卖薪者，自鄱阳来，宿黄倍山下，梦老父云：“为我寄一蛇与江西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观步门卖薪将尽，有蛇苍白色，盘于船中，触之不动。薪者方省向梦，即携之至市，访毛生，因以与之。毛始欲振拨，应手啗其乳，毛失声颠仆，遂卒，食久即腐坏，蛇亦不知所在焉。（出《稽神录》）

安陆县有个姓毛的人喜欢吃毒蛇，用酒把蛇吞下肚。曾经到齐安游玩，又到了豫章，常常到集市上玩蛇，靠当乞丐

过日子，这样生活了十多年。有个卖烧柴的人，从鄱阳县来到这里，住在黄倍山下，梦见一个老人对他说：“替我送一条蛇给江西玩弄蛇的毛生。”于是到豫章的观步门卖柴快要卖光了，有一条苍白色的蛇盘在船上，触一下蛇，蛇不动，卖柴的人才想起以前做的梦。就携带着蛇到集市上去，寻找毛生，接着把蛇给了毛生。毛生刚要弄蛇，蛇就咬中了他的乳房，失声跌倒，就死了。尸体一顿饭的功夫就腐烂变坏，蛇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 禽鸟一

凤（鹰附）

旃涂国 凤凰台 元庭坚 睢阳凤 鸾

鹤

徐 奭 乌程采捕者 户部令史妻
裴 沆 鹄 苏 琼 鸚 鵒 张 华
鸚鵒救火 雪衣女 刘潜女

鷹

楚文王 刘 聿 邳郡人 鹄 魏公子

鹄

宝观寺 落雁殿

旃涂国

周时，旃涂国献凤雏，载以瑶华之车，以五色玉为饰，驾以赤象。至京师，育于灵禽之苑，饮以琼浆，饴以云实。二物皆出《上元经方》。凤初至之时，毛色未彪发。及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之后，文彩炳耀，中国飞走之类，不复喧鸣，咸服神禽之远至。及成王崩，冲天而去。（出《拾遗录》）

周朝时，旃涂国贡献了一只幼凤，把它装载到装饰着五色玉石的华贵车子里，用红色的大象拉车。到了京城，把凤雏放养到饲养珍禽的园林中，每天喂给它根据上元医药书上记载的秘方所特制的美酒和云石。凤雏刚到的时候，毛色不太鲜明，等到周成王到泰山祭天，到社首山祭祀山川以后，毛色变得异常光彩鲜亮。中国本地的飞禽走兽全都不再鸣叫，臣服于从远方而来的神鸟凤。等到周成王死了，凤直冲云霄飞走了。

凤凰台

凤骨黑，雄雌旦夕鸣各异。皇帝使伶伦制十二龠写之，其雄声，其雌音。乐有《凤凰台》。此凤脚下物如白石者，凤有时来仪，候其所止处，掘深三尺，有圆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出《酉阳杂俎》）

凤凰的骨头是黑色的，雄的和雌的早晨和夜晚的叫声各不相同。皇帝让乐官制造了一支十二个孔的乐器“龠”来模仿雌雄凤凰鸣叫的声音，于是就有了《凤凰台》这支乐曲。凤凰脚下有一种特殊的東西，好象是白石头。凤凰出现的时候，找到它站立过的地方，挖掘三尺深，能找到一块纯白色的像卵石一样的圆石，吃了它能使人心神安定。

元庭坚

唐翰林学士陈王友元庭坚者，昔罢遂州参军，于州界居山读书。忽有人身而鸟首，来造庭坚，衣冠甚伟，众鸟随之数千，而言曰：“吾众鸟之王也，闻君子好音律，故来见君。”因留数夕，教庭坚音律清浊，文字音义，兼教之以百鸟语。如是来往岁余。庭坚由是晓音律，善文字，当时莫及。阴阳术数，无不通达。在翰林，撰《韵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坚亦卒焉。（出《纪闻》）

唐代的翰林学士陈王的朋友元庭坚，被免去遂州参军的官职后，就在州界的山上住着读书。一天，忽然有一个人身鸟头的人，来拜访元庭坚。这个人身材雄伟，衣着华贵，有几千只鸟跟随着他。他说：“我是鸟类之王，听说你喜欢研究诗文声韵的规律，所以来见你。”他利用好几天夜晚的时间，教授元庭坚音律的清和浊，文字的音和义，同时教给元庭坚百鸟的语言，象这样他们来往了一年多，元庭坚从此通晓了韵律，善写文章，当时的人们没有能比得上他的。至于天文、阴阳、数术等学问，也没有他不精通的。后来，元庭坚在翰林院撰写了《韵英》一书，一共十卷，但没等推广施行，西京就被匈奴人占领了，不久元庭坚也死了。

睢阳凤

贞元十四年秋，有异鸟，其色青，状类鸂鶒，翔于睢阳之郊，止丛木中。有群鸟千类，俱率其类，列于左右前后，而又朝夕各衔蜚虫稻粱以献焉。是鸟每飞，则群鸟咸噪而导其前，咸翼其旁，咸拥其后，若传唤警卫之状。止则环而向焉，虽人臣侍天子之礼，无以加矣。睢阳人咸适野纵观，以为羽族之灵者。然其状不类鸾凤，由是益奇之。时李翱客于睢阳，翱曰：“此真凤鸟也。”于是作《知凤》一章，备书其事。（出《宣室志》）

唐朝贞元十四年秋天，有一只奇异的鸟，羽毛是绿色的，样子类似于斑鸠或喜鹊，在睢阳城郊飞翔，有时落在丛林之中。这时有一大群鸟，大约有一千多个种类，由各个种类的头领率领着，排列在那只鸟的周围，这些鸟每天都把各自衔来的虫子和谷物献给这只鸟吃。这只鸟每次起飞，群鸟全都鸣叫着，有的飞在它的前面做向导，有的飞在它的两旁，有的跟在它的后面，全都像仆从和警卫一样簇拥在它的周围。这只鸟落下来时，群鸟全都头朝它围成一圈。就是臣子侍奉天子的礼节，也不能超过这群鸟啊。睢阳城的人全都到野外去观看，认为这只奇异的鸟是飞禽类中通灵的鸟，可是它的样

子不象鸾鸟和凤凰，因此大家更是对它感到奇异。当时李翱在睢阳城作客，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凤鸟啊。”于是撰写了《知凤》这篇文章，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

鸾

尧在位七年，有鸾鹄岁岁来集，麒麟游于泽薮，鸱枭逃于绝漠。有折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重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以肉翮而飞。能搏逐猛虎，使妖灾不能为害，饴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扫洒门户，以留重明之集。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户牖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刻画为鸡于户牖之上，此遗像也。（出《拾遗录》）

尧在位七年，有鸾鸟和一种叫鸱鸢的鸟年年来集会，还有麒麟在沼泽中游玩，鸱枭等凶恶的鸟逃到了大漠的深处。有个折支国，贡献了一种叫“重明”也叫“重睛”的鸟，是说这种鸟的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眼仁。重明的样子象鸡，叫声象凤鸣，经常脱落羽毛，用肉翅飞翔。它能追杀猛虎，使妖魔鬼怪和各种灾祸不能对人类造成伤害。要给它饮用美酒。重明有时一年来好几次，有时几年也不来一次，住在都城的人没有谁不打扫干净门户，来准备迎接重明的到来。有的老百

姓雕刻木头，有的熔铸金属，制造成这种鸟的样子，放在大门和窗户之间，则能使各种鬼怪自然退避躲藏起来。如今人们每年正月的第一天，都有门窗之上刻鸡或画鸡，就是那时候留传下来的重明的形象。

鹤

徐奭（鹄）

晋怀帝永嘉中，徐奭出行田，见一女子，姿色鲜白，就奭言调。女因吟曰：“畴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伫。如何遇良人，中怀邈无绪。”奭情既谐，欣然延至一屋。女施設饮食而多鱼，遂经日不返。兄弟追觅，至湖边，见与女相对坐。兄以藤杖击女，即化成白鹤，翻然高飞。奭恍惚年余乃差。（出刘敬叔《异苑》）

晋怀帝永嘉年间，徐奭出外打猎，看见一个女子，姿色艳丽，皮肤白润，走过来与徐奭说话调笑。女子吟诗道：“曾聆听过你美好的声音，这么长时间仍在我耳边萦绕，为什么又让我遇到了你，然而你却似乎没有情绪。”徐奭同她很投机，

高兴地同她来到一所房子里。女子摆上来的吃的东西大都是鱼，于是徐奭过了一天也没回家。他的兄弟寻找他来到湖边，看见他与一个女子相对坐着。他哥哥用藤杖打那个女子，女子变成了一只白鹤，向高空飞去。徐奭回去后精神恍惚一年多才好。

乌程采捕者

隋炀帝大业三年，初造羽仪，毛氅多出江南，为之略尽。时湖州乌程县人身被科毛，入山捕采，见一大树高百尺，其上有鹤巢养子。人欲取之，其下无柯，高不可上，因操斧伐树。鹤知人必取，恐其杀子，遂以口拔其毛放下，人收得之，皆合时用，乃不伐树。（出《五行记》）

隋炀帝大业三年下令制造仪仗队中以羽毛装饰的旗帜。造旗用的羽毛大多出产自江南，为此差不多将鸟羽搜罗光了。当时有个湖州乌程县的人，身上披着羽毛伪装，进山去捕鸟。他看见一棵大树有一百尺高，树上有个鹤巢，里面有大鹤在养育幼鹤。这个人要捉鹤拔取羽毛，可是树的下部没有枝丫，树高上不去，便拿着斧子砍伐大树。鹤知道人一定要捉到它取毛，恐怕幼鹤被人杀害，就用嘴拔下身上的羽毛扔下来。人拾起羽毛，全都合乎标准，就不再伐树了。

户部令史妻

唐开元中，户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骏马，恒倍刍秣，而瘦劣愈甚。以问邻舍胡人，胡亦术士，笑云：“马行百里犹倦，今反行千里余，宁不瘦耶？”令史言：“初不出入，家又无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不知。若不信，至入直时，试还察之，当知耳。”令史依其言，夜还，隐他所。一更，妻起靓妆，令婢鞍马，临阶御之。婢骑扫帚随后，冉冉乘空，不复见。令史大骇，明往见胡，瞿然曰：“魅信之矣，为之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归堂前幕中，妻顷复还，问婢何以有生人气，令婢（“婢”原作“妇”，据明抄本改。）以扫（扫原作婢。据明抄本改。）帚烛火，遍然堂庑，令史狼狈入堂大瓮中。须臾，乘马复往，适已烧扫帚，无复可骑，妻云：“随有即骑，何必扫帚。”婢仓卒，遂骑大瓮随行。令史在瓮中，惧不敢动。须臾，至一处，是山顶林间，供帐帘幕，筵席甚盛。群饮者七八辈，各有匹偶，座上宴饮，合昵备至，数更后方散。妇人上马，令婢骑向瓮，婢惊云：“瓮中有人。”妇人乘醉，令推著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骑瓮而去。令史及明，都不见人，但有余烟烬而已，乃寻径路，崎岖可数十里方至山口。问其所，云是阆州，去京师千余里。（“方至山口问其所云是阆州去京师千余里”十七字原阙，据明抄本

补。)行乞辛勤，月余，仅得至舍。妻见惊问之久（“之久”二字原倒置，据明抄本改。）何所来，令史以他答。复往问胡，求其料理，胡云：“魅已成，伺其复去，可遽缚取，火以焚之。”闻空中乞命，顷之，有苍鹤堕火中，焚死，妻疾遂愈。（出《广异记》）

唐代开元年间，户部令史的妻子长得很美，被妖精附体，而他却不知道。他家有匹骏马，总是喂给加倍的草料，反而越来越瘦弱。他去请教邻居住的一个胡人，这个胡人是个占卜术士。胡人笑着说：“马行百里尚且疲倦，何况如今行了一千多里，能不瘦吗？”令史说从来就很少骑它，家里又没有别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胡人说：“你每次去衙门办公，你妻子夜间就出去了，你却不知道。如果不信，到你再去衙门的时候，试着回家观察一下，就知道了。”令史照着胡人说的话，夜间偷着回到家里，隐藏在别的屋里。到了一更天，妻子起身梳洗打扮得很漂亮，让女仆给马备上鞍子，走上台阶骑上马，女仆骑扫帚跟随在后面，逐渐升空而去，消失在夜色中。令史非常害怕，天亮以后去见胡人，吃惊地说：“妖精的事我相信了，怎么办呢？”胡人让他再观察一个晚上。这天夜里，令史回家后隐藏在堂屋前的幕布中。妻子不一会就回到堂屋，问女仆为什么有生人的气味。她让女仆把扫帚点上火，把堂下四周的屋子都照着看一遍。令史狼狈地钻进堂上的大坛子里面。不一会，他妻子骑着马又要出去，因为刚才把扫帚烧了，女仆再没有可骑的了。妻子说：“随便有个什

么都可以骑，何必一定要扫帚。”女仆仓促之中，骑上大坛子就随着走了。令史在坛子里，不敢活动。不一会，到了一座山的树林中间，地上架设着帐幕，摆着丰盛的酒席。一起喝酒的有七八个人，各自都带有一个伙伴，关系融洽亲昵到了极点。他们喝了几个更次才散席。妇人骑上马，让女仆去骑坛子。女仆吃惊地说：“坛子里有人！”妇人喝醉了，让女仆把人推到山下去。女仆也醉了，把令史推出坛子。令史不敢说话，女仆就骑着坛子走了。令史等到天亮，一个人也不见了，只有剩余的冒着烟的灰烬。令史寻找路径下山，山路崎岖大约走几十里才到山口。令史问路上的人这里是什么地方？回答说是阆州，离京城有一千多里。令史一路上象乞丐一样，辛辛苦苦地走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家里。妻子一见，吃惊地问他为什么离家这么久，是从哪里回来的，令史编造谎话回答了妻子。令史又去找那个胡人，求他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胡人说：“妖精已经成了气候，等它再出去的时候，可以突然地捉住它捆上，用火烧死它。”令史照着他的话做了，就听见空中有乞求饶命的声音。不一会，有一只苍鹤落在火中被烧死了。妻子的病跟着也好了。

裴 沆

同州司马裴沆尝说，再从伯自洛中，将往郑州，在路数日，晓程偶下马，觉道左有人呻吟声，因披蒿莱寻之。荆丛

下见一病鹤，垂翼俛喙，翅下疮坏无毛。且异其声，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数十步而至，谓曰：“郎君少年，岂解哀此鹤邪？若得人血一涂，则能飞矣。”裴颇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请刺此臂血，不难。”老人笑曰：“君此志甚劲，然须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卢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岂能至洛中，干胡卢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访胡卢生，具陈其事，且拜祈之。胡卢生初无难易，开袂，取一石合，大若两指，授针刺臂，滴血下满合，授裴曰：“无多言也。”及至鹤处，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尽涂其鹤，复邀裴云：“我所居去此不远，可少留也。”裴觉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随行。才数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芜狼藉。裴渴甚，求浆，老人指一土瓮：“此中有少浆，可就取。”裴视瓮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满中有浆，浆色正白，乃力举饮之，不复饥渴，浆味如杏酪。裴知隐者，拜请为奴仆，老人曰：“君有世间微禄，纵住亦不终其志。贤叔真有所得，吾久与之游，君自不知。今有一信，凭君必达。”因裹一袱物，大如合，戒无窃开。复引裴视鹤，鹤损处毛已生矣。又谓裴曰：“君向饮杏浆，当哭九族亲情，且以酒色诫也。”裴复还洛中，路阅其所持，将发之，袱四角各有赤蛇出头，裴乃止。其叔得信，即开之，有物如乾大麦饭升余。其叔后因游王屋，不知其终。裴寿至九十七。（出《酉阳杂俎》）

同州司马裴沆说，跟他父亲从祖兄弟从洛中出发去郑州，

在路上走了好几天。有一天早晨在路上偶尔下马歇息，听到路旁有人呻吟的声音，于是分开蒿草寻找，在荆棘丛中看见一只病鹤，垂着翅膀低着嘴，翅膀下面生疮腐烂，患处的毛已脱落，叫的声音奇特。这时忽然有个穿白衣服的老人，拄着拐杖从几十步外走来。他对裴沆说：“你是少年人，怎么能解救这只鹤呢？如果能得到人的血给鹤涂上，它就能飞走了。”裴沆是个懂得事理的人，品德高尚。他急忙说：“请刺我臂上的血，没问题。”老人笑着说：“你的这种精神很了不起，但必须是三世为人的人，这样的人血才能用。你前世不是人，只有洛中的胡卢生，三世是人。你这次出行，不是有急事，怎能再到洛中去面见胡卢生呢？”裴沆毅然踏上了返回洛中的道路，不到两宿，走到洛中。到了洛中他立刻去拜访胡卢生，详细讲述了事情经过，恳切请他帮助。胡卢生一点也没有感到为难，打开包袱，取出一个石头盒子，大小约有二个指头。他接过针刺破手臂，将血滴满一盒，交给裴沆说：“不必多说了。”裴沆回到了遇到鹤的地方，老人已经等在那里，高兴地对他说：“你真是个守信用的人。”然后就让他把血全涂到那只鹤的伤口上，又邀请裴沆说：“我住的地方离这里不太远，可以去少呆一会。”裴沆觉得这老人不是个平常的人，称他为老伯，跟着他去了。走了几里路，来到一个庄园。竹篱笆茅草屋，庭院里长满荒草。裴沆觉得很渴，向老人要水喝，老人指着一个用土做的神龛说：“这里面有一点水，可以取出来喝。”裴沆看那神龛里，有一个杏核，一把象斗笠一样的扇子，神龛底部装满水，水的颜色是纯白的。裴沆用力举起神龛把水喝了，不再饥渴，水的味道象杏酪。裴沆知道老人是个隐居的

高人，行礼请求老人收他作仆人。老人说：“你在人世上还有点官禄，即使跟着我隐居也不会坚持到底，你的叔叔是个真正得道的高人，我很早就和他有所交往，这些你自然不会知道。现在我有一封信，交给你一定能送到。”于是包装好一个包裹，大小形状象个盒子，并告诫他不要私自打开看。又领着裴沆看那只鹤，鹤受损的地方已经长出新毛。他又对裴沆说：“你刚才喝了杏浆，应当为九族的血缘亲情而哭泣，并且不能接近酒色。”裴沆回到洛中，路上看着小包裹想打开看看，小包的四角各有一条小红蛇露出头来，裴沆便停下手没有打开，他的叔叔接过包裹打开来看，里面有一升多象是大麦饭粒的东西。他的叔叔后来去王屋山了，不知道最后怎么样了。裴沆活了九十七岁。

又

李相（“相”原作“松”，据明抄本改。）公游嵩山，见病鹤，亦曰须人血。李公（公原作松。据明抄本改。下同。）解衣即刺血。鹤曰：“世间人至少，公不是。”乃令拔眼睫，持往东都，但映眼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视，乃马头也。至东洛，所遇非少，悉非全人，皆犬彘驴马，一老翁是人。李公言病鹤之意，老翁笑，下驴袒臂刺血。李公得之，以涂鹤。即愈，鹤谢曰：“公即为明时宰相，复当上升。相见非遥，慎无懈惰。”李公谢，鹤遂冲天而去。（出《逸史》）

李丞相当初在嵩山游玩，看见一只病鹤，也说须要人血治疗，李丞相解开衣服就要刺血。鹤说：“世上真正是人的很少，您也不是人。”并让他拔下自己的眼睫毛，让他拿着睫毛到东都去，只要把眼睫毛拿到眼前对着人看，就知道谁是真正的人了。李丞相半路上用这方法看自己，竟是个马头。到了东都洛阳，遇见的人不少，全都不是人，都是些猪狗驴马。最后遇到一个老人是人。李公向他说了病鹤的意思，老人笑了，下驴来露出手臂刺血交给他，他得到老人的血，用血涂到鹤的伤处，鹤马上就好了。鹤感谢他说：“你就是将来的宰相，又将羽化飞升天界，我们相见的日子不会太远，你一定不要懈怠。”李丞相表示感谢，鹤就飞走了。

鹄

鹄生百年而红，五百年而黄，又五百年而苍，又五百年为白，寿三千岁矣。（出《述异记》）

天鹅出生一百年，毛色变为红色，五百年后变成黄色，再过五百年变成灰白色，再过五百年变成白色。天鹅的寿命是三千年。

苏 琼

晋安帝元兴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婚对，然目不干色，曾无秽行。尝行田，见一女甚丽，谓少年曰：“闻君自以柳季之俦，亦复有桑中之欢耶？”女便歌，少年微有动色，后复重见之，少年问姓，云：“姓苏名琼，家在涂中。”遂要还尽欢，从弟便突入，以杖打女，即化成雌白鹄。（出刘义庆《幽冥录》）

晋安帝元兴年间，有一个人年龄二十多岁，还没结婚，可是他仍然眼睛不看女色，也没有淫秽的行为。一天他去打猎，看见一个很美丽的女子。女子对他说：“听说你认为自己是柳下惠那样的人，但是你又怎能懂得私奔幽会的快乐呢？”说着女子便唱起歌来，少年稍微有点动心。后来又见到这个女子，他就问女子的姓名。女子说：“我姓苏名琼，家就在路边。”于是邀请少年回家尽情欢乐。少年的堂弟突然走过来，用木杖打那女子，女子变成一只雌性白天鹅。

鸚 鵒

鸚鵒能飞，众鸟趾，前三后一，唯鸚鵒四趾齐分。凡鸟

下睑向上，独此鸟两睑俱动，似人目。（出《酉阳杂俎》）

鹦鹉能够飞翔。别的鸟类的脚趾，三个在前，一个在后，只有鹦鹉是四个脚趾一齐分开。凡是鸟类都是下眼皮向上动，只有鹦鹉能上下眼皮一起动，象人的眼睛一样。

张 华

张华有白鹦鹉，华行还，鸟辄说僮仆善恶。后寂无言，华问其故，鸟云：“见藏瓮中，何由得知？”公时在外，令唤鹦鹉，鹦鹉曰：“昨夜梦恶，不宜出户。”强之至庭，为鸱所攫，教其啄鸱喙，仅而获免。（出《异苑》）

张华有只白色的鹦鹉，他每次外出回来，鹦鹉就向他讲述仆人的好与坏，后来又不说了。张华问它是什么缘故，鹦鹉说：“被关在大坛子里，怎么能够知道呢？”张华有一次在屋外，让人去叫鹦鹉出来。鹦鹉说：“昨天晚上做了个恶梦，不宜到门外去。”勉强让它到了庭院，就被鸱鸟捉住，急忙教鹦鹉啄鸱鸟的嘴，才免于死。

鹦鹉救火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贵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日，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明抄本意作“竟”。）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然尝侨居是山，邻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出《异苑》）

有只鹦鹉飞落在别的山上，山里的飞禽走兽都很尊重它。鹦鹉心里想，这里虽然快乐却不能久住，就离开了。过了几天，忽然山上燃起大火。鹦鹉远远地看见了，就跳进水里沾湿羽毛，飞去洒向大火。天神说：“你虽然有救火的好意愿。但是你认为这种做法值得一提吗？”鹦鹉回答说：“虽然知道没有用，可是我曾经在这座山上侨居过，山上的禽兽都很善良，全都象我的兄弟一样，我不忍心看它们被烧死。”天神赞美鹦鹉并受到感动，替它将山火扑灭。

雪衣女

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甚聪慧，洞

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性既驯扰，常纵其饮啄飞鸣，然不离屏帟间。上命以近代词臣篇咏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嫔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女，必飞局中，鼓翼以乱之。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一旦，飞于贵妃镜台上，语曰：“雪衣女昨夜梦为鸇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令贵妃授以《多心经》，自后授记精熟，昼夜不息，若惧祸难，有祈禳者。上与贵妃出游别殿，贵妃置鹦鹉于步辇上，与之同去。既至，命从官校猎于前，鹦鹉方嬉戏殿槛上。瞥有鹰至，搏之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瘞于苑中，立鹦鹉冢。开元中，宫中有五色鹦鹉，能言而惠。上令左右试牵御衣，辄瞋目叱之。岐王文学熊延景，因献《鹦鹉篇》，上以示群臣焉。（出《谭宾录》）

唐玄宗天宝年间，岭南进献了一只白鹦鹉。由于养在皇宫里的时间长了，鹦鹉显得很聪明，能理解人的话语。宫里的人，直到贵妃，全都称呼鹦鹉为“雪衣女”。因为鹦鹉的性情已经很温顺驯服了，所以常常放开它任其吃喝飞鸣，可是它总也不离开屏风和帐幕之间。皇上让人把近代词臣的文章念着教给它，几遍后它就能背诵。皇上常常和嫔妃及各位王爷下棋玩，皇上的棋稍呈败势，左右的人呼唤雪衣女，它一定会飞到棋盘上，鼓动翅膀搅乱棋局。有时还啄嫔妃以及诸王爷的手，使他们不能抢到好的棋路。一天早晨，雪衣女飞到贵妃的镜台上，说道：“雪衣女昨天夜里梦见被老鹰捉住，我的性命就要结束了吗？”皇上让贵妃教给它念《多心经》，此

后它记得特别熟练，昼夜不停地念，象是害怕遭受灾祸，进行祈祷以求免灾。皇上与贵妃到别的宫殿游玩，贵妃就把鹦鹉放在辇车上，和她一起去。到了以后，皇上命令随行的将校进行围猎。鹦鹉这时正在宫殿的栏杆上飞来飞去，一瞬间有一只鹰飞来，捕杀了鹦鹉。皇上和贵妃，长久地为它叹息，命令人把鹦鹉埋在御花园中，立起一座鹦鹉的坟墓。开元年间，皇宫里有一只五色鹦鹉，能说话并且很聪明。皇上让左右的人试着牵扯自己的衣服，那只鹦鹉就瞪起眼睛叱责他们。岐王府的文学侍从熊延景，因此而奉献文章《鹦鹉篇》，皇上把文章交给群臣欣赏。

刘潜女

陇右百姓刘潜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质。继有求聘者，其父未许。家养一鹦鹉，能言无比，此女每日与之言话。后得佛经一卷，鹦鹉念之，或有差误，女必证之。每念此经，女必焚香。忽一日，鹦鹉谓女曰：“开我笼，尔自居之，我当飞去。”女怪而问之：“何此言邪？”鹦鹉曰：“尔本与我身同，偶托化刘潜之家，今须却复本族，无怪我言。人不识尔，我固识尔。”其女惊，白其父母，父母遂开笼，放鹦鹉飞去，晓夕监守其女。后三日，女无故而死，父母惊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尸忽为一白鹦鹉飞去，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陇右人刘潜的家里很富有，只有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儿，长得很美。不断地有人来向刘家求婚，她的父亲都没有答应。家里养了一只鹦鹉，擅长说话，女孩每天都与鹦鹉说话。后来得到一本佛经，鹦鹉念佛经，有时念错了，女孩一定纠正它。每当念佛经时，女孩一定要烧香。忽然有一天，鹦鹉对女孩说：“给我打开笼子，你自己来住，我应当飞走了。”女子奇怪地问它：“为什么这么说呢？”鹦鹉说：“你本来和我同是一类，偶然托生到刘潜的家里，现在却要回到原来的种族之中。不要怪我说这样话，别人不认识你，我却认识你。”那女子很吃惊，把这事告诉了父亲，父母就打开笼子，放鹦鹉飞走了。父母开始从早到晚地守着女儿。又过三天，女子无故就死了。父母吃惊地哭泣不止，正要埋葬女儿的时候，女儿的尸体忽然变成一只白鹦鹉飞走，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鷹

楚文王

楚文王好猎，有人献一鷹。王见其殊常，故为猎于云梦。毛群羽族，争噬共搏，此鷹瞪目，过瞻云际。俄有一物鲜白，不辨其形。（“形”字原阙，据《太平御览》卷九二六补。）鷹

便竦羽而升，矗若飞电。须臾，羽堕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鸟堕地。度其羽翅，广数十里，时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鹏雏也。”（出《幽明录》）

楚文王喜好打猎，有人献给他一只鹰。他见这鹰与普通的鹰不一样，所以带它到云梦一带打猎。一般的猎鹰、猎狗争着捕捉猎物，只有这只鹰瞪着眼睛远远地望着天边的云。不久有一个东西出现在天空，分辨不出它的形状。这只鹰就振动翅膀升上天空，快得象闪电一样。不一会，羽毛象下雪一样飘落下来，血象下雨一样洒落下来，有只大鸟掉到地上。估计这只大鸟的翅膀，展开有几十里宽。当时有见识广博的人说：“这是大鹏的雏鸟啊！”

刘 聿

唐永徽中，莱州人刘聿性好鹰，遂于之罘山悬崖，自缢以取鹰雏。欲至巢而绳绝，落于树歧间，上下皆壁立，进退无据。大鹰见人，衔肉不敢至巢所，遥放肉下，聿接取肉喂鹰雏，以外即自食之。经五六十日，雏能飞，乃裂裳而系鹰足，一臂上系三联，透身而下，鹰飞，掣其两臂，比至涧底，一无所伤，仍系鹰而归。

唐高宗永徽年间，莱州人刘聿喜好饲养猎鹰，于是到之罘山的悬崖上，拴好绳子缒下山崖去捉雏鹰。当他快到鹰巢时绳子断了，他掉在树枝上。上下都是直立的石壁，没有办法爬上或爬下。大鹰看见人，衔着肉不敢到巢里去，远远地放下肉。刘聿取过肉来喂雏鹰，剩下的就自己吃了。过了五六十天，雏鹰能飞翔了，刘聿就撕开衣服系在鹰的脚上，一只胳膊系了三根布绳，然后举着雏鹰跳下悬崖。雏鹰飞起来，提起他的两臂，人和鹰一块落到山涧的底下，一点也没有受伤。他仍旧系着鹰回家去了。

邺郡人

薛嵩镇魏时，邺郡人有好育鹰隼者。一日，有人持鹰来告于邺人，人遂市之。其鹰甚神俊，邺人家所育鹰隼极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后有东夷人见者，请以缯百余段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鵑也，善辟蛟螭患，君宜于邺城南放之，可以见其用矣。”先是邺城南陂蛟常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邺人遂持往，海鵑忽投陂水中，顷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尽，自是邺民免其患。有告于嵩，乃命邺人讯其事，邺人遂以海鵑献焉。（出《宣室志》）

薛嵩镇守魏州时，邺郡有个喜好养育鹰隼的人。有一天，有个人带着一只鹰来给这个邺郡人看，邺郡人就买下了这只鹰。这只鹰非常威武英俊，邺城人家里饲养的鹰隼很多，但没有一只能比得上它的。他常把这只鹰架在胳膊上游玩。后来有个东方少数民族的人看见了这只鹰，愿意用一百多段丝织品换取这只鹰。邺州人说：“我刚得到这只鹰，但是不知道它有什么特殊的用处。”那个人说：“这是一只海鵟，善长克制蛟和螭的危害，你应当到邺城的南面去放开它。就能看到它的用处了。很早以前邺城南面的池塘中就有一只蛟，经常给人带来灾难。邺郡的老百姓受到蛟的祸害有好多年了。邺郡人就带着这只海鵟去了，海鵟忽然投身进塘水之中，不久就捉了一只小蛟出来，然后又把这只蛟给吃光了。从此邺郡的百姓免除了蛟患。有人把这事告诉了薛嵩，薛嵩就把邺城人找来询问这件事，邺郡人就把海鵟献给了薛嵩。

鵟

魏公子

魏公子无忌曾在室中，读书之际，有一鵟飞入案下，鵟逐而杀之。忌忿其鵟戾，（“鵟戾”原作“系搏”，据明抄本

改。)因令国内捕鹄，遂得二百余头。忌按剑至笼曰：“昨杀（“杀”原作“搦”，据明抄本改。）鹄者，当低头伏罪；不是者，可奋翼。”有一鹄俯伏不动。（出《列异传》）

魏国的公子无忌有一天正在屋里读书，有一只斑鸠飞到他的书案下面，有一只雀鹰追进屋捕杀了它。无忌忿恨雀鹰的凶残，因此命令国内的百姓捕捉雀鹰，捉到二百多只。无忌握着剑走到笼子边上说：“曾经杀死斑鸠的，应当低头认罪，不是的，可以展翅飞离有一只雀鹰趴着一动不动。

鹄

宝观寺

沧州东光县宝观寺，常有苍鹄集重阁，每有鹄数千。鹄冬中每夕，即取一鹄以暖足，至晓，放之而不杀。自余鹰鹄，不敢侵之。（出《朝野僉载》）

沧州东光县的宝观寺，常常有鹄鸟聚集在重迭的殿阁上。

同时殿阁上也常常聚集着几千只鸽子。鹞鸟到了冬天，每天晚上，就捉来一只鸽子。放在自己的脚下暖脚，到了天亮，再放走鸽子而不杀死它。其余的鹰鹞，也不敢来侵害它们。

落雁殿

唐太宗养一白鹞，号曰将军，取鸟，常驱至于殿前，然后击杀，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书，从京至东都与魏王，仍取报，日往返数回，亦陆机黄耳之徒欤？（出《朝野僉载》）

唐太宗养了一只白鹞，称呼它将军。它捉鸟时，常常驱赶到宫殿的前面，然后再攻击杀死鸟，所以将这处宫殿叫“落雁殿”。皇上常常让它送信，从京城送给东都洛阳的魏王，并取回信，一天能往返好几次。它难道也是陆机的俊犬黄耳一类的动物吗？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一 禽鸟二

孔雀

交趾罗州王轩

燕

汉燕胡燕千岁燕 晋瑞
元道康 范质

鷓鴣

飞 数 飞南向 吴楚鷓鴣

鹄（鹄附）

知太岁 张 顓 条支国 黎景逸
张昌期 崔圆妻 乾陵 鹄信

鸡

陈仓宝鸡 楚 鸡 卫 女 长鸣鸡
沉鸣鸡 孙 休 吴 清 广州刺史
祝鸡公 朱 综 代郡亭 高 嶷
天 后 卫 镐 合肥富人

孔雀

交趾

交趾郡人多养孔雀，或遗人以充口腹，或杀之以为脯腊。人又养其雏为媒，旁施网罟，捕野孔雀。伺其飞下，则牵网横掩之，采其金翠毛，装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为方物。云，生取则金翠之色不减耳。（出《岭表录异》）

交趾郡人大多饲养孔雀，或是送给别人吃肉，或是杀了做成肉脯。还有的人饲养小孔雀做诱饵，在旁边安好网，捕捉野孔雀。等野孔雀飞下地时就牵动网绳将孔雀罩住，然后拔取孔雀身上金翠色的羽毛，制造成拂尘的扇子。有时要完整的羽毛，就活着截断孔雀的尾巴，当作土特产品，还说：“活着取毛，毛上的金翠色一点不变。”

罗 州

罗州山中多孔雀，群飞者数十为偶。雌者尾短，无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后复凋，与花萼相荣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凡欲山栖，必先择有置尾之地，然后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沾而重，不能高翔，人虽至。且爱其尾，恐人所伤，不复蹇翔也。虽驯养颇久，见美妇人好衣裳与童子丝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时媚景，闻管弦笙歌，必舒张翘尾，盼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鹅，解百毒。人食其肉，饮药不能愈病。其血与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鸡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鸣若曰“都护”。土人取其尾者，持刀于丛篁可隐之处自蔽，伺过，急断其尾，若不即断，回首一顾，金翠无复光彩。（出《纪闻》）

罗州的山中有很多孔雀，几十只为一群在一起飞翔。雌孔雀尾巴短，也没有金翠色，雄孔雀出生三年，开始长出小尾巴，五年长成大尾巴。立春时尾羽开始生长，三四个月后又凋落了，和花朵同时繁荣和凋谢。孔雀喜爱自己的尾羽并且非常忌妒，凡是想在山林里休息，一定要先选择好放置尾巴的地方，然后才栖息在那里，南方人要捕捉活孔雀，要等

到下大雨的时候才去，这时孔雀的尾巴上沾上雨水变得很沉重，不能高飞。虽然有人走近，但是因为它太爱自己的尾巴，恐怕被人损坏，就不再飞翔了。孔雀即使是驯养了很久，但是如果看见了漂亮女人穿着好看衣服和穿鲜艳丝绸衣服的小孩，也一定要追上去啄她们。如果遇到美好的天气，美丽的景色，听到管弦乐器演奏的曲调，一定要舒展开翅膀和尾巴，目光流转地跳舞，好象是很有情意的样子。住在山谷里的少数民族把孔雀煮熟了吃，味道象鹅肉一样，能解百毒。人要是吃了孔雀肉，吃药就没有治病的效验了。孔雀的血和头，能解巨毒。南方人得到孔雀蛋，让鸡孵化就可以了。孔雀的脚稍稍弯曲，它的叫声象是在说：“都护”。当地的土人想得到孔雀尾羽，就拿着刀在丛竹中隐蔽，等孔雀经过时，赶快砍断它的尾巴，如果不能立即砍断，孔雀回头看上一眼，尾羽就会失去金翠的颜色和光彩。

王 轩

卢肇住在京南海，见从事王轩有孔雀。一日奴来告曰：“蛇盘孔雀，且毒死矣。”轩令救之，其走卒笑而不救，轩怒，卒云：“蛇与孔雀偶。”（出《纪闻》）

卢肇住在京城南海，看见从事王轩有只孔雀。有一天，仆

人来告诉说：“蛇盘住孔雀，快要毒死孔雀了。”王轩让兵丁快去救孔雀，他的手下笑着却不去救，王轩生气了，手下人说：“蛇与孔雀在交配。”

汉 燕

蓐泥为窠，声多稍小者汉燕。陶胜力注《本草》云，紫胸轻小者是越燕，胸斑黑声大者是胡燕。其作巢喜长，越燕不入药用。越与汉，亦小差耳。（出《世说》）

用草和泥做巢，叫声频繁体形较小的燕子是汉燕。陶胜力注《本草》说：胸前是紫色，重量轻体形小的是越燕。胸前有黑斑点，叫声宏亮的是胡燕，胡燕做巢喜欢做长形的巢。越燕不能做药用。越燕和汉燕，也只不过是稍有差别罢了。

胡 燕

凡狐白貂鼠之类，燕见之则毛脱，或燕蛰于水底。旧说燕不入室，取桐为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来。胸斑黑声大，名胡燕，其窠有容匹素者。（出《酉阳杂俎》）

凡是狐狸和白貂鼠一类的动物，燕子看见它们羽毛就脱落了，藏伏多水的泥洞中。传说燕子如果不进屋里，取桐木来雕刻成男女各一人扔到井里，燕子一定进屋。胸前有黑色斑点叫声宏亮的，名叫胡燕，它的巢有的能放下一匹生绢。

千岁燕

齐鲁之间，谓燕为乙，作巢避戊己。《玄中记》云，千岁之燕户北向。《述异要》云，五百岁燕生胡髯。（出《酉阳杂俎》）

齐鲁那个地方的人把燕叫做乙。燕子做巢躲避戊日己日。《玄中记》中说：千年燕子的巢口向北开。《述异要》中说：五百年的燕子长胡须。

晋 瑞

魏禅晋岁，北阙下有白光如鸟雀之状，时有飞翔去来。有司即闻奏，帝使罗者张之，得一白燕，以为神物，以金为笼，

致于宫内，旬日不知所在。论者云：“金德之瑞。”昔师旷时，有白燕来巢，检瑞应图，果如所论。师旷，晋人也，古今之议相符焉。（出《拾遗录》）

魏把帝位禅让给晋的那一年，京城北面的城楼下有白光象是鸟雀的形状，经常地飞来飞去。官署将这件事报告给皇上，皇上派人用网去捉，结果捉到一只白燕，认为是神物，用金丝做了个笼子，放在皇宫内，十天之后白燕不知到哪里去了。有人评论说：“这是兴盛繁荣的好兆头，从前师旷的时候，就有白燕来筑巢，考察这个祥瑞现象，正应验了图讖上的话。”果然就象这个人说的一样。师旷是晋人也罢，古代和今天的议论是相符合的。

元道康

后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虑山，云栖幽谷，静掩衡茅，不下人间，逾二十载。服饵芝朮，以娱其志。高欢为丞相，前后三辟不就。道康以时方乱，不欲应之。至高洋，又征，亦不起。道康书斋常有双燕为巢，岁岁未尝不至。道康以连征不去，又（“又”原作“有”，据明抄本改。）惧见祸，（“祸”原作“抑”，据明抄本改。）不觉嗟咨。是夕，秋月朗然，清风飒至。道康向月微思，忽闻燕呼康字云：“景怡，卿

本澹然为乐，今何愁思之深耶？”道康惊异，乃知是燕。又曰：“景怡景怡，乐以终身。”康曰：“尔为禽而语，何巢我屋？”燕曰：“我为上帝所罪，暂为禽耳。以卿盛德，故来相依。”道康曰：“我忘利，不售人间，所以闭关服道，宁昌其德，为卿所谓？”燕曰：“海内栖隐，尽名誉耳。独卿知道，卓然器外，所以神祇敬属，万灵归德。”燕曰：“我来日昼时，往前溪相报。”道康乃策杖南溪，以伺其至。及昼，见二燕自北岭飞来而投涧下，一化为青衣童子，一化为青衣女子。前来谓道康曰：“今我便归，以卿相命，故来此化。然无以留别，卿有隐志，幽阴见嘉，卿之寿更四十岁，以此相报。”言讫，复为双燕飞去，不知所往。时道康已年四十，后果终八十一。

后魏有人叫元道康，字景怡，隐居在林虑山。云雾笼罩着幽深的山谷，静静地掩闭着横木为门的茅草屋，他从不下山到尘世中去，一直过了二十多年。他服用灵芝仙草，来陶冶自己的情操和志向。高欢做了丞相，前后三次来请他出山做官他都没有去，元道康认为那时正要发生动乱，不想答应他。等到高洋做了丞相，又来请他出山，他仍然没有去。元道康的书房里有一对燕子，每年都飞来筑巢的。元道康因为朝廷连年征召自己都没有去，害怕引来灾祸，不觉地暗自叹气。这天晚上，秋月朗朗地照着，清风一阵阵吹来，元道康面向明月思索，忽然听到燕子招呼元道康的字说：“景怡，你本来心情淡泊，自得其乐，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忧愁和思虑呢？”元道康很惊奇，这才知道是燕子在说话。燕子又说：

“景怡景怡，要一辈子快乐。”元道康说：“你是禽鸟却会说话，为什么在我的屋里筑巢？”燕子说：“我被上帝责罚，暂时做禽鸟了。因为你道德高尚，所以才来依附于你。”元道康说：“我忘却名利，不愿步入尘世，所以才关上门学习道家学说，发扬光大道家学说，就象你所说的那样。”燕子说：“天下隐居的人，全是沽名钓誉的人。只有你真正懂得道法，卓然独立尘世之外。所以神灵尊敬你、关注你，千万种生灵都佩服于你的德行。”燕子接着又说：“我明日天亮时，到前面的溪水边有话对你说。”元道康便拄着木杖到南面的溪水边去等候燕子，等到天亮，看见两只燕子从北面的山岭飞来落到山涧下面。一只变成一个穿黑衣的男童，一只变成一个穿黑衣的少女，走上前来对元道康说：“今天我们就要回天上去了，为了给你预测命运，所以才到这里来点化你，否则就没有什么留作纪念的了。你有隐居的志向，神灵都给予好评，你的寿命还有四十岁，就以此来作为对你的报答吧。”说完，又变成一对燕子飞走了，不知道哪里去了。这时元道康已经四十岁了，后来果然八十一岁才死去。

范 质

汉户部侍郎范质言，尝有燕巢于舍下，育数雏，已哺食矣。其雌者为猫所搏食之，雄者啁啾，久之方去。即时又与一燕为匹而至，哺雏如故。不数日，诸雏相次堕地，宛转而

僵。儿童剖腹视之，则有蒺藜子在嗉中，盖为继偶者所害。（出《玉堂闲话》）

汉代户部侍郎范质说，曾经有一对燕子在他家的屋下筑巢，养育了几只雏燕，已经进入哺育喂食阶段。那只雌燕被猫捉住吃了，雄燕鸣叫着很久才飞走，不多时又和另一只雌燕配成一对回来了，还象从前一样地哺育雏燕。不几天，所有的雏燕一个接一个地掉到地上，辗转着死去。儿童剖开雏燕的肚子观察发现有蒺藜子在雏燕的胃里，都是被燕子后来的配偶给害死的。

鹧鸪

飞 数

鹧鸪飞数逐月，如正月，一飞而止于巢中，不复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难采，南人设网取之。（出《酉阳杂俎》）

鹧鸪飞翔的次数随着月份而变化。如果是正月，飞一次

后就呆在巢中，不再起飞了。十二月十二日开始，最难捕捉，南方人就张网捕捉鹧鸪。

飞南向

鹧鸪似雌雉，飞但南，不向北。杨孚《交州异物志》云：“鸟像雌雉，名鹧鸪，其志怀南，不思北徂。”（出《旷志》，明抄本作《广记》）

鹧鸪的样子象雌野鸡，只向南飞，不向北飞。杨孚的《交州异物志》中说：“有一种鸟象雌野鸡，名叫鹧鸪。它心里只是想着南方，不愿意朝北方走。”

吴楚鹧鸪

鹧鸪，吴楚之野悉有。岭南偏多此鸟。肉白而脆，远胜鸡雉。能解冶葛并菌毒，臆前有白圆点，背上间紫赤毛。其大如野鸡，多对啼。《南越志》云：“鹧鸪虽东西回翔，然开翅之始，必先南翥。其鸣自呼‘社’（明抄本“社”作“杜”）薄州。”又《本草》云：“自呼‘钩辀格磔。’”李群玉《山行

闻鹧鸪》诗云：“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鉤輶格磔声。”（出《岭南录异》）

吴楚一带都有鹧鸪的踪迹，然而岭南最多。鹧鸪的肉白而且脆嫩，远远超过家鸡和野鸡的味道，并且能化解和治疗葛草和菌类中毒。鹧鸪胸前有白色圆点，背上间隔生长着紫色和红色的羽毛。它的大小象野鸡，大多数喜对面鸣叫。《南越志》上说：“鹧鸪鸟虽然东西来回地飞翔，可是刚展翅起飞的时候，一定先向南飞。鹧鸪鸣叫的声音似乎是在呼唤‘社薄州’”。另外《本草》上说：“鹧鸪鸟常常自己呼叫‘鉤輶格磔’”。李群玉的《山行闻鹧鸪》诗中说：“刚刚穿过艰难曲折的山路，又听见鹧鸪鸟‘鉤輶格磔’的叫声。”

鵲

知太岁

鵲知太岁之所在，《博物志》云：“鵲巢背太岁。”此非才智，任自然尔。《淮南子》曰：“鵲识岁多风，去（去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乔木，巢傍枝。”（出《说文》）

喜鹊知道太岁星所在的方向，《博物志》上说：“鹊巢背着太岁星。”这不是因为喜鹊有智慧，而是靠喜鹊天生的本能。《淮南子》上说：“喜鹊知道哪一年风大，就离开高大的乔木，去到傍出的树枝上筑巢。”

又

鹊构巢，取在树杪枝，不取堕地者，又缠枝受卵。端午日午时，焚其巢，灸病者，疾立愈。（出《酉阳杂俎》）

喜鹊建巢，常选取树梢上的细枝，不取落在地上的干枝，然后缠起树枝做巢下蛋。端午节这一天的中午，火烧喜鹊的巢，用来给病人烧灸治病，病立刻就全好。

张 颢

常山张颢为梁相，天新雨后，有鸟如山鹊，稍下堕地，民拾取，即化为一圆石。颢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颢以上闻。藏之秘府。颢后官至太尉，后议郎汝南樊行

夷校书东观，上表言：“尧舜之时，尝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应复。”

常山的张颢是梁国的丞相。有一天雨过天晴，有一只象山鹊的鸟坠落到地下，被一个老百姓拾起来以后变成一块圆圆的石头。张颢砸破石头，得到一金印，上面的文字是：“忠孝侯印”。张颢把这件事报告给皇上，金印被收藏在宫内册府里。张颢后来官至太尉。议郎汝南人樊行夷在东观书府校对书稿，给皇上上书说：“尧舜的时候，曾经设过忠孝侯个官职，现在上天降下这颗金印，应该重设这个官职。”

条支国

章帝永宁元年，条支国有来进异瑞，有鸟名鵠鵠，形高七尺，解人言。其国太平，鵠鵠群翔。昔汉武帝时，四夷宾服，有致此鵠，驯善。有吉乐事，则鼓翼翔鸣。按庄周云：“雕陵之鵠，盖其类也。”（出《拾遗记》）

东汉章帝永宁元年，条支国派人来进献不平常的吉祥物，有一只鸟名鵠鵠，身高七尺，能听懂人说的话。哪个国家太平，就会有鵠鵠成群地飞翔。从前汉武帝时，四边的少数民

族归顺，有的国家就奉献过这种鵙鵙，驯养得很好，要是有了吉祥快乐的事，它就振动双翅一边飞翔一边鸣叫。按，庄子说的，“雕陵之鵙”，就是指的这种鸟。

黎景逸

唐贞观末，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常有鵙巢其侧，每饭食餒之。后邻近失布者，诬景逸盗之，系南康狱。月余，劾不承，欲讯之，其鵙止于狱楼，向景逸欢喜，以传语之状。其日传有赦，官司诘其来，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说。”三日而赦果至，景逸还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鵙之所传。（出《朝野僉载》）

唐太宗贞观末年，南康的黎景逸住在空青山上，有喜鵙在他住的地方附近筑巢，他每天用饭喂喜鵙。后来，他的邻居中有个丢了布的人，诬告黎景逸偷布，黎景逸被关押在南康的监狱中。一个多月的时间，黎景逸都没有承认偷布，官府正准备刑讯。那只喜鵙停在狱楼上，向着黎景逸显示出很欢喜的样子，似乎是在向他传递话语。当天就有人传言说要有大赦，官府问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回答说：“路上遇到一个穿黑色衣服白色领子的人所说的。”三日后大赦的公文果然传到，黎景逸被放还归山，这才知道黑衣白领的人，就是喜鵙

去传的话。

张昌期

汝州刺史张昌期，易之弟也，恃宠骄贵，酷暴群僚。梁县有人白云，有白鹊见。昌期令司户杨楚玉捕之，部人有鹞子七十笼矣，以蜡涂爪。至林见白鹊，有群鹊随之，见鹞迸散，唯白者存焉。鹞竦身取之，一无损伤，而笼送之。昌期笑曰：“此鹊赎君命也。”玉叩头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见公。”拜谢而去。（出《朝野僉载》）

汝州刺史张昌期，是张易之的弟弟。他依仗哥哥的权势而骄横自大，对待同事也残酷暴虐。梁县有人对他说，有白喜鹊出现。张昌期就命令司户杨楚玉捕捉。杨楚玉的部下有七十笼雀鹰，他们用蜡涂到雀鹰的爪子上；到了树林里以后，看见有一只白喜鹊在前边飞，还有一群喜鹊跟着在这只喜鹊后边飞，看见鹞子以后都飞散了，只有白鹊还在。鹞子去捉白喜鹊，白鹊一点也没受到损伤。用笼子装着白喜鹊送给张昌期，张昌期笑着说：“这只白喜鹊赎了你一条命。”杨楚玉磕头说：“这是上天让我活着，不然的话，就是去投河跳海，也不敢来见您。”

崔圆妻

鹊巢中必有栋。崔圆相公妻在家时，与姊妹于后园见一鹊构巢，共衔一木，大如笔管，长尺余，安巢中，众悉不见。俗言见鹊上梁必贵。（出《酉阳杂俎》）

喜鹊的巢里一定有一根“栋梁”。崔圆丞相的妻子在家的時候，和姐妹们在后园看见一对喜鹊在筑巢。两只喜鹊共同衔着一根木棍，粗细象笔管一样，长短有一尺多，安放到巢中，而别的人都没有看见。俗话说，看见喜鹊上梁的人一定尊贵。

乾陵

大历八年，乾陵上仙观之尊殿，有双鹊衔柴及泥，补葺隙坏十五处。宰臣表贺之。（出《酉阳杂俎》）

唐朝大历八年，乾陵上仙观的殿楼上，有一对喜鹊鸟衔

着木柴棍和泥，修补殿楼上的裂缝和损坏的地方十五处。辅政大臣给皇上上书祝贺这件事。

鸽 信

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出《酉阳杂俎》）

大理丞郑复礼说，波斯人的船上大多都养着鸽子，鸽子能飞行数千里，过一段时间就放一只鸽子回家，当做是一封平安的家信。

鸡

陈仓宝鸡

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牵以献穆公。道逢二童子曰：“此为媪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脑。

若欲杀之，以柏插其首。”媼曰：“此二童子名为鸡宝，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陈仓人舍之，逐二童子，二童化为雉，飞入于林。陈仓人告穆公，发徒大猎，果得其雌，又化为石，置之汧渭之间。至文公立祠，名陈宝。雄者飞南集，今南阳雉飞县，即其地也。（出《列异传》）

秦穆公的时候，陈仓人挖地得到一个动物，象羊又不是羊，象猪又不是猪，便牵着它准备去献给秦穆公。路上遇到两个童子对他说：“这个动物叫媼述。经常生活在地下，吃死人的脑子，如果想要杀它，可以用柏树枝插进它的头里。”媼述说：“这两个童子名叫鸡宝，如果捉到雄的，就能做国王，捉到雌的，就能够做伯爵。”陈仓人就舍掉媼述，去追赶两个童子。两个童子变成野鸡，飞进树林。陈仓人把事情告诉了秦穆公，秦穆公就派人进行大规模地捕猎，果然捉到了那只雌的，雌的又变成石头，被放到汧山和渭水之间。等到秦文公时为它建祠堂，把那块石头叫做“陈宝”。那只雄鸡飞到南集，现在南阳的雉飞县，就是那只雄鸡停留的地方。

楚 鸡

楚人有担山鸡者，路人问曰：“何鸟也？”担者欺之曰：“凤皇也。”路人曰：“我闻有凤皇久矣，今真见之。汝卖之乎？”

曰：“然。”乃酬千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方将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献耳。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凤而贵，宜欲献之。遂闻于楚王，王感其欲献已也，召而厚赐之，过买凤之直十倍矣。（出《笑林》）

楚国有一人挑着山鸡，在路上遇到有人问他：“这是什么鸟？”他欺骗那人说：“是凤凰。”那人说：“我听说有凤凰已经很久了，现在才算真正看见了，你卖吗？”回答说：“卖。”于是路人出价千金，挑担人不同意，要求加倍出钱，这才把山鸡卖给了路人。路人正准备把它献给楚王时，过了一宿鸟就死了，路人不去可惜花掉的那些钱，只恨不能把鸟献给楚王。人们传说着这件事，全都认为那是只真正的凤凰，因而路人才要把它献给楚王。事情传到楚王的耳朵里，楚王为路人想把凤凰献给自己行为所感动，便把路人叫来厚厚地赏赐了路人，超过买鸟时所花的钱数的十倍。

卫 女

《雉朝飞》操者，卫女傅母所作也。卫侯女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赴（“赴”原作“当”，据明抄本改。）丧。”丧毕，不肯归，终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冢上鼓之。忽有二雉

俱出墓中，傅母抚雌雉曰：“女果为雉耶？”言未卒，俱飞而起，忽然不见。傅母悲痛，授琴作操，故曰《雉朝飞》。（出杨雄《琴清英》）

《雉朝飞》琴曲，是卫女的女师傅创作的。卫侯的女儿嫁给齐国的太子，走到半路上听说太子死了，就问师傅说：“怎么办呢？”师傅说：“暂且去参加丧礼。”丧礼结束后，卫女不肯再回娘家，一直到死。师傅后悔这件事，拿过来卫女生前使用的琴，在卫女的坟前弹了起来。忽然有两只野雉一起从坟墓里飞出来。师傅抚摸着雌雉说：“你果然变成雉鸟了吗？”话未说完，两只雉鸟一起飞起来，一会儿就不见了。师傅很悲痛，弹着琴创作了一支乐曲，所以叫《雉朝飞》曲。

长鸣鸡

汉成帝时，交趾越雉献长鸣鸡伺晨鸡，即下漏验之，晷刻无差。长鸣一食顷不绝，长距善斗。（出《西京杂记》）

汉成帝的时候，交趾的越雉贡献了一只能长鸣报晓的司晨鸡。成帝立即命令人用滴漏计时器来验证，司晨鸡鸣叫的时刻和计时器的刻度一点不差。司晨鸡鸣叫起来能连续一顿

饭的时间不停歇。这种鸡的脚爪很长，善于搏斗。

沉鸣鸡

建安三年，胥图献沉鸣石鸡，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应时而鸣，声能远彻。其国闻其鸣，乃杀牲以祀之。当声处掘地，得此鸡。若天下平，翔飞颀颀，以为嘉瑞，亦谓宝鸡。其国无鸡，人听地中，以候晷刻。道师云：“昔仙人相君采石，入穴数里，得丹石鸡，舂碎为药。服者令人有声气，后天而死。”昔汉武宝鼎元年，四方贡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静室，自然鸣翔，此之类也。《洛书》云：“胥图之宝，土德之征。大魏嘉瑞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建安三年，胥图国贡献沉鸣石鸡，红色，大小象燕子一样。石鸡经常生活在地下，按时鸣叫，叫声能清楚地传到很远的地方。胥图国的人听到了石鸡的叫声，就杀牲畜祭祀它。在它发出叫声的地方挖地，就得到这只鸡。如果天下太平，石鸡就上下翻飞，人们把这种现象当成祥瑞，所以又把这种鸡叫作宝鸡。胥图国没有普通的鸡，人们听地下石鸡的鸣叫，来计算时间。有个道士说：“从前仙人相君去采石料，入洞穴几里深，得到了红色石鸡。捣碎了做药，服了能使人加强声音和气息，在先天的寿数之后才死去。”从前汉武帝宝鼎元年，

四方国家都来贡献珍奇的宝物，其中有个琥珀燕，把它放在一间静室里，会自然地鸣叫飞翔，就是沉鸣石鸡这一类的珍奇宝物。《洛书》上说：“胥图国的宝物，乃是土德的象征。这正是大魏国的祥瑞之兆。”

孙 休

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往夕返。群臣莫不上谏曰：“此小物，何足甚耽？”答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之所以好也。”（出《语林》）

孙休喜好射猎雉鸡，到了适合打猎的季节他就早晨出去晚上才返回。大臣们没有不提意见劝阻的，他们说：“这是小动物，为什么那么爱好呢？”孙休回答说：“它虽然是小动物，耿直刚正却超过了人，所以我才喜欢它。”

吴 清

徐州民吴清，以太元五年被差为征。民杀鸡求福，煮鸡头在盘中，忽然而鸣，其声甚长。后破贼帅邵宝，宝临阵战

死。其时僵尸狼藉，莫之能识。清见一人著白袍，疑是主帅，遂取以闻。推校之，乃是宝首。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什伍，遽升荣位。鸡之妖，更为吉祥。（出《甄异记》）

徐州的百姓吴清，在吴国太元五年被派遣出征。吴清杀鸡祈求赐福，煮熟的鸡头在盘子里，忽然鸣叫起来，叫声悠长。后来打败了贼兵主帅邵宝，邵宝战死在沙场上。沙场上僵硬的尸体乱七八糟，没有人能识别。吴清看见一具尸体穿着白袍，怀疑是主帅，就搬过尸体来研究推断，那鸡头也正是邵宝首级之征。吴清因此功被任命为清河太守。从士兵越级提升，一下子就登上了高贵荣耀的位子。鸡表现出的妖异现象，更是吉祥的征兆。

广州刺史

广州刺史丧还，其大儿安吉，元嘉三年病死，第二儿，四年复病死。或教以一雄鸡置棺中，此鸡每至天欲晓，辄在棺里鸣三声，甚悲彻，不异栖中鸣，一月日后，不复闻声。（出《齐谐记》）

广州刺史死后被运回故乡。他的大儿子安吉在南朝元嘉三年得病死了，第二个儿子元嘉四年又得病死了。有人让把

一只公鸡放在棺材里避灾，这只鸡每天天要亮时，都在棺材里叫三声，叫得很悲惨，同在鸡窝里叫的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个月以后，也听不到这只鸡的叫声了。

祝鸡公

祝鸡公者，洛阳人也。居尸乡北山下，养鸡百余年，鸡皆有名字，千余头。暮栖树下，昼放散之。欲取呼名，即种别而至。卖鸡及子，得千余万，辄置钱去。之吴，作养池鱼。后登吴山，鸡雀数百，常出其旁。（出《列仙传》）

祝鸡公是洛阳人，住在尸乡的北山下。他养了一百多年的鸡，养的鸡全都有个名字，一共有一千多只。晚上鸡就睡在树下，白天就散放着。他呼唤哪一只鸡的名字，哪一只鸡就自动来到他的身边。他卖大鸡和鸡蛋，得到一千多万贯钱。就放好钱来到吴国，又开始干起用池塘养鱼。后来他攀登吴山，经常有几百只鸡和雀出现在他的身边。

朱 综

临淮朱综遭母难，恒外处住。内有病，因见前妇。

（“妇”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妇曰：“丧礼之重，不烦数还。”综曰：“自荼毒已来，何时至内？”妇云：“君来多矣。”综知是魅，敕奴婢，候来，便即闭户执之。及来，登往赴视，此物不得去，遽变老白雄鸡。推问是家鸡，杀之遂绝。（出刘义庆《幽明录》）

临淮朱综的母亲去世了，长期在外面居住守丧。听说妻子病了，于是回去看望妻子。妻子说：“丧礼是大事，不要经常回来了。”朱综说：“自从母亲去世，我什么时候到内室去过？”妻说：“你来的次数很多啊。”朱综知道是妖魅作怪。就命令妻子的婢女等到他来时，就立即关上门窗捉拿。等到那装扮成他的怪物来了，朱综立刻前去探视捉拿，这个怪动无法离开，马上变成一只白色的老公鸡。一追问原来是家养的鸡，杀了鸡以后再没有怪事发生。

代郡亭

代郡界中一亭，作怪不可止。有诸生壮勇者，暮行，欲止亭宿，亭吏止之。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住宿食。夜诸生前坐，出一手，吹五孔笛，诸生笑谓鬼曰：“汝止（“止”原作“上”，据明抄本改。）有一手，那得遍笛，我为汝吹来。”鬼云：“卿为我少指耶？”乃复引手，即有数十指出，

诸生知其可击，因拔剑砍之，得老雄鸡。（出《幽明录》）

代郡的边界处有一座供行人住宿吃饭的亭站，经常有妖精作怪。有一个姓诸的书生，很勇敢傍晚走路，想在亭站中住宿，官吏制止他，他说：“我自己能消除灾祸。”于是便住下来吃饭休息。夜里书生坐在前厅，这时，出现了一只手，吹着一支五个孔的笛子。书生笑着对鬼说：“你只有一只手，怎么能按住所有的笛孔，我替你吹吧。”鬼说：“你以为我手指少吗？”于是又伸出手来，竟有几十个手指。书生知道可以攻击鬼了，于是就拔出剑来砍去，结果砍死的是一只老雄鸡。

高 嶷

唐渤海高嶷巨富，忽患月余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经日而苏。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讼杀其妻子。嶷对元不识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尽，且放归。”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鸡也，令射杀，魅遂绝。

唐代渤海的高嶷非常富有，忽然得了了一个多月的病就安然地死去了。但他死去后心口上还温暖，过了几天又苏醒过来。他说：“有一个穿白衣服瞎了一只眼的人，拿着状子到阴

司去告我，说我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高嶷申辩说从来就不认识这个老人，冥府的官员说：‘你的寿命未尽，放你回阳间去吧。’”他明白了那个白衣人就是家中瞎了一只眼的白公鸡，便让人杀死了这只鸡，怪异的事也没有了。

天 后

唐文明已后，天下诸州，进雌鸡变为雄者甚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则天正位之兆。

唐代中宗文明年代之后，天下各个州贡献的母鸡变成公鸡的很多。有的已经变化了一半，还有一半没变。这是武则天要正式登基做皇帝的预兆。

卫 镐

卫镐为县官，下县，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梦一乌衣妇人引十数小儿，著黄衣，咸言乞命，叩头再三，斯须又至。镐甚恶其事，遂催食欲前。适镐所亲者报曰：“王幸在家穷，无物设饌，有一鸡，见抱儿，已得十余日，将欲杀之。”

镐方悟，乌衣妇人果乌鸡也，遂命解放。是夜复梦，感欣然而去。（并出《朝野僉载》）

卫镐当县令时下乡去，到了里正王幸在家。他打了个盹，梦见一个穿黑衣服的妇人领着十多个穿黄色衣裳的小孩，都说请饶命，再三磕头，过了一会又来一次。卫镐醒了后心中很烦，就催着快点吃饭。同卫镐关系好的人报告说，王幸在家穷，没有什么菜，养了一只鸡正在孵蛋，已经十多天了，王幸在想把这只鸡杀了。卫镐这才明白，黑衣妇人就是这只黑母鸡，就告诉不要杀。这天夜里他又做了一个梦，黑母鸡十分感谢他，然后高高兴兴地走了。

合肥富人

合肥有富人刘某，好食鸡，每杀鸡，必先刖双足，置木柜中，血沥尽力，乃烹，以为去腥气。某后病，生疮于鬓，既愈，复生小鸡足于疮瘢中。每巾栉，必伤其足，伤即流血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积岁，无日不伤，竟以是卒。（出《稽神录》）

合肥有个姓刘的富人，喜欢吃鸡。每次杀鸡时，一定要

先砍去鸡的双脚，放在木柜子里，等到血流光了，力气也没有了，才煮着吃，认为这样能解除腥气。刘某后来生了病，在鬓角处生了个疮，疮治好后，又在疮疤的地方长出一只小鸡爪。每次洗脸梳头，一定会碰伤那只鸡爪而血流满面，疼痛一整天。象这样过了一年，没有一天不受伤流血，竟因此而死去。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二 禽鸟三

鹅（鸭附）

史 惺 姚 略 鹅 沟 祖录事
周氏子 平固人 海陵斗鹅 鸭

鹭

冯 法 钱塘士人 黎州白鹭

雁

南人捕雁 海陵人

鸛鹄

勾 足 能 言 桓 豁 广陵少年

雀

雀目夕昏 吊乌山 杨 宣

乌

越乌台	何潜之	乌君山	魏 伶
三足乌	李 纳	吕生妻	梁 祖

鵑（鵑附）

鸣 鵑 鵑鵑鵑目夜明 夜行游女
襃 鵑 张率更 雍州人 韦 颢

鵑

史 惺

晋太元中，章安郡史惺家有驳雄鵑，善鸣。惺女常养饲之，鵑非女不食，荀昱苦求之，鵑辄不食，乃以还惺。又数日，晨起，失女及鵑。邻家闻鵑向西，追至一水，唯见女衣及鵑毛在水边。今名此水为鵑溪。（出《广古今五行记》）

晋代太元年间，章安郡史惺家有只杂色的公鵑，喜欢鸣

叫。史慊的女儿常常喂鹅吃食，不是史慊的女儿喂的食，鹅就不吃。荀佺向史慊要来这只鹅，鹅就不吃食，只好把鹅又还给了史慊。又过了几天，早晨起来，女儿和鹅一起不见了。邻居家听到鹅向西面走的声音，史慊便追到一条河边，只看见女儿的衣服和鹅毛堆在河边。如今这条河就叫“鹅溪”。

姚 略

义熙中，羌主姚略坏洛阳沟，取砖，得一双雄鹅并金色，交颈长鸣，声闻九皋，养之此沟。（出《幽明录》）

东晋文帝义熙年间，羌族的首领姚略毁坏了洛阳城里的护城河取砖用，得到一对金色的雄鹅，脖子依在一起高声鸣叫，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姚略就把这两只鹅放养在这条护城河里。

鹅 沟

济南郡张公城西北有鹅沟，南燕世，有渔人居水侧，常听鹅声。而众鹅中有铃声甚清亮，候之，见一鹅咽颈极长，因

罗得之，项上有铜铃，缀以银锁，有隐起元鼎元年字。（出《酉阳杂俎》）

济南郡张公城的西北方向有个鹅沟。南燕的时候，有个打渔的人住在水边，经常听到鹅叫的声音，并且还在众多的鹅鸣中传出清亮的铃声。等到这群鹅游过来，他看见一只鹅的脖颈极长，于是用网扣住了这只鹅。发现鹅的脖子上有只铜铃，用银锁锁在脖子上，铃上隐隐约约地有突起的“元鼎元年”的字样。

祖录事

久视年中，越州有祖录事，不得名，早出，见担鹅向市中者。鹅见录事，频顾而鸣，祖乃以钱赎之。到僧寺，令放为长生。鹅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后，经坊历市，稠人广众之处，一步不放，祖收养之。左丞张锡亲见说。（出《朝野僉载》）

唐武则天久视年间，越州有个姓祖的录事，不知道他的名字了。早晨出门，看见了一个人挑着鹅向市集走去。鹅看见了祖录事，频频回头鸣叫，祖录事就用钱买下了鹅。到了

一个佛庙，他让和尚放了鹅做善事祈求长寿。鹅竟然不肯进入寺庙，只是跑着跟在祖录事身后，经过作坊和集市等人多广众的地方，一步也不放松，祖录事就收养了这只鹅。左丞相张锡说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事。

周氏子

汝南周氏子，吴郡人也，亡其名，家于昆山县。元和中，以明经上第，调选，得尉昆山。既之官，未至邑数十里，舍于逆旅中。夜梦一丈夫，衣白衣仪状甚秀，而血濡衣襟，若伤其臆者。既拜而泣谓周生曰：“吾家于林泉者也，以不尚尘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间，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系吾者。吾本逸人也，既为所系，心甚不乐，又纵狂犬噬吾臆，不胜其愤。愿君子悯而宥之，不然，则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谨受教，不敢忘。”言讫忽寤，心窃异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梦白衣来曰：“吾前以事诉君，幸君怜而诺之，然今尚为所系，顾君不易仁人之心，疾为我解其缚，使不为君家囚，幸矣。”周即问曰：“然则尔之名氏，可得闻乎？”其人曰：“我鸟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梦语家僮，且以事讯之，乃家人因适野，遂获一鹅，乃笼归，前夕，有犬伤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梦白衣人辞谢而去。（出《宣室志》）

汝南周生是吴郡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了，他家住在昆山。元和年间，他考中了明经，安排选拔担任昆山尉。去昆山赴任途中住在距离县城几十里的一个旅店里，夜里他梦见一个穿白衣服仪表俊秀的男子，这男子的衣襟染满了血，象是胸部受了伤。这男子行过礼哭着对周生说：“我是个住在树林泉水间的人，因为不喜欢尘世的搔扰，所以在树林泉水间安度许多年了。今天因为偶尔在田野之间走走，不幸被你家僮仆把我捉住用绳子拴上了。我本来是个隐居的人，被捉住之后，心里很不高兴。家僮又放恶狗咬伤了我的胸部，我气愤得忍受不了了，希望你能可怜并放了我。不然的话，我不久就会死去。”周县尉说：“我接受你的要求，不敢忘记。”说完忽然醒了，心中觉得这事很奇怪。第二天，他回到自己家里。这天晚上，他又梦见白衣人来说：“我上一次把事情告诉你，幸亏你怜悯并答应了我，可是现在我还被捆绑着，想你不会改变仁爱之心，快些替我解开绳子，使我不再被囚禁在你们家里，那就万幸了。”周县尉就问他说：“然而你的名姓，能够告诉我吗？”那个人说：“我是一只鸟。”说完就离开了。第二天，周县尉就把梦中的事和僮仆说了，并向僮仆询问这件事。原来家人到野外去，捉到了一只鹅，就用笼子装着回家来。前天晚上，有只狗伤了鹅的胸部。周县尉立即命令把鹅放了。这天晚上，又梦见白衣人向他告辞道谢，然后就离去了。

平固人

处州平固人访其亲家，因留宿。夜分，闻寝室中有人语声，徐起听之，乃群鹅语曰：“明旦主人将杀我，善视诸儿。”言之甚悉。既明，客辞去，主人曰：“我有鹅甚肥，将以食子。”客具告之，主人于是举家不复食鹅。顷之，举乡不食矣。（出《稽神录》）

处州平固有个人去拜访他的亲家，被留下住宿。半夜时，他听见寝室中有人说话的声音，便慢慢地起身过去仔细倾听，原来是群鹅在说话。一只鹅说：“明天早晨主人将要杀我，好好照看这群孩子吧。”说得很清楚。天亮以后，客人要走。主人说：“我有只鹅很肥，准备把它杀了给你吃。”客人就把听到的鹅的话全告诉了主人，主人全家从此不再吃鹅。不多久，全乡的人也都不再吃鹅了。

海陵斗鹅

乙卯岁，海陵郡西村中有二鹅斗于空中，久乃堕地，其

大可五六尺，双足如驴蹄，村人杀而食之者皆卒。明年，兵陷海陵。（出《稽神录》）

乙卯年，海陵郡的西村里有两只鹅在空中相斗，过了很长时间后坠落到地上。它们大约有五六尺长，双脚象驴的蹄子那样大。村子里凡是杀了这两只鹅并且吃了鹅肉的人都死了。第二年，军队攻陷海陵。

鸭（附）

晋周昉少时与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宫亭庙下。同侣相语：“谁能入庙中宿？”昉性胆果决，因上庙宿。竟夕晏然，晨起，庙中见有白头老翁，昉遂擒之，化为雄鸭。昉捉还船，欲烹之，因而飞去，后竟无他。（出《述异记》）

晋代的周昉少年时与商人一块逆江而行，傍晚来到宫亭庙外。同行的人们说：“谁敢到庙里去睡一宿？”周昉胆大果断，就单独到庙里去睡，一宿都很平安。早晨起来的时候，他看见庙里有一个白发老翁。周昉就去捉拿他，白头翁变成了一只雄鸭，周昉捉住鸭子回到船上，准备煮了吃肉，这雄鸭又跑了，后来也没有发生别的什么事。

鹭

冯 法

晋建武中，剡县冯法作贾，夕宿荻塘，见一女子，著縠服，白皙，形状短小，求寄载。明旦，船欲发，云：“暂上取行资。”既去，法失绢一疋，女抱二束刍置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绢。法疑非人，乃缚两足，女云：“君绢在前草中。”化形作大白鹭，烹食之，肉不甚美。（出《幽冥录》）

晋代建武年间，剡县的冯法作买卖。晚上船停荻塘里，他看见一个穿着丧服的女人，皮肤白皙，身形矮小，请求搭船。第二天早晨，船正要出发，女人说：“我上岸去取出门用的钱物。”她离船后，冯法丢了一匹绢，这时那女人抱着两捆草回来放在船里。那女人象这样上下了十次，就丢了十匹绢。冯法怀疑她不是人，就捆上了她的两只脚，那女人说：“你的绢在前面的草丛中。”说完身形变成了一只大白鹭。将大白鹭煮着吃了，肉味并不太好吃。

钱塘士人

钱塘士人姓杜，船行。时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来，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调戏。杜阖船载之，后成白鹭去。杜恶之，便病死也。（出《续搜神记》）

钱塘有个书生姓杜。有一天他坐船外出，当时天下大雪并已到黄昏。有个穿着白衣服的女子走来，书生说：“你为什么不进到船舱里来？”然后就调戏她。书生关上船舱门将那个女子载走，没想到那女子后来又变成一只白鹭飞走了。姓杜的书生厌恶这件事，生病死了。

黎州白鹭

黎州通望县，每岁孟夏，有白鹭鸕一双坠地。古老传云，众鸟避瘴。临去，留一鹭祭山神。又每郡主将有除替，一日前，须有白鹭鸕一对，从大渡河飞往州城，盘旋栖泊，三五日却回。军州号为先至鸟。便迎新送故，更无误焉。（出《黎州图经》）

黎州的通望县，每年的初夏，都有一对白鹭鸕落到地上。古老的传说中说：“这是众鸟躲避瘴毒，临离开的时候，留下一对白鹭鸕祭祀山神。”又传说，每郡的主将如果有了升迁替换的事，一天之前，一定会有一对白鹭鸕，从大渡河飞往州城，盘旋飞翔，栖息在水边，三五天又飞回去。黎州的军人称这种鸟叫“先至鸟”。见到先至鸟，人们就开始准备迎接新上司送走老上司，从来没有过差错。

雁

南人捕雁

雁宿于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动计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围而警察。南人有采捕者，俟其天色阴暗，或无月时，于瓦罐中藏烛，持棒者数人，屏气潜行。将欲及之，则略举烛，便藏之。雁奴惊叫，大者亦惊，顷之复定。又欲前举烛，雁奴又惊。如是数四，大者怒啄雁奴，秉烛者徐徐逼之，更举烛，则雁奴惧啄，不复动矣。乃高举其烛，持棒者齐入群中，乱击之，所获甚多。昔有淮南人张凝评事话之，此人亲曾采捕。（出《玉堂闲话》）

雁夜间栖息在江河与湖的岸边，以及水中的沙洲上，往往都是千百只为一群。大的雁睡在中间，让雁奴围在外面并担任警戒。南方有捕捉大雁的人，专等那天色阴暗，或者没有月光的晚上，在瓦罐中藏好蜡烛，很多人拿着棒子，屏住呼吸悄悄地行走。接近雁群的时候，就略微举一下蜡烛，然后立即藏起来。雁奴看见火光惊叫起来，雁群也被惊醒了，不一会又安定下来。这时再向前举起蜡烛，雁奴又惊叫起来。象这样反复进行几次，大雁生气了，就去啄雁奴。拿蜡烛的人再慢慢地向前逼进，再举起蜡烛。这时雁奴因为害怕被啄，不再骚动和鸣叫了。于是那人高高地举起蜡烛，拿棒子的人一起冲进雁群中，乱打一顿，就能捕获到很多雁。从前有个淮南人张凝评事讲述了这件事，张评事曾经亲自参加捕雁。

海陵人

海陵县东居，人多以捕雁为业。恒养一雁，去其六翮以为媒。一日群雁回塞时，雁媒忽人语谓主人曰：“我偿尔钱足，放我回去。”因腾空而去，此人遂不复捕雁。（出《稽神录》）

在海陵县东边住的人大多以捕雁维持生活，家家都长年养着一只雁，拔去雁的六根大毛后用它作引雁。有一天，雁群回栖息地的时候，一只雁媒忽然说人话，对它的主人说：

“我给你赚来的钱够多了，放我回去吧。”接着腾空飞走了。这个人就不再捕雁了。

鸛 鵒

勾 足

鸛鵒交时，以足相勾，促鸣鼓翼如斗状，往往坠地。俗取其勾足为魅药。（出《酉阳杂俎》）

八哥交配时，用脚互相勾着，短促地叫着，扇动翅膀象是在争斗的样子，往往坠落到地上。民间习俗取八哥的勾足做魅药。

能 言

鸛鵒，旧言可使取火，效人言胜鹦鹉。取其目精，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见烟霄外物。（出《酉阳杂俎》）

八哥，传说可以让它取火。它学人说话胜过鹦鹉。取出它眼中的核仁，和人乳研在一起，滴到眼睛里，能看见云霄以外的东西。

桓 豁

晋司空桓豁之在荆州也，有参军，五月五日，剪鸛鸽舌教语，无所不名。后于大会，悉效人语声，无不相类。时有参佐鼾鼻，因内头瓮中效之，有主典盗牛肉，乃白参军：“以新荷裹置屏风后。”搜得，罚盗得。（出刘义庆《幽明录》）

晋代司空桓豁在荆州的时候，有个参军在五月五日这一天，剪下八哥的舌头教它说话，没有什么不会说的。后来在一次大聚会中，让八哥摹仿一个人说话的声音，没有不像的。当时有个参佐患有鼻道阻塞发音不清的病，八哥就把头钻进瓮中模仿他的声音。有个主典偷了牛肉，用新鲜荷叶裹着放在屏风后面，八哥就告诉了参军，搜查出来后惩罚了偷肉的人。

广陵少年

广陵有少年畜一鸛鸽，甚爱之。笼槛八十日死，以小棺

贮之，将瘞于野。至城门，閤吏发视之，乃人之一手也，执而拘诸吏。凡八十日，复为死鸛鹄，乃获免。（出《稽神录》）

广陵有一个少年养了一只八哥，很喜爱它，但是在笼子里关养了八十天就死了。少年用一个小棺材装着它，准备埋葬在野外。到了城门，守门的官吏打开一看，是一只人手。于是把少年捉住并交给有关的官吏，一共关押了八十天，那只人手又变成八哥，少年才获免。

雀

雀目夕昏

雀皆至夕而不见物，人有至夕昏不见物者，谓雀盲是也。鸛鹄夜察毫末，昼瞑目不见丘山，殊性也。（出《感应经》）

麻雀都是到了晚上就看不见东西，也有到了晚间看不清东西的人，这种病叫做雀盲。鸛鹄夜间能看清毫微，白天却目昏而看不见山丘，这都是因为有不同的天性啊。

吊乌山

蜀吊乌山，至雉雀来吊，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其无嗟不食，似特悲者。以为义则不杀。（出酉阳杂俎）

蜀地的吊乌山，等到雉雀都来吊唁情景，最令人悲伤。百姓在夜间点上火，找机会捉拿雉雀。其中有的雉雀嗓子空空的没吃食，象是特别悲伤的鸟，百姓认为是义雀就不杀它。

杨 宣

杨宣为河内太守，行县，有群雀鸣桑树上，宣谓吏曰：“前有覆车粟。”（《出益都耆旧传》）

杨宣做河内太守的时候，有一次去县里，遇见一群雀在桑树上鸣叫。杨宣对随行的官吏说：“前面有一辆运谷子的车翻了。

乌

越乌台

越王入国，丹乌夹王而飞，故句践得入国也。起望乌台，言乌之异也。（出王子年《耆旧传》，明抄本作《拾遗录》）

越王回国的时候，丹乌鸟围着越王飞翔，所以勾践才能够回到国内。他修建了一座望乌台，来纪念丹乌鸟的奇异功绩。

何潜之

晋时营道县令何潜之于县界得乌，大如白鹭，膝上髀下，自然有铜环贯之。（出《酉阳杂俎》）

晋代营道县令何潜之在县界内捉到一只乌鸦，大小象白鹭一样。这只鸟的膝上面、大腿下面，天然地有铜环贯穿着。

乌君山

乌君山者，建安之名山也，在县西一百里。近世有道士徐仲山者，少求神仙，专一为志，贫居苦节，年久弥励。与人遇于道，修礼，无少长皆让之。或果谷新熟，辄祭，先献虚空，次均宿老。乡人有偷者坐罪当（“罪当”原作“而诛”，据明抄本改。）死。仲山诣官，承其偷罪，白偷者不死，无辜而诛，情所未忍。乃免冠解带，抵承严法，所司疑而赦之。仲山又尝山行，遇暴雨，苦风雷，迷失道径。忽于电光之中，见一舍宅，有类府州，因投以避雨。至门，见一锦衣人，顾仲山，乃称此乡道士徐仲山拜。其锦衣人称监门使者萧衡，亦拜。因叙风雨之故，深相延引。仲山问曰：“自有乡，无此府舍。”监门曰：“此神仙之所处，仆即监门官也。”俄有一女郎，梳绾双鬟，衣绛赭裙青文罗衫，左手执金柄尘尾幢旄，传呼曰：“使者外与何人交通，而不报也？”答云：“此乡道士徐仲山。”须臾，又传呼云：“仙官召徐仲山入。”向所见女郎，引仲山自廊进。至堂南小庭，见一丈夫，年可五十余，肤体须发尽白，戴纱搭脑冠，白罗银镂帔，而谓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俗。吾有小女颇闲道教，以其夙业，合与卿为妻，今当吉辰耳。”仲山降阶称谢拜（“阶称谢拜”原

作“言谢几回”，据明抄本改。）起，而复请谒夫人，乃止之曰：“吾丧偶已七年，吾有九子，三男六女，为卿妻者，最小女也。”乃命后堂备吉礼。既而陈酒肴，与仲山对食讫，渐夜闻环珮之声，异香芬郁，荧煌灯烛，引去别室。礼毕三日，仲山悦其所居，巡行屋室，西向厂舍，见衣竿上悬皮羽十四枚，是翠碧皮，余悉乌皮耳。乌皮之中，有一枚是白乌皮。又至西南，有一厂舍，衣竿之上，见皮羽四十九枚，皆鸛鹑。仲山私怪之，却至室中，其妻问其夫曰：“子适游行，有何所见，乃沈悴至此？”仲山未之应，其妻曰：“夫神仙轻举，皆假羽翼。不尔，何以倏忽而致万里乎？”因问曰：“乌皮羽为谁？”曰：“此大人之衣也。”又问曰：“翠碧皮羽为谁？”曰：“此常使通引婢之衣也。”“又余乌皮羽为谁？”曰：“新妇兄弟姊妹之衣也。”又问：“鸛鹑皮羽为谁？”曰：“司更巡夜者衣，即监门萧衡之伦也。”语未毕，忽然举宅惊惧，问其故，妻谓之曰：“村人将猎，纵火烧山。”须臾皆云：“竟未与徐郎造得衣。今日之别，可谓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随方飞去。即向所见舍屋，一无其处。因号其地为乌君山。（出《建安记》）

乌君山是建安县的一座名山，在县城西面一百里处。近代有个道士叫徐仲山，从少年时代就开始追求得道成仙，并且非常专心虔诚，生活俭朴坚守节操，时间越长越坚定。他与别人在路上相遇，自觉遵守礼节，无论是老是少全都让人先行。当瓜果粮食刚刚成熟时，他就进行祭祀，第一次献给上天，第二次给德高年老的人。乡里有个小偷按罪应当处死，

徐仲山去面见审理案件的官员，承认自己是小偷有罪。又说小偷不应当判死罪，不应处死却杀了他，感情上忍受不了。然后他摘掉帽子脱下衣服，自愿替小偷抵罪承受制裁。审案官署怀疑自己判断有错就赦免了小偷。徐仲山有一次在山路上行走，遇上了大暴雨，无法抵挡大风雷电，竟迷了路。忽然他在闪电中，一处住宅，有点类似州府官员的住宅，因此就走过去想避避雨。到了门前，看见一个穿华丽衣服的人发现了他。他就自称本乡的道士徐仲山拜见，那个穿华丽衣服的人自称是监门使者萧衡，也回了礼。那人同他谈起了风雨，并真诚地邀请他进宅。徐仲山问：“自从有了这个山乡，从未看见过有这么一处住宅。”监门说：“这里是神仙的住处，我就是监门官。”不久有一个女郎，梳着一对环形的发髻，穿着紫红色的裙子和有着青色花纹的绸衫，左手拿着金柄牛尾拂尘，传呼说：“使者在外面与什么人谈话，怎么不报告呢？”萧衡回答说：“是这个乡的道士徐仲山。”不一会，那女子又招呼说：“仙官请徐仲山进去。”刚才见过的女郎，领着徐仲山从走廊进去，到了堂屋南侧的小庭院，看见一个男子，年龄大约五十多岁，身上的皮肤、胡须和头发全都是白的，戴着纱巾搭成的帽子，穿着白绸布绣着银色花纹的披肩。这男子对徐仲山说：“我知道你诚心修炼了很多年，超越凡俗之人。我有个小女儿熟悉修道的方法，根据她的愿望和命运，应当与你结为夫妻，今天正是好时辰。”徐仲山走下台阶拜谢，接着又请求拜见老夫人。男子阻止他说：“我丧妻已经七年了。我有九个孩子，三个男孩六个女儿。做你妻子的，是我最小的女儿。”然后他命令在后堂准备举行婚礼的设置，摆上了酒菜，

和徐仲山一起吃喝完毕。渐渐地夜深了，徐仲山听到了妇女身上所佩饰物的声音，奇异的香味特别浓郁，灯烛辉煌照耀，有人把徐仲山领到另外的房间。婚礼结束后第三天，徐仲山高兴地观看居住的房屋，逐个参观各个房间，走到一朝西的棚屋，看见竹竿上悬挂着十四件羽毛皮衣，一件是翠碧鸟的皮羽，其余全是乌鸦的皮羽。乌鸦皮中，有一件是白乌鸦的皮羽。他又到西南面去看，有一个棚屋，衣竿上有四十九件羽毛皮衣，全是鸛鹑鸟的皮羽。徐仲山暗自觉得这事很怪异，回到自己的居室中后，妻子问他说：“你刚才出去走了一趟，看见了什么？竟然情绪低落地回来了？”徐仲山没有回答。他的妻子又说：“神仙能够轻飘飘地升到天上去，全都是凭借翅膀作用。否则，又怎么能够在片刻之间就到了万里之外呢？”徐仲山便问：“乌鸦皮羽衣是谁的？”回答说：“那是父亲的羽衣。”又问：“翠碧鸟的羽衣是谁的？”回答说：“那是经常派去通话领路的女仆的羽衣。”又问其余乌鸦皮羽衣是谁的。回答说：“是我的兄弟姐妹们的羽衣。”又问鸛鹑皮羽衣是谁的，回答说：“是负责打更和巡夜的人的羽衣，就是监门官萧衡一类人的羽衣。”话没说完，忽然整个宅院的人都惊慌失措起来。徐仲山问是什么原因，妻子对他说：“村里的人准备打猎，放火烧山。”不一会大家都说：“竟没来得及给徐郎制做一件羽衣，今日分别之后，就当是萍水相逢一场吧。”然后众人都取来羽衣，四散飞去。原来看见的一片房屋，也都不见了。从此以后那个地方就叫“乌君山”。

魏 伶

唐魏伶为西市丞，养一赤嘴乌，每于人众中乞钱，人取一文，而衔以送伶处，日收数百，时人号为魏丞乌。（出《朝野僉载》）

唐代魏伶做长安西市丞，他养了一只红嘴乌鸦，经常在人多的地方向人要钱。如果有人给它一文，它就衔着送到魏伶的住处，每天能收几百文，人们叫它魏丞乌。

三足乌

天后时，有献三足乌，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唐书》云：“天授元年，有进三足乌，天后以为周室之瑞。”睿宗云：“乌前足伪。”天后不悦。须臾，一足坠地。（出《酉阳杂俎》）

唐朝武则天当政的时候，有人献上一只三足乌鸦。左右

有人说：“一只脚是假造的。”武则天笑着说：“命令将这件事记录到史书上，何必去考察它的真假呢？”唐代史书上说：天授元年，有人进献三足乌，则天皇后认为是大周王朝吉祥的征兆。睿宗说：“乌的前脚是假的。”武则天不高兴。不一会，乌鸦的一只脚掉到了地上。

李 纳

贞元十四年，郑汴二州群乌飞入田绪、李纳境内，衔木为城。高至二三尺，方十余里。绪、纳恶而命焚之，信宿如旧，乌口皆流血。（出《酉阳杂俎》）

唐朝贞元十四年，郑州和汴州有一群乌鸦飞到了田绪和李纳的辖区，衔来树枝木块垒成城墙，高有二三尺，方圆十多里。田绪和李纳厌恶这件事派人烧了“城墙”。过了两宿，乌鸦又把城墙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乌鸦的嘴里都流出了血。

吕生妻

东平吕生，鲁国人，家于郑。其妻黄氏病将死，告于姑

曰：“妾病且死，然闻人死当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梦告于姑矣。”及其死，姑梦见黄氏来，泣而言曰：“妾平生时无状，今为异类，生于郑之东野丛木中，黥其翼，噉其鸣者，当是也。后七日，当来谒姑，愿姑念平生时，无以异类见阻。”言讫遂去。后七日，果一乌自东来，至吕氏家，止于庭树，哀鸣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梦矣，汝无昧平素，直来吾之居也。”其乌即飞入堂中，回翔哀唳，仅食顷，方东向而去。（出《宣室志》）

东平县的吕生，是鲁国人，家住在郑城。他的妻子黄氏有病快要死了，告诉她的婆婆说：“我得病快死了，可是听说人死了要变成鬼，我常常痛恨人和鬼不能相互沟通，因而使活着的人更加悲哀。婆婆你同我感情很深，我死后一定要在梦中告诉婆婆。”等到黄氏死了，婆婆梦见黄氏回来，哭着对她说：“我生前做了些不该做的事，现在成为不同的族类，出生在郑城东面的荒野丛林之中。那个翅膀是黑色的，噉噉鸣叫的，就是我呀。再过七天，我会来拜见婆婆，希望婆婆念我活着时的情况，不要因为我是不同的族类就阻挠我。”说完就走了。过了七天，果然有只乌鸦从东面飞来，飞到吕家庭院的树上，悲哀地叫了很长时间。她的婆婆哭着说：“果然同我的梦一样，你还像活着的时候一样，直接来我的住处吧。”那只乌鸦便飞入堂中，来回地飞着，悲哀地叫着，仅仅呆了一顿饭的工夫，就向东方飞去。

梁 祖

梁祖亲征郢州，军次卫南。时筑新垒工毕，因登眺其上，见飞鸟止于峻坂之间而噪，其声甚厉。副使李璠曰：“是乌鸣也，将不利乎？”其前军朱友裕为朱瑄所掩，拔军南去，我军不知，因北（“北”原作“此”，据明抄本改。）行。遇朱瑄军至，梁祖策马南走，入村落闻，（“明”抄本“闻”作“问”，疑当作“间”。）为贼所追。（“追”原作“迨”，据明抄本改。）前有沟坑，颇极深广，匆遽之际，忽见沟内蜀黍秆积以为道，正在马前，遂腾跃而过。副使李璠、郡将高行思为贼所杀。张归宇为殿骑，援戈力战，仅得生还，身被十五箭。乃知卫南之乌，先见之验也。（出《北梦琐言》）

后梁太祖亲自征伐郢州，军队驻扎在卫南。新工事修筑完毕，他们登上工事向远处观看，见乌鸦飞来停在陡坡上叫，叫声凄厉。副使李璠说：“这是乌鸦在叫，将对我们不利吧？”后梁太祖的前锋朱友裕的部队受朱瑄的袭击转向南去，但后梁太祖不知道，却向北走。中途遇上朱瑄的部队，后梁太祖又打马向南走。进入村落里又被贼所追赶，前面有一壕沟，又深又宽。荒乱之际，忽然沟内的蜀黍秸秆自动堆积起来形成一条通路，正在马前。于是后梁太祖放马腾跳过去。副使李

璠和郡将高行思被贼兵所杀。张归宇是后卫骑士，拿着武器拚力战斗，仅仅使梁太祖能活着回去，身上中了十五枝箭。这时才知道卫南的乌鸦，是事先发出的预兆。

梟

鸣 梟

夏至阴气动为残杀，盖贼害之候，故恶鸟鸣于人家，则有死亡之征。又云：“鸱梟食母眼精，乃能飞。”郭璞云：“伏土为梟。”《汉书·郊祀志》云：“古昔天子，尝以春祠黄帝，用一梟破镜。”（出曹植《恶鸟论》）

夏至的时候阴气开始发动，就是快到肃杀的季节了。所以说有恶鸟在家鸣叫，就是这家有人要死的征兆。又有人说：“鸱梟吃了母亲眼睛里的核仁，才能飞翔。”郭璞说：“藏在人住处的就是梟鸟。”汉书《郊祀志》上说：“从前的天子，在春天祭祀黄帝，用一只梟鸟和一只破镜。”

鸱（附）

鸱，相传鸱生三子一为鸱。肃宗张皇后专权，每进酒，常以鸱脑和酒，令人久醉健忘。（出《酉阳杂俎》）

鸱鸟，相传鸱鸟生三个雏鸟其中一个就是鸱。肃宗的张皇后很专权，每次送上酒来，常常用鸱鸟的脑子和在酒中，喝了让人长时间醉酒并健忘。

又

世俗相传，鸱不饮泉及井水，唯遇雨濡翮，方得水饮。（并出《酉阳杂俎》）

民间传说，鸱鸟不喝泉水和井水，只有遇上下雨沾湿了羽毛，才能饮到水。

鸺鹠目夜明

鸺鹠即鸱也，为罔，可以聚诸鸟。鸺鹠昼日，目无所见。夜则飞撮蚊虻。鸺鹠乃鬼车之属也，皆夜飞昼藏。或好食（明抄本“食”作“拾”）人爪甲，则知吉凶，凶者辄鸣于屋上，其将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户内，盖忌此也。亦名夜游女，好（“好”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与婴儿作祟，故婴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又名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爱入人家，烁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荆楚岁时记》云：“闻之，当唤犬耳。”又曰：“鸱大如鸺，（明抄本“鸺”作“鸱”）恶声，飞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为炙，故《庄子》云：“见弹思鸱炙。”又云：“古人重鸱炙。”尚肥美也。《说文》：“枭不孝鸟，食母而后能飞。”《汉书》曰：“五月五日作枭羹，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鸱炙及枭羹，盖欲灭其族类也。（山《岭表录异》）

鸺鹠就是鸱鸟，长得呈圆形，能够把各种鸟聚集起来。鸺鹠在白天什么也看不见，夜间飞着能捕捉蚊虫。鸺鹠是鬼车鸟一类的鸟，都是夜间活动，白天就躲藏起来。有的鸺鹠喜

欢吃人的指甲，就能知道人的吉凶，有凶信的就在他家的屋子上面鸣叫，那家就将有灾祸。所以人们剪下指甲，都把指甲埋在屋里，就是忌讳鸺鹠。有人叫鸺鹠为夜游女，因为它喜欢与婴儿作怪。所以婴儿的衣服，不可放在星光下的露天场所，是害怕鸺鹠作怪。又有人叫它“鬼车鸟”，春夏之间，稍微遇到阴晦天气，它就飞着叫着掠过天空。这种鸟岭外尤其多，喜欢进入人们的住宅，迷惑人的精气魂魄。有的人说：“鸺鹠鸟九个头被狗咬去一个，伤口常常滴血，血滴到谁家，就有灾祸。”《荆楚岁时记》上说：“听到了鸺鹠的叫声，就应当把狗唤来。”又说：“鸺鸟的大小象鸬鸟，声音难听，飞进人家不吉祥。它的肉很鲜美，适合烤着吃。所以《庄子》上说：“看见弹弓就想烤鸺肉吃炙。”又说：“古代人喜欢烧烤，是喜欢他的肉肥美。”《说文》上说：“梟是一种不孝的鸟，吃了母亲然后才能飞翔。”《汉书》上说：“五月五日这天用梟鸟做汤，并把它赏赐给文武百官吃。”因为梟是恶鸟，所以五月五日这一天吃它汤。古时候人们看重鸺和梟汤，是想消灭这种鸟。

又

或云，鸺鹠食人遗爪，非也，盖鸺鹠夜能拾蚤虱耳，爪蚤声相近，故误云也。（出《感应经》）

有的人说，鸛鷀吃人的指甲，不对，是因为鸛鷀鸟夜间能拾起跳蚤和虱子吃掉，蚤和爪两个字声音接近，所以产生误传。

夜行游女

又云，夜行游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钓星，夜飞昼隐，如鬼神。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妇人，无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飴小儿，不可露。小儿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当为鸟祟，或以血点其衣为志，或言产死者所化。（出《酉阳杂俎》）

夜行游女，一个名叫天帝女，另一个名叫钓星，夜里出飞，白天隐藏，象鬼神一样。它长上毛就是飞鸟，脱下毛就是妇女。它没有子女，喜欢偷别人的孩子，胸前长有乳房。人们喂小孩时，不可露出乳房，小孩的衣服也不能在露天的地方晾晒。夜行游女的毛要是落到小孩的衣服里就要被鸛鷀鸟作怪伤害。夜行游女有时用血点人的衣服作标志。有的人说这种鸟是难产的妇人死后变成的。

禳 臬

常騫为齐景公以周礼之法禳臬，臬乃布翼伏于地死。（出《感应经》）

常騫替齐景公用周礼上的方法祭礼祷告，以消除臬鸟的危害。臬鸟就展开翅膀趴在地上死去了。

张率更

有臬晨鸣于张率更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张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客已在门矣。（出《朝野僉载》）

有只臬鸟早晨在张率更家庭院中的树上鸣叫，他的妻子认为不吉祥，接连地唾那臬鸟。张率更说：“赶快打扫打扫，我要升官了。”话未说完，祝贺的客人已经到了门口。

雍州人

贞观初，雍州有人夜行，闻梟鸣甚急，仍往来拂其头。此人恶（“恶”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之，以鞭击之，梟死，以土覆之而去。可行数里，逢捕贼者，见其衣上有血，问其何血，遂具告之。诸人不信，将至埋梟之所。先是有贼杀人，断其头，瘞之而去，又寻不得。及拨土取梟，遂得人头。咸以为赋，执而讯之，大受艰苦。（出《异闻录》）

唐朝贞观初年，有个雍州人夜里走路，听到梟的叫声急促，并且飞过来用翅膀一来一往地拍打他的头。这人很厌恶，就用鞭子打死了梟，然后用土盖上后离开了。又走了几里路，遇到捉贼的人，看见他身上有血，问那是什么血。他把事情告诉这些人，可是大家不相信，把他带到埋梟的地方。在这之前有个贼杀了人，砍下人头，埋上后走了，后来又找不到了。等到拨开土找梟的时候，却得到了人头，大家全都认为这个人是贼，让他捆起来审讯，他吃尽了苦头。

韦 颀

大中岁，韦颀举进士，词学赡而贫窶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待以宗党，辍所居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沍，报光成事者，络绎而至，颀略无登第之耗。光延之于堂际小阁，备设酒饌慰安。见女仆料数衣装，仆者排比车马。颀夜分归所止，拥炉愁叹而坐。候光成名，将修贺礼，颀坐逼于坏牖，以横竹挂席蔽之。檐际忽有鸣臬，顷之集于竹上。颀神魂惊骇，持策出户逐之，飞起复还，久而方去。谓（“谓”原作“诸”，据明抄本改。）候者曰：“我失意，亦无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横罹祸患。”俄而禁鼓忽鸣，榜放，颀已登第，光服用车马，悉将遗焉。（出《剧谈录》）

唐宣宗大中年间，韦颀去考进士，他学问很深但很贫穷。年底到了，他又冷又饿，没有东西吃。有个叫韦光的人，把他当做一个宗族的人来看待，收拾出自己外院屋子让他住。放榜的那天晚上，风雪都凝结了，报告韦光能考中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来到，韦颀没有一点能考中的消息。韦光请他到堂屋边上的小屋去，设了一桌酒席安慰他。只见女仆们在料理衣服和行装，仆人们在准备安排车马。韦颀半夜回到住的地方，围着炉子坐在那里愁得直叹气。思索韦光成名，打算准

备一份贺礼。韦颀坐着的地方靠近一个破窗户，上面横着根竹子挂了个席子遮挡风雨。屋檐上忽然有枭鸣叫，不一会来到竹竿上。韦颀心里十分惊骇，拿着鞭子出门去赶走枭鸟。枭飞起来一会又回来，很久才离去。韦颀对等候的人说：“我不如意，也没什么可恨的，这些妖怪似的鸟如此作怪，恐怕还要遭受横祸。”不久皇宫中的鼓忽然敲响，开始发榜了，韦颀已经考中了。韦光穿的用的以及车马，全都送给了韦颀。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三

禽鸟四

飞涎鸟 精卫 仁鸟 鸛
韩朋 带箭 细鸟 王母使者
鸳鸯 五色鸟 新喻男子 张氏
漱金鸟 鸞 营道令 纸鸢化鸟
鹑 戴文谋 瑞鸟 报春鸟 冠皂
秦吉了 韦氏子 鸟 贼鸟 省
刘景阳 食蝗鸟 卢融 张氏
王绪 武功大鸟 鸛 鸛 吐绶鸟
杜鹃 蚊母鸟 桐花鸟 真腊国大鸟
百舌 鸛 甘虫 戴胜
北海大鸟 鸛 仙居山异鸟 鸛

飞涎鸟

南海去会稽三千里，有狗国，国中有飞涎鸟似鼠，两翼如鸟而脚赤。每至晓，诸栖禽未散之前，各各占一树，口中有涎如胶，绕树飞，涎如雨（“如雨”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沾洒众枝叶。有他禽之至而如网也，然乃食之。如竟午不获，即空中逐而涎惹之，无不中焉。人若捕得脯，治渴。其涎每布后半日即干，自落，落即布之。（出《外荒记》）

南海离会稽郡有三千里，那里有个狗国，狗国中有一种飞涎鸟像老鼠，两翅像鸟，爪是红色。每到天亮时，各种飞禽还栖息在树上没飞散之前，飞涎鸟各自占一棵树，鸟的涎水像胶一样，它绕着树飞，涎水像雨一样洒下来，沾在树的枝叶上。有其它禽鸟飞来，就被枝叶上的涎水沾住，像网一样。飞涎鸟就吃被网住的鸟，如果到中午还没捉到鸟，就在空中追逐并用涎水往鸟身上洒，没有不中的。人若捉住此鸟，用它的肉作成脯，能治渴病。它的涎水洒过半天后就干，干后便从枝叶上落下来，脱落后马上再洒。

精 卫

有鸟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昔赤帝之女名女姪，往游于东海，溺死而不返，其神化为精卫。故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出《博物志》）

有一种鸟像乌鸦一样，头上有花纹，白色的嘴红色的爪，名字叫精卫。从前赤帝的女儿名叫女姪，到东海去游玩，淹死了没能回去，她的灵魂化为精卫鸟。所以精卫鸟常常衔来西山的木块和石头，用来填东海。

仁 鸟

晋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鷀绕烟而噪，或集介子之侧，火不能焚。晋人嘉之，起一高台，名曰思烟台。种仁寿之木，木似柏而枝长软，其花堪食。故《吕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寿木之华。”即此是。或云，此鷀有识，于焚介之山，数百里不复织网罗。（此“鷀有识于焚介之山数百里不复织罗网”，《拾遗记》三作戒所焚之山数百里居人不得设罗网。）呼之曰

仁鸟。俗亦谓仁鸟白臆为慈鸟，则此类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春秋时晋文公焚烧树林寻找介子推时，有只白鷀鸟绕着烟鸣叫，有时停在介子推的旁边，火就烧不着介子推。晋国人很赞美它，修建一座高台，起名叫思烟台。栽种象征仁爱、长寿的树木，这树像柏树，树枝长而柔软，开的花能吃。所以《吕氏春秋》上说：树木最美的，有寿木之华彩的，就是这种树。有人说，白鷀很有识辨能力。人们在烧死介子推的山上，几百里之内不再设罗网捕鸟，并称这种鸟叫“仁鸟”。人们也叫仁鸟中的胸部为为慈鸟，就是这一类鸟。

鷀

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鸣禽。人面鸟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践地，名曰鷀，其声似钟磬笙竽也。《世语》曰：“青鷀鸣，时太平。”乃盛明之世，翔鸣藪泽，音中律吕，飞而不行。禹平水土，栖于川岳，所集之地，必有圣人出焉。自上古铸诸鼎器，皆图象其形。铭赞至今不绝。（出《拾遗录》）

幽州一带，羽山北面，有一种善于鸣叫的鸟。长着人面鸟嘴，八只翅膀一只爪，毛像野雉，行走时不踩地面，名叫鸛。它的叫声像乐器发出的声音。《世语》上说：青鸛鸣，天下太平。就是昌盛繁荣的时代。它在沼泽上鸣叫，叫声符合音律。它只飞而不行走。大禹治水之后，它便栖息在高山大地上。它们聚集的地方，必能出圣人。自从上古开始，铸造各种鼎器，都用鸛鸟的形象做图案，鼎器上铭文中的赞美之辞，流传至今。

韩 朋

韩朋鸟者，乃鳬鹭之类。此鸟为双飞，泛溪浦。水禽中鸛鹭、鸳鸯、鸕鶿，岭北皆有之，唯韩朋鸟未之见也。案干宝《搜神记》云：“大夫韩朋，（一云“凭”）其妻美，宋康王夺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杀。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提衣，衣不胜数。遗书于带曰：‘愿以尸还韩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以相望。经宿，忽见有梓木生二塚之上，根交于下，枝连其上。又有鸟如鸳鸯，恒栖其树。朝暮悲鸣。”南人谓此禽即韩朋夫妇之精魂，故以韩氏名之。（出《岭表录异》）

韩朋鸟，本是野鸭水鸟一类的鸟，生活在溪水湖泊之中。

水禽中的鸕鶿、鸳鸯、鸂鶒等鸟，岭北全都有，只是没见过韩朋鸟。根据干宝《搜神记》上所说：大夫韩朋，他妻子很美，宋康王强夺到手，韩朋很怨恨，宋康王囚禁了他，韩朋就自杀了。他的妻子私下里把衣服弄的很糟烂，宋康王和韩朋妻子一同登上高台，韩朋妻从高台上跳下去，康王手下人想扯她的衣服，但衣服一扯就烂，所以没拉住。她在衣带中留下遗书说：希望把我的尸体还给韩朋，与他合葬。康王很生气，令人埋葬，却把她的坟埋在韩朋坟的对面，互相对望。过了一夜，忽然看见有梓树从二人的坟上长出，树根在地下相交一起，树枝在地上相连，还有像鸳鸯一样的鸟，经常栖息在树上，从早到晚悲切的鸣叫。南方人说这对鸟就是韩朋夫妻的灵魂，所以用韩朋的名字给这鸟命名。

带 箭

带箭鸟，鸣如野鹄，翅羽黄绿间错，尾生两枝，长二尺余，直而不臬，唯尾稍有毛，宛如箭羽，因目之为带箭鸟。（出《岭表录异》）

带箭鸟，叫声像野鹄雀一样，翅膀上的羽毛黄、绿交错。尾巴上长出两根长枝，二尺多长，挺直而有弹性，只有尾梢才长毛，很像箭羽，因此，人们称它为带箭鸟。

细 鸟

汉元封五年，勒毕国贡细鸟，以方尺玉笼盛数百头，大如蝇。其状如鹦鹉，闻声数里，如黄鹄之音。国人常以此鸟候时，亦名曰候虫。上得之，放于宫内，旬日之间，不知所止，惜甚，求不复得。明年，此鸟复来集于帷幄之上，或入衣袖，因更名曰蝉鸟。宫人婕妤等皆悦之，但有此鸟集于衣上者，辄蒙爱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尤爱其皮，服其皮者，多为男子媚也。（出《洞冥记》）

汉武帝元封五年，勒毕国进贡一种细鸟，用一尺见方的玉石笼子装了几百只。大小如蝇子，形状像鹦鹉，叫声传出数里远，像黄鹄的叫声一样。勒毕国的人常用此鸟判断时间，也把它叫做候虫。皇上得到后放在宫内，十天之间，不知飞到哪里，皇上很惋惜，再想要就得不到了。第二年，这些鸟又回到宫中聚集在帷幔上，有的钻入宫中人的衣袖里，因而又给它起名叫蝉鸟。宫中的女官都喜欢这种鸟，只要这种鸟落到谁的衣服上，谁就会受到皇帝的宠爱。汉武帝末年，它们自己默默地死掉了。人们尤其喜欢它的皮，凡是身上装饰着这种鸟皮的女人，多数会受到男人的喜爱。

王母使者

齐郡函山有鸟足青嘴赤，素翼绛颡，名王母使者。昔汉武帝登此山，得玉函，长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为白鸟飞去。世传山上有王母药函，常令鸟守之。（出《酉阳杂俎》）

齐郡函山有一种鸟，青爪，红嘴，白翅，紫脑门，名字叫王母使者。从前，汉武帝曾登此山，得到一只玉匣，五寸长，武帝下山时，玉匣忽然变成一只白鸟飞走了。人们传说山上有王母娘娘的一只药匣，让鸟常年守着它。

鸳鸯

汉时，鄢县南门两扇，忽一声称“鸳”，一声称“鸯”，晨夕开闭，声闻京师。汉末恶之，令毁其门，两扇化为鸳鸯，相随飞去，后遂改鄢为晏城县。（出《朝野僉载》）

汉代的时候，鄢县城南的两扇大门，忽然一扇发出

“鸳鸯”的声音，一扇发出“鸯”的声音，早晚开闭城门时，京城内都能听到这个声音。汉代末年时，人们厌恶这种声音，皇上命令毁掉这两门，两扇门变成了鸳鸯，互相追随着飞去了。后来就改鄆县为晏城县。

五色鸟

杨震卒，未葬，有大鸟五色高丈余，从天飞下，到震棺前，举头悲鸣，泪出沾地。至葬日，冲天上升。（出谢丞《后汉书》）

杨震死了，没埋葬时，有一只一丈多高的五色大鸟，从天上飞下来，飞到杨震的棺前，抬头悲叫，泪水沾湿了地面。到安葬那日，大鸟冲天飞去。

新喻男子

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

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衣迎三儿，亦得飞去。（出《搜神记》）

豫章郡新喻县有个男子看见田野中有六七个女人，全都穿着羽毛做的衣服，他不知道是鸟。匍匐着靠近她们，拿到了其中一个女子脱下的羽毛衣并藏了起来。他又走出去自动靠近那些鸟，那些鸟都各自飞走了，只有一只鸟不能飞去，他就娶了这只鸟做妻子，生了三个女儿。她们的母亲叫女儿问父亲，知道了她的羽毛衣藏在了稻谷下面，便取出穿在身上飞走了。后来，她又拿来羽毛衣迎接三个女儿，也都飞走了。

张 氏

京兆有张氏独处一室，有鸠自外入，止于床。张氏祝曰：“鸠为祸也，飞上承尘；为福也，即入我怀。”以手探之，而得一金钩。是后子孙渐盛，资财万倍。蜀贾客至长安，闻之，乃厚赂婢，婢窃钩以与客。张氏既失钩，渐渐衰耗，而蜀客亦罹穷厄，于是赍钩以反张氏，张氏复昌。（出《搜神记》）

京城里有一张氏独居一室，忽然有一只鸠从外面飞进室内，落在床上。张氏祷告说：“鸠若是带来祸，就飞到帐幕上

去；如果能带来福，就飞到我怀中。”果然飞到她怀中，用手去抚摸鸠鸟，竟得到一个金钩。从此后她的子孙也逐渐发达兴盛起来，财产增加万倍。有个蜀地的商人来长安听到了此事，就用重金收买张氏婢女，婢女便偷出金钩送给了商人。张氏失钩后，家境便逐渐败落，蜀地的商人也遭到了厄运，于是，又把金钩还给了张氏，张氏家族又昌盛起来。

漱金鸟

魏时，昆明国贡漱金鸟。国人云：“其地去然州九千里，出此鸟，形如雀，色黄，毛羽柔密，常翱翔海上，罗者得之，以为至祥。（“祥”原作“翔”，据明抄本改。）闻大魏之德，被于荒远，乃越山航海，来献大国。”帝得此鸟，蓄于灵禽之圃，饴以真珠，饮以龟脑。鸟常吐金屑如粟，铸之可以为器。昔汉武时，有献大雀，此之类也。此鸟畏霜雪，乃起小室以处之，名曰辟寒台。皆用水晶为户牖，使内外通光，而常隔于风雨尘雾。宫人争以所吐之金饰钗珮，谓之辟寒金，故宫人相嘲言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辟寒钿，那得君王怜。”于是媚惑争以宝为身饰，及行卧皆怀挟以要宠也。魏代丧灭，珍宝池台，鞠为茂草，漱金之鸟，亦自高翔。（出《拾遗录》）

魏时，昆明国进贡了漱金鸟。昆明国人说：“产此鸟的地方离然州九千里，这种鸟，形状如雀，黄色，羽毛柔软浓密。常在海上作短时飞翔，用网捕捉，认为此鸟是吉祥之物。听说大魏的德政，使偏远地区也受到恩惠，所以才越山渡海来献给大国。皇帝得此鸟后蓄放在灵禽园中，喂它珍珠，给它龟脑喝。鸟常吐出米粒大小的金粒，可以用来制造器物。从前汉武帝刘彻时，有来进贡大雀的，就是这一类鸟。此鸟怕霜雪，便做个小屋让鸟住，名叫避寒台，用水晶石做门窗，内外通光，而能挡住风雨尘雾。宫女们争着用鸟吐出的金粒装饰钗和珮等饰物，并叫做避寒金。所以宫女们互相取笑说：“不戴避寒金，怎得君王心，不戴避寒钿，怎得君王怜。”于是想取得君王怜爱的人，便争着用避寒金做饰物，竟连行走坐卧都不离身，用来取宠。魏灭亡后，当年珍贵的池台，荒草茂密，吐金的鸟，也远走高飞。

鸢

晋永嘉二年，有鸢集于始安县，木矢贯之，铁镞，其长六寸有半，以箭计之，其射者当身長丈五六尺。

西晋永嘉二年，有鸢鸟聚集在始安县。被木箭射穿，铁箭头六寸半长，以箭头来推算，这个射猎的人身高能有五六尺。

营道令

晋太元中，营道令何偕之去职，于县界山中得一鸟，大如白鹭，青色赤目，膝上髀下，自然有铜环形，大小刻画转辗如（“画转辗如”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揽子，绝妙人功，于是京邑皆传观之。营道经今属道州。（原缺出处，许本、黄本作《酉阳杂俎》）

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营道县令何偕之离任时，在县界山中得到一只鸟，像白鹭那么大，青色的羽毛，红色的眼睛，膝上大腿下自然生长着一个铜环形状，上面刻画着图案，取下来仔细观赏，真是巧夺天工，于是，京城里的人都来观看。营道令现属道州管辖。

纸鸢化鸟

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围台城，远不通问，简文作纸鸢飞空，告急于外。侯景谋臣王伟（“伟”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谓景曰：“此纸鸢所至，即以事达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

堕，皆化为鸟，飞入云中，不知所往。（出《独异志》）

梁武帝萧衍太清三年，侯景领兵围台城。城内与外面不能通消息，简文制作了一只纸鸢放到了空中，向外面的人告急。侯景的谋臣王伟对他说，这个纸鸢落下，便可把城内被围的消息传到外面。侯景便命令射箭能手射纸鸢，射落后，那纸鸢都变成了鸟，飞到云中，不知飞到哪里。

鹑

安定原土筑时，奠祭以（“以”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觚爵，忽有一鹑飞于觚上，因名鹑觚城。后魏文帝大统中，立为鹑觚县。（出《穷神秘苑》）

安定原用土筑城时，祭奠时曾用觚和爵盛酒举行仪式，忽然有一只鹑鸟飞落在觚上，因而起名叫鹑觚城。后来魏文帝曹丕称帝时立为鹑觚县。

戴文谋

有戴文谋者，隐居阳城山中。曾于客堂食际，忽闻有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凭君，可乎？”文谋闻甚惊，又曰：“君疑我也？”文谋乃跪曰：“居贫，恐不足降下耳。”既而洒扫设位，朝夕进食甚谨。后谋于室内窃言之，其妇曰：“此恐是狐魅依凭耳。”文谋曰：“我亦疑之。”乃祠飧之时，神乃言曰：“吾相从，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异议。”文谋辞谢之际，忽堂上如数十人呼声，出视之，见一大鸟，五色，白鸠数十随之，东北入云而去。（出《穷神秘苑》）

有个叫戴文谋的人，隐居在阳城山，曾经在客堂吃饭时，忽然听到有呼唤声说：“我是天帝的使者，准备到人间来依靠你，可以吗？”文谋听后很吃惊。又听到说：“你是怀疑我？”戴文谋于是跪下说：“我的住处很贫困，恐怕不足以迎您降临寒舍。”接着就进行洒扫，设置神位，一早一晚，很恭谨的进奉饮食。后来，戴文谋在内室悄悄地向妻子说了此事，他妻子说：“这恐怕是鬼狐来附位。”文谋说：“我也很疑惑。”等到再进奉食物时，那神便说：“我来你这里，正想给你好处，没想到你疑心我，有了另外的想法。”文谋正在道歉时，忽然堂上发出了像数十人的喊声。出来一看是一只大鸟，身有五

色，随着数十只白鸪，往东北方向飞入云霄。

瑞 鸟

炀帝征辽回，次于柳城郡之望海镇。步出观望，有大鸟二，素羽丹嘴，状同鹤鹭，出自霄汉，翻翔双下，高一丈四五尺，长八九尺，徘徊驯扰，翔舞御营。敕著作佐郎虞绰制《瑞鸟铭》以进，上命镌于其所，仍敕殿内丞阎毗图写其状，秘书郎虞世南上《瑞鸟颂》，敕令写于图首。（出《大业拾遗记》）

隋炀帝杨广征辽东回来时，住在柳城郡望海镇歇息，走出来观望时，看见两只大鸟，白毛红嘴，样子像白鹤和鹭鸶，从云中飞出来，翅膀翻飞，双双落下，有一丈四五尺高，八九尺长，很驯服地在地上徘徊，或者是在御营前飞舞。隋炀帝命令著作佐郎虞绰写《瑞鸟铭》呈给他，皇上又命令将铭文刻碑立在瑞鸟飞翔的地方。又下令叫殿内丞阎毗画下鸟的图像，叫秘书郎虞世南献上《瑞鸟颂》，并命令将《瑞鸟颂》写在画像的上面。

报春鸟

顾渚山中有鸟如鸚鵡而小，苍黄色，每至正二月，作声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声云：“春去也！”采茶人呼为报春鸟。（出《顾渚山记》）

顾渚山中有一种鸟像鸚鵡但体形小，青黄色。每到正月二月时，发出的声音像是：春起也。到了三四月，叫声又像是：春去也。采茶人叫它报春鸟。

冠 鳧

石首鱼，至秋化为冠鳧，冠鳧头中有石也。（出《海陆碎事》，明抄本作《地野记》）

石首鱼，到秋天就变成冠鳧鸟，冠鳧鸟的头里面有石头。

秦吉了

秦吉了，容、管、廉、白州产此鸟，大约似鹦鹉，嘴脚皆红，两眼后夹脑，有黄肉冠，善效人言，语音雄大，分明于鹦鹉。以熟鸡子和饭如枣饲之。或云，容州有纯赤、纯白色者，俱未之见也。（出《岭表录异》）

秦吉了，容州、管州、廉州、白州都产这种鸟。大小和鹦鹉相似，嘴、爪都是红色，两眼后夹着头，长着黄色的肉冠。善于模仿人的说话，语声高而厚重，比鹦鹉的声音还清晰。用熟鸡蛋和饭，做成枣大小的饭团喂它。有人说，容州有红色的、白色的秦吉了。但都没看见过。

韦氏子

汧阳郡有张女郎庙。上元中，有韦氏子客于汧阳，途至其庙。遂解鞍以憩。忽见庙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视之，乃结草成者，文理甚细，色白而制度极妙。韦生乃收贮于囊中，既而别去。及至郡，郡守舍韦生于馆亭中。是夕，生以所得

屐，致于前而寐。明日已亡所在，莫穷其处。仅食顷，乃于馆亭瓦屋上得焉。仆者惊愕，告于韦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即得，又致于前，明日又失其所，复于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韦生窃谓仆曰：“此其怪乎？可潜伺之。”是夕，其仆乃窃于隙中伺之，夜将半，其屐忽化为白鸟，飞于屋上。韦生命取焚之，乃飞去。（出《宣室志》）

汧阳郡有个张女郎庙，唐高宗上元年间，有个姓韦的男子去汧阳作客，路过这座庙时，下马解鞍休息，忽然看见庙中有两只木底屐放在地上。韦先看那木底屐，是用草编成的，条纹很细密，白色，编制方法很巧妙。韦生就把这一对木底屐收起放在口袋中，不久就离开这里。等到了汧阳郡，郡守让韦先住在馆亭里。这天晚上，韦生把木底屐放在身边睡了，天亮却不见了，什么地方也没找到。仅吃顿饭的工夫，便在馆亭的瓦房上找到了。仆人很惊奇，便告诉了韦生，韦生叫人上房取下来，便得到了。睡觉时又放在身边，第二天又不见了，又在瓦房上得到，如此反复几次。韦生偷偷地对仆人说，这事很怪，可暗中察看一下。这天晚上，他的仆人便在暗处观察，快半夜时，这木底屐忽然变成了白鸟，飞到瓦房上。韦生叫人取下木底屐烧掉，却变成鸟飞了。

鸟 贼

李靖弟客师官至右卫将军，四时从禽，无暂止息。京师之西南际澧水，鸟兽皆识之，每出，鸟鹊竞逐噪之，人谓之鸟贼。（出《谭宾录》）

李靖的弟弟李客师官作到右卫将军。一年四季都愿捕猎禽鸟，没有一天停止的时候，京城西南的澧水一带，鸟兽都认识他，他每次出来，鸟鹊纷纷追逐而对之鸣叫，人们把他叫作鸟贼。

鸟 省

冯兖给事，亲仁坊有宅，南有山亭院，多养鹅鸭及杂禽之类极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时人谓之鸟省。（出《卢氏杂说》）

冯兖给事，在亲仁坊有住宅，住宅南面有个山亭院，养

了很多的鹅鸭和杂禽，常常派一个家人管理此事，当时人们叫这个地方为鸟省。

刘景阳

天后时，左卫兵曹刘景阳使岭南，得吉了鸟，雄雌各一只，解人语。至都进之，留其雌者，雄烦怨不食，则天问曰：“何乃无聊也？”鸟为言曰：“其配为使者所得，今颇思之。”乃呼景阳曰：“卿何故藏一鸟不进？”景阳叩头谢罪，乃进之，则天不罪也。（出《朝野僉载》）

武则天执政时，左卫兵曹刘景阳出使岭南，得到了吉了鸟，雌、雄各一只，能听懂人说的话。到京城进献时，却留下了雌鸟。雄鸟烦躁不安不吃食。武则天问，为什么这样无聊？鸟说，它的配偶被使者得去了，现在很思念它。武则天便传呼刘景阳，说，你为什么藏一只鸟不进献呢？景阳便叩头谢罪，便把鸟献上来，武则天没有怪罪他。

食蝗鸟

开元中，贝州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

食其虫。（出《酉阳杂俎》）

唐玄宗开元年间，贝州蝗虫吞食禾苗，有数千大白鸟，数万只小白鸟，把蝗虫吃光了。

卢 融

开元初，范阳卢融病中独卧，忽见大鸟自远飞来，俄止庭树，高四五尺，状类鸢，目大如杯，嘴长尺余。下地上阶，顷之，入房登床，举两翅，翅有手，（“手”原作“子”，据明抄本改。）持小枪，欲以击融，融伏惧流汗。忽复有人从后门入，谓鸟云：“此是善人，慎勿伤也。”鸟遂飞去，人亦随出，融疾自尔永差。（出《广异记》）

唐玄宗开元初年，范阳人卢融有疾，独自一人躺着，忽然看见有只大鸟从远处飞来。一会儿，落在院中的树上，四五尺高，形状很像鸢，眼大如酒杯，嘴有一尺多长。落到地上，走上台阶。一会儿，竟入房中上了床，举两翅，翅膀上长着手，手上拿小枪，想刺卢融，卢融趴在床上，吓得流了一身汗。忽然又有人从后门进来，对鸟说，这人是个好人，千万不要伤了他。大鸟便飞走了，人也随着出去了。卢融的病

也从此永远地好了。

张 氏

濮州刺史李全璋妻张，牛肃之姨也，开元二十五年，卒于伊阙庄。张寝疾，有鸟止于庭树，白首赤足，黄腹丹翅。其鸣但云：“懊恨也母兮。”如是昼夜不绝声。十余日，张殂，鸟遂不见。（出《纪闻》）

濮州刺史李全璋的妻子张氏，是牛肃的姨母。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死在伊阙庄。张氏卧病不起的时候，有一只白鸟落在庭院的树上，白头，红爪，黄色的腹部，红色的翅膀。它鸣叫时只是说，悔恨呀妈妈。”就这样昼夜不停地叫。十多天后，张氏死去，鸟也不见了。

王 绪

天宝末，台州录事参军王绪病将死，有大鸟飞入绪房，行至床所，引嘴向绪声云：“取取。”绪遂卒。（出《广异记》）

唐玄宗天宝末年，台州录事参军王绪有病将要死时，有大鸟飞入王绪房中，走到床前，伸嘴向着王绪出声叫：取。取。王绪便死了。

武功大鸟

大历八年，大鸟见武功，群噪之。行营将张日芬射获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广四尺，状类蝙蝠。（出《酉阳杂俎》）

唐代宗大历八年时，有只大鸟在武功地方出现，人们对大鸟乱嚷叫，行营将官张日芬射中了大鸟。它肉翅膀，狐狸头，四只脚，脚上有爪，四尺宽，形状象蝙蝠。

鸛 鵒

鸛鵒，一名堕羿，形似鵒。人射之，则衔矢反射人。（出《酉阳杂俎》）

鸛鵒，另一个名叫墮羿，形状像鵒。人用箭射它，它就衔住箭反过来射人。

吐绶鸟

鱼复县南山有鸟大如鸛鵒，羽色多黑，杂以黄白，头颇似雉。有时吐物长数寸，丹采彪炳，形色类绶，因名为吐绶鸟。又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虑触其嗉，行每远草木，故一名避株鸟。（出《酉阳杂俎》）

鱼复县的南山有一种鸟象鸛鵒那样大，羽毛大部黑色，夹杂着黄、白色，头像野鸡。有时吐出几寸长的一种东西，大红色十分鲜艳，形状像绶带，因而叫它吐绶鸟。另外，吃食后必存在嗉子里，前胸大得像酒斗，为防触碰它的嗉子，走时远避树林和草，所以，另一名叫避株鸟。

杜 鵑

杜鹃，始阳相推而鸣，先鸣者吐血死。尝有人出行，见一群寂然，聊学其声，即死。初鸣，先听者主离别。厕上听

其声，不祥。厌之之法，当为犬声应之。（出《酉阳杂俎》）

杜鹃鸟，阳气上升时就一个接一个鸣叫，先叫的吐血死亡。曾经有个人外出行走时见一群杜鹃静静地站在那里，就学杜鹃的叫声，他就死了。若是听见杜鹃的初叫声主别离，在厕所听到叫声，不吉祥。避免这种不祥之兆的办法是学狗叫回应它。

蚊母鸟

蚊母鸟，形如鹞，嘴大而长，池塘捕鱼而食。每叫一声，则有蚊蚋飞出其口。俗云，采其翎为扇，可辟蚊子。亦呼为吐蚊鸟。（出《岭表录异》）

蚊母鸟，形状象鹞（一种像鹭鸶的小鸟），嘴大而且长，从鱼塘中捕鱼吃。每叫一声，就有蚊、蚋从口中飞出来。人们传说，用它的翎毛做扇子，能避蚊子，也叫它吐蚊鸟。

桐花鸟

剑南彭蜀间，有鸟大如指，五色毕具，有冠似凤。食桐花，每桐结花即来，桐花落即去，不知何之，俗谓之桐花鸟。极驯善，止于妇人钗上，客终席不飞。人爱之，无所害也。（出《朝野僉载》）

剑南的彭水蜀郡之间，有一种像手指大的鸟，身上五颜六色，像凤凰似的冠。吃桐树花，桐树开花时就飞来，花落就飞走，不知去了哪里。人们叫它桐花鸟。这鸟很驯服善良，常落在妇女的钗上，客走了席散了也不飞走，人们很喜爱它，它对人们没有害处。

真腊国大鸟

真腊国有葛浪山，高万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鸟，状似老鸱，大如骆驼。人过，即攫而食之，腾空而去，百姓苦之。真腊王取大牛肉。中安小剑子，两头尖利，令人载行，鸟攫而吞之，乃死，无复种矣。（出《朝野僉载》）

真腊国有座葛浪山，高万丈，山半腰有个洞，洞里先前有只浪鸟，样子像老鸱，像骆驼那么大。有人经过，人便被抓去吃了，然后腾空飞去，老百姓很苦恼。真腊国王拿出大块牛肉，肉里放上两头带尖的小剑，让人背着走，大鸟抓来便吃，于是就死了，从此就绝了种。

百 舌

百舌春啭，夏至唯食蚯蚓。正月后冻开，蚓出而来。十月后，蚓藏而往。盖物之相感也。（出《朝野僉载》）

百舌鸟到春天时便婉啭地鸣叫着，夏天到来后它只吃蚯蚓。正月以后解冻，蚯蚓出来百舌便飞来。十月以后，蚯蚓便进入土中，百舌就飞走。这就是因为物与物之间互相感应的关系。

鸛

江淮谓群鸛旋飞为鸛井，鸛亦好旋飞，必有风雨。人探

巢取鹳子，六十里旱。能群飞，薄霄激雨，雨为之散。（出《酉阳杂俎》）

又南方有鹳食蛇，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于石前，如道士禹步，其石防然而转，因得而噉。里人学其法者，伺其养雏，缘树，以蔑絙缚其巢，鹳必作法而解之，乃铺沙树底，俾足迹所印而仿学之。（出《北梦琐言》）

江淮人说一群鹳鸟旋转着飞升就是鹳井。鹳鸟喜欢旋转着飞翔，它一旋飞便要刮风下雨。人若到巢中捉幼鹳，六十里内必然天旱。鹳鸟能成群飞翔，飞到云中搅动云雨，云雨就搅散了。

另外，南方有一种鹳吃蛇，鹳鸟每当遇到大石头，知道石下有蛇，就在石间附近，像道士那样漫步，石头便也随着转动，于是就能捉着蛇吃掉。乡里人想学鹳的步法，趁鹳鸟育雏时，上树，用蔑网扣住它的巢，鹳鸟必定用法解开蔑网，就在树下铺沙子，使鹳鸟在沙上印上足迹，以便模仿学习。

甘 虫

大中末，舒州奏众鸟成巢，阔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鹰鹳，水禽山鸟，无不驯狎如一。更有鸟，人面绿毛，嘴爪皆

蚹。其声曰“甘虫”，因谓之甘虫。时人画图，鬻于坊市。（出《杜阳编》）

唐懿宗末年，舒州向皇帝上奏说一群鸟建立一个鸟巢，宽七尺，高一丈。而且燕、雀、鹰、鹳及水禽山鸟等，都驯服亲近的像一种鸟一样。还有一种鸟，长着人面绿毛，嘴和爪都是深青透红的颜色，它鸣叫的声音是“甘虫”，因而就叫它甘虫。当时有人把它画成图像，在集市上出卖。

戴 胜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许州，将入贡于春官。时薛能尚书为镇，先缮所业诗五十篇以为贄，濡翰成轴，于小亭凭几阅之。未三五首，有戴胜自檐飞入，立于案几之上，驯狎。良久，伸颈弹翼而舞，向人若将语。久之，又转又舞。如是者三，超然飞去。心异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诗，薛大加礼待。居数日，以其子妻之。（出《录异记》）

王建前蜀的刑部侍郎李仁表客居在许州，准备入礼部参加举试，当时是薛能尚书镇守许州，李仁表抄写了自己写的

五十首诗作礼品，将诗书写在轴书上，在小亭子里靠在桌上阅读，还没看完三五首，就有一只戴胜鸟飞进亭子，站在桌上，很驯服亲近的样子，很久，又伸着脖子垂着翅膀跳起舞来，对着他像是要说话。很久之后，又旋转又跳舞，这样反复做了三次，然后就轻轻地飞走了。李仁表感觉很奇怪，也没把这事告诉别人。第二天去投递诗稿时，薛能很礼貌地接待了他。过了几天，便把女儿嫁给李仁表做妻子。

北海大鸟

北海有大鸟，其高千里，头文曰“天”，胸文曰“候”，左翼文曰“鹭”，右翼文曰“勒”，头向东正，海中央捕鱼。或时举翼飞，而其羽相切，如雷风也。（出《神异录》）

北海有一只大鸟，身高一千里。头上有个“天”字，胸前有个“候”字，左膀有个“鹭”字，右膀有个“勒”字。头朝着正东方，到海中央捕鱼吃。有时展翅飞翔，它的羽毛互相磨擦，像打雷刮大风一样。

鷗

温璋为京兆尹，勇于杀戮，京邑惮之。一日，闻挽铃而不见有人，如此者三，乃一鷗也。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雏而来诉耳。”命吏随鷗所在而捕之，其鷗盘旋，引吏至城外树间，果有人探其雏，尚憩树下。吏执送之，府尹以事异于常，乃毙捕雏者。（出《北梦琐言》）

温璋任京兆尹时，常杀人，京城的人都怕他。一天，听到拉铃声却看不见人，就这样连续三次，竟是一只鷗鸟。京兆尹说，一定是有人去捉它的雏鸟而来投诉的。于是命人随着鸟去的地方捉人。那只鷗鸟盘旋飞翔，把差吏引到城外树林间，果然有人捉了雏鸟，尚在树下休息。差吏便把他捉住送官府，府尹觉得这事很特殊，就处死了捉雏鸟的人。

仙居山异鸟

王蜀永平二年，得北邙山章弘道所留瑞文于什邡之仙居

山，遂出缙钱，委汉州马步使赵弘约，缔构观宇。洎创天尊殿，材石宏博，功用甚多。是日，将架巨梁，工巧丁役三百余人缚拽鼓噪，震动远近。忽有异鸟三只，一红赤色，二皆洁白，尾如曳练，各长二尺余，栖于梁上，随絙索上下，在众人中，略无惊怖。工人抚搦戏玩之，如所驯养者。梁既上毕，鸟亦飞去。（出《录异记》）

王建前蜀在永平二年，得到了北邙山人章弘道在什邡县仙居山留下的瑞文，便出钱委托汉州马步使赵弘约建造一座道观。到建筑天尊殿时，很多的木料石头，用很多的人工。这一天，准备架起大梁时，能工巧匠和工人三百多人，又绑又拽大声喊叫，声音传出很远。忽然有三只奇异的鸟，一只大红色，两只纯白色，尾巴像拖着一条彩带，每个都二尺多长，落在大梁上。随着拉拽大梁的绳子上上下下，在人群中一点也不害怕。工人们抚摸它，和它戏耍，就像多年驯养的一样，大梁上完了，鸟也飞去。

莺

顷年，有人取得黄莺雏，养于竹笼中。其雌雄接翼，晓夜哀鸣于笼外，绝不饮啄。乃取雏置于笼外，（“绝不饮啄乃

取雏置于笼外”十一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则更来哺之。人或在前，略无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笼，其雄雌缭绕飞鸣，无从而入。一投火中，一触笼而死。剖腹视之，其肠寸断。(出《玉堂闲话》)

近年来，有个人捉到了黄莺鸟的幼雏，养在竹笼中。那一对雌雄大鸟连着翅膀，白天黑夜在竹笼外哀鸣，不吃东西，不饮水。于是取出雏鸟放在笼外，这一对雌雄鸟就来哺育幼雏，人在旁边也不怕。忽然有一天，没放雏鸟出笼，那一对大鸟就围绕着笼子边飞边叫，没办法进笼子育雏，便一只投到火中，一只撞死在笼子上。剖开腹部一看，它的肠子已经寸断。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四 水族一

东海大鱼 鼉 鱼 南海大鱼 鲸鱼
鲤鱼 海人鱼 南海大蟹 海鲐
鳄鱼 吴馀鲀鱼 石头鱼 黄腊鱼
乌贼鱼 横公鱼 骨雷 彭蜮 鲛鱼
鮟 比目鱼 鹿子鱼 子归母
猴鯪鱼 鲫鱼 鲶鱼 黄魮鱼
蟒 海燕 蛟鱼

东海大鱼

东方之大者，东海鱼焉。行海者，一日逢鱼头，七日逢鱼尾。鱼产则百里水为血。（出《玄中记》）

东方最大的动物，是东海鱼。出海的人，在第一天遇见鱼头，走到第七天才遇见鱼的尾巴。东海鱼生产的时候那百里方圆的海水都是血红的。

鼉 鱼

《博物志》云：“南海有鼉鱼，斩其首，干之，椽去其齿，而更复生者，三乃已。”《南州志》亦云然。又闻广州人说，鳄鱼能陆追牛马，水中覆舟杀人，值网则不敢触，有如此畏慎。其一孕，生卵数百于陆地，及其成形，则有蛇，有龟，有鳖，有鱼，有鼉，有为蛟者，凡十数类。及其被人捕取宰杀之，其灵能为雷电风雨，比殆神物龙类。（出《感应经》）

《博物志》上说：“南海有一种鼉鱼，砍下它的头，晒干了，敲去它的牙齿，然后又再生出来，再生三次才停止生长。”《南州志》里也是这样说。又听广州人说，鳄鱼能在陆地上追逐牛马，能在水里颠覆舟船吃人，碰到鱼网就不敢触碰了，它也害怕这些东西。鳄鱼怀一次孕，在陆地上生下几百枚卵，等到卵成型的时候，就生出蛇、龟、鳖、鱼、鼉、还有蛟，一共有十几种。等到它们被人捉住宰杀了的时候，它们的神灵能够制造雷电风雨，这大概就是龙一类的神物。

南海大鱼

岭南节度使何履光者，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云，亲见大异者有三：其一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晴朝远望，青翠如近。开元末，海中大雷雨，雨泥，状如吹沫，天地晦黑者七日。人从山边来者云，有大鱼，乘流入二山，进退不得。久之，其鳃挂一崖上，七日而山拆，鱼因而得去。雷，鱼声也；雨泥，是口中吹沫也；天地黑者，是吐气也。其二曰，海中有洲，从广数千里，洲上有物，状如蟾蜍数枚。大者周回四五百里，小者或百余里。每至望夜，口吐白气，上属于月，与月争光。其三曰，海中有山，周回数十里。每夏初，则有大蛇如百仞山，长不知几百里。开元末，蛇饮其海，而水减者十余日。意如渴甚，以身绕一山数十匝，然后低头饮水。久之，为海中大物所吞。半日许，其山（“为海中大物所吞半日许其山”十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遂拆，蛇及山被吞俱尽，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出《广异记》）

岭南节度使何履光，是朱崖人，住的地方靠近大海。他说，亲眼看见三件特别奇异的事。其中之一是：海中有两座山，相距六七百里，晴朗的早晨远远地望去，山上一片青翠，好象就在眼前。唐玄宗开元末年，海里出现了大雷雨，雨中

有泥，样子象吹出的泡沫，天地之间暗黑色，持续了七天。有个从山边来的人说，有条大鱼，顺着水流进入海中两座大山之间，不能进退，时间一长，鱼鳃挂在一个山崖上，七天以后，山崖裂了，鱼因此才能离开。雷声就是鱼的叫声，雨泥是鱼口中吹出的水沫，天地黑了，是鱼吐出的水气造成的。其中之二是：海中有块陆地，长和宽有几千里，陆地上有几个东西，样子象蟾蜍，大的周长有四五百里，小的周长一百多里。每当到了十五这天夜里，口中吐出白气，向上同月亮相连接，与月亮争辉。其中之三是：大海中有座山，周长有几十里。每年初夏的时候，就有一条大蛇象很高的山峰一样，不知道它有几百里长。唐玄宗开元末年，蛇在海里饮水，海面降低了十多天。样子象很渴，用身子绕着那座山一共绕了几十圈，然后才低下头来喝水，喝了很久，又被海中的大动物吞吃了，大约半天时间，那座山就崩裂了，蛇和山都吞光了，也不知道吞吃它们的是什么动物。

鲸 鱼

开元末，雷州有雷公与鲸斗，身出水上，雷公数十在空中上下，或纵火，或诟击，七日方罢。海边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胜，但见海水正赤。（出《广异记》）

唐玄宗开元末年，在雷州有雷公与鲸鱼打斗。鲸鱼的身子露出水面，几十个雷公在空中忽上忽下，有的放火烧，有的边骂边打，斗了七天才停止。海边的居民去观看，不知双方谁胜利了，只看见海水一片红。

鲤鱼

开元中，台州临海，大蛇与鲤鱼斗。其蛇大如屋，长绕孤岛数匝，引头向水。其鱼如小山，髻目皆赤，往来五六里，作势交击。鱼用鳞鬣上触蛇，蛇以口下咋鱼。如是斗者三日，蛇竟为鱼触死。（出《广异记》）

唐玄宗开元年间，台州面临大海，有大蛇与鲤鱼争斗。那条蛇大得象间屋子，身长能绕孤岛好几圈，伸着头向着水面。那条鱼象座小山，鱼脊鳍和眼睛都是红的，身长能有游五六里，它们作出要互相攻击的样子。鲤鱼用鳞和脊鳍向上撞蛇，蛇用口向下咬鲤鱼。象这样斗了三天，蛇竟被鲤鱼撞死了。

海人鱼

海人鱼，东海有之，大者长五六尺，状如人，眉目、口

鼻、手爪、头皆为美丽女子，无不具足。皮肉白如玉，无鳞，有细毛，五色轻软，长一二寸。发如马尾，长五六尺。阴形与丈夫女子无异，临海鰥寡多取得，养之于池沼。交合之际，与人无异，亦不伤人。（出《洽闻记》）

海人鱼，东海里就有。大的长五六尺，样子象人。眉毛、眼睛、口、鼻子、手、脚和头都象美丽的女人，没有一样缺少的。皮肉白得象玉石，身上没有鳞，有细毛，毛分五种颜色，又轻又柔软，毛长一二寸，头发象马尾巴一样，长五六尺。阴部的形状和男人女人的一样，靠海的鰥夫寡妇大多都捉海人鱼，放在池沼中养育。交合时，与人没什么两样，也不伤人。

南海大蟹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泛海，往天竺国者已六七度。其最后，舶漂入大海，不知几千里，至一海岛。岛中见胡人衣草叶，惧而问之，胡云，昔与同行侣数十人漂没，唯己随流，得至于此。因而采木实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众哀焉，遂舶载之，胡乃说，岛上大山悉是车渠、玛瑙、玻璃等诸宝，不可胜数，舟人莫不弃己贱货取之。既满船，胡令速发，山神若至，必当怀惜。于是随风挂帆，行可四十余里，遥见峰上

有赤物如蛇形，久之渐大。胡曰：“此山神惜宝，来逐我也，为之奈何？”舟人莫不战惧。俄见两山从海中出，高数百丈，胡喜曰：“此两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与山神斗，神多不胜，甚惧之。今其螯出，无忧矣。”大蛇寻至蟹许，盘斗良久，蟹夹蛇头，死于水上，如连山。船人因是得济也。（出《广异记》）

近代，有个波斯人常说，乘坐着大海船渡海，前往天竺国已经六七次了。那最后一次，海船漂进大海，不知漂了几千里，漂到一个海岛，在岛上看见一个胡人穿着用草和树叶编的衣服，很惊诧地问他。胡人说：“从前和自己一起的几十个同行伙伴漂在海上沉没了，只有自己随着水流，才能到达这个地方，因此就采树上的水果和草根吃，这才能活下来。”船上的人都可怜他，就让他乘坐海船。胡人这才说：“这个岛上的大山全是车渠、玛瑙、玻璃等各种宝贝，多得数不过来。”船上的人都扔掉自己的贱货去取宝贝。装满船后，那胡人命令赶快开船，如果山神来了，一定会痛惜丢失的宝贝。于是顺着风挂上船帆。走了大约四十多里，远远地看见山峰上有个红色的东西象蛇一样，时间一长渐渐地变得大了。胡人说：“这是山神痛惜宝贝，来追赶我们了，怎么办呢？”船上的人都很害怕。不一会儿，就看见两座山从海中伸出来，高有几百丈。胡人高兴地说：“这两座山，是大蟹的螯，那个大蟹常常喜欢与山神打斗，山神大多数没取胜，很惧怕大蟹。现在，大蟹的螯伸出来了，不用担心了。”大蛇很快到了大蟹跟前，

翻动着斗了很久，蟹夹断了蛇头，蛇死在水上，象连绵的山。船上的人因此得救了。

海 鲐

海鲐鱼，即海上最伟者也，小者亦千余尺。吞舟之说，固非谬矣。每岁，广州常发铜（《太平御览》卷九三八“铜作“舩”。）船过南安货易，北人有偶求此行，往复一年，便成斑白。云，路经调黎（地名，海心有山，阻东海涛，险而急，亦黄河之三门也。）深阔处，又见十余山，或出或没，初甚讶之。篙工曰：“非山，海（海原作岛。据明抄本改。）鲐鱼背也。”果见双目闪烁，髻鬣若簸米箕。危沮之际，日中忽雨霖霖。舟子曰：“此鲐鱼喷气，水散于空，风势吹来若雨耳。”及近鱼，即鼓船而噪，倏尔而没去。（“鱼畏鼓”，物类相伏耳。）交趾回，乃舍舟，取雷州缘岸而归，不惮苦辛，盖避海鲐之难也。乃静思曰：“设使老鲐瞋目张喙，我舟若一叶之坠簪并耳，宁得不为人皓首乎？”（出《岭表录异》）

海鲐鱼，是海上最大的动物，小的也有一千多尺。吞舟的说法，并不是荒谬的事。每年，广州常常开出铜船到南安去进行贸易，偶尔有个北方人要求去走一趟，往来一年，头发便斑白了，他说：“一天，船路过调黎的又深又宽的地方，

就看见十多座山，有时露出来，有时沉没下去，开始很惊讶。撑篙工说：“这不是山，是海鲇鱼的脊背。”果然看见双眼在闪烁，海鲇鱼的脊髻象簸箕一样。正在危险沮丧的时候，大晴天里忽然下起了小雨，舟子说：“这是鲇鱼喷气，水珠散在空中，顺风吹来象雨罢了。”等到靠近鲇鱼，人们就敲着船大声乱叫，鲇鱼一下子就沉了下去。从交趾回来，就扔了船，顺着雷州的海岸边上回到广州，不怕苦和累，就是为了躲避海鲇的灾难。于是静下心来想一想说：“假如老海鲇睁开眼睛张开嘴巴，我们坐的船就会象一片树叶掉到枯井里一样，怎么能使人不变成白头发呢？”

鰐 鱼

鰐鱼，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尾，形状如鼉，而举止矫疾。口森锯齿，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惧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鰐噪叫其下，鹿必怖惧落崖，多为鰐鱼所得，亦物之相摄伏也。故太尉相国李德裕贬官潮州，经鰐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沈失。遂召舶上昆仑取之，见鰐鱼极多，不敢辄近，乃是鰐鱼之窟宅也。（出《岭表录异》）

鰐鱼的身体是土黄色的，有四只脚，长尾巴，形状象鼉

一样。可是动作矫捷，口里阴森森地长着锯一样的牙齿，常常害人。南中一带鹿很多，鹿最怕鳄鱼。鹿走到山崖上，一群鳄鱼在崖下嗥叫，鹿会因为惊吓害怕而掉到山崖下，大多被鳄鱼捉住吃了，这也是动物的互相克制。从前的太尉宰相李德裕，被贬官到潮州，路过鳄鱼滩，船损坏了，平生积蓄的宝贝珍玩、古书和图画，一下子都沉没丢失了。于是叫来大船上的黑人下水捞取，看见鳄鱼极多，不敢靠近。这里是鳄鱼的洞穴。

吴余鲀鱼

吴王孙权曾江行，食鲀有余，因弃之中流，化而为鱼。今有鱼犹名吴余鲀者，长数寸，大如箸，尚类鲀形也。（出《博物志》）

吴王孙权曾经在江上泛舟，吃完鲀鱼，把剩下的扔到江中，变化成鱼。现在有一种鱼还叫吴余鲀，长几寸，粗细象筷子一样，还类似鲀鱼的形状。

石头鱼

石头鱼，状如鲮鱼，随其大小，脑中有二石子，如乔麦。莹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鱼之小者，贮于竹器，任其坏烂，即淘之，取其鱼脑石子，以植酒筹，颇脱俗。（出《岭表录异》）

石头鱼，样子象鲮鱼，不论是大鱼还是小鱼，脑中都有两个石子，象荞麦粒一样，晶莹洁白象玉石。有好奇的人，买了很多小石头鱼，装在竹器里，任凭它腐败。就用水淘，取出脑中的石子，用来做喝酒计数的工具，非常与众不同。

黄腊鱼

黄腊鱼，即江湖之横鱼。头嘴长，鳞皆金色，鳃为炙，虽美而毒。或煎燂干，夜即有光如笼烛。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鱼食之，弃其头于粪筐。中夜后，忽有光明，近视之，益恐惧，以烛照之，但鱼头耳，去烛复明。以为不祥，各启食奁，窥其余炙，亦如萤光。达明，遍询土人，乃此鱼之常也，

忧疑顿释。（出《岭表录异》）

黄腊鱼，就是江河潮水中的横鱼，头和嘴很长，鳞全是金色的。把鱼肉烤吃，味道虽美却有毒。或者煎炒，或者晒干，夜里就放光象灯笼里的蜡烛一样。有个暂时住在南海的北方人，买了这种鱼吃，把鱼头扔到粪筐里，半夜以后，忽然有了亮光。走近一看，更是害怕，点蜡烛一照，只是个鱼头罢了，拿开蜡烛又放出光亮。他认为是不吉祥的事，就把所有的食具都打开看，看那吃剩的鱼，也闪着莹光一样，到了第二天，询问了很多当地人，都说这是正常的事。他的忧虑和担心便没有了。

乌贼鱼

乌贼，旧说名河伯从事。小者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身，江东人或取其墨书契，以脱人财物。书迹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纸耳。海人言，昔秦王东游，弃算袋于海，化为此鱼，形如算袋，两带极长。一说，乌贼有矴，遇风则前一须下矴。（出《酉阳杂俎》）

乌贼，旧的传说名叫“河伯从事”。小乌贼遇到大鱼，就

放出墨水染黑方圆好几尺，用来藏身。有的江东人取出它的墨用来写契约，以便诈骗别人的钱物。写出的字迹象淡墨，过一年字就消失了，只剩下一张空白纸。海人说：“从前秦王东游，把一个算袋扔到海里，变成了这种鱼。”这种鱼外形象算袋一样，两根带子很长。另一种说法是，乌贼身上有个石碇，遇到大风时它的前一根须子就卷住石碇。

横公鱼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余，恒冰，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有横公鱼，长七八尺，形如鲤而赤，昼在水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乌梅二枚煮之则死，食之可止邪病。（出《神异录》）

北方的荒野中有个石湖，方圆有千里，湖岸有五丈多深，长年结冰，只有夏至前后五六十天才解冻。湖里有种横公鱼，长七八尺，样子象鲤鱼，红色，白天生活在水里，夜里变成人，用尖物刺它刺不进去，用开水煮它煮不死。用两个乌梅果煮就能煮死它，吃了可以治邪病。

骨 雷

扶南国出鳄鱼，大者二三丈，四足，似守宫状。常生吞人，扶南王令人捕此鱼，置于堑中，以罪人投之。若合死，鳄鱼乃食之；无罪者，嗅而不食。鳄鱼别号忽雷，熊能制之。握其嘴至岸，裂擘食之。一名骨雷，秋化为虎，三爪，出南海思雷二州，临海英潘村多有之。（出《洽闻记》）

扶南国出产鳄鱼，大的有二三丈长，四只脚，样子象守宫，常常吞吃人。扶南国王派人捕捉这种鱼，放在壕沟里，把犯罪的人扔进壕沟，如果该死，鳄鱼就吃了他，没有罪的人，嗅一嗅它也不吃。鳄鱼另外有个称呼叫忽雷，熊能制住鳄鱼，熊握住鳄鱼的嘴拖到岸上，撕开来吃。鳄鱼的另一个名叫骨雷，秋天变化成老虎，三只爪，出产在南海的思州和雷州，靠海的英潘村有很多。

彭 蜊

蟹属名彭蜊，以螯取土作丸，从潮来至潮去，或三百丸，

因名三百丸大彭蛭。（出《感应经》）

蟹一类中有名叫彭蛭的，用螯取土造成土丸，从涨潮到退潮，大约能制成三百个土丸，因而给它起名叫三百丸大彭蛭。

鯪 鱼

鯪鱼吐舌，蚁附之，因吞之。又开鳞甲，使蚁入其中，乃奋迅，（“迅”原作“近”，据明抄本改。）则舐取之。（出《异物志》）

鯪鱼吐出舌头，蚂蚁爬到舌头上，因而吞吃了蚂蚁。鯪鱼还张开鳞甲，让蚂蚁爬进去，于是很快地合上鳞甲，然后就用舌头舐吃了。

鯢 鱼

金（宋乐史《太平环宇记》卷一六二“金”作“全”）义

岭之西南，有盘龙山，山有乳洞，斜贯一溪，号为灵水溪。溪内有鱼，皆修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渔人不敢捕之。《尔雅》云：“鲉似鲇，四足，声如小儿。”金商（《太平环宇记》卷一六二“金商”作“今高”。）州溪内亦有此鱼，谓之鲉鱼。（出《岭表录异》）

金义岭的西南方，有座盘龙山，山上有个钟乳石山洞，洞里斜着贯穿着一条溪水，人们称之为灵水溪。溪内有鱼，全都是长尾巴四只脚，它的腹部是红色的，自由自在地游泳，渔人不敢捕捉它。《尔雅》里说：“鲉鱼象鲇鱼一样，四只脚，叫声象小孩一样。”金商州的溪水里也有这种鱼，把这种鱼叫做鲉鱼。

比目鱼

比目鱼，南人谓之鞋底鱼，江淮谓之拖沙鱼。《尔雅》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鰈。状如牛脾，细鳞紫色，一面一目，两片相合乃行。（出《岭表录异》）

比目鱼，南方人叫它鞋底鱼，江淮一带的人叫它拖沙鱼。《尔雅》上说：东方有一种比目鱼，不是一对不能行走，名叫

鰈，样子象牛的脾脏，长细鳞，紫色，只有一面有一只眼睛，两条鱼相合才能行走。

鹿子鱼

鹿子鱼，頰色，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黄色。《罗州图经》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鱼跳出洲，化而为鹿。”曾有人拾得一鱼，头已化鹿，尾犹是鱼。南人云：“鱼化为鹿，肉腥，不堪食。”（出《岭表录异》）

鹿子鱼，是红色的，它的尾巴和小髻都有梅花鹿一样的斑点，斑点是红黄色的。《罗州图经》上说：“罗州南面的海里有块陆地，每到春夏时，这种鱼跳上陆地，变成鹿。曾经有人拾到一条这种鱼，头已经变成鹿，尾巴还是龟尾巴。”南方人说：“鱼变成鹿，肉有腥气，不能吃。

子归母

杨孚《交州异物志》云：“鲛之为鱼，其子既育，惊必归母，还其腹。小则如之，大则不复。”《潘州记》云：“鲑鱼长

二丈，大数围。初生子，子小，随母觅食，暮惊则还入母腹。”《吴录》云：“鰾鱼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云：“暮从脐入，旦从口出也。”（出《感应经》）

杨孚的《交州异物志》上说：“鲛这种鱼，它的幼鱼长成以后，受惊便回到母亲身边，回到母亲的腹中去。小时如此，大时就不这样了。”《潘州记》上说：“鰾长二丈，大有好几围。刚刚生下幼鱼，鱼很小，跟着母亲找食吃，突然受惊就回到母亲的肚子里。”《吴录》说：“鰾鱼的幼鱼，早晨出去找食吃，晚上回到母亲的肚子里。”《南越志》上说：“（鰾的幼鱼）晚上从（母亲的）肚脐进去，早晨从（母亲的）口中出来。”

鰾鱼

鰾鱼，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者必死。相传以为常矣。饶州有吴生者，家甚丰足，妻家亦富。夫妇和睦，曾无隙（“隙”原作“戏”，据明抄本改。）间。一旦，吴生醉归，投身床上，妻为整衣解履，扶舁其足。醉者运动，误中妻之心胸，其妻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为妻族所凌执，云（“云”原作“去”，据明抄本改。）殴击致毙。狱讼经年，州郡不能理，以事上闻。吴生亲族，惧敕命到而必有明刑，为举族之辱，因饷狱生鰾。如此数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悦，

俄而会赦获免。还家之后，胤嗣繁盛，年泊八十，竟以寿终。且烹之不熟，尚能杀人，生陷数四，不能为害，此其命与？（出《录异记》）

𩶇𩶇鱼，身上的纹理和斑点象老虎一样。俗话说：“煮不熟的鱼，吃了必死。”传说中认为这是很平常的。饶州有个吴生，家里很富裕，妻子家也富足，夫妻之间很和睦，从来没有隔阂。有一天，吴生喝醉酒回到家里，横身躺在床上，妻子替他脱下衣服和鞋子，抬起他的脚，吴生的脚乱动了一下，无意中踢中了妻子的心胸部位，他的妻子跌倒地上就死了，吴生喝醉了一点也不知道。他很快被妻族的人凌辱捆绑起来，说妻子是被吴生殴打而死的，关到狱中打了一年的官司。州里和郡里不能处理，把事情报到朝廷，吴生的亲族，害怕皇上的命令下来一定有明确的刑罚，成为全族人的耻辱，因而给关在监狱里的吴生吃𩶇𩶇鱼。一共吃了四次，竟然不能害死他，吴生显得更加充实有精神，不久遇到大赦被免罪。回家以后，子孙很昌盛，活到八十岁，竟然在家安然死去。都说煮不熟的𩶇𩶇，吃了能死人，吴生吃了四次，没受伤害，这就是他的命运吧。

鲫 鱼

东南海中有祖州，鲫鱼出焉。长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风，

此鱼状，即与江湖小鲫鱼相类耳。浔阳有青林湖，鲫鱼大者二尺余，小者满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热也。

东南海中有个祖州，鲫鱼就出产在那里。长有八尺，吃了它能解暑避寒。这种鱼的样子，就同江河湖泊中的小鲫鱼相类似。浔阳有个青林湖。鲫鱼大的有二尺多长，小的有一尺长，吃这种鱼，味道肥美，也能治寒热病。

鰮 鱼

鰮鱼，济南郡东北有鰮坑，传云，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鱼，大如镜。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为鰮鱼焉。

鰮鱼，济南郡的东北有个鰮坑。据传说：北魏景明年间，有人挖井挖到一条鱼，大小象个镜子。那天夜里，河水上涨流入这个坑，坑中的居民，都变成了鰮鱼。

黄魮鱼

黄魮（音烘）鱼，色黄无鳞，头尖，身似大槲叶，口在

颌下，眼后有耳，窍通于脑，尾长一尺，末三刺，甚毒。（并出《酉阳杂俎》）

黄魮鱼，黄颜色不长鳞，头是尖的，身子象大槲树的叶子，嘴在下巴的下面，眼睛后面有耳朵，耳眼通到脑子里，尾巴长一尺，尾巴尖有三根尖刺，有剧毒。

蝓 蟥

蝓蟥者，俗谓之兹夷，乃山龟之巨者。人立其背，可负而行。产潮循山中，乡人采之，取壳以货。要全其壳，须以木楔出肉。龟吼如牛，声响山谷。广州有巧匠，取其甲黄明无日脚者，（甲上有散黑晕为日脚矣。）煮而拍之，陷黑玳瑁花，以为梳篦杯器之属，状甚明媚。（出《岭表录异》）

蝓蟥，人们叫它兹夷，是山龟之中形状最大的。人站在它的背上，能驮着你行走，出产在潮循山中。乡里人捉到它，取它的壳去卖。想要它完整的壳，必须用木楔插入弄出里面的肉。龟吼叫象牛叫一样，叫声能响遍山谷。广州有巧匠，取龟甲中的黄色润泽没有黑晕的，用水煮然后拍打，嵌上黑色的玳瑁花，用来制作梳子、篦子、酒杯一类的器具，样子很好看。

海 燕

齐监官县石浦有海鱼，乘潮来去，长三十余丈，黑色无鳞，其声如牛，土人呼为海燕。（出《广古今五行记》）

齐地监官县的石浦有海鱼，鱼是趁涨潮落潮时来去。长三十多丈，黑色不长鳞。它的叫声象牛叫，当地人叫它海燕。

鲛 鱼

鲛鱼出合浦，长三丈，背上有甲，珠（明抄本“珠”作“蛛”。）文坚强，可以饰刀口，又可以鑲物。（出《交州记》）

鲛鱼出产在合浦，长三丈，背上长着甲皮，花纹坚硬，可以用来装饰刀口，还可以磨东西。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五 水族二

峰州鱼 海虾 瓦屋子 印鱼

石斑鱼 井鱼 异鱼 螃蟹

鲙鱼 玳瑁 海术 海镜

水母 蛭 百足蛭 蟾 蛭 鰕鱼

鹦鹉螺 红螺

鳗 龟 鲉 鱼 鱼 鲎 飞 鱼 虎

蛭

螭 赤鯢公 雷穴鱼 虬尾 牛鱼

蛭 奔蛭 係臂

鸡嘴鱼 剑鱼 懒妇鱼 黄雀化蛤

天牛鱼

峰州鱼

峰州有一道水，从吐蕃中来，夏冷如冰雪。有鱼长一二寸，来去有时，盖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万家取不可尽。不知所从来。（出《朝野僉载》）

峰州有一道水，是从吐蕃国中流过来的，夏天水冷得象冰雪一样。水中有一种鱼长一二寸，来和去都按着季节时令。鱼浮在水面，象粥一样厚，人们捕捞起来煮着吃，千万家也捕捞不完。不知是从哪里来的。

海 虾

刘恂者曾登海舶，入舵楼，忽见窗板悬二巨虾壳。头、尾、钳、足具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利如锋刃，嘴上有须如红箸，各长二三尺。双脚有钳，钳粗如人大指，长二尺余，上有芒刺如蔷薇枝，赤而钅硬，手不可触。脑壳烘透，弯环尺余，何止于杯盂也。《北户录》云：“滕循为广州刺史，有客语循曰：‘虾须有一丈长者，堪为拄杖。’循不之信，客去东海，取须四尺以示循，方伏其异。”（出《岭表录异》）

刘恂曾登上一只大海船，进入了舵楼里，忽然看见窗板上悬挂着两个巨大的虾壳。头、尾巴、双钳和脚都是完整的，各长七八尺，头占长度的十分之一。嘴又尖又利象刀刃一样，嘴上的须子象根红色的筷子，各长二三尺。一对对脚上都有钳子，钳子象人的大拇指一样粗，长两尺多，上面长着象蔷薇花刺一样的又锋利又硬的红色小刺，不能用手去触碰。脑壳部分用火烘透，弯成环形有一尺多长。就象个盂盆一样。《北户录》说：“滕循任广州刺史的时候，有个客人对滕循说：‘有的大虾须有一丈多长，能当拐杖使用。’滕循不相信。那个客人去东海，取回一根四尺长的虾须给滕循看，这才信服了客人说的奇事。”

瓦屋子

瓦屋子，盖蚌蛤之类也，南中旧呼为蚶（音憨）子。顷因卢钧尚书作镇，遂改为瓦屋子，以其壳上有棱如瓦垆，故以此名焉。壳中有肉，紫色而满腹，广人犹重之，多烧以荐酒，俗呼为天齑炙。食多即壅气，背膊烦疼，未测其性也。（出《岭表录异》）

瓦屋子，属于蚌蛤一类，南中一带过去称呼它叫蚶子，后来因为卢钧尚书镇守这里，就改叫瓦屋子，因为它的壳上有棱象屋瓦的垆一样，所以用这个给它起名。壳里有肉，肉是

紫色的，肉很丰满，广东人很喜欢它，大多用火烤着做下酒菜吃，人们把它叫做天上的烤肉块。吃多了就呼吸不畅，后背和胳膊疼痛，还不了解它的性质。

印 鱼

印鱼，长一尺三寸，额上四方如印，有字，诸大鱼应死者，先以印印之。（出《酉阳杂俎》）

印鱼，长一尺三寸，额头上呈四方形，象印章一样，上面有字。各种大鱼应当死去的，就先用印印在大鱼的身上。

石斑鱼

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鱼，好与蛇交。南中多隔蜂巢，窠大如壶，常群螫人。土人取石斑鱼就蜂侧炙之，标于竿上，向日，令鱼影落其窠上，须臾，有鸟大如燕数百，互击其窠，窠碎落如叶，蜂亦全尽。（出《酉阳杂俎》）

行儒和尚说，建州有一种石斑鱼，喜欢与蛇交配。南中

一带有很多蜂巢，大小象个水壶，常常成群地出来螫人。土人拿来石斑鱼靠近蜂巢的附近用火烧，挂在木杆上，对着太阳，让鱼的影子落在巢上。不一会，有几百只大小象燕子的鸟，轮流地攻击蜂巢，巢被弄碎象树叶一样地落到地上，蜂也全死光了。

井 鱼

唐段成式云，井鱼脑有穴，每喻水，辄于脑穴蹙出，如飞泉，散落海中，舟人竞以空器贮之。海水咸苦，经鱼脑穴出，反淡如泉水焉。成式见梵僧善提胜说。（出《酉阳杂俎》）

唐代的段成式说，井鱼的脑袋上有个洞，每当吸水时，水就会从脑袋上的洞快速地喷出来，象飞出的泉水，散落在海里，船上的人都争着用空的器具接住水并贮存起来。海水本来又咸又苦，经过鱼脑的洞喷出来，反而淡得象泉水一样。这是段成式见到印度僧人善提胜时听他说的。

异 鱼

异鱼，东海人常获鱼，长五六尺，腹胃成胡鹿刀槊之状，

或号秦皇鱼。（出《酉阳杂俎》）

异鱼是东海人常常捕到的鱼，长五六尺，肚子上的胃，呈现出盛箭器和刀槊的样子，有人叫它秦皇鱼。

螃 蜢

傍海大鱼，脊上有石十二时，一名篱头溺，一名螃蜢，其溺甚毒。（出《酉阳杂俎》）

傍海地方的大鱼，脊背有石十二时。一个名叫篱头溺，一个名叫螃蜢，这种鱼的尿有很大毒性。

鲋 鱼

郾县侯生者，于沔麻池侧得鲋鱼，大可尺围，烹而食之，发白复黑，齿落复生，自此轻健。（出《录异记》）

郾县的侯生，在沔麻池的附近捉到一条鲋鱼，直径大约

有一尺，煮着吃了，白发变黑，掉了的牙齿又生出来，从此就身体轻健。

玳 瑁

玳瑁形状似龟，唯腹背甲有烘点。《本草》云：“玳瑁解毒，其大者悉婆萨石，兼云辟邪。”广南卢亭，（海岛彝人也。）获活玳瑁龟一枚以献连帅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带于左臂上以辟毒。龟被生揭其甲，甚极苦楚。后养于使宅后北池，伺其揭处渐生，复遣卢亭送于海畔。或云，玳瑁若生，带之有验，是饮饌中有蛊毒，玳瑁甲即自摇动；若死，无此验。（出《岭表录异》）

玳瑁的形状象龟，只是腹部和背部的甲壳上有烘烤的斑点。《本草》上说：“玳瑁能解毒，其中的大玳瑁全都是婆萨石，同时还能避邪。”广南的卢亭，活捉了一只玳瑁龟献给边帅的儿子薛王，薛王命令取下龟的二小片背甲，带在左臂上用来避毒。龟被活着揭下它的甲壳，痛苦达到了极点。然后放到使君住宅后北面的池子里养着，等到它被揭去甲壳的地方渐渐长好，再派卢亭把它送到海边去。有的人说，被揭下甲壳的玳瑁龟如果活着，带着它的甲壳就有灵验，你吃的饭菜中如果有毒，玳瑁的甲壳就会自己摇晃起来。被揭下甲壳后如果死了，就没有这种灵验了。

海 术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长，前右脚短，口在肋旁背上，常以左脚捉物，置于右脚，右脚中有齿啮之，方内于口。大三尺余，其声“术术”，南人呼为海术。（出《酉阳杂俎》）

南方有一种水产，前左脚长，前右脚短，口在肋旁边的后背上。常常用左脚捉东西，放在右脚上，右脚中有牙齿咬住那东西，这才放到口里。大的有三尺多长，它的叫声就象“术术”的声音，南方人叫它海术。

海 镜

海镜，广人呼为膏叶，盘两片，合以成形。壳圆，中甚莹滑。日（“日”原作“白”，据《太平御览》卷九四三改。）照如云母光。内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红蟹子，其小如黄豆，而螯具足。海镜饥，则蟹出拾食，蟹饱归腹，海镜亦饱。或迫之以火，则蟹子走出，离肠腹立毙。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毙。（出《岭表录异》）

海镜，广东人叫作膏叶，象两个盘子合起来的形状。壳是圆的，壳的中间很光滑晶莹，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能发出云母一样的光彩，壳内有少许的肉象蚌肉一样。肚子里有红色的蟹子，小得象黄豆一样，可是螯等器官都长得很完全。海镜饿了，小蟹子就出来找食吃，小蟹子吃饱了回到海镜的肚子里，海镜也饱了。有的人把海镜放在火边上烤，那么小蟹就走出来，一离开海镜的肚子立刻就死了。有的人活着剖开海镜，在海镜的肚子里有个小活蟹子，不一会儿，也死了。

水 母

水母，广州谓之水母，闽谓之鲩。（痴驾反）其形乃浑然凝结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碗。肠下有物如悬絮，俗谓之足，而无口眼。常有数十虾寄腹下，啗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欻然而没，乃是虾有所见耳。（《越绝书》云，海镜蟹为腹，水母虾为目。）南中好食之，云性暖，治河鱼之疾，然甚腥，须以草木灰点生油再三洗之，莹净如水精紫玉。肉厚可二寸，薄处亦寸余，先煮椒桂或豆蔻，生姜缕切而炸之，或以五辣肉醋，或以虾醋，如鲙食之。最宜虾醋，亦物类相摄耳。水母本阴海凝结之物，食而暖补，其理未详。（出《岭表录异》）

水母，广州人叫它水母，福建人叫它鲩。它是凝结成整

体的一个生物，有淡紫色的，有白色的，大的象倒扣过来的帽子，小的象碗一样。肠子下面有象悬挂着的棉絮一样的东西，平常人叫它是脚，可是不长嘴不长眼，常常有几十只虾寄居在水母的肚子下面，吸食水母涎水。水母一般漂浮在水面上，捕鱼人若遇到它，水母就很快地沉下去，那是因为虾看见了东西。南中一带的人喜欢吃它，说水母是暖性物，能治疗吃河鱼得的病，可是太腥，必须用草木灰和生油多次洗，就干净得象水晶和紫玉一样。肉厚大约有二寸，薄的地方也一寸多。先煮好椒桂或豆蔻，生姜切成丝用油炸好，或者用五辣肉醋，或者用虾醋，与水母丝一起拌着吃，最适宜的是虾醋，这也是符合物类互相辅佐互相摄取的道理。水母本来是阴海里凝结而成的生物，吃了它可以补暖，其中的道理还不清楚。

蟹

蟹，八月腹内有芒，芒真稻芒也，长寸许，向东输与海神，未输芒，不可食。（出《酉阳杂俎》）

蟹，八月的肚子里有芒刺，芒是真的稻芒，长一寸多，朝着东方献给海神，不献出芒刺，不能吃。

百足蟹

善苑国出百足蟹，长九尺，四螯。煎为胶，谓之螯胶，胜凤喙胶也。（出《酉阳杂俎》）

善苑国出产百足蟹，长九尺，四只螯，把蟹螯煎熬成胶，叫做螯胶，胜过凤喙胶。

蟪 蟹

平原郡贡蟪蟹，采于河间界，每年生贡。斫冰火照，悬老犬肉，蟹觉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钱，以毡密束于驿马上，驰之至京。（出《酉阳杂俎》）

平原郡进贡蟪蟹，是在河间一带捕捉的，每年都进贡活的，劈开冰用火照明，悬挂着老狗肉，蟪蟹觉察到是狗肉就浮上来，因而就捉到了，一只价值一百钱，用毡子密封起来捆在驿马上，奔驰着送到京城。

鰮 鱼

鰮鱼，章安县出焉。鰮子朝出索食，暮还入母腹，中容四子。颊赤如金，甚健，网不能制，俗呼为河伯健儿。（出《酉阳杂俎》）

鰮鱼，出产在章安县。幼鰮鱼早晨出找食吃，晚上回到母亲的肚子里，肚子里能装下四只幼鱼。鰮鱼的两颊颜色象红铜，很健壮，渔网制不住它，人们叫它是河伯健儿。

鹦鹉螺

鹦鹉螺，旋尖处屈而喙，如鹦鹉嘴，故以此名，壳上青绿斑，大者可受二升。壳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出《岭表录异》）

鹦鹉螺，螺旋尾部的尖端弯曲着，象鹦鹉的嘴一样，就是根据这个给它命名。壳上有青色和绿色的斑点，大的能装下二升的东西，壳内光滑晶莹象云母一样。装饰成酒杯，新

奇可玩赏。

红 螺

红螺，大小亦类鹦鹉螺，壳薄而红，亦堪为酒器。剖小螺为足，缀以胶漆，尤可佳尚也。（出《岭表录异》）

红螺，大小也类似鹦鹉螺。壳很薄是红色的，也适合做酒器，把小螺挖空做脚，用胶粘牢，涂上漆，特别令人喜爱。

鸯 龟

初宁县里多鸯龟，壳薄狭而燥，头似鹅，不与常龟同，而能啮犬也。（出《南越志》）

初宁县里有很多鸯龟，壳又薄又窄而且干燥。头象鹅子，和平常的龟不一样，却能咬狗。

鲩 鱼

鲩鱼如鲇，四足长尾，能上树。天旱，辄含水上山，以草叶覆身，张口，鸟来饮水，辄吸食之。声如小儿，峡中人食之，先缚于树鞭之，身上白汁出，如构汁，去此方可食，不尔有毒。（出《酉阳杂俎》）

鲩鱼象鲇鱼一样，长着四只脚长尾巴，能爬上树。天旱的时候，就含着水上山，用草叶盖在身上，张着口，鸟来喝水，就吸住吃了，叫声象小孩子声音。山里人吃鲩鱼时，先把鲩鱼捆到树上用鞭子抽打，等身上出现白汁，象构树汁一样，去掉汁才能吃，不然就有毒。

蜃

蜃雌常负雄而行，渔者必得其双。南人列肆卖之，雄者少肉。旧说，过海辄相积于背，高尺（“尺”原作“丈”，据明抄本改。）余，如帆，乘风游行。今蜃壳上有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蜃帆。至今闽岭重蜃酱。十二足，壳可为冠，次于白角。南人取其尾为小如意。（出《酉阳杂俎》）

鲎鱼中雌鱼常常背着雄鱼行走，打渔的人一定能成对地捉到。南方人把鲎鱼摆在市场上卖，雄鱼肉很少。旧的传说，渡海时就互相背在背上。高一尺象船帆一样，能乘风游行。现在鲎鱼的壳上有个东西，高七八寸，象石珊瑚一样，一般人叫它鲎帆，至今福建一带还很重视鲎鱼酱。鲎鱼十二只脚，壳可以做帽子，仅次于白角。南方人用它的尾巴做成小如意。

飞 鱼

飞鱼，朗山朗水有之，鱼长一尺，能飞，即凌云空，息即归潭底。（出《酉阳杂俎》）

飞鱼，朗山的朗水有这种鱼，鱼长一尺，能飞翔，突然就飞上云空，一忽儿就回到潭水的底部。

虎 蟹

虎蟹，壳上有虎斑，可装为酒器，与红蟹皆产琼崖海边，虽非珍奇，亦不易采得也。（出《岭表录异》）

虎蟹，壳上有虎皮一样的斑点，可以装饰做酒器。与红蟹一起出产在琼崖的海边，虽然不是奇异珍贵的东西，也不是容易捉到的。

蠃

蠃即牡蛎也，其初生海岛边，如拳石，四面渐长。有高一二丈者，巉岩如山，每一房内，蠃肉一片，随其所生，前后大小不等。每潮来，诸蠃皆开房，伺虫蚁入，即合之。海夷卢亭者以斧楔取壳，烧以烈火，蠃即启房，挑取其肉，贮以小竹筐，赴虚市，以易醕米。蠃肉大者醢为炙，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甚，壅肠骨。（出《岭表录异》）

蠃就是牡蛎，初时生在海岛边，像拳头大的石头，从四面渐渐地生长，有的长得高一二丈，象高大险峻的山。每一个石壳内，有一大片蠃肉，随壳而长。前前后后的蠃大小不相等，每当涨潮时，所有的蠃全都张开壳，遇到虫子进去，壳就合上。有个南海人卢亭用斧子楔取整个的蠃，用烈火烧它，蠃张开壳，挑出里面的肉，装在小竹筐里，到集市上去卖，用来交易醕米。蠃肉大的腌好烤着吃，小的炒着吃，肉很有滋味，吃多了蠃肉就会堵塞肠胃。

赤鰓公

鲤脊中鳞一道，每鳞上有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唐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说赤鰓公，卖者决六十。（出《酉阳杂俎》）

鲤鱼的脊背上有一道鳞，每片鳞上有个黑点，大的小的全都是三十六片。根据唐朝的律法，捉到鲤鱼，就应该放掉，不能吃，并说卖赤鰓公鱼的人，杖打六十板。

雷穴鱼

兴州有一处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声，水塞穴流，鱼随流而出。百姓每候雷声，绕树布网，获鱼无限。非雷声，渔子聚鼓击于穴口，鱼亦辄出，所获半于雷时。韦行规为兴州刺史时，与亲故书，说其事。（出《酉阳杂俎》）

兴州有一个地方叫雷穴，里面常有半穴水，每当打雷时，水就满穴并往外流，鱼也随水流出来。百姓们每当打雷时，就

绕着树布置好鱼网，能网到无数鱼。如果没有雷声，打鱼的人就在雷穴的洞口安上好几面鼓一起敲打起来，鱼也能流出来，捕到的鱼只有打雷时的一半。韦行规做兴州刺史时，给亲朋故友写信，说了这件事。

虬 尾

东海有鱼，虬尾似鸱，鼓浪即降雨，遂设像于屋脊。（出《谭宾录》）

东海有一种鱼，长着虬龙尾巴，样子象鸱鸟，它要是用尾巴掀动起波浪，就要下雨，于是人们在屋脊上放着它的像。

牛 鱼

海上取牛鱼皮悬之，海潮至，即毛竖。（出《谭宾录》）

在海上取一张牛鱼的皮悬挂着，要是海潮来了的话，它的毛就会竖起来。

蝓蜊

蝓蜊，大者长尺余，两螯至强。八月能与虎斗，虎不如。随大潮退壳，一退一长。（出《酉阳杂俎》）

蝓蜊，大的长一尺多，两个螯非常地强劲有力。八月份的时候，能与老虎拼斗，老虎敌不过它。随着大潮退壳，退一次壳长大一次。

奔 鲋

奔鲋，一名𩺰，非鱼非蛟，大如舡，长二三丈，若鲇，有两乳在腹下，雄雌阴阳类人。取其子着岸上，声如婴儿啼。项上有孔，通头，气出哧哧作声，必大风，行者以为候。相传懒妇所化，杀一头，得膏三四斛，取之烧灯，照读书纺绩辄暗。照欢乐之处则明。（出《酉阳杂俎》）

奔鲋，另一个名叫𩺰，不是鱼也不是蛟，大小象一条船，样子象鲇鱼。在肚子的下面有两个乳房，雌雄的阴物阳物都

类似人，捉住它的幼鱼放到岸上，叫声象婴儿啼哭。脖子上有个孔洞，通到头上。出气发出嚇嚇声音的时候，一定刮大风，行路的人用它来判断天气。相传是懒女人变化而成。杀一只奔蜉，能得到三四斛油膏，用油膏点灯，照着看书或织布的时候光亮就昏暗，照着欢乐的地方就明亮。

係 臂

係臂如龟，入海捕之，必先祭。又陈所取之数，则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则风浪覆舡。（出《酉阳杂俎》）

係臂象龟一样。入海去捕捉它时，必须事先祭祀，还要说出捕取的数目，它就会自己出来，因而就捕到了它。如果不遵守信用多捕，那么风浪就会把船倾覆了。

鸡嘴鱼

李德裕幼时，常于明州见一水族，有两足，嘴似鸡，身如鱼。（出《酉阳杂俎》）

李德裕幼时，曾经在明州见过一种水生物，长着两只脚，嘴象鸡，身子象鱼。

剑 鱼

海鱼千岁为剑鱼，一名琵琶鱼，形似琵琶而喜鸣，因以为名。虎鱼老则为蛟；江中小鱼，化为蝗而食五谷者，百岁为鼠。（出《酉阳杂俎》，明抄本作出《述异记》）

海鱼活一千年就变成剑鱼，另一个名字叫琵琶鱼，样子象琵琶又喜欢鸣叫，根据这个特点给它起了这个名字。虎鱼老了就变成蛟。江里的小鱼，变成蝗虫吃五谷；活一百岁，就变成老鼠。

懒妇鱼

淮南有懒妇鱼，俗云，昔杨氏家妇，为姑所怒，溺水死为鱼。其脂膏可燃灯烛，以之照鼓琴瑟博奕，则烂然有光，若照纺织，则不復明。（出《述异记》）

淮南地方有一种懒妇鱼，世俗传说：从前杨家有个媳妇，婆婆讨厌她，掉到水里淹死变成了鱼。鱼的脂膏能用来燃烧当灯烛使用，如果用它照耀打鼓、弹琴、弹瑟、下棋等，就灯火灿烂，如果用它来照耀纺纱、织布等，就昏暗不明了。

黄雀化蛤

淮水中，黄雀至秋化为蛤，至春复为黄雀，雀五百年化为蜃蛤。（出《述异记》）

淮水里，黄雀到秋天变成蛤，到了春天又变成黄雀，黄雀五百年就变成蜃蛤。

天牛鱼

天牛鱼，方员三丈，眼大如斗，口在肋下，露齿无唇，两肉角如臂，两翼长六尺，尾五尺。（出《南越记》）

天牛鱼，方圆三丈，眼很大象斗一样，嘴在两肋的下面，牙齿外露没有嘴唇，两个肉角象手臂一样，两个翅膀长六尺，尾巴长五尺。

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六 水族三

夏鯨 东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 葛玄 介象 龙门
池中鱼 通川河 行海人 阴火
裴佖 王旻之 韩愈 郾乡民
赤岭溪

夏 鯨

尧命夏鯨治水，九载无绩。鯨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植佖振鳞横游波上，见者谓为河精，羽渊与河海通源也。上古之人于羽山之下修立鯨庙，四时以致祭祀。常见此黑鱼与蛟龙滂潏而出，观者惊而畏之。至舜命禹，疏川奠岳，行遍日月之下，唯不践羽山之地。济巨海则鼃龟为梁，逾峻山则

神龙为负，皆圣德之感也。鲛之化，其事互说，神变犹一，而色状不同。玄鱼黄熊，四音相乱，传写流误，并略记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尧派夏鲛治水，治了九年没有成绩，鲛就自己淹死在羽渊里，变成一条黑鱼，经常地竖起鱼脊晃动着鳞甲自由地在水面上游着，看见的人把它叫做河精。羽渊与河、海的源头都相通。上古的百姓在羽山下修建了鲛庙，一年四季都来祭祀鲛。常常看见这条黑鱼和蛟龙一起在水中出没，观看的人惊奇而且畏惧它们。等到舜派大禹疏导江河，祭祀大山的时候，大禹走遍了天下，唯独不到羽山一带。渡大海时，大鳖和大龟就是渡海的桥梁，攀登崇山峻岭时，神龙背着他过去，都是圣德的感召呀。鲛的变化，传说不一，他变成神的说法是一致的，变化的具体情形却各有不同的说法，玄鱼黄熊，这四个字的字音容易互相混淆，传写中的错误，在这里略加记录。

东海人

昔人有游东海者，既而风恶舡破，补治不能制，随风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侣欢然。下石植缆，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没。在船者砍断其缆，舡复漂荡，向者

孤洲，乃大鱼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风，在洲上死者十余人。
(出《西京杂记》)

从前有个东海航行的人，不久刮大风船漏水了，修补也无济于事，随着风浪，不知漂到哪里。漂了一天一夜，漂到一个孤岛上，一起坐船的伙伴都很高兴，走下船把缆绳拴在石头上，登上孤岛煮吃的，吃的还未煮熟孤岛就沉没了。在船上的人砍断缆绳，船又漂荡起来。刚才的小孤岛，是一条大鱼，吞吐着波浪，游去时像风一样快，在这孤岛上死的有十多个人。

昆明池

昆明池，刻石为鲸鱼，每至雷雨，鱼常鸣吼，鬣尾皆动。汉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验。(出《西京杂记》)

昆明池，在石头上刻了一条鲸鱼，每当要打雷下雨时，鲸鱼常常吼叫，鬣和尾都动起来。汉代的时候祭鲸鱼来祈求下雨，往往有灵验。

徐景山

魏明帝游洛水，水中有白獭数头，美净可怜，见人辄去。帝欲取之，终不可得。侍中徐景山奏云：“臣闻獭嗜鲋鱼，乃不避死，可以此诳之。”乃画板作两鲋鱼，悬置岸上，于是群獭竞逐，一时执得。帝甚嘉之，谓曰：“闻卿能画，何以妙也？”答曰：“臣未尝执笔，然人之所作，自可庶几耳！”帝曰：“是善用所长也。”（出《续齐谐记》）

魏明帝游洛水时，洛水中有几只白獭，干净得又美又可爱，看见人就离开。明帝想捉到白獭，始终捉不到。侍中徐景山对明帝说：“我听说水獭喜欢吃鲋鱼，竟然不顾自己的死活，可以用鲋鱼欺骗它。”接着在木板上画了两条鲋鱼，悬挂在岸上，于是群獭竞争着追到木板画边上，一下子就都捉住了。明帝十分夸奖他，对他说：“听说你善于画画，怎么画得这么好呢？”徐景山回答说：“我不曾拿笔画过画，可是别人画的画，我也能照着画下来。”明帝说：“你很善于运用自己的长处呀。”

潘惠延

平原高苑城东有鱼津，传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马登舟之部，手中算囊，遂坠于水，囊中本有钟乳一两。在郡三年，济水泛滥，得一鱼，长三丈，广五尺，剖其腹中，得顷时坠水之囊，金针尚在，钟乳消尽。其鱼得脂数十斛，时人异之。（出《酉阳杂俎》）

平原郡高苑城的东面有个卖鱼的渡口。传说，魏末的时候，平原郡的潘府君字惠延，从白马津上船到官任上去，手里拿的装着计算工具的口袋掉到水里去，口袋里还有一两石钟乳。在平原郡的第三年，济河水泛滥漫过江堤，捉了一条鱼，三丈长，五尺宽，剖开鱼的肚子，得到了那时掉到水里的口袋，金针还在，石钟乳却消化光了。那条鱼一共熬了几十斛油脂，当时的人认为这事很奇异。

葛 玄

葛玄见遗大鱼者，玄云：“暂烦此鱼到河伯处。”乃以丹

书纸内鱼口，掷水中。有顷，鱼还跃上岸，吐墨书，青墨色，如木叶而飞。又玄与吴主坐楼上，见作请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即书符著社中，一时之间，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鱼乎？”玄复书符掷水中，须臾，有大鱼数百头，使人取食之。（出《神仙传》）

葛玄遇见有一个人送给他一条大鱼，葛玄说：“暂时请这条鱼到河伯那里去吧。”就用红水写到纸上放到鱼的嘴里、把鱼扔到水里。不一会，鱼回来又跳到岸上，吐出一张墨书，青黑色，象树叶一样地飘着飞了。又有一次葛玄与吴国的国君坐在楼上，看见土人在作法求雨，葛玄说：“雨很容易得到呀。”立即写了一张符放在祭坛里，一时之间，下了场大雨，流得到处都是。吴帝说：“水中有鱼吗？”葛玄又写一张符扔到水中，不一会，就出现了几百条大鱼。让人们捉来吃。

介 象

介象与吴主共论鲙鱼之美，乃于殿庭作坎，汲水满之，并求钓。象起饵之，须臾，得鲙鱼。帝惊喜，乃使厨人切食之。（出《神仙传》）

介象与吴国皇帝一起谈论鲙鱼的美味，就在殿前的院里挖了个坑，打来水把坑灌满，一块钓鱼，介象用鱼饵垂钓，一会，钓到一条鲙鱼。吴帝又惊又喜，就让厨子切好了拿来吃。

龙 门

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阔”字据明抄本补。）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又林登云，龙门之下，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其龙门水浚箭涌，下流七里，深三里。（出《三秦记》）

龙门在河东的界内。大禹凿平龙门山，又开辟龙门，有一里多长，黄河从中间流下去，两岸不能通车马。每到晚春时，就有黄色鲤鱼逆流而上，过了龙门的就变成龙。又有一次林登说，龙门之下，每年的晚春有黄色鲤鱼，从大海及各条大河争着来到龙门。一年之中，登上龙门的鲤鱼，不超过七十二条。刚一登上龙门，就有云雨跟随着它，天降大火从后面烧它的尾巴，就变化成龙了。那个龙门的水流速极快象箭一样地射出，往下流七里，龙门的下面水有三里深。

池中鱼

《风俗通》曰：“城门失火，祸及池鱼。”旧说：“池仲鱼人姓字也，居宋城门，城门失火，延及其家，仲鱼烧死。”又云，宋城门失火，人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鱼悉露死。喻恶之滋，并伤良谨也。（出《风俗通》）

《风俗通》里说：“城门失火，祸及池鱼”。旧的传说中，池仲鱼是人的姓名，居住在宋国的城门附近，城门被火烧了，火一直烧到他家，仲鱼也被火烧死。又说，宋国的城门被火烧了，人们提取护城河里的水，用来浇灭大火，护城河里的水被提取空了，河里的鱼离开了水全都死了。这个说法是比喻坏事滋长，连带伤害了好人。

通川河

通川界内多獭，各有主养之，并在河侧岸间。獭若入穴，插雉尾于獭孔前，獭即不敢出去。却尾即出，取得鱼，必须上岸，人便夺之。取得多，然后自吃。吃饱，即鸣板以驱之，

还插雉尾，更不敢出。（出《朝野僉载》）

通川河里有很多水獭，都各有主人饲养他们，都居住在河边。水獭如果进入洞穴中去，就在洞口前面插一根雉鸡的尾毛，水獭就不敢出洞。拿开雉鸡毛就跑出去，捉了鱼，必须上岸去，主人就夺下来，捉得多了才能自己吃，吃饱了，主人就敲木板驱赶着水獭进洞，又插上雉鸡毛，就不敢出来了。

行海人

昔有人行海得洲，木甚茂，乃维舟登岸。爨于水傍，半炊而林没于水，遽断其揽，乃得去。详视之，大蟹也。（出《异物志》）

从前有个人坐船在海上行走，遇上一块陆地，树木长得很茂盛，于是拴好船登上岸，在靠水边的地方点火做饭，饭做到一半，树林就沉没到水里，赶快砍断了揽绳，才能离开。仔细地看，陆地原来是只大螃蟹。

阴 火

海中所生鱼蜃，置阴处有光。初见之，以为怪异。土人常推其义，盖咸水所生，海中水遇阴晦，（“晦”原作物，据明抄本改。）波如然火满海，以物击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复见。木玄虚《海赋》云：“阴火退然。”岂谓此乎？（出《岭南异物志》）

海中生长的鱼类和蛤类，放在阴暗处就发光，刚看见的时候，认为是奇怪的事，海边的人常常推究其中的道理，大概因为是咸水中生长的。海水遇上阴晦天气，满海的水波象着火一样，用东西击打海水，海水飞溅散开象火星，有月亮的时候就看不见这样的情景。木玄虚的《海赋》上说：“阴火的光亮是柔和的。”难道就是说的这件事吗？

裴 旻

唐裴旻，开元七年，都督广州。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晓，星月皆没，而禽鸟飞鸣矣。举郡惊异之，未能谕。然

已昼矣，裴公于是衣冠而出，军州将吏，则已集门矣。遽召参佐洎宾客至，则皆异之，但谓众惑，固非中夜而晓。即询挈壶氏，乃曰：“常夜三更尚未也。”裴公罔测其倪，因留宾客于厅事，共须日之升。良久，天色昏暗，夜景如初，官吏则执烛而归矣。诘旦，裴公大集军府，询访其说，而无能辨者。裴因命使四访，阖界皆然。即令北访湘岭，湘岭之北，则无斯事。数月之后，有商舶自远南至，因谓郡人云：“我八月十一日夜，舟行，忽遇巨鳌出海，举首北向，而双目若日，照耀千里，毫末皆见，久之复没，夜色依然。”征其时，则裴公集宾寮之夕也。（出《集异记》）

唐代的裴旻，在唐玄宗开元七年时，总管广州。仲秋这天，正在夜间时，忽然天明亮了，星星和月亮都看不见了，飞鸟也又飞又叫。全郡的人对此都很惊奇，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已经是大白天了。裴公因此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出来了。这时，广州军队的将官们却已经集中在门前了。他立即找来部下和宾客们，都感到此事很奇异，大家都迷惑不解，以为不是半夜而是天快亮了。于是去询问挈壶氏，却说，平时的夜间三更天还不到。裴公不明白此事的根由，于是把宾客留在厅堂，共同等待太阳升起来。很久以后，天色变得昏暗，夜里的景色又象原来一样了，官吏们就拿着蜡烛回家去了。第二天早晨，裴公把将帅们全召集起来，询问他们的看法，却没有能说清楚的人。裴公于是派人四出访问，全广州的人都一样，就派人往北走去湘岭一带，湘岭的北部，就没有那种

事。几个月之后，有个商人坐船从遥远的南方来到这里，对广州郡的人说，八月十一日的夜里，船正在行走，我忽然遇上一只大鳌露出海面，抬起头向着北方，一对眼睛象太阳似的，一直能照出千里之外去，一根毫毛都能看得清楚，很久之后才又沉没到海里去，夜间景色又与原先一样了。对照一下时间，就是裴公召集宾客官吏的那天晚上。

王旻之

唐王旻之在牢山，使人告琅琊太守许诚言曰：“贵部临沂县其沙村，有逆鳞鱼，要之调药物，（逆鳞鱼，《仙经》云，谓之肉芝，故是欲以调药也。）愿与太守会于此。”诚言许之，则令其沙村设储峙，以待太和先生。先生既见诚言，诚言命渔者捕所求。其沙村西有水焉，南北数百步，东西十丈，色黑至深，岸有神祠。乡老言于诚言曰：“十年前，村中少年于水钓得一物，状甚大。引之不出，于是下钓数十道，方引其首出。状如猛兽，闭目，其大如车轮。村人谓其死也，以绳束缚，绕之树，十人同引之。猛兽忽张目大震，声若霹雳。近之震死者十余人，因怖丧去精魂为患者二十人，猛兽还归于水。乃建祠庙祈祷之，水旱必有应。若逆鳞鱼，未之有也。”诚言乃止。（出《纪闻》）

唐代的王旻之在牢山，派人告诉琅琊太守许诚言说：“你所管辖的临沂县其沙村，有一种倒着长鳞的鱼，我需要它调制药物，愿意与太守在这个村见面。”许诚言答应了他，就命令其沙村准备好器物等待使用，来等候王太和先生。王太和先生来了之后，许诚言就命令打渔的人去捕捉逆鳞鱼。其沙村的西面有一个池，南北长几百步，东西长十丈，颜色是深黑色，岸边有座神庙。村里的老人对许诚言说：“十年前，村里的一个少年人从水里钓到一个东西，形状很大，拖也拖不出来，于是下了几十道钓钩，才拖着头露出水面，样子象猛兽一样，闭着眼睛，大小象一个车轮。村里人说它死了，就用绳子捆好，绕到树上，十多个人一起拉它。猛兽忽然睁开眼睛大叫，声音象霹雳一样，靠它近的被声音震死的有十多个人，因为害怕而吓掉灵魂成为病人的有二十人，猛兽又回到水里。于是建造了祠庙向它祈祷，无论水灾还是旱灾都有灵验。如果说到逆鳞鱼，没有这种鱼。许诚言才停止下来。

韩 愈

唐吏部侍郎韩文公愈，自刑部侍郎贬潮阳守。先是郡西有大湫，湫有鳄鱼，约百余尺。每一怒则湫水腾荡，林岭如震。民之马牛有滨其水者，辄吸而噬之，不瞬而尽为所害者，莫可胜计，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既至之三日，问民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鳄鱼也。”愈曰：“吾闻至诚感神，

昔鲁恭宰中牟，雉驯而蝗避；黄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禽兽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陈于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无为生人患。”既而沃以酒。是夕，郡西有风雷，声动山野，迨夜分霁焉。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竭，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亦随而徙焉。自是郡民获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叙》曰：“刑部为潮阳守，云洞僚海孽，陶然皆化；鳄鱼稻蟹，不暴民物。”盖谓此矣。（出《宣室志》）

唐代的吏部侍郎韩文公韩愈，从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他来之之前，郡的西面有个大水潭，潭里有鳄鱼，长约一百多尺，每发一次怒，就弄得潭水翻腾动荡，山岭上的大树也象地震一样。百姓养的马和牛，有的走近潭水，就被鳄鱼吸去吃掉了，转眼之间被鳄鱼吃掉的牛马，多得数不过来，老百姓多年来就认为这是灾难。等到韩愈到了潮阳郡三天之后，访问老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事，全都说，郡西面水潭里的鳄鱼是灾害。韩愈说：“我听说至诚能感动神仙，从前鲁恭主管中牟的时候，雉鸡驯服而且蝗虫也躲避起来，黄霸治九江的时候，老虎都悄悄地离开了九江，这是因为，执政者有良好的政绩，禽兽也能被感化。”就派副官，把祭祀用的物品陈列在潭水边上，并且祷告说：“你们都是水族一类，不要成为老百姓的祸害。”接着把酒浇到地上。这天晚上，郡的西面有风雷的声音，声音震动了山野，到了半夜才晴天。第二天，乡里的百姓看那水潭，水已经枯竭了，韩公派人去考察鳄鱼的踪

迹，到了潭的西面六十里外，换了个地方又造出一个水潭，大鳄也跟随着换了地方，从此潮阳郡的百姓就免去了鳄鱼的祸害。所以工部郎中皇甫湜为韩愈撰写《神道碑叙》一文中说：“刑部侍郎韩愈做了潮阳太守，云中的神仙，洞府里的隐士，同一官署的官吏们，海里的动物，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全都高兴地被感化了，连鳄鱼和稻蟹，也不残害百姓的东西。”大概说的就是这件事吧。

鄆乡民

唐元和末，均州鄆乡县有百姓，年七十，养獭十余头，捕鱼为业。隔日一放，将放时，先闭于深沟斗门内，令饥，然后放之。无网罟之劳，而获利甚厚。令人抵掌呼之，群獭皆至。缘衿藉膝，驯若守狗。户部郎中李福，亲见之。（出《西阳杂俎》）

唐宪宗元和末年，均州的鄆乡县有个百姓，七十岁了，养了十多只水獭，靠打鱼维持生活。隔一天放出去一次，快要放出去的时候，先把水獭关在深沟的闸门里，让它们挨饿，然后才放它们出来，不受撒网收网的劳累，可是却得到很多的收入。主人如果拍巴掌招呼它们，所有的水獭全都到来，在主人的身边和膝前呆着，驯顺得象守门的狗。户部郎中李福，

亲眼看见过这件事。

赤岭溪

歙州赤岭下有大溪，俗传昔有人造横溪鱼梁，鱼不得下，半夜飞从此岭过，其人遂于岭上张网以捕之。鱼有越网而过者，有飞不过而变为石者。今每雨，其石即赤，故谓之赤岭，而浮梁县得名因此。按《吴都赋》云：“文鳐夜飞而触纶。”盖此类也。（出《歙州图经》）

歙州的赤岭山有条大溪水，世俗传说从前有人横着溪水架设了一道拦截鱼的横梁，鱼不能顺流而下，半夜时飞着从这个山岭过去，那个造桥的人就在岭上架网来捕捉鱼。有的鱼越过网飞过山岭，有的鱼飞不过去变成了石头。现在每当下雨时，那些石头就变成红色，因而叫它赤岭，而且浮梁县也因此而得名。按，《吴都赋》上说：“文鳐鱼夜间飞到空中落到网里。”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七

水族四 (水怪)

鯨 桓冲 李汤 齐浣 子英春
洛水竖子 魍鬼 罗州赤鰈
韩珣 封令禎 凝真观
蜀江民 张胡子 柏君 叶朗之
柳宗元 王瑶 柳沂 崔棣
染人 海上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

鯨

尧使鯨治洪水，不胜其任，遂诛之。鯨于羽山，化为黄能，入于羽泉。今会稽人祭禹庙，不用能。水居曰能，陆居曰熊也。（出《述异记》）

尧派鲧治理洪水，鲧没有完成任务，就杀了鲧。鲧的尸体在羽山变成黄能，进入羽泉里去了。如今会稽人到禹庙祭祀，不用熊肉做祭品。居住在水里的熊叫能，居住在陆地上的叫熊。

桓 冲

晋桓冲为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庐山，冀睹灵异。既陟崇嶽，有一湖，匝生桑树。湖中有败觚赤鳞鱼，使者渴极，欲往饮水，赤鳞鱼张鬣向之，使者不敢饮。（出《法苑珠林》）

晋代桓冲做江州刺史时，派人到庐山上查看，希望能发现一些珍奇神异之物。这些人登上一座险峻的山峰以后，看见一个湖泊，湖泊的周围长满了桑树，湖里还有一条破旧的小船和红鳞鱼。他们非常渴，想去湖边喝点水，红鳞鱼凶恶地竖起背鳍对着他们，他们不敢去喝水。

李 汤

唐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

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杨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汤任楚州刺史时，有渔人，夜钓于龟山之下。其钓因物所制，不复出。渔者健水，疾沉于下五十丈。见大铁锁，盘绕山足，寻不知极。遂告汤，汤命渔人及能水者数十，获其锁，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余头，锁乃振动，稍稍就岸。时无风涛，惊浪翻湧，观者大骇。锁之末，见一兽，状有如猿，白首长髻，雪牙金爪，闯然上岸，高五丈许。蹲踞之状若猿猴，但两目不能开，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秽，人不可近。久乃引颈伸欠，双目忽开，光彩若电。顾视人焉，欲发狂怒。观者奔走。兽亦徐徐引锁拽牛，入水去，竟不复出。时楚多知名士，与汤相顾愕悚，不知其由。尔时，（“时”原在“者”字下，据明抄本移上。）乃渔者知锁所，其兽竟不复见。”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钱送给事中孟简至朱方，廉使薛公苹馆待礼备。时扶风马植、范阳卢简能、河东裴蘧皆同馆之，环炉会语终夕焉。公佐复说前事，如杨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访古东吴，从太守元公锡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庐。入灵洞，探仙书，石穴间得古《岳渎经》第八卷，文字古奇，编次蠹毁，不能解。公佐与焦君共详读之：“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五伯拥川，天老肃兵，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搜命夔、龙。桐柏千君长稽首请命，禹因囚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翳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乌木由，不能制；授

之庚辰，能制。鸱脾桓木魅水灵山妖石怪，奔号聚绕以数十载，庚辰以战逐去。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后，皆图此形者，免淮涛风雨之难。”即李汤之见，与杨衡之说，与《岳渎经》符矣。（出《戎幕闲谈》）。

唐代贞元年间的丁丑年，陇西人李公佐游览湘江和苍梧山，偶然遇见征南从事弘农人杨衡在一个古老的河岸边停船休息。他们就结伴在佛寺里尽情地游览。到了晚上，江面宽广空旷，水面飘浮着明月。他们在船上互相讲述奇闻异事。杨衡告诉李公佐说：“永泰年间，李汤担任楚州刺史。有个渔夫夜间在龟山下钓鱼，他的钩被什么东西挂住了，拽不出水面。渔夫善于游泳，迅速潜到水下五十丈深的地方，看见一条大铁链，盘绕在山根下，寻找不到铁链的端点，于是报告给李汤。李汤派那个渔夫及几十个善于游泳的人，去打捞那根铁链。这些人提不动，又加上五十头牛，锁链才有点晃动，当时并没有大风和波浪，但是快要将锁链提到岸上时，却突然翻滚起高大的波浪，观看的人们非常害怕。只见锁链的末尾有一个动物，样子像猿猴一样。雪白的头发，长长的脊毛，身高五丈多，蹲坐的样子也和猿猴一样。但是它的两只眼睛不开，似乎没有知觉地呆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眼睛鼻子里像泉眼一样向外流水，口里的涎水腥臭难闻，人们不敢靠近。过了很久它才伸伸脖子挺直身子，两眼忽然睁开，目光象闪电一样四处张望围观的人，好象要暴发出疯狂和愤怒，人们吓

得四散奔逃。那怪兽竟慢慢地拖着锁链，拽着牛回到水里，再也不出来了。当时楚地有才智的名人与李汤互相惊异地看着，不知道这个怪物的来历。当时只有渔夫知道锁链的位置，那个怪兽再也没有出现。李公佐在元和八年，在常州为去朱方的给事中孟简饯行，廉访使薛公苹在客店里准备礼品。扶风人马植，范阳人卢简能，河东人裴蘧，全都在同一个客店里。大家在炉旁围成一圈，交谈整宿。李公佐又说起前面那件事，同杨衡说的一样。到了贞元九年的春天，李公佐游览古时的东吴一带，跟着太守元公锡游览洞庭湖，登上包山，住在一个道士周焦君修炼的地方。他们进入山洞，翻阅古籍，在一个山洞内找到一本《古岳渎经》第八卷。书上的文字古老奇特，有的地方被蠹蛀了，不容易理解。李公佐和焦君一起详细地阅读研究这本书。书上说，大禹治水时，三次到桐柏山。桐柏山刮大风，响惊雷，石头呼号，树也鸣叫，神怪五伯兴波作浪，天志起兵作乱，大禹调动不了他们很生气。大禹召集百种神灵，找来夔和龙，桐柏山神千君长也来请求任务。于是大禹囚禁了鸿章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又捉住了淮河、涡水中的名字叫“无支祁”的水神。无支祁善于回答别人的问话，能分辨长江淮水的深浅和平原沼泽地带的远近，样子象猿猴，小鼻子，高额头，青色的身躯，白色的头发，眼露金光，牙齿雪白，脖子伸出来有一百尺长，力气超过九只大象，攻击、搏斗、腾跃，奔跑迅速敏捷，身体轻灵飘忽，只是不能长久地听声音、看东西。大禹奏乐曲给它听，降服不了它；把它交给鸟木由，也制服不了它；把它交给庚辰，才打败了它。上千个鸱鸟、脾恒、树精、水神、山妖、石怪，奔

跑号叫聚集环绕着无支祁，庚辰用武力把它们打跑了。他给无支祁的脖子上锁上大铁链，鼻子上穿上金铃，送到淮阳县龟山脚下，是想让淮河水永远平安地流到海里。从庚辰以后，人们都画着无支祁的图形，就是想免除淮河上风雨波涛的灾难。李汤所看见的，和杨衡所说的，与《古岳渎经》上的记载，是相符合的。

齐 浣

唐开元中，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浣以徐城险急，奏开十八里河，达于清水。其河随州县分掘，亳州真源县丞崔延祗纆其县徒，开数千步，中得龙堂。初开谓是虚穴，然状如新筑，净洁周广。北壁下有五色蛰龙，长一丈余，鲤鱼五六枚，各长尺。有灵龟两头，长一尺二寸，眸长九分。祗以白开河御史邬元昌，状上齐浣。浣命移龙入淮，放龟入汴。祗移龙及鱼二百余里，至淮岸，有鱼数百万首，跳跃赴龙，水为之沸。龙入淮喷水，云雾杳冥，遂不复见。初将移之也，御史员锡拔其一须。元昌遣人送龟至宋，遇水泊，暂放龟水中，水阔数尺，深不过五寸，遂失大龟所在。涸水求之，亦不获，空致小龟焉。（出《广异记》）

唐代开元年间，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浣因为徐城出现

了危险的紧急情况，向朝廷请示，开掘一条十八里长的人工河，让水直接流进清水河去，这条河由各州各县分段挖掘。亳州的真源县的县丞崔延祎组织本县的民工，挖掘几千步的一段，挖出一座住着龙的建筑物。刚掘开的时候，以为是个空洞穴。可是，那建筑似乎是刚刚修建成的，面积很大十分清洁，北面的墙壁下有一条五彩的蛰伏的龙，长一丈多，鲤鱼五六条，各一尺长。还有二只通灵的乌龟，长一尺二寸，眼睛长九分。崔延祎把这件事告诉了开河御史邬元昌，又写成公文上报给齐浣。齐浣命令人把龙转移到淮河里去，把乌龟放到汴河中去。崔延祎带人把龙和鲤鱼移到二百多里以外的淮河岸边，淮河里有几百万条鱼向着彩龙跳跃着，河水因此而沸腾起来。彩龙进入淮河喷出水气，使四周云雾幽暗，龙也就看不见了。刚开始准备转移龙的时候，御史员锡拔去一根龙须。邬元昌派人把乌龟送到宋地，遇到一个小水塘，把龟暂时放到水里，水宽几尺，深度不超过五寸，于是大龟也丢失了，淘干了水塘里的水寻找龟，也没找到，仅仅捉到了几只小乌龟。

子英春

子英春者，舒乡人，善入水。捕得赤鲤，爱其色，持归，养之池中。数以米谷食之，一年，长丈余，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谢之，鱼言：“我来迎汝，上我背，与汝具升。”岁

来归见妻子，鱼复迎之。故吴中门户作神鱼子英祠也。（出《神鬼传》）

子英春是舒乡人，善长潜水，他捉到一条红鲤鱼，喜欢鱼的颜色，就带回家去，放在池子里喂养。他经常用谷物和米饭喂鱼，一年后，鱼长到一丈多长，并且头上出角，身上长出翅来。子英春很害怕，向鲤鱼行礼并道歉。鱼说：“我是来迎接你的，你骑到我背上来，我和你一起升天。”到了年末，他回来看望妻子和孩子，神鱼又来迎接他。所以吴中的人们建造了神鱼子英庙。

洛水竖子

有人洛水中见竖子洗马，顷之，见一物如白练带，极光晶，缴竖子之项三两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湾泊之间，皆有之。人澡浴洗马死者，皆谓鼉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类也。（出《朝野僉载》）

有人在洛水边看见一个童子在洗刷马，突然从水中窜出一个象白绸带似的東西，非常光亮晶莹，缠绕在童子的脖子上三两圈，童子跌倒在水里死了。凡是有河水和湖泊的地方

都有这种怪物，有的人认为洗澡和洗马而死的人，全都被鼃拖进水的，其实不是这样。这种怪物名叫“白特”，应当小心地提防它，它是蛟一类的动物。

魍 魎

魍魎状如鰩，其文赤斑，长者尺余，豫章界有之。多居污泥池中，或至数百，能为魍（子故反）鬼幻惑妖怪，亦能魅人。其污池侧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奠之，厚其租值，田即倍丰，但匿己姓名佃之。三年而后舍去，必免其害。其或为人患者，能捩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谢之而后免。亦能夜间行于陆地，所经之处，有泥踪迹；所到之处，闻嗾嗾之声。北部（明抄本“部”作“帝”）二十五部大将军。有破泉魍符书（“符书”原作“书符”，据《录异记》改。）于砖石上，投其池中，或书板刺，钉于池畔，而必因风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术者，方可行之。（出《录异记》）

魍魎样子象鰩鱼，身上长着红色的斑纹，大的有一尺多长，淮南江北一带有这种鱼。魍魎大多生活在污泥池里，有时一群鱼多达几百条。这种鱼能制造幻觉，兴妖作怪，也能迷惑人。它们生活在污水池附近，人们不敢侵犯。有的人祷告祭祀这种鱼，增加地租，附近田里的庄稼就会产量倍增。如

果隐瞒自己的姓名租种土地，三年以后舍弃土地离开，一定能免遭鲮鱼的祸。鲮鱼有时候祸害人，能扭转人的面目，能使人的手足反转，只有向鲮鱼祈祷并道歉之后，才能解除灾祸。鲮鱼夜间能在陆地上行走，它经过的地方，有湿泥的印迹。它到达的地方，能听到嗷嗷的叫声。北部二十五部的大将军，有的把镇压水鬼的咒语刻在砖块或石头上，扔到池水里。还有的将咒语刻在木板上，钉在池水边上。但是必须要在刮风下雨打雷闪电的时候，把这些符书木板都给搬到别的地方去。只有善于驱除鬼怪的术士，才可以施行这种法术。

罗州赤鳖

岭南罗州辩州界内，水中多赤鳖，其大如匙，而赫赤色。无问禽兽水牛，入水即被曳深潭，吸血死。或云，蛟龙使曳之，不知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载》）

岭南的罗州辩州界内，水中有很多红色的鳖。鳖的大小象汤匙一样，鲜红色。不管是禽兽还是水牛，入水后就被它拽进深潭，吸干血后死去。有的人说：“这是蛟龙指派红鳖拽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韩 珣

唐杭州富阳县韩珣庄凿井，才深五六尺，土中得鱼数千头，土有微润。（出《广古今五行记》，明抄本作《朝野僉载》）

唐代杭州富阳县的韩珣庄挖井，才挖了五六尺深，竟在土中得到了几千条鱼，土稍微有点潮湿。

封令禎

唐封令禎任常州刺史，于江南沂流将木，至洛造庙。匠人截木，于中得一鲫鱼长数寸，如刻安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唐代的封令禎担任常州刺史时，在江南的沂水上通过水流运送木料到洛水建造庙宇。木匠截断木料时，在木料中得到一条长几寸的鲫鱼，就象是雕刻好了木槽安放进去的。

凝真观

唐怀州凝真观东廊柱，已五十余年，道士往往闻柱中有虾蟆声，不知的处。后因柱朽坏，易之，厨人砍以为薪，柱中得一虾蟆，其柱先无孔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唐代怀州凝真观东廊的柱子，已经五十多年了。观中的道士经常听到柱子里面有蛤蟆的叫声，但是不知道发声的确切位置。后来因为柱子朽烂了，更换了新柱子，厨子劈旧柱当柴烧，在旧柱中得到一只蛤蟆，可是那根旧柱子先前并没有孔洞。

蜀江民

唐蜀民，有于江之上获巨鳖者，大于常，长尺余，其裙朱色。煮之经宿，游戏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毙不死。举家惊惧，以为龙也，投于江中，浮泛而去，不复见矣。（出《录异记》）

唐代蜀地有一个老百姓，在江上捉到一只大鳖，长一尺多，鳖盖的四周是红色的。把鳖煮在沸水里整整一宿，它还是自由自在地在水里玩耍，又加火煮了一天，水烧干了而鳖却没有死。全家人惊慌害怕，将鳖扔到江里，鳖漂浮在水面上渐渐远去，再也看不见了。

张胡子

唐吴郡渔人张胡子尝于太湖中，钓得一巨鱼，腹上有丹书字曰：“九登龙门山，三饮太湖水。毕竟不成龙，命负张胡子。”（出《灵怪集》）

唐代吴郡渔夫张胡子曾在太湖中，钓到一条大鱼。鱼肚子上有用丹砂书写的字：“九登龙门山，三饮太湖水。毕竟不成龙，命负张胡子。”

柏 君

唐金州洵阳县水南乡百姓柏君怀，于汉江勒漠潭，采得鱼，长数尺，身上有字云：“三度过海，两度上汉。行至勒漠，

命属柏君。”（出《录异记》）

唐代金州洵阳县水南乡的老百姓柏怀，在汉江的勒漠潭里，捕到一条几尺长的鱼。鱼身上有字说：“三次过大海，两次上汉江，走到勒漠潭，性命交柏君。”

叶朗之

唐建中元年，南康县人叶朗之使奴当归守田。田下流有鸟陂，陂中忽有物唤，其声似鹅而大，奴因入水探视，得一大物，身滑宛转，内头陂下。奴乃操刀下水，截得其后围六尺余，长二丈许，牵置岸上，剥皮剖之。比舍数十人咸共食炙，肉脆肥美，众味莫逮。背上有白筋大如胫，似鰮鱼鼻，食之特美。余以为脯。此物初死之夕，朗之梦一人，长大黑色，曰：“我章川使者，向醉孤游，误堕陂中，为君奴所害。既废王命，身罹戳辱，又析肌剖脏，焚膻充膳。冤结之痛，古今莫二。与君素无隙恨，若能杀奴，谢责偿过，罪止凶身；不尔法科，恐贵门罹祸，朗之惊觉，不忍杀奴。奴明年，为竹尖刺入腹而死。其年夏末，朗之举家得病，死者八人。（出《广古今五行记》）

唐代德宗建中元年，南康县人叶朗之派仆人回家乡守护水田，水田下游有个群鸟聚集的池塘。仆人忽然听到池塘里有个东西在叫唤，声音象鹅叫却比鹅的叫声大。仆人下水去寻找，看到一个大怪物，身上光滑而弯曲，把头插在池塘下面的泥里。仆人就取了刀下水，砍下那个东西的后半部分六尺多粗、二丈多长的一段，拖到岸上，剥去皮剖开肉，同邻舍的几十个人一起烤着吃了。肉味又脆又肥又鲜美，别的滋味无法与之相比。那个东西的背上有条白筋大小象人的小腿，又象鲟鱼鼻，吃起来味道特别鲜美，他们还将剩下的肉做了肉脯。这个东西刚死的那天晚上，叶朗之梦见一又高又大，浑身漆黑的人对他说：“我是章川王的使者，喝醉了独自出来游玩，不小心陷到池塘里，被你家的仆人杀害了。既耽误了章川王的使命，自身又遭受杀戮的痛苦。被分割肌肉，取下五脏，烤熟当饭吃了。这冤仇和痛苦，古往今来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得上。我与你平时没有隔阂和仇恨，如果你能杀了那个仆人来道歉陪罪，惩罚将只加在犯罪者的身上。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恐怕你的全家都要遭受灾祸。”叶朗之惊吓醒来，不忍心杀仆人。第二年，那个仆人被竹子的尖刺刺进肚子里而死去，那年的夏末，叶朗之全家人都得了病，死了八个人。

柳宗元

唐柳州刺史河东柳宗元，常自省郎出为永州司马，途至

荆门，舍驿亭中。是夕，梦一妇人衣黄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倘获其生，不独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禄益，君为将为相，且无难矣。幸明君子一图焉。”公谢而许之。既寤，嘿自异之，及再寐，又梦妇人，且祈且谢，久而方去。明晨，有吏来，称荆帅命，将宴宗元。宗元既命驾，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梦妇人，嚬然其容，忧惶不暇，顾谓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缕之悬甚风，危危将断且飘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为计。不尔，亦与败缕皆断矣，愿君子许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焉，即俯而念曰：“吾一夕三梦妇人告我，辞甚恳，岂吾之吏有不平于人者耶？抑将宴者以鱼为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即命驾诣郡宴，既而以梦话荆帅，且召吏讯之。吏曰：“前一日，渔人网获一巨黄鳞鱼，将为膳，今已断其首。”宗元惊曰：“果其夕之梦。”遂命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鱼已死矣。是夕，又梦妇人来，亡其首，宗元益异之。（出《宣室志》）

唐代柳州刺史河东人柳宗元，从侍郎被降职出京担任永州司马，赴途中到达荆门，住在驿站旅馆。这天晚上，他梦见一个穿黄衣服的妇女向他拜了又拜哭着说：“我家住在楚水，现在非常不幸，死亡临近，就在旦夕之间，除了您谁也救不了我。如果还能够活下去，我不仅对你感恩戴德，而且能够使你加官晋爵，你想做将军还是做丞相也不是什么难事，希望你能尽力帮我一次。”柳宗元向妇人道谢并应允了她。醒

来之后，他觉得事情很奇怪。等到再睡着时，又梦见了那个妇人，一再向他表示祈求和感谢，很久才离去。第二天早晨，有个官吏前来，说是遵照荆帅的命令，准备请柳宗元赴宴。柳宗元吩咐准备车马之后，因为时间还早，因而就又小睡了一会，结果又梦见那个妇女，皱着眉头，忧心忡忡地对柳宗元说：“我的性命，现在就象用丝线悬挂在大风里，将要断开随风飘走，可是你仍感觉不到这件事是多么紧急，希望你能赶快想个办法，不然的话，我的性命就和丝线一起断了，请你答应我。”说完，拜谢而去。柳宗元的心里还没有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低头想道：“我一个晚上三次梦见这个妇女来请求我，话语诚恳。难道是我手下的官吏对待别人有什么不公平的行为？还是即将参加的宴会上有鱼给我吃呢？找到并救活它，也是我应做的事。”于是就命令驾车到郡里去赴宴。他把梦里的情景告诉了荆门主帅，又叫来官吏讯问这件事。官吏说：“前天，有个渔夫用网捕捉了一条大黄鳞鱼，准备用来做菜，现在已经砍下了它的头。”柳宗元吃惊地说：“果然符合那天晚上的梦。”就让人把鱼扔到江里去，可是鱼已经死了。这天晚上，又梦见那个妇女来了，妇女已经没有了头，柳宗元更加对这件事感到奇怪。

王 瑶

唐会昌中，有王瑶者任恒州都押衙，尝为奕（明抄本

“奕”作“栾”。) 邑宰。瑶将赴任所，夜梦一人，身怀甲冑，形貌堂堂。自云冯夷之宗，将之海岸，忽罹网罟，为漳川渔父之所得，将置之刀几，充膳于宰君，命在诘朝，故来相告，倘垂救宥，必厚报之。”瑶既觉。言于左右曰：“此必县吏相迎，捕鱼为饌。”急遣人至县，庖人果欲割鲜，理（“理”原作“鲤”，据明抄本改。）鲙具。以瑶命告之，遂投于水中，鱼即鼓鬣扬鬐，轩轩而去。是夜，瑶又梦前人泣以相感云：“免其五鼎之烹，获返三江之浪，有以知长官之仁，比宗元之惠远矣！”因长跪而去。（出《耳目记》）

唐代会昌年间，有个叫王瑶的人担任恒州都押衙。他曾经做过一个大县的县宰，在准备赴任的时候，夜里梦见一个人，身上穿着铠甲，相貌堂堂，说自己是水神的同宗。他刚到海岸边，突然被漳川的渔夫用网捉住了，即将放到案板上，做菜给你吃，性命将在明天早晨结束，所以来告诉你，如果能蒙受你的救护，我一定优厚地报答你。王瑶醒了以后，对身边的人说：“这一定是县里的官吏为了迎接我，捕鱼做菜。”急忙派人到县里去，厨子果然准备切割一条新鲜鱼，正在整刀案。派去的人就把王瑶的命令传达给厨子，于是又把鱼放回水里去了。鱼就摆动嘴边的小鳍，晃动着脊鳍，悠然自得地游走了。这天夜里。王又梦见那个人哭着感激他说：“你使我免除了在锅里烧煮的命运，重新返回到三江的波浪之中，通过这件事使我知道了长官的仁爱之心，柳宗元和你比差得太远啊！”然后长跪感谢后离开了。

柳 沂

唐河东柳沂者侨居洛阳，因乘春钓伊水，得巨鱼，挈而归，致于盆水中。先是沂有婴儿，始六七岁，是夕，沂梦鱼以喙啮婴儿臆，沂悸然而寤。果闻婴儿啼曰：“向梦一大鱼啮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与沂梦同，沂异之。乃视婴儿之臆，果有疮而血。沂益惧，明旦，以鱼投伊水中，且命僧转经画像，仅旬余，婴儿疮愈。沂自后不复钓也。（出《宣室志》）

唐代河东人柳沂寄居在洛阳，春天到伊水钓鱼，钓到一条大鱼。他把鱼带回家后放在水盆里。柳沂有个孩子，才六七岁。这天晚上，柳沂梦见鱼用嘴咬婴儿的胸，柳沂惊醒了，果然听到孩子哭着说，刚才梦见一条大鱼咬他的胸，疼得受不了，所以哭了。与柳沂所做的梦一样。柳沂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查看婴儿的胸前，果然有个伤口流着血，柳沂更加害怕。第二天早上，他把那条大鱼放到伊水中，并且让和尚在鱼的画像前反复念经，仅仅十多天，孩子的伤就好了，柳沂从此以后再也不钓鱼了。

崔 悦

晋太常卿崔悦游学时，往至姑家，夜与诸表昆季宿于学院。来晨，姑家方会客。夜梦十九人皆衣青绿，罗拜，具告求生，词旨哀切。崔曰：“某方闲居，非有公府之事也，何以相告？”咸曰：“公但许诺，某辈获全矣！”崔曰：“苟有阶缘，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跃再拜而退。既寤，盥栉束带，至堂省姑。见缶中有水而泛鳖焉，数之，大小凡十九，计其衣色，亦略同也。遂告于姑，具述所梦，再拜请之，姑亦不阻，即命仆夫置于器中，躬诣水次放之。（出《玉堂闲话》）

晋代太常卿崔悦出游求学的时候，到姑姑家去，夜里和各位表兄弟住在学校里。第二天早晨，姑姑家正在会客。崔悦夜里梦见十九个人全都穿着青绿色的衣服，站在他的四周向他行礼，全都是祈求他救命的，言词悲哀恳切。崔悦说：“我是个闲居的人，没有官职，为什么来求我？”那些人都说：“只要你答应，我们这些人就能活下来了。”崔悦说：“如果有什么机缘帮得上忙，我是一定会救助的。”这些人全都高兴得跳起来，再三拜谢后才走。崔悦醒了以后，盥洗打扮完毕，到堂屋去看望姑姑，看见一只瓦罐中有一些鳖在水里游动。他数一数，大大小小一共十九只，比较一下鳖和梦中人衣服颜

色也大致相同。于是对姑姑讲述说自己的梦，请求姑姑放了这些鳖。姑姑没有阻拦，他就叫仆人把鳖放到器皿中，亲自到水边放了它们。

染 人

广陵有染人居九曲池南，梦一白衣少年求寄居焉，答曰：“吾家隘陋，不足以容君也。”乃入厨中。尔夕，举家梦之。既日厨中得一白鳖，广尺余，两目如金，其人送诣紫极宫道士李栖一所，置之水中，则色如金而目如丹，出水则白如故，栖一不能测，复送池中，遂不复见。（出《稽神录》）

广陵有个染匠居住在九曲池的南面。有一天，他梦见一个白衣少年要求寄居在他的家里。他回答说：“我的家里窄小简陋，无法容纳您”。那个白衣人就自己走进厨房里去了。那天晚上，全家人都梦见了白衣人，第二天在家里的厨房里得到一只白色的鳖，一尺方圆，两只眼睛象金子一样。那个染匠就把鳖送到紫极宫道士李栖一的住处。李栖一把鳖放到水里，这时鳖的身体忽然变成金色而眼睛变成红色了，把鳖提出水来又变成白色。李栖一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就把鳖又送到水池中去，随后鳖就不见了。

海上人

近有海上人于鱼扈中得一物，是人一手，而掌中有面，七窍皆具，能动而不能语。传玩久之，或曰：“此神物也，不当杀之。”其人乃放置水上，此物浮水而去，可数十步，忽大笑数声，跃没于水。（出《稽神录》）

有个海上捕鱼的人从海边拦潮捕鱼的“扈业”中得到一个东西，是一只人的手掌。手掌中有一个人的面孔，七窍全都具备，能活动却不能说话，大家传着玩赏了很久。有人说：“这是个神灵，不要杀了他。”捕鱼人就把这只手掌放到海面上。这个东西浮水离开了，漂了几十步远，忽然大笑了几声，跳跃起来又沉没到水里去了。

法聚寺僧

法聚寺内有僧，先在房，至夜，忽谓门人曰：“外有数万人，头戴帽，向贫道乞救命。”急开门出看，见十余人担蠡子，因赎放生。（出《蜀记》）

法聚寺有个和尚，一整天都呆在屋里。到了夜晚，他忽然对看门人说：“外面有几万人，头上戴着帽子，向我乞求救命。”然后急忙打开门出去观看，见有十多个人挑着田螺。于是全都买下来去放生了。

李延福

伪蜀丰资院使李延福昼寝公厅，梦裹乌帽三十人伏于阶下，但云乞命。惊觉，仆使报，门外有村人献鳖三十头，因悟所梦，遂放之。（出《儆戒录》）。

前蜀丰资院使李延福白天在官署里睡觉，梦见三十个头戴黑帽子的人趴在台阶下，向他乞求救命。他受惊而醒来，仆人进来报告说，门外有个村里人献来三十只鳖。他领悟了自己所做的梦，放了这些鳖。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八 水族五 (水族为人)

子路 长水县 姑苏男子 永康人
王素 费长房 张福 丁初
谢非 顾保宗 武昌民 寡妇严
尹儿 广陵王女 杨丑奴 谢宗

子 路

孔子厄于陈，絃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余，皂衣高冠，咤声动左右。子路引出，与战于庭，仆之（之原作一。据明抄本改。）于地。（“地”原作“池”，据明抄本改。）乃是大鯢鱼也，长九尺余。孔子叹曰：“此物也，何为来哉？吾闻物老则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来也，岂以吾遇厄绝粮，从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神皆能为妖

怪，故谓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则为怪矣。杀之则已，夫何患焉？”（出《搜神记》）

孔子在陈国受困，在旅店里弹琴唱歌。夜里有一个人，身高九尺多，穿黑色衣服，戴着高高的帽子，呼喊声惊动了附近的人。子路把那人引到外面，与他在庭院里搏斗，把那人打倒在地上，竟然是一条大鳐鱼，长九尺多。孔子叹息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听说，动物太古老了，各种精灵就会依附在它身上。我们运气衰落，是它这次到来的原因。难道是因为我遇到麻烦，没有饭吃，跟着我的人也得病的原因吗？六畜一类东西，以及龟蛇鱼鳖草木之类，它们的精气都能兴妖作怪，所以叫他们五酉。五行之类，都有这些东西。酉，就是老的意思，所以物太古老就变成精怪了，杀了它们就没有事了，有什么可怕的呢？”

长水县

秦时，长水县有童谣曰：“城门当有血，则陷没为湖。”有老姬闻之，忧惧，旦旦往窥焉。门卫欲缚之，姬言其故。姬去后，门卫杀犬，以血涂门。姬又往，见血走去，不敢顾。忽有大水，长欲没县。主簿何干入白令，令见干曰：“何忽作鱼？”干曰：“明府亦作鱼矣！”遂沦陷为谷。（出《神鬼传》）

秦朝的时候，长水县有童谣说：“城门要是血，城就会陷没变成湖泊。”有个老妇人听见了童谣，非常害怕，天天去城门查看。守城门的人想把老妇人抓起来，老妇人说了来城门的原因。老妇人离开后，守城门的人杀了一条狗，把狗血涂到城门上。老妇人又去查看，看见城门上的血就逃离了县城，不敢回头。这时忽然出现了大水，水渐渐增长几乎要淹没县城，主簿何干进去说给县令听，县令看见了何干说：“你为什么忽然变成了鱼？”何干说：“你也变成鱼了。”于是县城沦陷成为深沟湖泊。

姑苏男子

后汉时，姑苏有男子，衣白衣，冠帻，容貌甚伟，身長七尺，眉目疏朗。从者六七人，遍历人家，奸通妇女，昼夜不畏于人。人欲掩捕，即有风雨，虽守郡有兵，亦不敢制。苟犯之者，无不被害。月余，术人赵杲在赵，闻吴患，泛舟遽来。杲适下舟步至姑苏北堤上，遥望此妖，见路人左右奔避无所，杲曰：“此吴人所患者也。”时会稽守送台使，遇，亦避之于馆，杲因谒焉。守素知杲有术，甚喜。杲谓郡守曰：“君不欲见乎？”因请水烧香，长啸数声，天风歛至，闻空中数十人响应，杲掷手中符，符去如风。顷刻，见此妖如有人持至者，甚惶惧，杲谓曰：“何敢幻惑不畏？”乃按剑曰：“诛之。”便有旋风拥出。杲谓守曰：“可视之矣，使未出门，已

报去此百步，有大白蛟，长三丈，断首于路旁，余六七者，皆身首异处，亦鼉鼉之类也。左右观者万余人，咸称自此无患矣。（出《三吴记》）

后汉时，姑苏有个男子，身穿白衣服，头带包头巾，容貌英俊，身高七尺，眉目舒展，跟从的人有六七个。他们走遍住户的家里，奸污妇女，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一点也不害怕人。有人想要去捕捉他们，就会遭到刮风下雨的阻碍。即使城镇有驻守的军队，也不敢去对付他们，冒犯他们的人，没有不被害死的。一个多月后，有个叫赵杲的术士在赵地，听说了吴地的灾祸，赶快坐船赶到姑苏。赵杲刚刚下船走到始苏城北的堤坝上，远远地看到了这妖怪。只看见路上的行人向左右奔逃，找不到躲避的场所。赵杲说：“这就是给姑苏人带来灾祸的妖怪呀！”当时，会稽的郡守为台使送行，遇见了妖怪，也到旅馆里躲避。赵杲因而去拜见郡守，郡守早就听说赵杲会法术，见了他很高兴。赵杲对郡守说：“你不想看一看吗？”于是要来净水，烧上香，长啸几声。天上突然刮来风，听见空中有几十个人在响应。赵杲扔出手中的符咒，符象风一样地飞走了。不一会，就看见这个妖怪象是被人押送似地来到面前，样子非常惊慌恐惧。赵杲说：“你胆敢变幻形象迷惑世人而不怕惩罚！”又握着剑说：“杀了他！”于是就有旋风出现，赵杲对郡守说：“可以去看一看了。”派出的人还没等走出门去，已经有人进来报告说离这里一百步的地方，有条大白蛟，长有三丈，在路旁被砍下了头。还有六七个怪物也

都身首异处，都是鼃鼃一类的动物。有一万多人围在四周观看，都说从此没有灾祸了。

永康人

吴孙权时，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龟，即逐之。龟便言曰：“游不良时，为君所得。”人甚怪之，载出，欲上吴王。夜泊越里，缆舡于大桑树。宵中，树呼龟曰：“劳乎元绪，奚事尔耶？”龟曰：“我被拘縶，方见烹臠。虽尽南山之樵，不能溃我。”树曰：“诸葛元逊博识，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计从安出？”龟曰：“子明无多辞，祸将及尔。”树寂而止。既至，权命煮之，焚柴百车，语犹如故。诸葛恪曰：“然以老桑方熟。”献之人仍说龟树共言，权登使伐取，煮龟立烂。今烹龟犹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龟为元绪也。（出《异苑》）

吴国孙权执政的时候，有个永康人进山遇到一只大龟，就去追赶。龟便说道：“出游没遇到好时候，竟被你捉住。”永康人觉得很奇怪，把龟带出山去，准备献给吴王孙权。夜里停泊在越里，把船拴在一棵大桑树上。半夜时，大桑树招呼龟说：“元绪，你很辛苦吧，什么事把你弄成这个样子？”龟说：“我被捉住了，将要把我煮了做肉汤吃。即使砍光了南山所有树木当柴烧，也不能煮死我。”树说：“诸葛元逊见识

广博，必定会使你受苦。如果他命令寻找我们这一种类的树当柴烧，你又能有什么办法呢？”龟说：“子明你不要多说话，不然灾祸就将加到你的身上。”树就静静地不再说话了。到了京城之后，孙权下令煮鳖，烧了几百车的木柴，龟说话还象以前一样。诸葛恪说：“应该用老桑树烧火才能煮熟。”献龟的人也说了桑树和龟的对话。孙权立刻派人去砍伐桑树，用来煮龟立刻就煮熟了。现在人们煮龟仍大多使用桑树作烧柴。老百姓因此把龟叫作“元绪”。

王 素

吴少帝五凤元年四月，会稽余姚县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邻里少年求娶者颇众，父母惜而不嫁。尝一日，有少年，姿貌玉洁，年二十余，自称江郎，愿婚此女。父母爱其容质，遂许之。问其家族，云：“居会稽。”后数日，领三四妇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家。（“家”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因持资财以为聘，遂成婚媾。已而经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绢囊，大如升，在地不动。母甚怪异，以刀割之，悉白鱼子。素因问江郎：“所生皆鱼子，不知何故？”素亦未悟，江郎曰：“我所不幸，故产此异物。”其母心独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寝，收其所著衣视之，皆有鳞甲之状。素见之大骇，命以巨石镇之，及晓，闻江郎求衣服不得，异常诟骂。寻闻有物

偃蹇，声震于外，家人急开户视之，见床下有白鱼，长六七尺，未死，在地拨刺。素砍断之，投江中，女后别嫁。（出《三吴记》）

吴国少帝五凤元年四月，会稽余姚县的百姓王素，有个十四岁的未出嫁的姑娘，容貌美丽。邻居乡里的少年来求婚的人很多，父母因爱惜姑娘都没有同意。有一天，来了一个少年，姿态容貌象美玉一样，年龄二十多岁，自称是江郎，愿意和王素的女儿结婚。姑娘的父母喜爱江郎的容貌，就答应将女儿许配给他，询问江郎的家族，江郎说：“住在会稽。”过了几天，江郎领了三四个妇女，有的年老有的年轻，还有两个少年，来到王素家，拿来钱财做为聘礼，于是两个人结了婚。过了一年，王素的女儿有了身孕，到了十二月份，生一个东西象个绢布做的口袋，大小有一升那么大，在地下一动不动。母亲觉得很奇怪，用刀割开它，全是白鱼的鱼子。王素因而问江郎：“所生的全是鱼子，不知是什么缘故？”至此还没有醒悟。江郎说：“这是我的不幸，所以才生下这种奇特的东西。”只有姑娘的母亲心里怀疑江郎不是人，并把想法告诉了王素。王素暗中派家中仆人，等江郎脱衣服睡觉时，将他的衣服取来观看，衣服上全都有鳞甲的痕迹。王素看了很害怕，命人用大石头压住衣服。等到天亮就听见江郎因为找不到衣服，异乎寻常地在大声咒骂，不久又听见有东西跌落，震动的声音传到外面。家中仆人急忙打开门看，只见床下有条白鱼，六七尺长，还没死，在地上乱跳。王素用刀砍断了

白鱼，扔到江里。女儿后来又另外嫁了人。

费长房

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诣府门椎鼓，郡患之。及费长房来，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头，乞自改，变为老鳖，大如车轮。长房令复就太守服，作一札，敕葛陂君，叩头流涕，持札去。视之，以札立陂边，以颈绕之而死。（出《列异传》）

汝南出现一个妖精，常常穿着太守的服装，到府门前打鼓，州郡的人们都很忧虑。等到费长房来做郡守，知道是妖魅在作怪，就呵斥妖怪。妖怪脱下衣帽叩头，请求让自己改正错误，接着变成了一只老鳖，大小象车轮一样。费长房让它再穿上太守的服装，写了一封信，让它带给葛陂湖的神君。老鳖一边叩头，一边哭泣，拿着信走了。再看它时，它把信立在葛陂湖的边上，用脖子绕着信死了。

张 福

鄱阳人张福，舡行还，野水边忽见一女子，甚有容色，自

乘小舟。福曰：“汝何姓？作此轻行，无笠雨驶，可入见就避雨。”因共相调，遂入就福寝。以所乘小舟，系福缸边。三更许，雨晴明月，福视妇人，乃一大鼃，欲执之，遽走入水。向小舟，乃是一槎段，长丈余。（出《搜神记》）

鄱阳人张福，乘船回家，在野外的水边上忽然看见一个女子，容貌非常好看，独自驾着一条小船。张福说：“你姓什么，为什么乘此轻舟，不戴斗笠冒雨行驶？可以到我船上来避雨。”因而相互调笑，那女子就走过船去同张福睡在一起，所乘坐的小船就拴在张福的船边上。三更天的时候，雨散天晴明月高照，张福看那个妇女，竟是一只大鼃。张福想捆它，它急忙地走进水去。先前的小船，只是一块船板，长一丈多，

丁 初

吴郡无锡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辄循堤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间，顾后有小妇人，上下青衣，戴青伞。追后呼：“初掾待我！”初时怅然，意欲留伺之，复疑本不见此，今忽有妇人冒阴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行，顾见妇人，追之亦速。初因急走，去之转远。顾视妇人，乃自投陂中，汜然作声，衣盖飞散。视是大苍獭，衣伞皆荷叶也。此獭化为人形，数媚年少者也。（出《搜神记》）

吴郡的无锡有个上湖大堤，管理湖堤的丁初，每当大雨时，就出来察看湖堤。春天雨多，丁初走在水塘边上，天快黑的时候，回头看见身后有个小妇人，上身下身都穿着青色衣裙，拿着一把绿色的雨伞，在后面边追边喊：“丁初等我一会！”丁初有些犹豫，想停下脚步等候她。随即意识到从来不曾见过她，现在忽然出现一个妇女冒着阴雨走路，恐怕一定是鬼怪。丁初便飞快地往前走，回头看那个小妇人，追赶得更快了。丁初因而加快速度，距离小妇人越来越远。回头再看那个小妇人，竟自己跳进水里，发出哗哗的声音，衣服全都飞散开。一看是只很大的灰白色的水獭，衣服和伞全是荷叶。这个水獭变成人的模样，曾多次迷惑年轻人。

谢 非

道士丹阳谢非往石城冶买釜还，日暮，不及家。山中有庙，舍于溪水上，入中宿，大声语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犹畏人劫夺其金，意苦搔搔不安。夜二更中，有来至庙门者，呼曰：“何铜。”铜应诺。“庙中有人气是谁？”铜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顷便还。”须臾，又有来者，呼铜，问之如前，铜答如故，复叹息而去。非惊扰不得眠，遂起。呼铜问之：“先来者是谁？”铜答言：“是水边穴中白鼃。”“汝是何等物？”“是庙北岩嵌中龟也。”非皆阴识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庙中无神，但是龟鼃之辈，徒费酒肉祀之。急具钺来，

共往伐之。”诸人亦颇疑之，于是并会伐掘，皆杀之，遂坏庙绝祀。自后安静。（出《搜神记》）

道士丹阳人谢非到石城去买了一口锅往回走，天黑了，还没到家。山上有座庙，庙建筑在溪水上面。他就准备进庙里去住宿，大声地说道：“我是天帝的使者到这里住宿。”又害怕别人来抢劫他的钱，心里头始终骚动不安。到了夜里二更天的时候，有人来到庙前，喊道：“何铜。”何铜回答了对方。那人又问：“庙里有生人气是谁？”何铜说：“有个人说自己是天帝的使者。不久就离开。”不一会，又有人来，呼唤何铜，问何铜的话象先前一样，何铜也象先前一样地回答，问完就又叹着气走开了。谢非受到惊扰没能睡觉，就起身。招呼何铜并问它话说：“先来的是谁？”何铜回答说是水边洞里的白鼉。又问何铜，你是什么东西，说是庙北山岩上的乌龟。谢非全都暗暗地记了下来。天亮后，就告诉附近的居民，说这个庙里没有神灵，只是些龟和鼉一类动物，不要白白地浪费酒肉祭祀它们了。赶快去拿来锹铲，一起去讨伐妖孽。人们也早就有所怀疑了，因此合力挖出了龟和鼉，并将其全都杀死。然后毁坏了庙宇，断绝了祭祀。从此后就安静无事了。

顾保宗

顾保宗字世嗣，江夏人也，每钓鱼江中。尝夏夜于草堂

临月未卧，忽有一人须发皓然，自称为翁，有如渔父，直至堂下，乃揖保宗，便箕踞而坐，唯哭而已。保宗曰：“翁何至？”不语，良久谓保宗曰：“陆行甚困，言不得速。”保宗曰：“翁适何至？今何往？”答曰：“来自江州，复归江夏。”言讫又哭。保宗曰：“翁非异人乎？”答曰：“我实非人，以君闲退，故来相话。”保宗曰：“野人渔钓，用释劳生，何闲退之有？”答曰：“世方兵乱，闲退何词？”保宗曰：“今世清平，乱当何有？”答曰：“君不见桓玄之志也？”保宗因问：“若有兵，可言岁月否？”翁曰：“今不是隆安五年耶？”保宗曰：“是。”又屈指复哭，谓宗曰：“后年易号。复一岁，桓玄盗国，盗国未几，为卯金所败。”保宗曰：“卯金为谁？”答曰：“君当后识耳。”言罢，复谓保宗曰：“不及二十稔，当见大命变革。”保宗曰：“翁远至，何所食？”答曰：“请君常食。”保宗因命食饲（“食饲”原作“笔记”，据明抄本改。）之。翁食讫，谓保宗曰：“今夕奉使，须向前江，来日平旦，幸愿观之。”又曰：“百里之中，独我偏异，故验灾祥，我等是也。”宗曰：“未审此言，何以验之？”答曰：“兵甲之兆也。”言讫乃出。保宗送之于户外，乃诀去。及晓，宗遂临江观之，闻水风渐急，鱼皆出浪，极目不知其数。观者相传，首尾百余里，其中有大白鱼，长百余丈，骧首四望，移时乃没。是岁隆安五年六月十六日也。保宗大异之。后二岁，改隆安七年为元兴，元兴二年，十一月壬午，桓玄果篡位。三年二月，建武将军刘裕起义兵灭桓玄，复晋安帝位。后十七年，刘裕受晋禅。一如鱼之所言。（出《九江记》）

顾保宗的字叫世嗣，是江夏人，常常到江边钓鱼。在一个夏天的夜晚，他独自一人在草屋前对月未眠。忽然有一个头发胡子全都白了，很像个老渔夫的老头来到台阶下。他自称老翁，向顾保宗作了一个揖，然后，就盘腿坐下，只是一个劲地哭。顾保宗说：“老翁是从那里来的？”老翁不说话，过了很久才对顾保宗说：“在陆地上行走非常劳累，不请便来与你讲话。”顾保宗说：“老翁刚才从哪里来？现在要到哪里去？”回答说：“从江州来，再回江夏。”说完了又哭起来。顾保宗说：“老翁莫非不是人类吗？”回答说：“我真的不是人类，因为你在家里闲呆着，所以来与你说话。”顾保宗说：“山野之人打渔钓鱼，来安排辛苦地生计，为什么说是在家里闲呆着呢？”回答说：“世上就要发生变乱，在家闲呆着有什么不好。”顾保宗说：“现在世上安定太平，怎么会有变乱呢？”回答说：“你不知道桓玄的野心。”顾保宗接着问：“如果真有兵变，能说出发生的年月吗？”老翁说：“如今不是隆安五年吗？”顾保宗说：“是”。老翁又弯着指头一边计算一边哭，对顾保宗说：“后年就会改变年号，再过一年，桓玄篡位，篡位不久，被卯金打败”。顾保宗说：“卯金是谁？”回答说：“你以后会知道的”。然后，又对顾保宗说：“不出二十年的时间，就能看见改朝换代。”顾保宗说：“老翁从远处来，吃点什么吗？”回答说：“请拿些你的家常便饭。”顾保宗于是让人给老翁东西吃。老翁吃完饭，对顾保宗说：“我今天奉了使命，要到前江去，明天天一亮，请你到江边去看一看。”又说：“一百里之内，只有我很特殊，所以能验证灾难和吉祥，就是我们这一类呀。”顾保宗说：“不理解你说的话，怎么验证呢？”回答说：“是战

争的预兆。”说完就出门去了，顾保宗把老翁送到大门外，老翁离开。等到天亮，顾保宗就到江边去观看，只见水和风渐渐地大起来，鱼全都跳出波浪，放眼望去，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鱼。观看的人互相传说，鱼群从头到尾，有一百多里长，其中有条大白鱼，长一百多丈，抬起头来，四面张望，过了一段时间，才沉入水中。这一年是隆安第五年六月十六，顾保宗对此特别惊奇。后来又过了两年，改隆安第七年为元兴第一年，元兴第二年的十一月壬午日，桓玄果然篡了位。元兴第三年的二月，建武将军刘裕带领正义的军队消灭了桓玄，恢复了晋安帝的皇位。又过了十七年，刘裕接受了晋朝皇帝的禅让，一切都象大白鱼说的那样。

武昌民

宋高帝永初中，张春为武昌太守，时有人嫁女，未及升车，女忽然失怪，出外殴击人，仍云：“己不乐嫁。”巫云：“是邪魅。”将女至江际，遂击鼓，以术咒疗。翌日，有一青蛇来到坐所，即以大钉钉头。至日中，复见大龟从江来，伏于巫前，巫以朱书龟背作符，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从江出，乍沉乍浮，龟随后催逼。鼉自分死，冒来，先入幔（“幔”原作“帽”，据明抄本改。）与女辞诀，恸哭云：“失其同好。”于是渐差。或问魅者归于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传通，龟是媒人，鼉是其对。”所获三物，悉杀之。（出

《广古今五行记》)

宋高帝永初年间，张春任武昌太守。当时有人嫁女，没等上车，那女子忽然失去常态，跑到门外去打人，还说：“我自己不愿意嫁人。”巫师说：“这是妖邪作怪迷惑人。”然后扶那女子到江边，让人打鼓，巫师用法术和咒语给女子治病。第二天，有一条青蛇来到巫师坐着的地方，巫师就用大钉子钉住蛇头。到了中午，又看见一只大龟从江里爬上来，伏在巫师的面前。巫师用朱砂在龟背上画符，让龟回到江里。到了晚上，有只大白鼋从江里冒出来，一会沉下水里，一会又浮上水面，龟随在后面催逼着白鼋。鼋自己料定一定会死，冒死而来，先进到幔帐里与那女子说话诀别，痛哭着说：“我失去了好伙伴。”过后那女子的病渐渐地好了。有的人问，迷惑人的本来是一个东西，现在怎么会有三个呢？巫师说：“蛇是通消息的，乌龟是媒人，鼋就是女子的相好的。”捉住的三样东西，全都杀了。

寡妇严

建康大夏营寡妇严，宋元嘉初，有人称华督与严结好。街卒夜见一丈夫行造护军府，府在建阳门内。街卒呵问，答云：“我华督还府。”径沿西墙欲入，街卒以其犯夜，邀击之，乃

变为鼃，察其所出入处，甚莹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鼃窟，岁久因能为魅，杀之遂绝。（出《异苑》）

建康的大夏营有个严寡妇，刘宋元嘉初年，有人说华督与严寡妇相好。巡逻的士兵晚上看见一个男子走到护军府，护军府在建阳门里。巡逻的士兵呵斥询问，回答说：“我是华督要回府里去。”说着就沿着西墙准备进入府里，巡逻的士兵因为他违背了夜里禁止通行的命令，就叫来人捉拿，那男子竟变成鼃。观察它出入的地方，非常莹洁光滑，一直通到府中的水池。水池里先前有个鼃洞，年代久远因而能够成为妖孽，杀了它以后妖孽就没有了。

尹 儿

安城民尹儿，宋元嘉中，父暂出，令守舍。忽见一人，年可二十，骑马张斗伞，从者四人，衣并黄色，从东方来，于门呼尹儿，求暂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胡床，一人捉伞覆之。尹儿看其衣悉无缝，五色斓斑，似鳞甲而非毛也。有顷，雨将至，此人上马去，顾语尹儿曰：“明当更来。”乃西行，蹑虚而升。须臾，云气四合，白昼为之晦螟。明日，大水暴至，川谷沸涌，丘壑淼漫。将淹尹舍，忽见大鱼，长三丈余，盘屈当水冲，尹族乃免漂荡之患。（出《广古今五行记》）

安城的百姓尹儿，刘宋元嘉年间，父亲暂时出门，让尹儿守门。忽然有一个人，年龄大约二十岁，骑着马打着一把伞，四个人跟从着，衣服全是黄色，从东方走过来。这个人在门口招呼尹儿，要求暂且到他家休息，接着就进屋去，坐在椅子上，一个人拿着伞遮住他。尹儿看他们的衣服全都没有缝线，五彩斑斓，象鳞甲而不是皮毛。不一会，快要下雨了。那个人骑上去，回头对尹儿说：“明天我会再来。”然后向西走去，踩着虚空升上天去。不一会儿，乌云从四面合拢过来，白天变得昏暗起来。第二天，大水暴涨，河流山谷全都奔涌着洪水，山丘沟壑被大水漫平，眼看快要淹没尹儿家的房子了。忽然看见一条鱼，长三丈多，盘屈着挡在水头上，尹儿一家才免除了水淹的灾祸。

广陵王女

沙门竺僧瑶得神咒，尤能治邪。广陵王家女病邪，瑶治之。入门，瞑目骂云：“老魅不念守道而干犯人！”女乃大哭云：“人杀我夫！”魅在其侧曰：“吾命尽于今！”因虚欬，又曰：“此神不可与事。”乃成老鼃，走出庭中，瑶令仆杀之也。（出《志怪》）

有个叫瑶的天竺和尚学会了神妙的咒术，尤其善于却除邪病。广陵王家的女儿得了邪病，瑶去为她医治，一进门就闭着眼睛骂道：“你这个老妖精不遵守修道的规矩却来伤害人。”那个女孩大哭着说：“有人要杀我的丈夫。”那个妖魅站在她的旁边说：“我的性命今天就到头了。”接着哭泣着说：“不能和这个神灵打交道。”说完就变成老妪，走出屋子来到庭院，瑶让仆人去将它杀了。

杨丑奴

河南杨丑奴常诣章安湖拔蒲，将暝，见一女子，衣裳不甚鲜洁，而容貌美，乘船载菜，前就丑奴。家湖侧，逼暮不得返，便（“便”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停舟寄住。借食器以食，盘中有干鱼生菜。食毕，因戏笑，丑奴歌嘲之，女答曰：“家在西湖侧，日暮阳光颓。托荫遇良主，不觉宽中怀。”俄灭火共寝，觉有臊气，又手指甚短，乃疑是魅。此物知人意，遽出户，变为獭，径走入水。（出《甄异志》）

河南的杨丑奴常常到章安湖边拔蒲草，天快黑了，他看见一个女子，衣服不太鲜艳，可是容貌很美。这女子坐着船，船上载着莼菜，上前靠近杨丑奴。她说自己的家在湖的另一侧，天黑了一时回不了家，想停船借住一宿。她借杨丑奴的

食器吃饭，盘子里有干鱼和生菜。吃完饭，两个人说笑起来，杨丑奴唱歌嘲讽她，女子回答说：“家住西湖边，日暮天色晚。寄宿遇好人，心中很宽慰。”不一会两人吹灭了灯火一块睡觉，杨丑奴觉得有一股子臊气，又因为她的手指很短，便怀疑女子是妖魅。这个东西察觉人的心思，急忙走出门去，变成水獭，一直走到水里去了。

谢宗

会稽王国吏谢宗赴假，经吴皋桥，同船人至市，宗独在船。有一女子，姿性婉婉，来诣船，因相为戏。女即留宿欢宴，乃求寄载，宗许之。自尔船人夕夕闻言笑。后逾年，往来弥数。同房密伺，不见有人，知是妖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须臾，又获二物，并小如拳，视之，乃是三龟。宗悲思，数日方悟，向说如是云：“此女子一岁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兴。”宗又云：“此女子及二儿，初被索之时大怖，形并缩小，谓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时族叔道明为郎中令，笼三龟示之。（出《志怪》）

会稽王的官吏谢宗回家渡假，路上经过吴皋桥，同船的人到市上去玩，只有谢宗一人呆在船上。有个女子，性情柔顺，来到船上，于是两个人互相说笑话，那女人就留下来住

宿并在一起快乐地吃饭。随后那女子又要求住在船上，谢宗答应了她。从此船上的人天天晚上听到他们两个人的说笑声。后来过一年。两人来往的次数更加频繁。有一次同一个屋子里的人暗中察看，没看见有人，知道遇上了妖邪，便一起按住了。很久之后，被子里有一个东西，大小象枕头，不一会，又得到两个东西，大小都象拳头，一看竟是三只乌龟。谢宗悲哀地思考着，几天后才明白过来，向大家说明了经过。这个女子一年生了两儿子，大儿子名字叫道愍，小儿子名字叫道兴。谢宗又说：“这个女人以及两个儿子，刚被捆住时很害怕，身形一块缩小了。”她对谢宗说：“可以取来我的枕头扔到水里。”这时同宗的叔叔作郎中令的道明用笼子装着三只龟给谢宗看。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九 水族六 (水族为人)

张方 钟道 晋安民 刘万年
微生亮 芦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
王奂 蔡兴 李增 萧腾
柳镇 隋文帝 大兴村 万顷陂
长须国

张 方

广陵下市庙，宋元嘉十八年，张方女道香送其夫婿北行，日暮，宿祠门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婿来云：“离情难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时有王纂者能治邪，疑道香被魅，请治之。始下针，有一獭从女被内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出《异苑》）

南朝刘宋元嘉十八年，广陵有个下市庙，张方的女儿道香送丈夫去北方。回来的途中天黑了，她就睡在庙门前。夜间有一个东西装扮成她丈夫模样来说：“离别的愁绪难以排解，我不想马上离开。”道香一会儿就被迷惑得失去常态。当时有个叫王纂的人能却除邪病，他怀疑道香被妖孽所迷惑，请求给她治病，刚下针，就有一只水獭从道香的被子里跑出来，一直跑到前面的水港里去了，道香的病也好了。

钟 道

宋永兴县吏钟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乐白鹤墟中女子，至是犹存想焉。忽见此女子振衣而来，即与燕好。是后数至，道曰：“吾甚欲鸡舌香。”女曰：“何难？”乃掬香满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咀之，女曰：“我气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户，狗忽见，随咋杀之，乃是老獭。口香即獭粪，顿觉臭秽。（出《幽明录》）

南北朝刘宋永兴县吏钟道得了重病刚好，情欲比平时倍增。他先前喜欢白鹤墟的一个女子，到这时就更想念她了。有一天他忽然看见那个女子衣服飘动着走来了，就和她温存起来。从此以后，这个女子多次来同钟道相会。钟道对她说：“我很想弄点鸡舌香来。”女子说：“这有什么难的。”于是两

手捧着鸡舌香，送给钟道。钟道邀请女子同他一起含着鸡舌香并咀嚼。女子说：“我呼出的气息就有芳香味，不用借助这个东西。”女子走出门外，一只狗忽然发现了她，扑上去将她咬死了，原来是一只老水獭，口香就是獭粪。钟道立刻觉得又臭又脏。

晋安民

晋安郡民断溪取鱼，忽有一人著白帟，黄练单衣，来诣之，即同饮饌。饌毕，语之曰：“明日取鱼，当有大鱼甚异，最在前，慎勿杀。”明日，果有大鱼，长七八丈，径来冲网，其人即赖杀之。破腹，见所食饭悉有。其人家死亡略尽。（出《广古今五行记》）

晋安郡有个平民截住溪水捉鱼，忽然有一个著白色便帽，穿黄色熟绢单衣的人走来会见他，两个人便一起喝酒吃饭。吃完饭，那个人对捉鱼人说：“明天捉鱼，会有一条大鱼很奇特，游在最前面，你千万不要杀了它。”第二天，果然有一条大鱼，长七八尺，径直游过来撞到网上。捉鱼人为了获利而杀了大鱼。他割开鱼的肚子，看见鱼胃里全是昨天吃的饭菜。事情过后，这个捉鱼人家的人几乎全都死去。

刘万年

宋后废帝元徽三年，京口戍将刘万年夜巡于北固山西，见二男子，容止端丽，洁白如玉，遥呼万年谓曰：“君与今帝姓族近远？”万年曰：“望异姓同。”一人曰：“汝虽族异，恐祸来及。”万年曰：“吾有何过？”答曰：“去位，祸即不及。”万年见二人所言，益异之。万年谓二人：“深谢预闻，何用见酬。”万年欲请归镇，二人曰：“吾非世人，不食世物。”万年与语之次，化为鱼，飞入江去。万年翌日托疾，遂罢其位，后果如鱼所言。（出《江表异同录》）

南朝刘宋后废帝元徽第三年，守卫京口一带的将军刘万年夜里到北固山的西面巡查，看见两个男人，面貌举止端庄秀气，皮肤象玉石一样洁白，远远地招呼刘万年并对他说：“你和当今的皇上在姓氏和宗族上是近是远？”刘万年说：“郡望不同而姓氏相同。”一个人说：“你虽然郡望与皇上不同。恐怕仍会遭受灾祸。”刘万年说：“我有什么过错？”回答说：“你辞去官职，就不会遭受灾祸了。”刘万年听了两个人说的话，更加觉得很奇怪便对这两个人说：“深切感谢你们的预告，用什么来酬报你们呢？”刘万年想请两个人同他一起回到京口去。两个人说：“我们不是人类，不吃普通的食物。”在刘万

年和两个人继续说话的过程中，他们变成了鱼，飞进江里。刘万年第二天借口有病，于是被罢免了职务，后来事情果然象鱼说的一样。

微生亮

明月峡中有二溪东西流，宋顺帝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钓得一白鱼长三尺，投置缸中，以草覆之。及归取烹，见一美女在草下，洁白端丽，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鱼游，为君所得。”亮问曰：“既为人，能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为不得。”其后三年为亮妻，忽曰：“数已足矣，请归高唐。”亮曰：“何时复来？”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复至。”其后一岁三四往来，不知所终。（出《三峡记》）

明月峡中有两条溪水，一向东流，一向西流。刘宋顺帝升平第二年，在溪边住的一个叫微生亮的人钓到一条三尺长的大白鱼，他把鱼扔到船舱里，用草覆盖上。等回到家里去拿鱼准备煮着吃的时候，只见一个美女躺在草的下面，皮肤洁白，端庄美丽，年龄大约十六七岁。她自己说是云梦高唐观那里的姑娘，偶而出来变成鱼游玩，被你捉住了。微生亮问她说：“既然是人，能做我的妻子吗？”女子说：“冥冥中已定的姻缘，怎么不行呢？”从此这个女子做了三年微生亮的妻

子。三年后，她忽然说：“天数的期限到了，请让我回高唐去吧。”微生亮说：“什么时候再来。”回答说：“感情是不能忘记的，我思念你的时候一定会回来。”从那以后她每年回来住三四次，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

芦塘

耒阳县东北有芦塘八九顷，其深不可测。中有大鱼，当至五日，一奋跃出水，大可三围，其状异常。每出水，则小鱼奔迸，随水上岸，不可胜计。又云，此塘有蛟鱼，五日一化，或为美妇人，或为美男子，至于变乱尤多。郡人相戒，故不敢有害心。后为雷电所击，此塘遂干。（出《录异记》）

耒阳县东北有个八九顷的芦苇塘，不知道它究竟有多深。塘里有条大鱼，每月初五的这天，它都用力跳出水面。这时可以看到它大约有三围那么粗，样子很特殊。它每次跃出水面的时候，那些小鱼也奔窜着随着波浪跳到岸上，多得数不过来。还有人说：“这个苇塘里有条人鱼，每隔五天就变化一次，有时变成美妇人，有时变成美男子，至于变化成其它的形象就更多了。当地的人们都互相提醒，不敢有伤害它的想法，后来人鱼被雷电击死，这个苇塘才平静下来。

彭城男子

彭城有男子娶妇不悦之，在外宿月余日。妇曰：“何故不复入？”男曰：“汝夜辄出，我故不入。”妇曰：“我初不出。”婿惊。妇云：“君自有异志，当为他所惑耳。后有至者，君便拘留之，索火照视之，为何物？”后所愿还至，故作其妇，前却未入，有一人从后推令前，即上床，婿捉之曰：“夜夜出何为？”妇曰：“君与东舍女往来，而惊欲托鬼魅，以前约（明抄本“约”作“纳”）相掩耳。”婿放之，与共卧，夜半心悟。乃计曰：“魅迷人，非是我妇也。”乃向前揽捉，大呼求火，稍稍缩小，发而视之，得一鲤鱼长二尺。（出《列异传》）

彭城有个男子娶了妻子却不喜欢她，在外面睡了一个多月。妻子说：“什么原因使你不回家来住？”男子说：“你到了晚上就总出去，我所以才不回家。”妻子说：“我从来不出去。”丈夫很吃惊。妻子说：“你本来就想着别的女人，一定是被别人迷惑住了。以后有女人来到你这里，你就抱住她留宿，找来火照着看她是什么东西。”后来彭城男子所思念的人来了，装作是他的妻子，开始时没有马上进屋，有个人从后面推着她，让她上床。男子捉住她的手说：“你为什么天天晚上出去。”妻子说：“你和东面邻居家的女儿来往，却装着吃惊假托有鬼

魅，用以前有约定来遮掩自己的行为。”丈夫放了她，和她一起睡下。到了半夜男子醒悟过来，心里想：这是鬼魅在迷人，不是我的妻子。于是上前去抱住她，大声喊叫，叫人取火照亮。那女人渐渐地缩小了，掀开被子一看，是一条二尺长的鲤鱼。

朱法公

山阴朱法公者，尝出行，憩于台城东桔树下。忽有女子，年可十六七，形甚端丽，薄晚，遣婢与法公相闻。方夕，欲诣宿，至人定后，乃来，自称姓檀，住在城侧。因共眠寝，至晓而云：“明日复来。”如此数夜。每晓去，婢辄来迎。复有男子，可六七岁，端丽可爱，女云是其弟。后晓去，女衣裙开，见龟尾及龟脚，法公方悟是魅，欲执之。向夕复来，即然火照觅，寻失所在。（出《续异记》）

山阴县的朱法公路途中在台城东面的桔子树下休息，忽然遇到一个女子，年龄大约十六七岁，样子端庄美丽。傍晚的时候，这女子派女仆与朱法公搭话，约定天黑以后去朱法公那里住宿。到了半夜，女子才来，她自称姓檀，住在城边。于是两人共同睡在一起，到天亮时离开时说：“第二天再来。”象这样一连过好几个晚上，每天早晨离开的时候，女仆都

来迎接她。同女仆一块来的还有个孩子，约六七岁，长得很好看，女子说是她的弟弟。后来有一天早晨她离开的时候，裙子开了个口子。朱法公看见了里面有龟尾和龟脚，朱法公才醒悟她是妖魅，打算捉住她。到了晚上女子又来，朱法公就点火照着寻找，不久就失去了踪迹。

王 奂

齐王奂自建业将之渚宫，至江州，泊舟于岸。夜深，风生月莹。忽闻前洲上有十余人喧闹，皆女子之音。奂异之，谓诸人曰：“江渚中岂有是人也。”乃独棹小舟，取葭芦之阴，循洲北岸，而于藁苇中见十余女子，或衣绿，或衣青碧，半坐半立。坐者一女子泣而言曰：“我始与姊妹同居阴宅，长在江汉，不意诸娘，虚为上峡小儿所娶，乃至分离。”立者一女子叹曰：“潮水有回，而我此去，应无返日。”言未竟，北风微起。立者曰：“潮至矣，可以还家。”奂急从芦苇中出捕，悉化为龟，入水而去。（出《九江记》）

齐国的王奂从建业去江陵，走到江州，船停泊在岸边。夜深了，江风拂面，月色皎洁，他忽然听见前面水中的陆地上有十多人，在乱七八糟地说话，全是女人的声音。王奂觉得很奇怪，对船上人说：“江中的陆地上难道会有人吗？”于是一

个人划着小船，顺着葭芦旁的阴暗处，沿着水中那块陆地的北岸往前划船。在一处芦苇丛生的地方他看见了十多个女人，有的人穿着绿色衣服，有的人穿着青绿色的衣服。其中一半人坐着一半人站着。坐着的一个女子哭着说：“我原先和姐妹们一起住在阴暗潮湿的地方，生长在江汉，想不到各位姑娘被上峡的那个小人所欺骗，嫁了过去，使我们姐妹分离。”站着的一个女子叹着气说：“潮水退了还有涨潮的时候。可是我这次离开这里，就不会再回来了。”话没说完，北风轻轻地吹来。站着的女子说：“潮水来了，可以回家了。”王奂急忙从芦苇丛中跳出来去捕捉，那些女子都变成乌龟，走进水里离开了。

蔡 兴

晋陵民蔡兴忽得狂疾，歌吟不恒，常空中与数人言笑。或云：“当再取谁女！”复一人云：“家已多。”后夜，忽闻十余人将物入里人刘余之家。余之拔刀出后户，见一人黑色，大骂曰：“我湖长，来诣汝，而欲杀我！”即唤群伴：“何不助余耶？”余之即奋刀乱砍，得一大鼉及狸。（出《幽明录》）

晋陵的平民蔡兴忽然得了疯病，不停地又唱又说，常常地向着空中与几个人说笑。空中有个人说：“我应当再娶某某

人的女儿。”又一个说：“家里的妻子已经太多了。”隔一天夜晚，忽然有十多个人拿着东西进入同乡之人刘余之的家里。刘余之拔出刀从后门出来，看见了一个全身漆黑色的人。那个人大声骂道：“我是湖里的首领，来会见你，你却要杀我！”刘余之招呼伙伴说：“为什么不来帮助我呢？”然后用尽力气挥刀乱砍，砍死了一只大鼉和一只狸。

李 增

永阳人李增行经大溪，见二蛟浮于水上，发矢射之，一蛟中焉。增归，因复出市，有女子，素服衔泪，捉所射箭。增怪而问焉，女答之：“何用问焉？为暴若是！”便以相还，授矢而灭，增恶而骤走，未达家，暴死于路。（出《异苑》）

永阳人李增走路经过一条大河，看见二只蛟浮在水面上，他发箭射蛟，一只蛟被射中。李增就回家去了，过一会他到集市上去，有个穿着丧服的女子眼里含着泪，手里拿着李增射蛟时用的箭。李增奇怪地询问那个女子。那女子回答他说：“你犯的暴行，还用问别人吗？”就把这支箭还给李增就不见了。李增厌恶这件事急忙往家跑，还没到家，就突然死在半路上了。

萧 腾

襄阳金城南门外道东，有参佐廨，旧传甚凶，住者不死必病。梁昭明太子临州，给府寮吕休茜。休茜常在厅事北头眠，鬼牵休茜，休茜坠地。久之悟。俄而休茜有罪赐死。后今肖腾初上，至羊口岸，忽有一丈夫著白纱高室帽，乌布裤，披袍造腾。疑其服异，拒之。行数里复至，求寄载，腾转疑焉，如此数回，而腾有妓妾数人，举止所为，稍异常日，歌笑悲啼，无复恒节。及腾至襄阳，此人亦经日一来，后累辰不去。好披袍缚裤，跨狗而行，或变易俄顷，咏诗歌谣，言笑自若，自称是周瑜，恒止腾舍。腾备为禳遣之术，有时暂去，寻复来。腾又领门生二十人，拔刀砍之，或跳上室梁，走入林中，来往迅速，竟不可得。乃入妾屏风里，作歌曰：“逢欢羊口岸，结爱桃林津。胡桃掷去肉，讶汝不识人。”顷之，有道士赵昙义为腾设坛，置醮行禁。自道士入门，诸妾并悲叫，若将远别。俄而一龟径尺余，自到坛而死，诸妾亦差，腾妾声貌悉不多。谘议参军韦言辩善戏谑，因宴而启云：“常闻世间人道‘黠如鬼’，今见鬼定是痴鬼，若黠，不应魅萧腾妓。（“妓”原作“故”，据明抄本改。）以此而度，足验鬼痴。”（出《南雍州记》）

襄阳郡金城县南门外的道路东面，有一所参佐的官署，历来传说那里很凶险，住在里面的人不死也一定得病。梁国的昭明太子治理襄阳的时候，把这处地方送给了郡府里的官员吕休茜。有一次吕休茜在厅堂的北面睡觉，有鬼来拉扯吕休茜，吕休茜掉到地上，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不久吕休茜有罪被处死。后来，萧腾来上任，走到羊口岸，忽然有一个男子头戴白纱高帽，穿着黑裤子，披着袍子来见萧腾。萧腾见他的服饰特殊，心中疑惑，拒绝同他见面。走了几里地，那个男子又来求见，并要求搭船，萧腾对他更加怀疑。象这样男子来了好几次，这时萧腾的几个妾出现异常，一举一动和平时不一样。唱歌大笑还悲伤地啼哭，毫无节制。等到萧腾到了襄阳，那个怪人一天来一次，后来竟一连几天也不离开。他喜欢披着袍子，穿着白色的裤子，骑着狗走路。有时他一会改变一套装束，还吟诗唱歌，说笑自然得意。他说自己是周瑜，长久地住在萧腾家里。萧腾多次请人施行法术驱赶他，他有时暂时离开，不久又回来了。萧腾领着二十个自己的学生用刀砍他，他有时跳上房梁，有时进入树林，来往非常迅速，竟然砍不着他。他还进入萧腾妻子的屏风内，唱歌道：“唱着歌相逢在羊口岸边，结友情不忘桃林渡口。吃胡桃竟抛掉桃仁，你为什么不认识我！”不久，有个叫赵昙义的道士来为萧腾设祭坛驱妖，安排祭祀仪式实行作法。道士一进门，萧腾所有的妻妾一起悲哀地哭叫，像是即将离别的样子。不一会，一只直径有一尺多长的乌龟自己走到坛前死去了。各位妻妾的病也好了，声音笑貌恢复了正常。有个咨议参军叫韦言辩的很善于说笑话，他在一次宴会上说：“常常听说世上的

人处事像鬼一样狡猾，现在看来这个鬼一定是个痴鬼。如果这个鬼狡猾，就不该去迷惑萧腾的妻妾。从这个鬼的行动来推论，足以说明它是个痴鬼。”

柳 镇

河东柳镇字子元，少乐闲静，不慕荣贵。梁天监中，自司州游上元，便爱其风景，于钟山之西建业里，买地结茅，开泉种植，隐操如耕父者。其左右居民，皆呼为柳父，所居临江水，尝曳策临眺，忽见前洲上有三四小儿，皆长一尺许，往来游戏，遥闻相呼求食声。镇异之。须臾，风涛汹涌，有大鱼惊跃，误坠洲上。群小儿争前食之。又闻小儿传呼云：“虽食不尽，留与柳父。”镇益惊骇，乃乘小舟，径捕之，未及岸，诸小儿悉化为獭，入水而去。镇取巨鱼以分乡里，未几，北还洛阳，于所居书斋柱，题诗一首云：“江山不久计，要适暂时心。况念洛阳士，今来归旧林。”是岁天监七年也。（出《穷怪录》）

河东人柳镇字子元，喜欢清闲安静，不羡慕荣华富贵。梁国天监年间他从司州到上元去游玩，爱上了那里的风景，就在钟山西面的建业里，买地盖了房子，引水种地，隐居耕种象个老农夫。附近的居民，全都叫他“柳父”。他住的地方靠

近江边，有一次他拄着拐杖在江边眺望，忽然看见前面的江中陆地上的三四个小孩，都只有一尺多高，来往游戏，远远地听见他们互相呼叫着寻找吃的，柳镇觉得很奇怪。不一会，风起浪涌，有一条大鱼受惊跳了起来，不小心掉在小岛上。这一群小孩争着跑去吃大鱼。还听到小孩子们喊着互相告诉说：“我们吃不完，剩下的留给柳父吧。”柳镇更加惊奇，就坐上小船，前去捕捉他们。还没到岸上，这群小孩全变成水獭，进到水里跑了，柳镇带回那条大鱼把它分给乡亲们吃。不久，他回到洛阳，在他居住的书斋的柱子上，题了一首诗说：“江山不久计，要适暂时心，况念洛阳士，今来归旧林。”这一年是天监七年。

隋文帝

隋文帝开皇中，掖庭宫每有人来挑宫人，司宫以闻，帝曰：“门卫甚严，人从何而入！当妖精耳。”因戒宫人曰：“若来，但砍之。”其后夜来登床，宫人抽刀砍之，若中枯骨，其物走落，宫人逐之，因入池而没。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龟尺余，其上有刀痕，杀之遂绝。（出《广古今五行记》）

隋文帝开皇年间，经常有人入掖庭宫挑逗宫女。司宫把这件事报告给文帝，文帝说：“门卫把守得很严，人是从什么

地方进来的？一定是个妖精。”接着又告诫宫女说：“如果那人再来，就用刀砍他。”后来那个人晚上来到宫女的床上，宫女就抽出刀来砍他，象砍中枯骨一样。那个东西逃跑，宫女在后面追赶他，那个东西跳进池水中沉下去了。第二天，文帝命令淘干水池，得到一只一尺长乌龟，背有刀痕，杀了它，就再也没有怪事发生了。

大兴村

隋开皇末，大兴城西南村民设佛会，一老翁皓首白裙襦，求食而去。众莫识，追而观之。行二里许，遂不见。但有一陂，水中有白鱼长丈余，小而从者无数，人争射之，或弓折弦断，后竟中之。割其腹，得粳米饭。后数日，漕梁暴溢，射者家皆溺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隋朝开皇末年，大兴村西南面的村民设斋饭举行佛教祭祀活动。一个满头白发穿一身白色衣裤的老头，要了一点饭吃就走了。大家都不认识他，就在后面跟随着看他住在哪里，走了二里多路，老头就不见了。附近有一个池塘，水里有一条大白鱼有一丈多长，无数条小鱼跟着它，人们争着射大白鱼，有的人弓折了，有的人弦断了，后来有的人射中了大白鱼，剖开鱼的肚子，里面全是粳米饭。又过了几天，漕梁河

突然发生大水，射死大白鱼的那个人的全家都淹死了。

万顷陂

唐齐州有万顷陂，鱼鳖水族，无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钵乞食，村人长者施以蔬供，食讫而去。于是渔人网得一鱼，长六七尺，緝鳞镂甲，锦质宝章，特异常鱼。欲贡赴州饷遗，至村而死，遂共剖而分之。于腹中得长者所施蔬食，俨然并在。村人遂于陂中设斋过度，自是陂中无水族，至今犹然绝。（出《朝野僉载》，明抄本作出《五行记》）

唐代的齐州有个方圆万顷的池塘，里面鱼鳖等各种水生动物全都有。咸亨年间，忽然有一个和尚拿着钵要饭吃，村子里年长的人把饭菜送给他吃。他吃完就走了。当时有个打鱼的人，网住了一条六七尺长的大鱼，精巧的鳞片闪闪发光，色彩鲜艳花纹美丽，与平常的鱼一点也不一样，他准备送给州衙请赏，可走到村子里的时候鱼死了。于是大家一起动手把鱼割开分了，在鱼肚子里找到了村中长者施舍给和尚的饭菜。村里人就在池塘边安排举行祭祀仪式超度鱼的亡灵。从这以后池塘里再也没有水生动物了，到现在也还是没有。

长须国

唐大足（“足”原作“定”，据明抄本改。）初，有士人随新罗使，风吹至一处，人皆长须，语与唐言通，号长须国。人物甚盛，栋宇衣冠，稍异中国，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长、戢、波、日、没、岛、逻等号。士人历谒数处，其国皆敬之。忽一日，有车马数十，言大王召客。行两日，方至一大城，甲士门焉。使者导士人入，伏谒。殿宇高敞，仪卫如王者。见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为司风长，兼驸马。其主甚美，有须数十根。士人威势烜赫，富有珠玉，然每归，见其妻则不悦。其王多月满夜则大会，后遇会，士人见嫔姬悉有须，因赋诗曰：“花无叶不妍，女有须亦丑。丈人试遣总无，未必不如总有。”王大笑曰：“驸马竟未能忘情于小女颀颌间乎？”经十余年，士人有一儿二女。忽一日，其君臣忧蹙，士人怪问之，王泣曰：“吾国有难，祸在旦夕，非驸马不能救。”士人惊曰：“苟难可弭，性命不敢辞也。”王乃令具舟，令两使随士人，谓曰：“烦驸马一谒海龙王，但言东海第三泮第七岛长须国，有难求救。我国绝微，须再三言之。”因涕泣执手而别。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宝，人皆衣冠长大，士人乃前，求谒龙王。龙宫状如佛寺所图天宫，光明迭激，目不能视。龙王降阶迎，士人齐级升殿。访其来意，士人且说：“龙王即命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境内并无此国。”士

人复哀祈，具言长须国在东海第三泮第七岛，龙王复叱使者细寻勘，速报。经食顷，使者返曰：“此岛虾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龙王笑曰：“客固为虾所魅耳。吾虽为王，所食皆禀天符，不得妄食。今为客减食。”乃令引客视之，见铁镬数十如屋，满中是虾，有五六头，色赤，大如臂，见客跳跃，似求救状。引者曰：“此虾王也。”士人不觉悲泣，龙王命放虾王一镬，令二使送客归中国，一夕至登州，顾二使，乃巨龙也。（出《酉阳杂俎》）

唐代大足初年，有个读书人随着新罗国的使者乘船，被大风吹到一个地方。那里的人全长着长胡子，语言和唐朝的语言相通，叫长须国。国内的人特别多，房屋和衣帽，与中国稍有不同，地名叫扶桑洲。他们的官署中的官吏级别，有正、长、戢、波、日、没、岛、逻等称号，读书人拜见游览了许多人物和地方，那个国家的人都敬重他。忽然有一天，来了几十辆车马，说是大王召见客人。走了两天，才来到一座巨大的城镇，披着铠甲的士兵守卫着宫殿的门，使者领着读书人进去后就伏在地上拜见大王。只见宫殿又高又宽敞，仪仗很有王者的气派。大王看见读书人伏地拜见，稍稍抬起身子回礼。于是任命读书人担任司风长的官职，同时招为驸马，那个公主生得很美，但长了几十根胡子。读书人的权威气势很大，富有珍珠宝玉。可是每当回到家里，看见妻子心里就不高兴。那个国王大多在月圆的晚上召开大会。后来有一次大会，读书人看见大王的嫔妃全都长着胡须，于是作了一首

诗说：“花朵没有叶子的衬托就不美，女子长了胡须则更丑，有的男人总想使自己不长胡子，但未必比长了胡子更好。”国王大笑说：“驸马难道就不能不计较我女儿下巴上的几根胡须吗？”过了十多年，读书人有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忽然有一天，长须国的君臣们皱着眉头显得非常忧愁的样子。读书人奇怪地询问有什么事。国王哭着说：“我们国家将有灾难，就在旦夕之间降临，不是驸马就解救不了我们。”读书人吃惊地说：“如果能够消除灾难，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推辞。”国王就派人准备好船只，并派两个使者跟着读书人，他说：“麻烦驸马去拜见海龙王，你就说是东海第三泮第七岛的长须国有难求救。我们是个非常小的国家，你必须反复说清楚。”接着流着眼泪同他拉了拉手分别了。人上了船，不一会就到了岸边，岸上的沙子全是宝物，人的衣帽全都又长又大。读书人就走上前去，请求拜见龙王。龙宫的样子就象佛庙里壁画上所画的天宫，异彩纷呈，使人不敢睁开眼睛。龙王走下台阶迎接他，读书人和龙王一齐顺台阶走上宫殿。龙王询问他的来意，读书人就说了。龙王就派人迅速去查找，过了很久，一个人在外面说：“境内没有这个国家。”读书人又悲哀地乞求，详细说明长须国在东海第三泮第七岛上。龙王又叱责使者要细心地查找，并迅速回报。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使者回来说：“这个岛的虾应当是大王这个月食物，前天已经捉来了。”龙王笑着说：“客人原来是被虾迷惑了，我虽然是龙王，但吃的全都必须遵照上天的安排，不能随便乱吃，现在要为客人少吃点东西了。”就派人领着客人去观看，读书人看见几十个象屋子大小的铁锅，里面全都装满了虾，有五六只红色的大虾，

大小象手臂一样，看见了客人就跳跃起来，象是求救的样子。领着的人说：“这是虾王。”读书人不觉悲伤地哭起来，龙王就派人放了虾王这一锅虾，又派两个使者送客人回中国。一晚上就到了登州，读书人回头看两个使者，是两条巨大的龙。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七十 族七 (水族为人)

李鹞 谢二 荆州渔人 刘成
薛二娘 赵平原 高昱 僧法志

李 鹞

唐敦煌李鹞，开元中，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时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沙上，为江鼃所舐，俄然复生一鹞，其形体衣服言语，与其身无异。鹞之本身，为鼃法所制，縶于水中。其妻子家人，迎奉鼃妖就任，州人亦不能觉悟。为郡几数年，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叶静能自罗浮山赴玄宗急诏，过洞庭，忽沙中见一人面缚，问曰：“君何为者？”鹞以状对，静能书一符帖巨石上，石即飞起空中。鼃妖方拥案晨衙，为巨石所击，乃复本形。时张说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楫送鹞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相戒不沥血

于波中，以此故也。（出《独异记》）

唐朝开元年间，敦煌人李鹞被任命为邵州刺史。他带着家眷去上任，乘船经过洞庭湖。因天气晴朗，景色优美，他们便上岸游玩。李鹞的鼻子出血滴在沙滩上，被一条鼉龙舐着吃了。鼉龙变成一个李鹞，形体衣服和言语与李鹞一模一样。而李鹞本身却被鼉龙的法术制住，捆着放在水里。李鹞的妻子和家人，就迎接鼉妖去上任，邵州人也不能识破这鼉妖，管理州郡好几年。因为天下大旱，西江都能够趟水过，有个道士叫叶静能从罗浮山去京城接受唐玄宗的紧急召见，渡过洞庭湖时，他忽然看见沙滩上一个人被遮住脸绑着，就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李鹞把情况对他说了。叶静能就画了一个符贴在大石头上，大石头立刻飞起到空中。这时的鼉妖正坐在衙门的桌子边上，被巨石击中，恢复了本来形态。当时张说担任岳州刺史，把这件事详细地报告朝廷，并用船把李鹞送到邵州去，他的妻子家人这才相信了。现在坐船行路的人，互相告诉不要把血滴在水中，就是因为这件事的缘故。

谢 二

唐开元时，东京士人以迁历不给，南游江淮，求丐知己，困而无获，徘徊扬州久之。同亭有谢二者，矜其失意，恒欲

恤之，谓士人曰：“无尔悲为，若欲北归，当有三百千相奉。”及别，以书付之曰：“我宅在魏王池东，至池，叩大柳树。家人若出，宜付其书，便取钱也。”士人如言，径叩大树，久之，小婢出，问其故，云：“谢二令送书。”忽见朱门白壁，婢往却出，引入。见姥充壮，当堂坐，谓士人曰：“儿子书劳君送，令付钱三百千，今不违其意。”及人出，已见三百千在岸，悉是官家排斗钱，而色小坏。士人疑其精怪，不知何处得之，疑用恐非物理，因以告官，具言始末。河南尹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鼃窟，恐是耳。”有敕，使击射之，得昆仑数十人，悉持刀枪，沉入其窟。得鼃大小数十头，未得一鼃，大如连床。官皆杀之，得钱帛数千事。其后五年，士人选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扬州市中东店前，忽见谢二，怒曰：“于君不薄，何乃相负，以至于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讫辞去，士人大惧，十余日不之官，徒侣所促，乃发。行百余里，遇风，一家尽没，时人云：“以为谢二所损也。”（出《广异记》）

唐代开元年间，东京有个官吏想要升迁但家里没有钱活动，便往南到江淮一带去，找自己的朋友寻求资助，但却一直没有能借到钱，长久地在扬州一带徘徊停留。同他住在一个旅店的谢二，可怜他不得志总想要帮助他，对他说：“不要这么悲伤了，如果你想往北走回家，我有三百贯钱送给你。”等到分手时，谢二把一封信交给他说：“我家住在魏王池的东面。到了池边，你就敲大柳树，我家里的人如果出来，你把

信交给他，就可以得到钱了。”读书人照他说的去做，叩那棵大树，过了很长时间，有个岁数很小的女仆出来，问他有什么事。他说：“谢二让我送封信来。”忽然看见红门白墙，女仆进去一会出来，领着他进去，看见一老太太身体健壮，坐在正堂上。对读书人说：“我儿子的信烦劳你送来，信里让你三百贯钱，我们不会违背他的意思。”等他走出门来，看见岸边已经有三百千钱放在那里，全是官家的排头钱，而颜色稍有磨损，他怀疑遇到的妖精鬼怪，不知他们是从何处弄到的钱，担心使用这些钱会招惹麻烦，便把这事报告官府，并把前因后果全都说了。河南府尹把这事上报给朝廷，大家都说，魏王池里有个鼋洞，恐怕就是那个地方。上面命令派人去杀死鼋怪。于是官府找来几十个从南洋各国买来的奴隶，手中拿着刀枪，潜入那个洞窟里去，捉到大小几十只鼋。最后捉到的一只大鼋，有几张床连起来那么大，官吏命令将鼋全都杀死，还从洞窟里找出很多钱。又过了五年，这个人被挑选担任江南某地的一个县尉，赴任途中走到扬州东客店门前，忽然看见了谢二。谢二愤怒地说：“我对你不薄，为什么竟辜负了我，而且到了这种程度。我的老母亲和家人全都惨死，就是因为你的缘故。”说完就走了。这个人非常害怕，十多天没有敢动身，同行的人催促他，他才出发。走了一百多里，遇上大风，全家人都淹死了。当时人们都说，是谢二干的。

荆州渔人

唐天宝中，荆州渔人得钓青鱼，长一丈，鳞上有五色圆花，异常端丽，渔人不识，以其与常鱼异，不持诣市，自烹食，无味，颇怪焉。后五日，忽有车骑数十人至渔者所。渔者惊惧出拜，闻车中怒云：“我之王子，往朝东海，何故杀之？我令将军访王子，汝又杀之，当令汝身崩溃分裂，受苦痛如王子及将军也！”言讫，呵渔人，渔人倒，因大惶汗。久之方悟，家人扶还，便得癰病。十余日，形体口鼻手足溃烂，身肉分散，数月方死也。（出《广异记》）

唐朝天宝年间，荆州有个打渔的人钓到一条青鱼，长一丈，鳞上有五色圆形花纹，异常美丽。渔夫不认识这是什么鱼，因为它和平常的鱼不一样，也就没有拿到集市上去卖。自己做着吃了。却没有什么滋味，感到很奇怪。过后第五天，忽然有车马骑士几十个人来到渔夫住的村庄，渔夫又惊又怕出门拜见。就听见车子里的人愤怒地说：“我的王子，到东海去朝拜，你为什么杀了他！我派将军出来访寻王子，你又杀了将军，应当让你身体崩溃分裂，遭受象王子和将军一样的痛苦。”说完，呵斥渔夫。渔夫吓得倒在地上，出了很多汗，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家里人把他扶回家之后，他就得了癰病，

只有十多天的时间，身上口鼻和手脚都溃烂了，身上的肉也逐步分离，过了好几个月才死。

刘 成

宣城郡当涂民，有刘成者、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尝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唐天宝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会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陆。时李晖往浦岸村舍中，独刘成在江上。四顾云岛，阒无人迹，忽闻舫中有连呼阿弥陀佛者，声甚厉。成惊而视之，见一大鱼自舫中振须摇首，人声而呼阿弥陀佛焉。成且惧且悚，毛发尽劲，即匿身芦中以伺之。俄而舫中万鱼，俱跳跃呼佛，声动地。成大恐，遽登舫，尽投群鱼于江中。有顷而李晖至，成具以告晖，晖怒曰：“竖子安得为妖妄乎？”唾而骂言且久。成无以自白，即用衣资酬其直。既而余百钱，易荻草十余束，致于岸。明日，迁于舫中，忽觉重不可举，解而视之，得缗十五千，签题云：“归汝鱼直。”成益奇之。是日，于瓜洲会群僧食，并以缗施焉。时有万庄者，自涇阳令退居瓜洲，备得其事，传于纪述。（出《宣室志》）

宣城郡当涂县的老百姓刘成和李晖两个人，不会耕种，经常用一条大船载着鱼和蟹，到吴越之间去卖。唐代天宝十三

年春天三月，两个人从新安江载鱼去丹阳郡。走到下查浦，离宣城还有四十里天就黑了，两个人停下船，都上了岸。这时李晖要到浦岸的村舍中去，只有刘成在江上。江上浓云重迭，静悄悄地没有任何人的踪迹。刘成忽然听见船里有人连声呼喊阿弥陀佛，声音凄厉。刘成吃惊地看去，只看见一条大鱼在船舱里振动着胡须摇晃着头，在那里用人的声音呼喊阿弥陀佛。刘成非常害怕，毛发竖起，就藏身在芦苇丛中继续观察，不一会船里千万条鱼，全都跳跃着呼喊佛号，叫声振动大地。刘成惊恐万分，急忙登上船，把所有的鱼全都扔到江里去。不久，李晖回来了，刘成把事情都告诉了李晖，李晖愤怒地说：“你小子怎么胡说这些妖妄的话？”唾骂了很长时间，刘成也没有办法辩解，就用自己的衣服和资金赔偿了鱼钱。还剩一百来文钱，他就买了十多捆荻草，放在岸上。第二天，把草搬到船里准备出发，忽然觉得草木重得拿不动，解开一看，得到十五钱，还有一张纸上写道：“还你的鱼钱。”刘成更加觉得奇怪。这一天，他们在瓜洲遇到一群和尚在吃饭，刘成把这些钱都送给了和尚。当时有个叫万庄的人，从泾阳县令的职务上退休住在瓜洲，详细地听人讲述了这件事，就记录流传下来。

薛二娘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驱

除邪厉，邑人崇之。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发狂，或毁坏形体，蹈火赴水，而腹渐大，若人之妊者。父母患之，迎薛巫以辨之。既至，设坛于室，卧患者于坛内，旁置大火坑，烧铁釜赫然。巫遂盛服奏乐，鼓舞请神。须臾神下，观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来。”言毕，巫入火坑中坐，颜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烧釜覆头鼓舞，曲终去之，遂据胡床。叱患者令自缚，患者反手如缚。敕令自陈，初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斩之，刳然刀过而体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陈云：“淮中老獭，因女浣纱悦之。不意遭逢圣师，乞自此屏迹。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杀，以还某，是望外也。”言毕呜咽，人皆悯之。遂秉笔作别诗曰：“潮来逐潮上，潮落在空滩。有来终有去，情易复情难。肠断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识书，至是落笔，词翰俱丽。须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释然。方说，初浣沙时，有美少年相诱，因而来往，亦不自知也。后旬月，产獭子三头，欲杀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不如释之。”其人送于湖中，有巨獭迎跃，而没之。（出《通幽记》）

唐代楚州白田县有个女巫叫薛二娘，她自称奉金天大王法令，能够驱除邪魔恶鬼。城里人都很崇拜她。有个姓沈的村民，女儿得了魅病发狂，有时损伤自己的身体，有时能够踩在火上或进入水里去，并且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象人怀孕一样。父母很害怕，请薛二娘来治疗。薛二娘来了之后，在屋里安排好祭坛，让患者躺在坛内，旁边挖了个大火坑，上

面烧着一口大铁锅。女巫穿着华丽的衣服打鼓跳舞，奏乐请神。不一会神来了，观看的人连连拜谢。巫师洒酒祈祷说：“快点把妖孽叫来！”说完，巫师走到火坑中坐下，神色自若，过了好一会，才拍拍衣服站起来，把烧热的铁锅戴在头上边打鼓边跳舞，唱完了才离开火坑，然后她坐在一把椅子上，呵叱患病的人自己把自己捆起来，患病的人果然背过手去象被捆住一样，又命令她自己陈述。刚开始，病人只是哭，不说话，巫师很生气，拿起刀来砍她。刀驤然而过，可是身体还象原来一样，患病的人这才说：“我服了”，又说：“我是淮河中的一只老水獭，因为看见那女子浣纱而喜欢上她，没想到遇上了圣明的巫师，请允许我从此隐藏踪迹。只是心疼挂念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未生下来，如果能够生下来之后不杀死它们，把它们还给我，这是我的非份之想。”说完就呜呜地哭了起来，人们都怜悯它。她又拿起笔来作了一首离别诗说：“潮来逐潮上，潮落在空滩。有来终有去，情易复情难。断肠腹中子，明月秋江寒。”那得病的女子平时并不识字，到这时下笔书写流利，词句华丽。不一会，患病的人，就昏睡过去了，第二天才苏醒过来。这时他才说：“刚去浣纱的时候，有个美少年来引诱我，于是我们就开始互相来往，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十个月后，女子生下三只小水獭，本想杀死它们，可是有的人说：“那个妖魅尚且守信用，我们是人难道还不讲信用吗！不如放了它们。”于是那个人就把三只小水獭送到湖里去，有个大水獭跳跃着迎上来，背着小水獭沉没到水里去了。

赵平原

唐元和初，天水赵平原，汉南有别墅。尝与书生彭城刘简辞、武威段齐真诣无名湖，捕鱼为脍。须臾，获鱼数十头，内有一白鱼长三尺余，鳞甲如素锦，耀人目精，鳍鬣五色，鲜明可爱。刘与段曰：“此鱼状貌异常，不可杀之。”平原曰：“子辈迂阔不能食，吾能食之矣！”言未毕，忽见湖中有群小儿，俱著半臂白袴，驰走水上，叫啸来往，略无畏惮。二客益惧，复以白鱼为请，平原不许之，叱庖人曰：“速斫脍来。”逡巡，脍至。平原及二客食方半，风雷暴作，霆震一声，湖面小儿，脚下生白烟，大风随起。二客觉气候有变，顾望三里内，有一兰若，遂投而去。平原微哂，方复下箸，于时飞沙折木，雨火相杂而下，霆电掣曳，天崩地拆。二客惶骇，相顾失色，谓平原已为齑粉矣。俄顷雨霁，二客奔诣脍所，见平原坐于地，冥然已无知矣。二客扶翼，呼问之，良久张目曰：“大差事，大差事！辛勤食脍尽，被一青衫人，向吾喉中拔出，掷于湖中。吾腹今甚空乏矣！”其操刀之仆，遂亡失所在，经数月方归。平原诘其由，云：“初见青衫人于电火中喷骂，遂被领将，令负衣袱。行仅十余日，至一处，人物稠广，市肆骈杂。青衣人云：‘此是益州。’又行五六日，复至一繁会处，青衫人云：‘此是潭州。’其夕，领入旷野中，言曰：‘汝随我行已久，得无困苦耶？今与汝别。因怀中取干脯一挺

与某，云：‘饥即食之，可达家也。’又曰：‘为我申意赵平原，无夭害生命。暴殄天物，神道所恶。再犯之，必无赦矣。’平原自此终身不钓鱼。（出《博物志》）

唐代元和初年，天水赵平原在汉南有座别墅。有一次他和书生彭城人刘简辞、武威人段齐真到无名湖去捉鱼吃。不一会就捉住了几十条鱼，其中有一条白鱼长三尺多，鳞甲象白色的锦缎，光彩夺目。鳍分五色，鲜明可爱。刘简辞和段齐真说：“这条鱼的样子很不寻常，不要杀死它。”赵平原说：“你们太迂腐了，你们不吃我吃。”话未说完，忽然看见湖里有一群小孩，全都穿着露出半截胳膊和腿的白色衣裤，在水面上奔跑，来来往往地叫喊着，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两个客人更加害怕，又替白鱼说情。赵平原不答应他们，呵叱厨师说：“快些做熟了送来。”不一会，做好的鱼送了上来，赵平原和两个客人刚吃一半，突然狂风骤起雷声大作，雷响第一次，湖面上奔跑的小孩脚下生出白烟，大风也随着刮起来。两个客人看到气候发生变化，回头望见三里之内，有座寺庙，就跑去避雨。赵平原微笑着有点瞧不起他们，正要再动筷子吃鱼的时候，砂石飞起，树木折断，大雨和雷电交加，好像要天塌地陷一样。两个客人惊慌害怕，相顾失色，以为赵平原已经变成粉末了。不一会雨过天晴，两个客人跑到吃鱼的地方，看见赵平原坐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两个人将他扶起来，呼叫着问他。过了很久，他才睁开眼睛说：“办了一件大错事！办了一件大错事！辛辛苦苦地把鱼吃光了，却被一个

穿黑衣服的人从我的喉咙里取出来，扔到湖里去了，我的肚子现在仍然是空空的。”他那个拿刀做菜的仆人，也不知哪里去了，过了好几个月才回来。赵平原问他原因，仆人说：“开始时看见一个穿黑衣的人在电火中抱怨并辱骂我，然后他命令我背着衣服包，带着我走了十多天，来到一个地方，人物众多，集市中摊床一个挨一个，穿青衫的人说：‘这里是益州。’又走了五六天，又到了一个繁华的城镇。穿青衫的人说：‘这里是潭州。’那天晚上，他领我来到了一片旷野，说道：‘你跟着我已经走了很长时间，难道不觉得饥苦劳累吗？现在就与你分别。’接着从怀中取出一块干脯给我，并说：‘你饿了吃它，就可以回到家乡。’又说‘替我向赵平原传句话，叫他不要任意残害生命，祸害自然界的鸟兽草木，这是神灵所不允许的。再犯这样的过错，一定不会被赦免了。’”赵平原从此一辈子不再钓鱼了。

高 昱

元和中，有高昱处士以钓鱼为业。尝舣舟于昭潭，夜仅三更不寐。忽见潭上有三大芙蓉，红芳颇异。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俱（“俱”原作“但”，据明抄本改。）衣白，光洁如雪，容华艳媚，莹若神仙，共语曰：“今夕阔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赏景，堪话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听我语否？”又一曰：“纵有，非濯缨之士，不足惮也。”相谓曰：

“昭潭无底橘州浮，信不虚耳。”又曰：“各请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习释。”其次曰：“吾习道。”其次曰：“吾习儒。”各谈本教道义，理极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梦。”二子曰：“何梦也？”曰：“吾梦子孙仓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举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游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算来晨，得何物食。”久之曰：“从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适来所论，便成先兆，然未必不为祸也。”言讫，逡巡而没。昱听其语，历历记之。及旦，果有一僧来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骇曰：“昨宵之言不谬耳！”旋踵，一道士舣舟将济，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虽死无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续有一儒生，挈书囊径渡，昱慰曰：“如前去僧道已没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斋，不可亏其吊礼。”将鼓棹，昱挽书生衣袂曰：“臂可断，不可渡。”书生方叫呼于岸侧，忽有物如练，自潭中飞出，绕书生而入。昱与渡人遽前捉其衣襟，滌涎前流滑，手不可制。昱长吁曰：“命也！”顷刻而没三子。而俄有二客乘叶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遂谒叟，问其姓字。叟曰：“余祁阳山唐勾鹜，今适长沙，访张法明威仪。”昱久闻其高道，有神术，礼谒甚谨。俄闻岸侧有数人哭声，乃三溺死者亲属也。叟诘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开篋，取丹笔篆字，命同舟弟子曰：“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他适！”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数百丈，观大穴明莹，如人间之屋室。见三白猪寐于石榻，有小猪数十，方戏于旁。及持符至，三猪忽惊起，化白衣美女，小猪亦俱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

梦果中矣！”曰：“为某启先师，住此多时，宁无爱恋。容三日涉归东海，各以明珠为献。”弟子曰：“吾无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为我语此畜生，明晨速离此，不然，当使六丁就穴斩之。”弟子又去，三美女号恸曰：“敬依处分，弟子归。”明晨，有黑气自潭面而出，须臾，烈风迅雷，激浪如山。（“山”原作“岛”，据明抄本改。）有三大鱼长数丈，小鱼无数周绕，沿流而去。搜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与昱乘舟东西耳。（出《传奇》）

东汉元和年间，有一个不愿做官的人叫高昱，以钓鱼为生。有一天他把鱼船停在昭潭的岸边。到了夜里三更天还没睡着。忽然他看见潭上有三朵红色的大荷花，芳香奇特。有三个美女盘腿分别坐三朵荷花上。三个人都穿着白色衣裙，冰清玉洁像白雪一样，容貌艳丽迷人，神彩晶莹好似天仙。她们说：“今天晚上水面广阔，风清浪静，天高月明，使人心情愉快。欣赏如此美景，正适合谈论一些幽深玄妙的道理。”其中一女子说：“旁边有条小船，会不会能听到我们的谈话呢？”另一个女子说：“即使有人，也不会是隐居的高人，不必害怕。”接着又对另两个女子说：“昭潭有没底橘子洲就会漂浮起来，相信这句话不是假的。”又说：“请各人说说自己喜欢什么学说？”其次一女子说：“我本性适合学习佛学。”第一个女子说：“我学习道教。”最后一女子说：“我学习儒家学说。”随后各自谈起了本教的教义，道理说得精深微妙。一个女子说：“我

昨晚做了个不吉祥的梦。”另两个女子问：“是什么梦？”回答说：“我梦见子孙们仓皇失措，我们住的洞窟府宅流离转移，受到别人的斥责和驱逐，全族人都被迫奔波迁移。这是不吉祥的预兆。”另外两女子说：“灵魂出游，偶然看见的情景，不值得相信。”三个女子一齐说：“各自推算一下，明天早晨，能吃到什么食物。”过了好大一会儿，一个女子说：“遵从各人的爱好，一个和尚，一个道士，一个儒生罢了。唉，我刚才所说的梦，未必不是灾祸。”说完，全都沉没入潭，高昱听了她们所说的话，全都清清楚楚地记住了。等到天亮，果然有一个和尚来渡水，船到中流就沉没淹死了。高昱非常害怕，意识到：昨天晚上她们说的不是假话。紧接着，一个道士来到停船处准备渡水。高昱急忙制止他，道士说：“你是个妖精，和尚之事是偶然的事。我去赶赴具有非凡智慧的人的召见，即使死了也不后悔，不能失信于人。”于是呵叱驾船人赶快开船，结果道士乘船到中流又沉没淹死了。后来又有一个读书人，带着一个装书的口袋也来渡水。高昱恳切地说：“先前来的和尚和道士已经淹死了。”读书人严肃地说：“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今天我们族人举行丧祭，不能不去参加吊丧的仪式。”正要划桨，高昱拉住书生的衣角说：“可砍断我的胳膊，却不能让你渡水。”书生正要向岸上叫喊，忽然地有个象绳子似的东西，从昭潭中飞出来，缠住读书人拖到水里去了。高昱和那些准备渡水的人急忙上前扯住他的衣襟，上面的粘涎滑溜溜的，没有扯住。高昱长叹一声说：“这是命中注定的。”顷刻间淹没了三个人。又过了一会有两个客人乘坐着小船来到。一个老头，一个少年。高昱就上前拜见老头，问老头的姓名。

老人说：“我是祁阳山的唐勾鳖，准备到长沙，拜见张法明。”高昱很久就听说这老人道行高深，有神奇的法术，对老人很尊重。过了一会听到岸边有几个人在哭，是三个溺水者的亲属。老人问他是怎么回事。高昱就把前面的事情详细说了。老人生气地说：“怎么敢这样害人！”然后打开箱子，拿出红笔写了一道篆字符帖，命令同船而来的弟子说：“替我拿着这道符到潭里去，勒令那些水中怪物，赶快迁到别处去。”弟子就捧着符走进水潭，就象走在平地上一样，顺着山脚走了几百丈，看见一个大洞穴，里面很明亮，象人间的住房一样。三只白猪在石床上睡觉，有几十个小猪正在旁边玩耍，弟子带着符帖来到，三只白猪忽然受惊起身，变成白衣美女，小猪也全变成小孩，美女捧着符帖哭着说：“不吉祥的梦果然应验了。”又说：“请替我们禀告先师，我们在这里住了很久了，怎么会不留恋呢，请容许我们三天之内搬回东海。”并各自以明珠作为谢礼。弟子说：“这个我没有用处。”没有接受就返回岸上，回禀老人。老人非常生气地说：“你再去替我告诉这几个畜牲，明天早晨赶快离开这里。不然的话，我就派六丁神将到洞里去杀了她们。”弟子又入潭去。三个美女大声哭着说：“我们接受处分。”弟子就回来了。第二天早晨，有黑气从昭潭的水面上冒出。不一会，刮起了大风，响起了雷声，激起的波浪象山一样。出现三条几丈长的大鱼，还有无数条小鱼围绕在大鱼的周围。它们顺着流水离开了。老人对高昱说：“我这次出行很有好处。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怎么能除去昭潭的祸害呢？”就和高昱各自坐着船分别向东、向西而去。

僧法志

台山僧法志游至淮阴，见一渔者坚礼而命焉。法志随至草庵中，渔者设食甚谨，法志颇怪，因问曰：“弟子以渔为业，自是造罪之人，何见僧如此敬礼？”答曰：“我昔于会稽山遇云远上人为众讲法，暂曾随喜，得悟圣教。迩来见僧，即欢喜无量。”僧异之，劝令改业，渔者曰：“我虽闻善道，而滞于罟网，亦犹和尚为僧，未能以戒律为事。其罪一也，又何疑焉？”僧惭而退，回顾，见渔者化为大鼃，入淮，亦失草庵所在。（出《潇湘录》）

台山的和尚法志出游走到淮阴，遇到一个渔夫礼貌地坚持邀请他去作客。法志跟着他来到一个草屋之中，对他很尊敬，安排的饭菜很讲究。法志觉得很奇怪，便问渔夫说：“你以打鱼作为职业，本来是杀生的人。为什么看见和尚这么恭敬呢？”渔夫回答说：“我从前在会稽山上遇见过云远上人为众人讲佛法，曾经跟着听过一段时间，领悟到佛家教义的神圣高深。从那以后，看见和尚就高兴得不得了。”法志觉得更加奇怪，劝渔夫改换职业，渔夫说：“我虽然听到了好的道理，却留恋这个打渔的职业，也就好比和尚是僧人，都不能严格地遵守戒律，罪过是一样的，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和尚惭

愧地走了，回头看时，发现渔夫变成一只大鼋，走进淮水，那个草屋也没有了。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七十一 水族八

(水族为人)

邓元佐 姚氏 宋氏 史氏女
渔人

人化水族

黄氏母 宋士宗母 宣骞母 江州人
独角 薛伟

水族为人

邓元佐

邓元佐者，颍川人也，游学于吴。好寻山水，凡有胜境，无不历览。因谒长（“长”下原有“者”字，据明抄本删。）城宰，延挹托旧，畅饮而别。将抵姑苏，误入一径，其险阻纡曲，凡十数里，莫逢人舍，但见蓬蒿而已。时日色已暝，元佐引领前望，忽见灯火，意有人家，乃寻而投之。既至，见一蜗舍，惟一女子，可年二十许。元佐乃投之曰：“余今晚至长城访别，乘醉而归，误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道，虑为恶兽所损，幸娘子见容一宵，岂敢忘德？”女曰：“大人不在，当奈何？况又家贫，无好茵席祗侍，君子不弃，即闻命矣。”元佐馁，因舍焉。女乃严一土榻，上布软草，坐定，女子设食。元佐馁而食之，极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寝。元佐至明，忽觉其身卧在田中，傍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夜来所餐之物，意甚不安，乃呕吐，视之，尽青泥也。元佐叹咤良久，不损其螺。元佐自此栖心于道门，永绝游历耳。（出《集异记》）

邓元佐是颍川人，到吴地游学，喜好寻找山水，凡是有特别美的风景，无不游历观赏。他因而去拜见长城主宰，长城主宰以老朋友的名义宴请他，痛快地喝了一顿酒，就分手

了。快要到达姑苏时，他不小心走错了路，路很险峻崎岖，共有十几里长，也没碰上人家，只看见丛生的蒿草。那时天色已经晚了，邓元佐伸长脖子朝前看，忽然看见了灯光，好象是有人家的样子，就寻路走向灯光，到了以后，看见一个狭窄的房子，里面只有一个女子，年龄大约二十多岁。邓元佐就向女子说：“我今天晚上到长城去访问朋友后分手了，趁着喝醉酒往回走，不小心错走了这条路。现在夜已经渐渐地深了，再往前走，怕被恶兽伤害，请娘子容许我住一宿，我不敢忘记你的恩情。”女子说：“大人不在家，怎么办呢？何况我家很穷，也没有好席子给你使用，你要是不嫌弃，就请进来休息吧。”邓元佐饿了，因而就住了下来。女子就很快地堆了一个临时土床，上面铺了一层软草。坐下来以后，女子又安排吃的，邓元佐饿了就吃了，味道非常美。那女子又留元佐住了一夜。邓元佐到了天亮，忽然觉得自己的身子躺在田野里，旁边有一个大田螺，大小象一升那么大。邓元佐一想晚上所吃的东西，心里觉得很不安，于是开始呕吐，看那吐出的东西，全是青色的泥。邓元佐叹气诧异了很久，也没去损害那只田螺。他从此专心学习道术，再也不出去游历了。

姚 氏

东州静海军姚氏率其徒捕海鱼，以充岁贡。时已将晚，而得鱼殊少，方忧之，忽网中获一人，黑色，举身长毛，拱手

而立。问之不应，海师曰：“此所谓海人，见必有灾，请杀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杀之不祥。”乃释而祝之曰：“尔能为我致群鱼，以免阙职之罪，信为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数十步而没。明日，鱼乃大获。倍于常岁矣。（出《稽神录》）

东州静海军的姚氏率领他的手下捕捉海鱼，用来充当每年向朝廷交的贡鱼。这一天，时间已经晚了，可是捕的鱼却很少。正在为此发愁的时候，忽然网里捉到一个人，黑色，全身长毛，拱着手站着，问他也不答应。海师说：“这就是人们说的海人，看见他一定有灾难，请杀了他，来避免灾难。”姚氏说：“这是神物，杀了他不吉祥。”于是放了他并向他祈祷说：“你能替我赶来鱼群，以此免去我失职的罪过，我相信你就是神。”毛人倒退着在水面上行走，走了几十步就沉没了，第二天，就捕获了很多鱼，是往年的一倍。

宋 氏

江西军吏宋氏尝市木至星子，见水滨人物喧集，乃渔人得一大鼃。鼃见宋屡顾，宋即以钱一千赎之，放于江中。后数年，泊船龙沙，忽有一仆夫至，云元长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长史也。既往，歎至一府，官出迎。与坐曰：“君尚

相识耶！”宋思之，实未尝识。又曰：“君亦记星子江中放鼃耶？”曰：“然，身即鼃也。顷尝有罪，帝命谪为水族，见囚于渔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为九江长，相召者，有以奉报。君儿某者命当溺死，名籍在是。后数日，鸣山神将朝庐山使者，行必以疾风雨，君儿当以此时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当溺死，但先期岁月间耳。吾取以代之，君儿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陈谢而出，不觉已在舟次矣。数日，果有风涛之害，死甚众，宋氏之子竟免。（出《稽神录》）

江西军中官吏宋氏曾经到星子江去买木料，看见水边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吵嚷，原来是一个渔夫捉到一只大鼃。鼃看见宋氏便多次回头望他，宋氏就用一千钱买下它，放到了江里。又过了几年，宋氏坐的船停在龙沙，忽然有一个仆人来，说是元长史请宋氏去，宋氏恍恍惚惚的，不知道是什么长史。他随仆人去以后，很快就到了一个府第，有个官吏出来迎接，和他一起坐下说：“你还认识我吗？”宋氏想了想，实在不曾相识。那官吏又说：“你还记得星子江中放生的鼃吗？”宋氏回答说：“记得。”官吏说：“我就是鼃，那时曾经有罪，玉帝把我贬成水中生物，被渔夫捉住。不是你的恩惠，我的尸骨也已经腐烂了。我现在已经当上了九江的总管，叫你来，是有件事情奉告你：你的儿子命中应当淹死，他的名字记在我这里的名册上。几天以后，鸣山神准备去朝拜庐山使者，行走时一定带着疾风暴雨，你的儿子应当在这个时候淹死。现在有一个人名姓与你儿子正好一样，也应当淹死，

只不过比你的儿子早死一些日子罢了，我想拿他来代替。你的儿子应当快些上岸躲藏好，不然就免不了淹死。”宋氏说了感谢的话就出去了，不知不觉地已回到船上。过了几天，果然发生了风涛之灾，死了很多人，宋氏之子竟然没有淹死。

史氏女

溧水五坛村人史氏女，因蒔田倦，偃息树下。见一物，鳞角爪距可畏，来据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鲤鱼，养于盆中，数日益长，乃置投金濑中。顷之，村人刈草，误断其尾，鱼即奋跃而去，风雨随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渐富，其后女卒，每寒食，其鱼辄从群鱼一至墓前。至今，每闰年一至尔。又渔人李黑獭恒张网于江，忽获一婴儿，可长三尺，网为乱涎所萦，浹旬不解。有道士见之曰：“可取铁汁灌之。”如其言，遂解。视婴儿，口鼻眉发如画，而无目，口犹有酒气，众惧，复投于江。（出《稽神录》）

溧水县五坛村史氏的女儿，因为蒔弄庄稼累了，在树下休息。她看见一个动物，其鳞角爪距很可怕，那动物扑过来压在她的身上。不久，这女子有了身孕，后生下一条鲤鱼，养在盆里，几天时间长大了不少，就把它送到金濑河里去。不久，有个村民割草，不小心砍断了它的尾巴，鲤鱼就奋力地

跃出金濑河，而且有风和雨伴随着它。直到它跳入太湖，那风雨才停止。女子的家里渐渐地富起来，后来她死了，每到寒食节，那条鲤鱼就带领着一群鱼到女子的墓前来一次。现在，它每到闰年时来一次。又听人讲有个渔夫李黑獭经常在江上安设捕网，一天，忽然网住了一个婴儿，大约有三尺长。网被婴儿吐出的涎水粘连着，十多天也解不开。有个道士看见了说：“可以用铁水来浇。”照道士的话做，果然解开了。看那婴儿，口、鼻子、眉毛、头发都象画上画的一样，可就是没有眼睛，它口里还有酒气。大家很害怕，把它又扔到江里去了。

渔人

近有渔人泊舟马当山下，月明风恬，见一大鼉出水，直上山顶，引首四望。顷之，江水中涌出一彩舟，有十余人会饮酒，妓乐陈设甚盛。献酬久之，上流有巨舰来下，橹声振于坐中，彩舟乃没。前之鼉亦下，未及水，忽死于岸侧。意者水神使此鼉为候望，而不知巨舰之来，故殛之。（出《稽神录》）

最近有个渔夫在马当山下停船，月明风静，他看见一只大鼉出水来，一直爬上山顶，还抬起头来向四面张望。不久，

江水中涌出一只彩船，船里有十多个人聚会喝酒，有舞女歌伎助兴，陈设布置华丽而盛大。他们互相劝酒喝了很长时间，上游有只大型战船下来了，摇橹的声音惊动了彩船，彩船才沉没了。先前出水的鼃也爬下山来，还没有等进水里，忽然地死在岸边上。渔夫推想：可能是水神派这只鼃到山顶守候了望，却竟然没有看见大战船的到来，所以才杀了它。

人化水族

黄氏母

后汉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为鼃，入于深渊，其后时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及见，犹在其首。（出《神鬼传》）

东汉灵帝的时候，江夏人黄氏的母亲洗澡时变成一只鼃，走到深渊中去了。那以后还常常浮出水来，刚洗澡时戴的一只银钗，等她的化身在水面出现时，还戴在头上。

宋士宗母

魏清河宋士宗母，以黄初中，夏天于浴室里浴，遣家中子女阖户。家人于壁穿中，窥见沐盆水中有一大鼃。遂开户，大小悉入，了不与人相承。尝先著银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啼泣，无可奈何。出外，去甚驶，逐之不可及，便入水。后数日忽还，巡行舍宅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时人谓士宗应行丧，士宗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与江夏黄母相似。（出《续搜神记》）

魏国清河人宋士宗的母亲，黄初年间的一个夏天在浴室里洗澡，让家里的儿女们关上门。家里人从墙壁的孔洞中，暗中窥见浴盆的水里有一只鼃。于是他们就打开门，大人小孩全进到浴室里，大鼃却一点也不搭理他们。老太太先前戴着银钗，仍在其头上。一家人没办法只好守着大鼃哭泣。有顷，那大鼃爬出门外，跑得很快，谁也追赶不上，眼睁睁看着它跳进河水里，过了好几天，它忽然又回来了，在住宅四周巡行，象平时一样，它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当时的人对宋士宗说应当为母亲举办丧事，宋士宗认为母亲虽然变了外形，可是还活在世上，就没有举行丧礼。这件事与江夏黄氏的母亲很相似。

宣骞母

吴孙皓宝鼎元年，丹阳宣骞之母，年八十，因浴化为鼃。骞兄弟闭户卫之，掘堂内作大坎，实水，其鼃即入坎游戏。经累日，忽延颈外望，伺户小开，便辄自跃，赴于远潭，遂不复见。（出《广古今五行记》）

吴国末帝孙皓宝鼎元年，丹阳人宣骞的母亲，年龄八十岁，因洗澡变成鼃。宣骞兄弟们关上门保护鼃，在堂屋里挖了个大坑，灌满水，那只鼃就进到坑里游戏。过了好几天，那鼃忽然伸长脖子向外面看，见门欠开一道缝，就自己跳出坑，向远处的水潭爬去，并再也没出现。

江州人

晋末，江州人年百余岁，顶上生角，后因入舍前江中，变为鲤鱼，角尚存首。自后时时暂还，容状如平生，与子孙饮，数日辄去。晋末以来，绝不复见。（出《广古今五行记》）

晋代末年，江州有个人一百多岁了，头顶上长了角。后来因为他掉进住宅前面的江中，变成了鲤鱼，角还长头上。此后他还经常回来暂住，样子与从前一样，和子孙们把酒畅饮，几天以后就走。晋代末年以来，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独 角

独角者，巴郡人也，年可数百岁，俗失其名，顶上生一角，故谓之独角。或忽去积载，或累旬不语，及有所说，则旨趣精微，咸莫能测焉。所居独以德化，亦颇有训导。一旦与家辞，因入舍前江中，变为鲤鱼，角尚在首。后时时暂还，容状如平生，与子孙饮宴。数日辄去。（出《述异记》）

独角是巴郡地方的人，年龄大约几百岁，世上的人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因为他头顶上生了一只角，所以大家才叫他独角。他有时忽然离家好几年，有时几十天不说话，可等到他说出话来，含义都相当精妙，所有的人都不能完全理解。当地人仅仅用道德来感化他，有时也进行训导。他一天早晨和家里人告辞，接着走进门前的江中，变成一条鲤鱼，独角还在头上。以后还经常回来暂住，样子象生平一样，和子孙们一起喝酒吃饭，几天之后才离去。

薛 伟

薛伟者，唐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县主簿，与丞邹滂、尉雷济、裴寮同时。其秋，伟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连呼不应，而心头微暖。家人不忍即敛，环而伺之。经二十日，忽长吁起坐，谓家（“家”原作“其”，据明抄本改。）人曰：“吾不知人间几日矣！”曰：“二十日矣。”曰：“即（曰即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与我覩群官，方食脍否。言吾已苏矣，甚有奇事，请诸公罢箸来听也。”仆人走视群官，实欲食脍，遂以告，皆停餐而来。伟曰：“诸公敕司户仆张弼求鱼乎？”曰：“然。”又问弼曰：“鱼人赵干藏巨鲤，以小者应命，汝于苇间得藏者，携之而来。方入县也，司户吏坐门东，纠曹吏坐门西，方弈棋。入（“入”原作“人”，据陈校本改。）及阶，邹雷方博，裴滔挑实。弼言干之藏巨鱼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杀乎？”递相问，诚然。众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杀之鲤，我也。”众骇曰：“愿闻其说。”曰：“吾初疾困，为热所逼，殆不可堪。忽闷忘其疾，恶热求凉，策杖而去，不知其梦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笼禽槛兽之得逸。莫我知（明抄本知作“如”）也。渐入山，山行益闷，遂下游于江畔。见江潭深净，秋色可爱；轻涟不动，镜涵远虚。忽有思浴意，遂脱衣于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以来，绝不复戏，遇此纵适，实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鱼

快也，安得摄鱼而健游乎？’旁有一鱼曰：‘顾足下不愿耳。’正授亦易，何况求摄？当为足下图之。决然而去。未顷，有鱼头人长数尺，骑鲛来导，从数十鱼，宣河伯诏曰：‘城居水游，浮沉异道，苟非其好，则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迹思闲旷，乐浩汗之域，放怀清江；厌嶮嶮之情，投簪幻世。暂从鳞化，非遽成身。可权充东潭赤鲤。呜呼！恃长波而倾舟，得罪于晦；昧纤钩而贪饵，见伤于明。无或失身，以羞其党，尔其勉之。’听而自顾，即已鱼服矣。于是放身而游，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从容；三江五湖，腾跃将遍。然配留东潭，每暮必复。俄而饥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见赵干垂钩，其饵芳香，心亦知戒，不觉近口。曰：‘我，人也，暂时为鱼，不能求食，乃吞其钩乎。’舍之而去。有顷，饥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戏而鱼服。纵吞其钩，赵干岂杀我？固当送我归县耳。’遂吞之。赵干收纶以出。干手之将及也，伟连呼之，干不听，而以绳贯我腮，乃系于苇间。既而张弼来曰：‘裴少府买鱼，须大者。’干曰：‘未得大鱼，有小者十余斤。’弼曰：‘奉命取大鱼，安用小者？’乃自于苇间寻得伟而提之。又谓弼曰：‘我是汝县主簿，化形为鱼游江，何得不拜我？’弼不听，提之而行，骂亦不已，弼（“弼”原作“干”，据明抄本改。）终不顾。入县门，见县吏坐者弈棋，皆大声呼之，略无应者，唯笑曰：‘可畏（明抄本“可畏”作“好大”。）鱼，直三四斤余。’既而入阶，邹雷方博，裴啗桃实，皆喜鱼大。促命付厨。弼言干之藏巨鱼，以小者应命。裴怒，鞭之。我叫诸公曰：‘我是公（“公”原作“心”，据明抄本改。）同官，而今见杀，竟不相舍，促杀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

顾，而付脍手，王士良者，方砺刃，喜而投我于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脍手也，因何杀我？何不执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闻者，按吾颈于砧上而斩之。彼头适落，此亦醒悟，遂奉召尔。”诸公莫不大惊，心生爱忍。然赵干之获，张弼之提，县司之弈吏，三君之临阶，王士良之将杀，皆见其口动，实无闻焉。于是三君并投脍，终身不食。伟自此平愈，后累迁华阳丞，乃卒。（出《续玄怪录》）

薛伟，在唐代乾元元年，担任蜀州青城县的主簿，与县丞邹滂、县尉雷济、裴寮同时在县里任职。这一年的秋天，薛伟病了七天，忽然气息微弱仿佛要死了，连连呼叫他也不答应。可是他心头还温暖，家里人不忍心马上下葬，围着他等他醒来。过了二十天，薛伟忽然长叹一口气坐了起来，对家里的人说：“我不知道人间已经过了多少日子？”家里人回答说：“二十天了。”他又说：“立即替我去看看各位官员，刚才吃过切碎的鱼没有？告诉他们我已经醒过来了，有件奇怪的事，请他们放下筷子来听我说。”仆人跑去找那些官员，见他们正想吃切碎的鱼，就告诉他们薛伟苏醒过来的事，他们全都停下吃喝来到薛伟身边。薛伟说：“你们命令司户仆张弼去找鱼了吗？”回答说是的。他又对张弼说：“渔夫赵干藏起大鲤鱼，用小鱼来应付差事，你在苇草丛中找到了藏起来的大鱼，就带着它回来了。你正要进入县里的时候，司户的官吏坐在门东，扯住曹吏坐在门西正在下棋，进门走上台阶，看见邹、雷二人正在玩博戏，裴寮在吃桃子。你说赵干藏起大

鱼的事，裴五命人鞭打赵干。你把鱼交给厨工王士良之后，高兴地杀了鱼。挨个人问，果然如此。大家说：“你怎么知道的？”薛伟说：“刚杀的鲤鱼，就是我。”大家吃惊地说：“这是怎么回事？请你详细地说说。”薛伟说：“我刚得病时，浑身发烧，折磨得我实在有点受不了。我忽然闷得忘了自己的病，怕热求凉，拄着拐杖离开了家。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个梦。走出城郭以后，心里很舒坦，就象笼子里的飞禽和槛栏里的野兽得到自由一样，没有人能懂得我的心情。我渐渐地走进山里，在山路上行走更加烦闷，就下山在江边游玩，看见江潭又深又净，秋天的景色很可爱，水面上一点波纹也没有，江面象镜子一样把远近景物和天空都倒映出来。我忽然有了洗澡的想法。就把衣服脱在岸边，跳进水里去了。自己从小就喜欢游泳，长成大人以来，再也没有玩过游水，遇到这个自由舒适的环境，实在是正合我意。于是，我便脱口说道：‘人游得不如鱼快，怎么才能骑着鱼尽情地游玩呢？’我的身边有一条鱼说：‘只怕你不愿意，其实让你变成鱼都很容易，何况想骑着鱼呢？我应当为你去办这件事。’说完，它急忙就离开了。不久，有个好几尺长的鱼头人，骑着鲛游来，几十条鱼前呼后拥。鱼头人宣读河伯的诏书说：‘住在城里的人到水里来游玩，一浮一觉道理是不同的。如果不是他自己的爱好，就一定不明白游水的道理。薛主簿崇尚到深水里游玩，心里也想过过清闲旷达的日子，向往漫无边际的水的王国。想尽情地在清江里遨游，厌恶山野生活，想把身外之物扔在虚幻的人世，暂时变成长鳞鱼类，不是完全变鱼。那么，你可以暂且化作东潭里的红鲤鱼。唉，这条红鲤鱼依仗着千里碧波而撞翻舟船，

在阴司里犯了过错；又因贪吃，为纤钩上的鱼饵迷惑，在阳世间被人杀伤。你可不要因一时的失误，给同类带来羞耻，你要勉力去做。’我一边听一边看着自己就这样渐渐变成了鱼。于是我放任身体到处游玩，心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水波之上和深潭之底，没有什么地方不能从容游玩的。三江五湖，任我飞腾跳跃，几乎走遍了，可是河伯让我住在东潭，每到晚上一定要回到东潭去。不久，一天我觉得很饿，找不到吃的，顺着船游走，忽然看见赵干在垂钩钓鱼，鱼饵很芳香，我心里也知道要戒备，身子却不知不沉地靠近了鱼饵。心想：我是人，暂时变成鱼，因为找不到吃的就吞那个钓钩吗？我扔下鱼饵走了。不一会，饿得更厉害，心里想：我是个当官的，因游戏而变成鱼，纵使吞了钓钩，赵干也不敢杀我，一定会送我回县里去的！于是就吞下了鱼饵。赵干收起钓鱼线，我就露出水面，他的手即将握住我的时候，我连连呼喊他，他不听我的话，却用绳穿过我的腮，把我拴在苇草之中，不久张弼来说：‘裴少府要买鱼，需要买大鱼。’张干说：‘还未钓到大鱼，有十多斤小鱼。’张弼说：‘我按照命令买大鱼，怎么能买小鱼呢？’他就自己在苇草丛中找到了我变成的那条红鲤鱼。我对张弼说：‘我是你们县的主簿，变成鱼在江里游玩，为什么不对我行礼？’张弼也不听，提着我就走，还不停地骂赵干。张弼始终不曾回头，进入县城大门时，看见县吏坐着下棋，我向他们大声喊叫，没有一个答应的，只是笑着说：‘可怕的大鱼，有三四斤多。’他不一会就走上台阶，邹滂和雷济正在下棋，裴寮在吃桃子，都很喜欢我这条大鱼，急忙让交给厨师。张弼说了赵干藏起大鱼，用小鱼应付的事，裴

寮生气了，用鞭子打赵干。我对各位说：‘我是你们的同僚，可是今天被杀，竟然不让放了我，反而催促杀死我，这是仁爱之心吗？我哭泣着大叫，三位也不看我，却把我交给厨师王士良。王士良正在磨刀，看见我，高兴地把我放在案板上。我又叫喊说：‘王士良！你是我常常使用的厨师，为什么要杀我？为什么不拿着我去向县令说明白？’王士良象是没有听见，在案板上，按住我的头颈用刀斩开，那边鱼头才掉下来，这边我也醒了，于是叫来大家。”各位客人没有不大吃一惊的，心里生出慈爱不忍之心。可是赵干钓他，张弼提他，下棋的县吏们以及王士良准备杀他，全都只是看见他的口动，实在是没听到他说话。因此三位同僚一起放下切碎的鱼肉，并且终身不再吃鱼。薛伟从此病也好了，后来多次提升职务，一直到华阳县的县丞才死。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七十二 水族九
(龟)

龟

陶唐氏 禹 葛洪 张广定 赣县吏
郝了 孟彦晖 营陵 兴业寺
唐太宗 刘彦回 吴兴渔者 唐明皇帝
宁晋民 史论 徐仲 高崇文
汴河贾客 南人 阎居敬 池州民
李 宗

陶唐氏

陶唐之世，赵襄国献千岁神龟，方三尺余，背上有文，皆科斗书，记开辟以来，帝命录之龟历，伏滔述帝功德铭曰：“朱书龟历之文。”（出《述异记》）

远古陶唐氏时代，有个赵襄国献上一只千年神龟，三尺多见方，背上有字，全都是科斗文，记载了天地开辟以来，帝命令记下来历法，伏滔记述黄帝功德的铭文说，那龟甲上的历法是用红笔写的。

禹

禹尽力渠沟，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玄龟，河精之使者也。龟颌下有印文，皆古言，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凿之处，皆以青泥封记其所，使玄龟印其上。今人聚土为界，此之遗像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大禹尽全力挖沟排水，疏通河道，铲平山峰。黄龙拖着尾巴走在前面，玄龟背着青泥走在后面。玄龟，是河神的使者。玄龟的额下印有文字，全是远古文字，记载着九州的山山水水。凡是大禹开凿的地方，都用青泥把那个地方封住作上记号，让玄龟把印文印在上面。现在的人堆土作为边界的记号，就是由此遗传下来的。

葛 洪

葛洪云：“千岁灵龟，五色具焉。其雄，额上两骨起，似角。以未朱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捣服。方寸七日三，尽一具，寿千岁。（出《抱朴子》）

葛洪说：“千年的灵龟，身上有五种颜色。那雄性的，额上有两块骨头突起，象角一样。用未朱洗浴龟，再剔除肉用它的甲壳，用火烧，研成粉末吃下去，七分大小的一块一日吃三块吃完一个龟的甲壳，就能活一千岁。”

张广定

陈仲弓《异闻记》曰，张广定遭乱避地，有一女四岁，不

能步，又不忍弃之，乃县笼于古冢中，冀他日得收其骨。及三年，归取之，见其尚活。问之，女答曰：“食尽即馁，见其傍有一物，引颈呼吸，效之，故能活。”广定入冢视之，乃一龟也。陈实之言，固不妄矣。（出《独异志》）

陈仲弓《异闻记》里说：张广定遇到战乱找地方躲避，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不能走路，又不忍心抛弃她就把她装进笼子悬挂在一个古墓里，希望以后能收拾她的骨头。等到第三年，他回到古墓里取女儿的骨头，看见她还活着，问她原因，女儿回答说：“东西吃光了就觉得饿，我看见旁边有一个动物，伸着脖子呼吸，就学它的样子，所以才活下来。”张广定进到墓里去查看，原来是一只乌龟。陈仲弓说的是真事，一点也不假。

赣县吏

晋义熙中，范寅为南康郡。时赣县吏说，先入山采薪，得二龟，皆如二尺盘大。薪未足，遇有两树骈生，吏以龟侧置树间，复行采伐。去龟处稍远，天雨，懒复取。后经十二年，复入山，见先龟，一者甲已枯，一者尚生，极长。树木夹（“夹”原作“所”，据明抄本改。）处，可厚四寸许，两头厚尺余，如马鞍状。（出《幽明录》）

晋代义熙年间，范寅担任南康郡的郡守。当时的赣县有个官吏说他小时候进山砍柴，捉到两只乌龟，都象二尺见方的圆盘那么大。柴没有砍够，遇到两棵紧靠着生长的树，他就把乌龟偏侧着放在两树之间，又去砍柴。他离放乌龟的地方稍远一点，天又下了雨，懒得去取。后来又过了十二年，他再次进山，看见先前捉的那两只乌龟，一只龟的甲壳已经干枯了，另一只乌龟还活着，长得很大，树木夹着的地方，有四寸多厚，两头厚一尺多，象马鞍的样子。

郗世了

郗世了在会稽造墓，其地多石，后破大石，得一龟，长尺二寸许，在石中，石了无孔也，得非龟石俱生乎？既破出之，龟行动如常龟无异。石受龟，如人刻安之。（出《灵鬼志》）

郗世了在会稽修建坟墓。那个地方石头多，后来破开一块大石头，得到一只乌龟，长一尺二寸左右。龟在石头的中间，石头却一点孔隙也没有。奇怪，难道它和石头是一起生长的吗？破开石头之后，那乌龟的行动象平常的乌龟一样。这石头容纳此龟，就象人刻好了石头再把它放进去似的。

孟彦晖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广汉太守孟彦晖奏，西湖有金龟径寸，游于荷叶之上，画图以上闻。（出《录异记》）

五代前蜀武成第三年是庚午年。这年的六月五日癸亥，广汉太守孟彦晖向朝廷报告，西湖有直径一寸的金龟，在荷叶上游玩，并画成图画给皇上王建看。

营 陵

道州营陵中鼃，甲长八尺，下自然有文字，前后四足，各踏一龟。踏龟有时行，或逾山越水，俗莫敢犯。（出《录异记》）

道州营陵中有一只鼃，甲壳长八尺，腹部有自然生成的文字。它前后四只脚，各踩着一只乌龟。有时踩着乌龟行走，有时翻山渡水，世人没有谁敢惹它。

兴业寺

九曲灵龟池，在襄阳县东北三里遍学寺东。古城旧有兴业寺，今并入遍学寺。唐景龙元年有陈留阮氏，寓居襄阳，舍财，于此寺东院。创造堂宇，时岁旱池涸，即掘广深之，急暴雨池溢，乃是一大龟，高数尺，如半张床大，岸侧而行。众即惊呼，龟遂跃入池中。寺僧灵岫云，院有折碑，云兴业寺碑。碑文梁散骑常侍庾元威撰，其文可传者云，此寺有灵龟一头，长三尺五寸，冬潜春现，多历年所；随众上堂，应时而食。刺史安陆王照频遇此龟，其坏碑因即扶竖，今在遍学寺东院。阮氏所修寺堂，庭中浮屠前，池见在，深五尺，方二十步。（出《襄沔记》）

九曲灵龟池，在襄阳县东北三里处遍学寺的东面。古城在从前有个兴业寺，现在合并到遍学寺。唐代景龙元年有个陈留人阮氏，寄居在襄阳，拿出钱来做善事，在这个庙的东院建造堂宇。当时天旱，水池干涸，就扩大挖掘面积，并深挖了一下，突然象下了一场大暴雨，水池也满出来了，原来是一只大乌龟，高好几尺，象半张床那么大，在池边行走，大家就吃惊地呼喊，乌龟就又跃回池中。庙里有个叫灵岫的和尚说：院子里有块折断的石碑，说是兴业寺碑，碑文是梁国

的散骑常侍庾元威撰写的。那个碑留传下来的文字说，这个庙里有一只灵龟，三尺五寸长，冬天潜藏，春天出现，经历的年头多了，能随着众人到堂上来，按时吃东西，刺史安陆人王照多次遇见这只龟。那块损坏了的碑因为及时地扶好竖立着，现在仍保存在遍学寺的东院。阮氏修建的庙堂，以及院子里佛塔前面的那个水池还在，深五尺，周长二十步。

唐太宗

唐武德末，太宗欲平内难，苑池内有白龟，游于荷叶之上。太宗取之，化为白石，莹洁如玉，登极之后，降制曰：“皇天眷祐，锡以宝龟。”（出《录异记》）

唐代武德末年，唐太宗将要平息内乱时，御花园的水池里有一只白龟，在荷叶上游玩。唐太宗捉到它，就变成了白石，晶莹剔透象玉石一样。登上皇位之后，太宗传下命令说：“是上天保佑我，才赐给我宝龟。”

刘彦回

唐刘彦回父为湖州刺史，有下寮于银坑得一龟，长一尺，

持献刺史。群官毕贺云：“得此龟食，（“食”原作“人”，据明抄本改。）寿一千岁。”使君谢已非其人，故自骑马，送龟即至坑所。其后十余年，刺史亡。彦回为房州司士，将家属之官，属山水泛滥，平地尽没，一家惶惧，不知所适。俄有大龟来引其路，彦回与家人谋曰：“龟乃灵物，今来相导，状若神。”三十余口随龟而行，悉是浅处，历十余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难，举家惊喜，亦不知其由。至此夕，彦回梦龟云：“已昔在银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报恩。”（出《广异记》）

唐代刘彦回的父亲做湖州刺史，有个下属在银坑里得到一只龟，长一尺，拿去献给刺史。所有的官吏都祝贺说：“得到这只乌龟并把它吃了，能活一千岁。”刺史以自己不是那样的人辞绝了众人。当即又亲自骑马，把乌龟送回银坑。十多年以后，刺史去世了，刘彦回做了房州司士，带着家属赴任。他管辖的地方，山洪泛滥，平地全都被淹没了，他们一家人惶恐不安，不知该怎么办。不久，有只大乌龟来为他们引路。刘彦回和家人商量说，龟本来是有灵性的动物，现在来为我们引路，样子象是个神灵……于是，三十多口人跟随着乌龟行走，全是水浅的地方。走了十多里，就到了平地，免除了水灾。全家人又惊又喜，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到了这天晚上，刘彦回梦见乌龟对他说：“我从前在银坑，因蒙受了已故刺史的恩惠，所以这次来报恩。”

吴兴渔者

唐开元中，吴兴渔者，于苕溪上每见大龟，四足各踏一龟而行。渔者知是灵龟，持石投之，中而获焉。久之，以献州从事裴。裴召龟人，龟人云：“此王者龟，不可以卜小事，所卜之物必死。”裴素狂妄，时庭中有鹊，其雏尚琬，乃验志之，令卜者钻龟焉。数日，大风损鹊巢，鹊雏皆死。寻又命卜其婢，所怀娠是儿女，兆云：“当生儿。”儿生，寻亦死。裴后竟进此龟也。（出《广异记》）

唐代开元年间，吴兴这地方有个渔夫，在苕溪上常常看见一只大龟，四只脚各踩着一只乌龟在水上行走。渔夫知道这是个有神灵的乌龟，拿石头打它，打中并捉住了。后来，他把龟献给州里一个姓裴的从事官，裴从事官找来识龟的人，识龟的人说：“这是龟中之王，不能用来占卜小事。否则，用它占卜的东西一定会死。”姓裴的平时就很狂妄，当时，庭院中有窝喜鹊，幼雏还很小，他就用它们来验证，让占卜的人钻龟壳占卜。几天，刮大风弄坏了鹊巢，鹊雏全死了。接着他又让给自己的婢女占卜，问怀孕的是儿子还是女儿，占卜的预兆说应当生儿子，儿子生了下来，接着又死了。姓裴的后来竟把这只乌龟献给了皇上。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尝有方士献一小龟，径寸而金色可爱，云：“此龟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贮巾箱中，有小黄门恩渥方深，而坐亲累，将窜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龟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龟置于侧，可以无苦。”阍者拜受之。及象郡之属邑，里市馆舍，悄然无一人，投宿于旅馆。是夜，月明如昼，而有风雨之声，其势渐近。因出此龟，置于阶上，良久，神龟伸颈吐气，其火如綖，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龟游息如常，向之风雨声，亦已绝矣。及明，驿吏稍稍而至，罗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将至，合备迎奉，适缘行旅误杀一蛇。众知报冤蛇必此夕为害，侧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气。某等不敢远出，止在近山岩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则天使无恙，乃神明所祐，非人力也。”久之，行人渐至，云当道有巨蛇十数，皆已糜烂。自此无复报冤之物，人莫测其由。逾年，黄门召归长安，复以金龟进上，泣而谢曰：“不独臣之性命，赖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类。所全人命，不知纪极。实圣德所及，神龟之力也。”（出《录异记》）

唐明皇帝时曾有个方士献给他一只小龟，直径一寸，而

浑身金色，非常可爱。还说：“这只龟有神灵，还不吃东西，可以把它放在枕头或竹筐里，能够躲避大蛇的毒气。”皇上常常把龟放在衣巾箱里。有个正受到皇上宠信的小太监，因为亲戚的牵连而被判罪，将要发配到南疆去。皇上不想枉法使他免去惩罚，暗中把这只乌龟给他，说：“南疆巨蟒多，你经常把龟放在身边，就可以免灾。”小太监叩头接了过去。等到了象郡的属邑，见街上集市和馆舍，均静无一人，只好在旅馆里住了下来。这天晚上，月光皎洁，象白天一样，可突然却传来风雨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于是他拿出这只龟，放在台阶上。很久，神龟伸着脖子吐着气，象火焰象绸布，直上空中三四尺，然后再慢慢地散开。不久，龟的呼吸恢复正常，刚才的风雨声也没有了。等到天亮，驿站的官吏们差不多都来了，在庭院里跪了一圈说：“昨天知道你要来，应当准备好迎接你的，可正好赶上一个旅游者错杀了一条蛇，大家都知道报仇的蛇一定在今晚来干坏事，附近的居民，都走出三五十里外去，好躲避毒气。我们不敢走远，只是在附近的山上岩穴中躲藏，等待天亮。现在你没受伤害，真是神明的保佑，不是凡人所能做到的。”有顷，走出去躲灾的人也渐渐地回来了，都说在道的中间有十几条大蛇，全都腐烂了，从此再也没有蛇报仇的事情发生，人们却不知道其中原因。过了一年，小太监被皇上召回长安，他又把金龟献给皇上，哭着感谢说：“不单是我自己靠着金龟才活着回来；就连南方的百姓，也永远祛除了毒虫之害！保全下来的性命，不知究竟有多少，这是皇上的恩德，也是神龟的力量。”

宁晋民

唐建中四年，赵州宁晋县沙河北，有大棠梨，百姓常祈祷。忽有群蛇数千，自东南来，渡北岸，集棠梨树下为二积，留南岸者为一积，俄见三龟径寸，才绕行，积蛇尽死。乃各登积，视蛇腹悉有疮，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图甘棠梨三龟来献。（出《酉阳杂俎》）

唐代建中四年，赵州宁晋县沙河的北面，有棵大棠梨树，百姓们常常在树下祈祷。一次，忽然有一群蛇共好几千条，从东南方爬来，渡过沙河的北岸，集中到棠梨树下形成两堆，留在南岸的形成一堆。不一会只见三只直径一寸的乌龟，仅仅绕着蛇爬一圈，堆蛇全死了，于是各自爬上蛇堆。人们看见蛇腹全都有疮，象是被箭射中。刺史康日知画下甘棠梨和三只乌龟的形象献给皇上。

史论

唐史论作将军时，忽觉妻所居房中有光，异之，因与妻

索房中，且无所见。一日，妻早妆开奁，奁中忽有金色龟，如钱，吐五色气，弥满一室。后常养之。（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酉阳杂俎》）

唐代史论当将军的时候，忽然觉得妻子住的房中有光，很奇怪。因而与妻子在房中搜索，结果却什么也没看见。有一天，妻子早晨起来打开奁盒梳妆，奁盒中竟然有一只金色的乌龟！它象一枚铜钱那么大，能吐出五色的气体，使一屋子都充满了。后来，他们经常喂它。

徐 仲

福州，唐贞元末，有村人卖一笼龟，其数十三。贩药人徐仲以五铢获之，村人云：“此圣龟，不可杀。”徐置庭中，一龟藉龟而行，八龟为导，悉大六寸。徐遂放于乾元寺后林中，一夕而失。（出《酉阳杂俎》）

唐代贞元末年，福州有个乡下人卖一笼子龟，共有十三只。有个卖药的人叫徐仲的用五铢钱买了下来，村里人说：“这是圣龟，不能杀他们。”徐仲把龟放在院子里，其中一只龟靠踩另外四只龟来行走，余下八只龟在前面做向导，全都

六寸长。徐仲就把龟放在乾元寺后的树林中。一天晚上，它们一齐失踪了。

高崇文

唐赞皇公李德裕曰：“蜀传张仪筑成都城，屡有颓坏。时有龟周行旋走，至是一龟行路筑之，既而城果就。予未至郡日，尝闻龟壳犹在城内，昨询访意旧，有军资库官宇文遇者，言比常在库中。元和初，节度使高崇文知之，命工人截为腰带胯具。”自张仪至崇文千余载，龟壳尚在，而武臣毁之，深可惜也。（出《戎幕闲谈》）

唐代的赞皇公李德裕说：“蜀地传说张仪修建成都城的时候，总是有倒塌毁坏的地方。当时有只乌龟围着城旋转着行走，于是在龟走过的地方修建城墙，不久果然把城建成功了。我没到成都郡的时候，曾经听说龟壳还在城内，昨天访问那些老人，有个军资库官叫宇文遇的说：从前还在库里保存，元和初年，节度使高崇文知道了这件事，命令工匠截开做成腰带和胯具了。”从张仪到高崇文经过了一千多年，龟壳还在，却被一个武将给毁了，实在可惜。

汴河贾客

唐有贾客维舟汴河上，获了一巨龟，于灶火中煨之。是夕，忘出之，明日取视，壳已焦矣。拂拭去灰，置于食床上，欲食。良久，伸颈足动，徐行床上，其生如常，众共异之，投于水中，游泳而去。（出《录异记》）

唐代有个商人把船停在汴河上，抓获一只大乌龟，放到灶火中烧它。这天晚上，忘了把它拿出来，第二天他拿出来看，龟壳已经被烧焦了。他拂去上面的灰，放在饭桌上，想吃它。过了好一会儿，那乌龟竟然伸出了脖子，脚也动起来，在桌上慢慢地爬行，象活着的时候一样。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把龟又放到水里，它便游着离开了。

南 人

南人采龟溺，以其性妒而与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趁斗噬，力小致毙者。采时，取雄龟置瓷碗及小盘中，于龟后，以镜照之，既见镜中龟，即淫发而失溺。又以纸炷火上焰热，点

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镜照也。得于道士陈钊。又海上人云，龙生三卵，一为吉吊也。其吉吊上岸与鹿交，或于水边遗精，流槎遇之，粘裹木枝，如蒲桃焉。色微青黄，复似灰色，号紫稍花，益阳道，别有方说。（出《北梦琐言》）

南方人采取龟尿，因为龟的性情好嫉妒并且与蛇交媾。有时雌蛇来了，于是就互相地打斗撕咬起来，力气小的蛇便死亡了，采龟尿的时候，把雄龟拿过来放在瓷碗和小盘中，在龟的后面，用镜子照着龟，看见镜子里的龟之后，就会淫性发作因而流出尿来。又有人用纸放到火上点着，烧它的尻部，也能导致流尿，可是数量比不上用镜子照来的多。这个办法是从道士陈钊那里学来。另外，有个经常出海的人说：“龙生下三只卵，一个卵就生出‘吉吊’，这个‘吉吊’上岸来与鹿交配。有时，它在水边上遗留下精液，被行走的船碰上了，就会粘连上树枝，象蒲桃一样。颜色稍有点青黄，又象灰色，人们称它叫紫稍花。这个东西有益于壮阳，听说还可做别的药方。”

阎居敬

新安人阎居敬，所居为山水所浸，恐屋坏，移榻于户外而寝。梦一乌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于君何害？”

而迫连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寤，不测其故。尔夕三梦，居敬曰：“岂吾不当止此耶？”因命移床，乃床脚斜压一龟于户限外，放之乃去。（出《稽神录》）

新安人阎居敬，住房被山水浸淹，担心屋子倒塌，就把床移到门外睡觉。他梦见一个黑衣人说：“你是为了避水而在这里睡觉，我也是因为避水到了这里，对你有什么伤害？却如此地逼迫我，令人太不愉快了。”阎居敬醒来，不明白其中缘故。这天晚上他一共作了三次同样的梦。居敬说：“难道我不应当睡在这里吗？”于是让人把床移开，原来是一只乌龟被床脚斜着压在门槛的外面，就把它放走了。

池州民

池州民杨氏以卖鲊为业，尝烹鲤鱼十头，令儿守之。将熟，忽闻釜中乞命者数四，儿惊惧，走告其亲。共往视之，釜中无复一鱼，求之不得。期年，所畜犬恒窥户限下而吠，数日，其家人曰：“去年鲤鱼，得非在此耶？”即撒户视之，得龟十头，送之水中，家亦无恙。（出《稽神录》）

池州的百姓杨氏以卖加工后的鱼类食品为职业。曾经煮

了十条鲤鱼，让儿子看着，快熟的时候，忽然听见锅里几次喊叫救命。儿子又惊又怕，跑去告诉父亲，一起去看，锅中连一条鱼也没有了，找也没找到。第二年，家里养的狗总是冲着门槛的下面叫，叫了几天，他的家人说：“去年丢的鲤鱼，莫不是在这里面？”便拆下门来看，结果得到了十只龟，就把它们送到水里去了。后来，家里也没发生什么事。

李 宗

李宗为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于市，忽据地而坐，不可推挽，不食不语者累日。所由司以告宗，命武士扶起，掘其地，得大龟长数尺，送之水中，其尼乃愈。（出《稽神录》）

李宗做楚州刺史时，郡中有个尼姑正在街市上行走，忽然盘到地上坐下，推不动，拽不动，不吃饭不说话，一连坐了好几天。管事的部门把这事报告给李宗，李宗让武士扶起尼姑，挖掘那个地方，结果挖出一只好几尺长的大乌龟。把龟送到水里之后，那个尼姑才好。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七十三 昆虫一

蜮射 化蝉 揖怒蛙 怪哉
小虫 蒋虫 园客 乌衣人
朱诞给使 葛辉夫 蛄蛭 肉芝
千岁蝙蝠 蝇触帐 苍梧虫 蚱蜢
施子然 庞企 蟾蜍 蝇赦
发妖 桓谦 青蛭 朱诞
白蚓 王双

蜮 射

《玄中记》：“蜮以气射人，去人三十步，即射中其影。中人，死十六七。”《纪年》云：“晋献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郑，郑人入王府取玉马，玉化为蜮，以射人也。”（出《感应经》）

据《玄中记》记载，蜮可以气息射人，距离人三十步远，就能射中人的影子。凡被射中的人，十有六七会死去。又据《纪年》上说，晋献公二年春，周惠王住在郑国，郑国的一个人进王府去取玉马，玉马已变为蜮，开始用气射人。

化 蝉

齐王后怨王怒死，尸化为蝉，遂登庭树，嘒啖而鸣。后王悔恨，闻蝉鸣，即悲叹。（出崔豹《古今注》）

齐王王后因怨恨君王生气而死，尸体变为蝉，便落在院里树上，“嘒嘒”地鸣叫不停。后来齐王很悔恨自己，每次听到蝉鸣，都悲叹不已。

揖怒蛙

越王勾践既为吴辱，常尽礼接士，思以平吴。一日出游，见蛙怒，勾践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于是勇士闻之，皆归越，而平吴。（出《越绝书》）

越王勾践被吴国侮辱后，经常是以最大的礼节接待士人，一心想以这些人消灭吴国。有一天出去游玩，看见一只蛤蟆在发怒，勾践便向它作揖。左右问道：“大王为何向一只发怒的蛤蟆作揖？”勾践回答道：“这只蛤蟆对我如此发怒，我哪里敢不作揖。”于是勇士们听说了此事，他们都纷纷投奔到越国，因而消灭了吴国。

怪 哉

汉武帝幸甘泉，驰道中有虫，赤色，头、牙、齿、耳、鼻尽具，观者莫识。帝乃使东方朔视之，还对曰：“此虫名怪哉，昔时拘系无辜，众庶愁怨，咸仰首叹曰：怪哉怪哉。盖感动上天，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狱处。”即按地图，信如其言。上又曰：“何以去虫？”朔曰：“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当消。”于是使人取虫置酒中，须臾糜散。（出《小说》）

汉武帝到甘泉去，在行走的路上遇上一条虫子，红色，脑袋上牙齿耳朵鼻子全都有，看到的人没有能认识的。于是汉武帝派东方朔去察看。东方朔回来后禀告说：“此虫名叫怪哉。从前经常捕捉无辜百姓，人们都很忧愁怨恨，仰首叹息道：‘怪哉怪哉！’大概是感动了上天，由这怨愤之气凝聚而生成

的，所以起名叫怪哉。此地一定是秦朝当年的监狱旧址。”于是立即查找地图，果然象东方朔所说。汉武帝又问：“怎么可以去掉此虫？”东方朔道：“凡是忧愁的人，喝了酒就解除了，因而用酒浸泡它即可消灭。”于是汉武帝派人将虫子捉来放在酒中，不一会就化解分散了。

小 虫

汉光武建武六年，山阳有小虫皆类人形，甚众。明日，皆悬于树枝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山阳有小虫全都像人的样子，很多很多。第二天，全部悬吊在树枝上死去。

蒋 虫

蒋子文者，广阳人也。嗜酒好色，挑达无度。每自言：“我死当为神也。”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山下，被贼击伤额，因解印绶缚之，有顷而卒。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子文于路间，乘白马，执白羽扇，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子

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地神，福（“福”字原缺，据本书卷二九三“蒋子文”条补）尔下民。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疾疫，百姓辄恐动，颇窃祀之者。未几，乃下巫祝曰：“吾将大启（“启”原作“咎”，据本书卷二九三“蒋子文”条改）福孙氏，官宜为我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也。”俄而果有虫虻，入人耳即死，医所不治，百姓愈恐。孙主尚未之信，既而又下巫祝曰：“若不祀我，将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百数，火渐延及公宫，孙主患之，时议者以神有所归，乃不为厉，宜告飨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其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祠宇以表其灵，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疾厉皆息，百姓遂大事之，《幽明录》亦载焉。（出《搜神记》）

蒋子文，广阳人，喜好酒色，放纵无度。常常自言道：“我死后将成为神仙。”汉朝末年，任秣陵县尉。有一次他追击强盗到山下时，被强盗击伤了前额，于是他解下来拴印的丝带把伤口捆绑上，可是过了不久便死去了。然而到三国时的吴先主初期，与他当年一起共事的老官吏竟在路上又遇见了他。他骑着白马，手拿白色羽毛扇，随从们也如当年在世时的一样。遇见他的人惊慌而逃，蒋子文便紧追上去，对那人说：“我是这里的神仙，要造福于这里的百姓。你可告诉百姓们，为我修建祠庙，不然的话，将会有大灾降临。”这年的夏天，果然发了大瘟疫。百姓当时都很恐惧，很多人都偷偷地祭祀他。不久，就对巫师下令道：“我将为吴主孙氏带来很

大的福气，而官府必须为我修筑神庙。不这样，我将会让虫子钻入人的耳朵，而造成灾难。”不久，果然就有虻虫钻进人耳朵而死人的事发生，医生也治不好，百姓更加害怕，而吴主孙氏还不相信。接着又对巫师下令道：“如果再不祭祀我，将会发生大火灾。”这一年，火灾发生了一百多次，火势渐渐蔓延到吴主的宫殿，吴主十分忧患。当时议事的臣僚们认为神必须有所归宿，才不会成为祸患。应该敬告他我们将祭祀供奉他。于是派使者去敬告，加封蒋子文为中都侯，提拔他的儿子蒋绪为长水校尉，全都加佩印绶，并为他立庙宇以显扬他的神灵。现在建康东北蒋山上的庙就是当年为他修造的。从此各种疾病祸患再也没有了。于是百姓便一直隆重地祭祀他，此事《幽明录》也有记载。

园 客

园客者，济阴人也，姿貌好而良，邑人多愿以女妻之，终不娶。常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其实。一旦有五色蛾止其旁，客收而荐之。至蚕时，有女夜半至，自称客妻，道蚕之状。客与具蚕，得百二十头茧，皆如瓮。缲一头，六十日乃尽。讫则俱去，莫知所如。济阴人设祠祀焉。（出《列仙传》）

园客，济阴人。相貌好而又善良，城中人很多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园客始终也没娶妻。他经常种一种五色香草，积攒了几十年，吃那草的果实。有一天一只五色蛾落在他身旁，园客把蛾收藏在家并放草席上。到了要变蚕蛹时，有一女子忽然在半夜时来到他家，自称是他的妻子，并向他讲述了如何变成蚕的样子。于是园客与她一起变成了蚕，做了一百二十只蚕茧，都像瓮那么大。从一头抽丝，要抽六十天才能抽完。做完茧后就一起走了，谁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济阴人立祠庙为他们祭祀。

乌衣人

吴富阳县有董昭之者，曾乘船过钱塘江。江中见一蚁著一短芦，遑遽畏死，因以绳系芦著舡。船至岸，蚁得出。其夜，梦一乌衣人谢云：“仆是蚁中之王也，感君见济之恩，君后有急难，当相告语。”历十余年，时所在劫盗，昭之被横录为劫主，系余姚。昭之忽思蚁王之梦。结念之际，同被禁者问之，昭之具以实告，其人曰：“但取三两蚁著掌中语之。”昭之如其言，夜果梦乌衣云：“可急投余杭山中。天下既乱，赦令不久（久原作及，据明抄本改）也。”既寤，蚁啮械已尽，因得出狱，过江，投余杭山。旋遇赦，遂得无他。（出《齐谐记》）

吴地富阳县有个叫董昭之的人，有一次乘船过钱塘江，看见江中有一只蚂蚁附着在一根短芦苇上，惶恐失措，害怕死去，于是他用绳子牵引着芦苇带到船上来。船到了对岸，蚂蚁得救。那天夜里，他梦见一个黑衣人向他道谢道：“我是蚂蚁王，感谢你救我过江之恩。你以后如有急难之事，请告诉我。”过了十几年，当时他住的地方有盗贼，董昭之则被蛮横地指责为强盗头子，被关押在余姚县。董昭之忽然想起蚁王托梦之事，正当他思念此事时，有一个一起被关押的人便问他在想什么，董昭之如实相告。那个人说：“你只要捉两三只蚂蚁放在手上对它一说你想要问的事就可以。”董昭之像他所说的做了，夜里果然梦见黑衣人对他说：“你可立即投奔余杭山中。天下已经大乱，赦令不久就会下来。”等他醒了时，蚂蚁已经咬断了他的刑械。因而他能够逃出监狱，过了江，逃进余杭山。接着遇到大赦，这才没有别的事。

朱诞给使

淮南内（“内”原作“囚”，据明抄本改）史朱诞字永长，吴孙皓世，为建安太守。诞给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为奸。后出行，密穿壁窥之，正见妻在机中织，遥瞻桑树上，向之言笑。给使仰视，树上有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幪头。给使以为信人也，张弩射之，化为鸣蝉，其大如箕，翔然飞去。妻亦应声惊曰：“噫！人射汝！”给使怪其故。役久

时，给使见二小儿在陌上共语，曰：“何以不复见汝？”其一即树上小儿也，答曰：“前不谨，（“谨”原作“遇”，据明抄本改。）为人所射，病疮积时。”彼儿曰：“今何如？”曰：“赖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给使白诞曰：“人盗君膏药，颇知之否？”诞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盗之？”给使曰：“不然，府君视之。”诞殊不信，为试视之，封题如故。诞曰：“小人故妄作，膏自如故。”给使曰：“试开之。”则膏去半焉，所掊刮见有足迹。诞自惊，乃详问之，给使具道其本末。（出《搜神记》）

淮南王内史朱诞，字永长。到东吴孙皓执政时期，任建安太守。朱诞给事（官职名）的妻子本来有鬼病，而丈夫却怀疑她有奸情。后来他假说要出门，其实他秘密地在墙壁上凿了个洞偷偷地观察她。他看见妻子正在机上织布，远远地望着桑树，并向着那里说笑。给事向上一看，只见桑树上有少年，年纪在十四，五岁。穿着青色衣裳，戴着青色头巾。给使以为是来传递消息的人，便张弓射他。那少年立即变成了一只鸣叫的蝉，大如簸箕，飘然飞去。妻子也同时惊叫道：“噫，有人射你！”给使很奇怪其中的缘故。有一次出门办事很长时间，给使看见两个小孩在田埂上说话。有一个问：“怎么再没见到你？”其中的一个就是树上的那个小孩，他回答说：“前些日子因不小心，被人用箭射中了，养伤养了好长时间。”那个小孩又问道：“现在怎么样了？”他回答说：“多亏用了朱府房梁上的膏药敷伤口，才治好了。”给使告诉朱诞说：“有

人偷了你的膏药，你知道吗？”朱诞说：“我的膏药一直放在房梁上，别人怎么能偷到它？”给使说：“不对，请府君看看吧。”朱诞很不相信，便上去察看，结果密封如故。朱诞道：“真是小人故作妄言！膏药明明完好如故。”给事道：“你再打开看看。”打开一看，膏药已丢去一半，在被刮取的地方还能见着脚趾的痕迹。朱诞自然很惊奇，于是详细地询问他。给事全部叙述了事情的始末。

葛辉夫

晋乌伤葛辉夫，义熙中，在妇家宿，三更，有两人把火至阶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变成蝴蝶，缤纷飞散。有冲辉夫腋下，便倒地，少时死。（出《搜神记》）

晋朝乌伤人葛辉夫，义熙年间，有一次住在妻家，三更时分，有两个人手持火把来到台阶前。葛辉夫怀疑是坏人，就去打这两个人，刚想要下棒子，只见他俩都变成了蝴蝶，乱纷纷地飞舞，有一只撞到葛辉夫的腋下，他便倒在地上。不一会儿就死去了。

蜥 蜴

《博物志》：“蜥蜴以器养之，食以朱砂，体尽赤，称满七斤，治捣万杵，以点女子肢体，终不灭。”淮南万毕术云：“取守宫，新合阴阳，以牝牡各藏之瓮中。阴干百日，以点女臂，则生文章，与男子合，辄灭去也。”（出《感应经》）

《博物志》上说：“蜥蜴（俗称壁虎），用器皿饲养它，给它朱砂吃，全身通红。够七斤重时，用杵捣上万次，用来点抹在女子的肢体上，一直不会消失。”淮南的万毕术说：“用守宫（即壁虎），刚赐交配之后，把公母分别收藏在瓮中，阴干一百天，用来点在女子的手臂上，就会生出花纹。如果与男子合房，花纹就会消失。”

肉 芝

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颌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中（明抄本“中”作“午”）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其”原作“在”，据明抄本

改)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失皆反还自向也。(出《抱朴子》)

肉芝，就是人们所说的万岁蟾蜍。头上长角，脖子下似红笔写出的双重“八”字。在五月五日中午将它捉住，阴干一百天，用它的足画地，立刻就能流出水来。把它的左手带在身上，能躲避五种兵器。如果敌人用弓箭射你时，那箭头便会反过去向他自己射去。

千岁蝙蝠

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物得而阴干，未服之，令人寿四万岁。(出《抱朴子》)

千岁蝙蝠，颜色如白雪。落脚停留时则倒悬身子，这是因为头太重的缘故。如能捉到此物而把它阴干，研成粉末喝下去就能叫人长寿四万年。

蝇触帐

晋明帝常欲肆胜，秘而不泄（“泄”原作“谋”，据明抄本改），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诏。有大苍蝇触帐而入，萃于笔端，须臾亡出，帝异焉。令人看蝇所集处，辄传有赦，喧然已遍矣。（出《异苑》）

晋明帝常常想宽赦有罪的人，却又秘而不宣。于是遮挡住深邃的密室，屏退左右，落下帷帐而草拟诏书。突然有只大苍蝇冲开帷帐闯进来，落在笔尖上，一会儿又逃出去。明帝十分惊异便派人去观察这只大苍蝇的落脚之处，而它停留的地方立即传出将有赦令，而且这消息到处都在喧嚷。

苍梧虫

《博物志》云：“苍梧人卒，便有飞虫，大如麦，有甲，或一石余，或三五斗，而来食之，如风雨之至，斯须而尽。人以为患，不可除。唯畏梓木，自后因以梓木为棺，更不复来。”（出《博物志》）

《博物志》上说：“苍梧地方有人死后，便有飞虫聚来，飞虫像麦粒那么大，长着甲壳。有时飞来一石多，有时飞来三五斗来吃人的尸体。每次都像风雨一般说来就来，不一会儿便将尸体吃光。人们已把它们作为忧患，然而无法除掉。只是这些虫子很怕梓木，后来由于用梓木做棺材，虫子就再也不来了。

蚱 蜢

徐邈，晋孝武帝时，为中书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觉邈独在帐内，以与人共语。有旧门生，一夕伺之，无所见。天时微有光，始开（“开”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窗户，瞥观一物，从屏风里飞出，直入前铁钁中。仍逐视之，无余物，唯见钁中聚菖蒲根下，有大青蚱蜢，虽疑此为魅，而古来未闻，但摘除其两翼。至夜，遂入邈梦云：“为君门生所困，往来道绝，相去虽近，有若山河。”邈得梦，甚凄惨。门生知其意，乃微发其端。邈初时疑不即道，语之曰：“我始来直者，（明抄本“直者”作“此省”）便见一青衣女子从前度，犹作两髻，姿色甚美。聊试挑谑，即来就己，且爱之，仍溺情。亦不知其从何而至此。”兼告梦。门生因具以状白，亦不复追杀蚱蜢。（出《续异记》）

徐邈，晋孝武帝时，为中书侍郎。当他在官署值班时，下属们虽然都觉着他是单独在帐内，可又时常与人说话。有一个他过去的学生，在一天晚上便去偷偷地观察他，可什么也没看到。当天色微有光亮时，便开开窗户。他忽然看到一物，从屏风后面飞出来，一直飞进前面的大铁锅中，于是他便追随着去看，没见别的东西，只见大锅里堆放的菖莆根子下，有一只很大的青蚱蜢。他虽怀疑是此物作怪，可是自古以来从未听说过，他只是摘掉了它的两个翅膀。到了夜晚，那蚱蜢便给徐邈托梦说：“我被你的门生困住了，往来之路已经断绝。我们相距虽然很近，然而有如山河相隔。”徐邈得了此梦，十分悲凄。门生知道他的意思何在，便稍微地提了个头。徐邈起初怀疑门生是不是知晓此事而没有立即告诉他，后来对他说：“我刚来值班时，就看见一个青衣女子从前面往过走，头上还挽着两个发髻，姿色很美。姑且对她试探挑逗，她立即便来就我。我很喜爱她，一直沉溺在情爱之中，也不知道她是从何处来到这里的。”并把托梦的事也告诉了他，于是门生也把自己看到的事全都告诉了徐邈，从此也不再追杀蚱蜢了。

施子然

晋义熙中，零陵施子然虽出自单门，而神情辨悟。家大作田，至稜时，作蜗牛庐于田侧守视，恒宿在中。其夜，独自未眠之顷，见一丈夫来，长短是中形人，著黄练单衣袷，直

造席。捧手与子然语，子然问其姓名，即答云：“仆姓卢名钩，家在粽溪边，临水。”复经半句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沟边蚁垤，忽见大坎，满中蝼蛄，将近斗许。而有数头极壮，一个弥大。子然自是始悟曰：“近日客卢钩，反音则蝼蛄也；家在粽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汤，于是遂绝。（出《续异记》）

晋朝义熙年间，零陵人施子然虽出于孤寒门第，而他的头脑很有识别能力和悟性。家里农作大忙季节，到田地去的时候，便在地边盖了个小屋以便看庄稼，施子然经常住在小屋里。有一天夜里，他独自一人还没睡觉时，看见一个男子走来，从个子高矮上看可算个中等人，身穿黄色丝质单衣，直奔炕席而来，并握住施子然的手说话。施子然问他的姓名，他便答道：“我姓卢名钩，家在粽溪边，紧靠水。”又过了半句，有个庄稼人在田埂的西沟掘蚂蚁窝口的小土堆，忽然掘出一个大洞穴。里边满满的全是蝼蛄，将近一斗多，而有好几只极雄壮，其中一个特别大。施子然从这里才悟出了那个男子的话，便说：“近来有个客人自称叫卢钩。反切其音则叫蝼蛄；他说家在粽溪，其实就是西沟。”于是就用滚开的水灌进洞。从此蝼蛄绝迹了。

庞 企

晋庐陵太守庞企自云，其祖坐系狱，忽见蝼蛄行其左右，

因谓曰：“尔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与之，蝼蛄食饭尽而去。有顷复来，形体稍大，意异之，复投食与之。数日间，其大如豚，及将刑之夜，蝼蛄夜掘壁为大穴，破械，得从之出亡。后遇赦免，故企世祀蝼蛄焉。（出《搜神记》）

晋朝的庐陵太守庞企自己曾说，他的祖父因罪被关押在狱中，忽然看见只蝼蛄在他身旁爬行，于是他对蝼蛄说：“你有神灵，能免我死救我活命吗？”便投食给蝼蛄吃，蝼蛄把饭食吃光而去。过了一会儿蝼蛄又来，形体就长大了些。他心里很奇怪，就再投食给它吃。几天时间，那蝼蛄长得个头如猪大。到了将要行刑的前一天夜晚，蝼蛄在夜间把墙壁掘出一个大洞，并给他破掉刑具，这样才能随着它从狱中逃出来。后来遇上大赦。因此庞企家世代都祭祀蝼蛄。

蟾 蜍

晋孝武太元八年，义兴人周客有一女年十八九，端丽洁白，尤辨惠，性嗜脰，啖之恒苦不足。有许纂者，小好学，聘之为妻。到婿家，食脰如故，家为之贫。于是门内博议，恐此妇非人，命归家。乘车至桥南，见罾家取鱼作鮓著案上，可有十许斛。便于车中下一千钱，以与鱼主，令捣鮓。乃下车，熟食五斗，生食五斗。当啖五斛许，便极闷卧。须臾，据地

大吐水，忽有一蟾蜍，从吐而出。遂绝不复啖，病亦愈。时天下大兵。（出《广古今五行记》）

晋朝孝武帝太元八年，义兴县人周客有个女儿十八九岁，生得端庄美丽而又洁白，特别明察事理而又贤惠。生来喜欢吃肉片鱼片，吃起来常常为吃不饱而苦恼。有个叫许纂的青年，从小好学，娶她做了妻子。到了丈夫家，大吃肉片的习惯依然如故，把家都吃穷了。于是家族内的人都议论说，恐怕这个女子不是人，于是打发她回娘家，当她乘车走到桥南时，看见渔家正在拿鱼制做成熟食放在案子上，大约有十几斛（古量器，十斗为一斛），便从车中取出一千钱，交给鱼主，并叫他把鱼捣碎。于是她下了车，熟鱼吃了五斗，生鱼吃了五斗。当吃了五斛多一点时，便觉得十分烦闷而躺下。不一会儿，伏地大口地吐水，忽然有一只蟾蜍，随着一起被吐出来。于是不再吃肉，病也痊愈。当时天下正大战。

蝇 赦

前秦苻坚欲放赦。与王猛、苻融，密议甘露堂，悉屏左右。坚亲为赦文，有一大苍蝇集于笔端，听而复出。俄而长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闻。坚惊曰：“禁中无耳属之理，事何从泄也？”敕穷之。咸曰：“有小人青衣，大

呼于市曰：“（“曰”原作“旦”，据明抄本改）‘官今大赦。’须臾不见。”叹曰：“其向苍蝇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前秦世祖苻坚想颁布大赦令，便与王猛、苻融密议于甘露堂。他们屏退了左右，由苻坚亲自执笔起草赦文。有一只大苍蝇突然落于笔尖，听到他们的议论后又飞出去。顷刻间长安城的大街小巷上，人们奔走相告说：“官府今天要大赦了！”有关部门把此事禀奏皇帝，苻坚奇怪道：“宫中不可能有被窃听的道理呀，事情是从什么地方泄露出去的呢？”苻坚下令追究此事，人们都说：“有穿青衣服的小孩，在街市上大喊道：‘官府今天要大赦了！’很快便不见了。”苻坚感叹道：“他就是先前那只大苍蝇啊！”

发 妖

晋安帝义熙年，琅玕费县王家恒失物，谓是人偷，每以扃钥为意，而零落不已。见宅后篱一孔穿，可容人臂，滑泽，试作绳置，施于穴口。夜中闻有摆扑声，往掩得大发，长三尺许，而变为蟥。从此无虑。（出《广古今五行记》）

晋安帝义熙年间，琅玕郡费县有个姓王的家里经常丢东

西，他以为是人来偷的，因此每次出入都对门门锁钥十分留意。然而仍然不断丢失东西。后来他发现房后的篱笆墙上穿了一个洞，有人的胳膊那么粗，并且已经磨得光滑发亮。他试着用绳子做了个网套，下在洞口，夜间便听到那里有摇动扑腾声。他去捕捉而得一根大头发，长三尺多，一会儿又变成了蚯蚓。从此也就无忧无虑了。

桓 谦

桓谦字敬祖。太元（“元”原作“原”，据陈校本改。）中，忽有人皆长寸余，悉被铠持槊，乘具装马，从埒中出。精光耀日，游走宅上，数百为群。部阵指麾，更相撞刺，马既轻快，人亦便能。缘几登灶，寻饮食之所。或有切肉，辄来丛聚，力所能胜者，以槊刺取，迳入穴中，寂不复出，出还入穴。蒋山道士朱应子令作沸汤，浇所入处。因掘之，有斛许大蚁死在穴中。谦后诛灭。（出《异苑》）

桓谦，字敬祖。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忽然有些人都长得一寸多高，全都身披铠甲手持长矛，骑着装饰的战马，从洞穴中出来，阳光一照金光闪耀，行走于住宅之中，以数百个为一群，指挥布阵，互相冲杀。马很轻快，人也轻捷，顺着小桌登上灶台，找存放吃喝的地方。有的遇上切好的肉，便

一起聚集过来。对于那些能搬动的，便用长矛去刺取，便径直运进洞穴中。以后便静悄悄地不再出来，即使出来也很快回到洞穴中。蒋山道士朱应子叫人烧滚开的水，向入口浇灌。于是把洞穴掘开，有大约一斛那么多的大蚂蚁死在里面。桓谦后被杀死。

青 蜓

司马彪《庄子注》，言童子埋青蜓之头，不食而舞曰，此将为珠，人笑之。《博物志》云，埋青蜓头于西向户下，则化成青色之珠。（出《感应经》）

在司马彪的《庄子注》中，说有个儿童埋下青蜓头后，不吃而手舞足蹈地说：“这个青蜓头将会变成珍珠！”人们都讥笑他。《博物志》中说：“把青蜓头埋在向西的门下，就能变成青色的珍珠。”

朱 诞

宋初，淮南郡有物取人头髻。太守朱诞曰：“吾知之矣。”

多买麝以涂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鸡，集其上，不得去，杀之乃绝。观之，钩帘下已有数百人头髻。（出《幽明录》）

南朝刘宋初期，淮南郡有个东西专门取人的发髻。太守朱诞说：“我知道它是什么了，我知道它是什么了。”他买了很多木胶把它涂在墙壁上，夜间有一只蝙蝠像鸡那么大，落在墙上，便不能离去。把它杀死之后，就再也没有这种事发生了。观察那只蝙蝠，钩帘下已有数百个人的头髻。

白 蚓

刘德愿兄子，太宰从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忽有白蚓数十登其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尝见也。蚓并张口吐舌，（“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大赤色。其年八月，与德愿并诛。（出《述异记》）

刘德愿哥哥的儿子，太宰从事中郎刘道存，在南北朝宋前废帝景和元年，忽然看见有几十条白蚯蚓爬到书斋前的台阶上，那蚯蚓通身白色，人们从未见过。蚯蚓张口吐舌，大红色。这年八月，刘道存和刘德愿一起被杀。

王 双

孟州王双，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见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蒋覆上，眠息饮食，悉入其中。云，恒有女，著青裙白巾，来就其寝。每听闻荐下，历历有声。发之，见一青色白颈（“颈”原作“纓”，据明抄本改。）蚯蚓，长二尺许。云，此女常以一奁香见遗，气甚精芬。奁乃螺壳，香则草蒲根。于时咸以双暂同阜螽矣。（出《异苑》）

孟州人王双，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初年，他忽然不愿见光亮，经常打水浇湿了地，再用菰蒋盖在上面，不论是睡眠饮食，他都在里边进行。据他说，常有一个女子，穿着青色裙子系白色发巾，来与他同床共枕。可是每次都听到在草垫下边，历历有声，扒开一看，发现有一条青色白颈的蚯蚓，二尺多长。他又说，这女子常以一匣香赠送与他，那气味十分芳香。那匣其实是个螺壳，而香则是菖蒲根须。当时都以为王双暂且和幼蝗虫同居。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七十四 昆虫二

胡充 卢汾 来君绰 传病
滕庭俊 张思恭 蝗冷 蛇 李揆
主簿虫 朱牙之 树蚓 木师古

胡 充

宋豫章胡充，元嘉五年秋夕，有大蜈蚣长二尺，落充妇与妹前，令婢挟掷。婢裁出户，忽睹一姥，衣服臭败，两目无精。到六年三月，阖门时患，死亡相继。（出《异苑》）

南北朝宋国豫章人胡充，元嘉五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有只二尺长的大蜈蚣，落在她妻子和妹妹前边。胡充便让女仆

挟起来扔出去。女仆刚出门，忽然看见一个老太太，衣服又臭又破，两眼无珠。到元嘉六年三月，他的全家人都患上流行病，相继死去。

卢 汾

《妖异记》曰：夏阳卢汾字士济，幼而好学，昼夜不倦。后魏庄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将赴洛，友人宴于斋中。夜阑月出之后，忽闻厅前槐树空中，有语笑之音，并丝竹之韵。数友人咸闻，讶之。俄见女子衣青黑衣，出槐中，谓汾曰：“此地非郎君所诣，奈何相造也？”汾曰：“吾适宴罢，友人闻此音乐之韵，故来请见。”（“见”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女子笑曰：“郎君真姓卢耳。”（“耳”原作“甘”，据明抄本改。）乃入穴中。俄有微风动林，汾叹讶之，有如昏昧。及举目，见宫宇豁开，门户迥然。有一女子衣青衣，出户谓汾曰：“娘子命郎君及诸郎相见。”汾以三友俱入，见数十人各年二十余，立于大屋之中，其额号曰“审雨堂”。汾与三友历阶而上，与紫衣妇人相见。谓汾曰：“适会同宫诸女，歌宴之次，闻诸郎降重，不敢拒，因此请（“因此请”三字原作“言因拜”，据明抄本改。）见。”紫衣者乃命汾等就宴。后有衣白者、青黄者，皆年二十余，自堂东西阁出，约七八人，悉妖艳绝世。相揖之后，欢宴未深，极有美情。忽闻大风至，审雨堂梁倾折，一时奔散。汾与三友俱走，乃醒。既见庭中古槐，风

折大枝，连根而堕。因把火照所折之处，一大蚁穴，三四蝼蛄，一二蚯蚓，俱死于穴中。汾谓三友曰：“异哉，物皆有灵，况吾徒适与同宴，不知何缘而（“而”原作“不”，据明抄本改。）入。”于是及晓，因伐此树，更无他异。（出《穷神秘苑》）

《妖异记》中说，夏阳人卢汾，字士济，自幼好学，昼夜不知疲倦。后魏庄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因他要去洛阳，友人便在书斋中宴请他。夜深月出之后，忽然听到厅前老槐树的空洞中，有谈笑的声音，并有乐器吹奏的曲子。几个朋友都听到了，感到十分惊讶。不一会儿看见一个身穿青黑色衣裳的女子，从槐树洞中走出来，对卢汾说：“此地不是郎君应当来的，为何要到这里来呢？”卢汾道：“我刚刚参加完宴会，朋友们听到这里的音乐，因此来观看。”女子笑道：“郎君真是姓卢呀！”说完便进入洞中。不一会儿便有微风吹动了树林，卢汾很惊讶，又觉得有些昏暗眩晕。待举目一望，只见一座宫殿在眼前豁然出现，门窗明亮深远。有一个穿青衣的女子，出门来对卢汾道：“娘子要与郎君和各位公子相见。”于是卢汾和三位朋友都进了宫殿。只见里面有几十人，年龄都在二十多岁，站立在大厅。大厅的匾额上写着“审雨堂”。卢汾与三友人登阶而上，去与紫衣妇人相见。那紫衣妇人对卢汾道：“刚才正同宫中的各位女子聚会，正在歌舞饮宴之时，听说各位公子到来，不敢拒之门外，因此请来一见。”紫衣妇人便让请卢汾等就宴。后来又有着白衣的、着青黄色衣服的女子，全

都二十多岁，从大厅的东西阁出来，约七八个人，一色妖艳绝色之女子。见礼之后，她们都过来与卢汾等相伴。欢宴尚无多时，正当他们极富美意佳情之际，忽然听到有大风刮来，审雨堂的房梁折断，霎时间众女子四散奔走，卢汾与三友人也赶紧离去。卢汾突然醒来，只见院中的古槐，很粗的树枝被大风刮断，而且树也被连根拔倒。于是用灯火去照古树折断的地方，只见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蚂蚁洞，三四只蝼蛄，一两条蚯蚓，都已死在洞中。卢汾对三位朋友道：“奇怪呀！真是万物都有神灵。我们刚才还与她们一起欢宴的，不知是从哪里进去的？”于是到了早晨便开始砍伐此树，但是再也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来君绰

隋炀帝征辽，十二军尽没。总管来护坐法受戮，炀帝尽（明抄本“尽”作“又”）欲诛其诸（“诸”原作“家”，据明抄本改。）子。君绰忧惧，连日与秀才罗巡、罗逖、李万进，结为奔友，共亡命至海州。夜黑迷路，路旁有灯火，因与共顿之。扣门数下，有一苍头迎拜。君绰因问，此是谁家。答曰：“科斗郎君姓威，即当府秀才也。”遂启门，门又（明抄本“又”作“忽”。）自闭。（“闭”原作“开”，据明抄本改。）敲中门曰：“蜗儿今（“今”原作“也”，据明抄本改。）有四五个客。”蜗儿耶又一苍头也。遂开门，秉烛引客，就馆客位，

床榻茵褥甚备。俄有一小童持烛自中出门，曰：“六郎子出来。”君绰等降阶见主人。主人辞采朗然，文辩纷错，自通姓名曰：“威污蠖。”叙寒温讫，揖客由阼阶，坐曰：“污蠖忝以本州乡赋，得与足下同声。青霄良会，殊是忻愿。”即命酒洽坐，渐至酣畅，谈谑交至，众所不能对。君绰颇不能平，欲以理挫之，无计。因举觞曰：“君绰请起一令，以坐中姓名双声者，犯罚如律。”君绰曰：“威污蠖。”实讥其姓。众皆抚手大笑，以为得言。及至污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为歌声，自二字至三字。令曰：“罗李，罗来李。”众皆惭其辩捷。罗巡又问：“君风雅（“风雅”原作“声推”，据明抄本改。）之士。（“士”原作“事”，据明抄本改。）足得自比云（“比云”原作“此云”，据明抄本改。）龙，何玉名之自贬耶？”污蠖曰：“仆久从宾兴，多为主司见屈，以仆后于群士，何异尺蠖于污池乎？”巡又问：“公华宗，氏族何为不载？”污蠖曰：“我本田（“田”原作“日”，据明抄本改。）氏，出于齐威王，亦犹桓丁之类，何足下之不学耶？”既而蜗儿举方丈盘至，珍羞水陆，充溢其间。君绰及仆，无不饱饫。夜阁彻烛，连榻而寝。迟明叙别，恨怅俱不自胜。君绰等行数里，犹念污蠖。复来，见昨所会之处，了无人居。唯污池边有大螾，长数尺，又有螺蛳丁子，皆大常有数倍。方知污蠖及二竖，皆此物也。遂共恶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数升。（出《玄怪录》）

隋炀帝征伐辽国，十二支军队全被消灭，总管来护因此获罪被处死。隋炀帝还要斩尽来护所有的儿子，来君绰十分

担忧害怕，连日与秀才罗巡、罗逖、李万杰结为逃伴，一起向海州逃去。有一天夜里迷路，正巧发现路旁有灯火，便都停下来。敲了几下门，有一个仆人出来迎接。来君绰便问道：“这是谁家？”那仆人回答说：“无官君子姓威，是本府的秀才。”于是开门，他们进去后门又自动关闭。那仆人又敲一个中门叫道：“蜗儿，现在来了四五个客人。”蜗儿，是又一个仆人。于是蜗儿开门，端着蜡烛给客人领路，送他们到馆舍住下，床上的被褥都很齐全。不一会儿有一个小童手持蜡烛从中门出来，说：“六郎子出来了。”来君绰等下台阶去会见这里的主人。主人谈吐爽朗，机敏善辨，自报姓名叫威污蠖。相互寒暄后，便站在东阶揖让客人入堂。入坐后说：污蠖很惭愧参加了本州的乡试，因而得到和足下相同的秀才名声。深夜相聚，正是我非常欣喜盼望的。”于是就摆酒围坐共饮。渐渐地喝到酣畅淋漓的状态，然而他仍是谈笑风生，其他人谁也不能答对。来君绰很不服气，想在道理上挫败他，可又没什么好办法。于是举杯道：“君绰请求起一酒令，令中的字必须是坐中人的姓名，而且有两个字的声母必须相同。”他出令道：“威污蠖。这其实是在讥讽他的姓，众人都拍手大笑，以为他说得很妙。等轮到威污蠖时，他改令道：“令间必须以坐中人的姓为歌曲和声，并且由二个字增加到三个字。”他出令道：“罗李，罗来李。”大家都因为他的敏捷善辨而感羞愧。罗巡问道：“君乃风雅之士，完全可以自比云龙，为什么起名要自贬呢？”威污蠖道：“我很早就参加乡试，然而多次被主考官压制，把我排列在众人之后，这与尺蠖被压在污池中有什么两样呢？”罗巡又问：“你既是显贵宗族的后人，可是书上为

什么没记载你的氏族呢？”威污蠖道：“我本来姓田，是齐威王的后代，也就像齐桓公的后人姓桓一样，足下为何这般不学无术啊？”接着蜗儿端着一个一丈见方的盘子上来，山珍海味，摆得满满的，来君绰和仆人等，无不吃得饱胀。夜间阁中撤去烛火，连床而睡。第二天很晚才起来道别，大家离别之情惆怅不已。来君绰等人已经走出去几里路了，还在思念威污蠖，于是又返回来看他。只见昨日所宿之处，根本无人居住，只是在污水池边有一条大蚯蚓，有几尺长，还有些幼毛虫和幼田螺，也都比平常的大几倍。此时才知道原来威污蠖和两个仆人，全是此物。于是大家都恶心起昨夜吃的东西，每个都吐出好几升污泥浊水。

传 病

隋炀帝大业末年，洛阳人家中有传尸病，兄弟数人，相继亡歿。后有一人死，气犹未绝，家人并哭。其弟忽见物自死人口中出，跃入其口，自此即病，岁余遂卒。临终，谓其妻曰：“吾疾乃所见物为之害。吾气绝之后，便可开我脑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终而死。弟子依命开视，脑中得一物，形如鱼，而并有两头，遍体悉有肉鳞。弟子致钵中，跳跃不止。试以诸味致中，虽不见食，悉须臾皆成水，诸毒药因皆随销化。时夏中蓝熟，寺众如水次作靛青。一人往，因以小靛致钵中，此物即遽奔驰。须臾间，便化为水。传靛以

疗噎。(出《广古今五行记》)

隋炀帝大业末年，洛阳有户人家患上传尸病。兄弟几个，相继死去。后来又有一人要死，还没断气，家人一起痛苦起来。他的弟弟忽然看见有一个东西从死人的口中跳出来，跳进自己的口中。从此他就病了，过了一年多就死去。临终时，他对妻子说：“我的病就是见到的那个东西害的，我死之后，就可以割开我脑和喉，看看有什么东西，要弄清楚那东西究竟是什么。”说罢便死了。他的弟子依据他生前的嘱托开脑验看，结果从脑中得到一物，形状如鱼，但并排长了两个头。全身长满肉鳞。弟子把它放在钵中，跳跃不止。试探着把各种各样食物投给它，虽不见它吃，可一会儿全都化成了水。各种毒药也都能化解。当时已是盛夏，蓝草成熟了。寺中的僧人们到水边去制作靛青，一个弟子也去了，他把一小块靛青放进钵中，此物便立即在钵中急速地奔跑起来。过了一会儿，此物又化成水。相传靛青可以治疗噎病。

滕庭俊

文明元年，毗陵滕庭俊患热病积年。每发，身如火烧，数日方定。名医不能治。后之洛调选，行至茱水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达前所，遂投一道傍庄家。主人暂出，未至。庭俊

心无聊赖，因叹息曰：“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即有老父，鬓发疏秃，衣服亦弊，自堂西出。拜曰：“老父虽无所解，而性好文章。适不知郎君来，止与和且耶连句次。闻郎君吟‘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虽曹丕门（明抄本“门”作“之”。）客，子常（“常”原作“长”，据曹丕杂诗改。）畏（“畏”原作“异”，据曹丕杂诗改。）人，不能过也。老父与和且耶，同作浑家门客，虽贫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话耳。”庭俊甚异之，问曰：“老父住止何所？”老父怒曰：“仆忝浑家扫门之客，姓麻名来和，行一。（“行一”原作“弟大”，据明抄本改。）君何不呼为麻大。”庭俊即谢不敏，与之偕行。绕堂西隅，遇见二门，门启，华堂复阁甚奇秀。馆中有樽酒盘核，麻大揖让庭俊同坐。良久，中门又有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明抄本“至矣”作“君至”。）即降阶揖让坐。且耶谓麻大曰。适与君欲连句，君诗题成未。麻大乃书题目曰：《同在浑家平原门馆连句》一首，予已（“予已”原作“使请”，据明抄本改。）为四句矣。麻大诗曰：“自与浑家邻，馨香遂满身。无心好清静，人用去灰尘。仆作四句成矣。”且耶曰：“仆是七言，韵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为一章，亦不恶。”且耶良久吟曰：“冬（“冬”原作“终”，据明抄本改。）朝每去依烟火，春至还归养子孙。曾向苻王笔端坐，尔来求食浑浑门。”庭俊犹不悟，见门馆华盛，因有淹留歇为之计。诗曰：“田文称好客，凡养几多人。如欠冯谖在，今希厕下宾。”且耶、麻大，相顾笑曰：“何得相讥？向使君在浑家门，一日当厌饫矣。”于是餐膳肴饌，引满数十巡。主人至，觅庭俊不见，使人叫唤之，庭俊应曰唯。而馆宇并麻和二人，

一时不见，乃坐厕屋下，傍有大苍蝇秃扫帚而已。庭俊先有热疾，自此已后顿愈，更不复发矣。（出《玄怪录》）

唐睿宗文明元年，毗陵人滕庭俊患有热病，他得此病已多年，每次发病，身如火烧，几天之后才能安定下来，请名医也治不好。后来去洛阳听候调迁，行至茱水西面十四五里地时，天色渐晚，可是还没走到前面的投宿地，于是就投到路旁的一个庄户人家。主人暂时出去还没回来，滕庭俊心中没有寄托，便叹息道：“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随即有一老翁，鬓发已稀疏，衣服也很破旧，从堂屋的西侧走出来，施礼道：“老夫虽然对你的诗句不理解，但我向来喜欢文章。刚才不知你来，只是与和且耶在那里连句，听到你吟咏‘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即使是曹丕的门客子常、畏人，也比不上啊！老夫与和且耶，同为浑家的门客，虽然很穷也有斗酒，愿接你去清谈清谈。”滕庭俊觉得很奇怪，便问道：“老人家住在何处？”老翁生气地道：“很惭愧，我乃浑家的扫门之客，姓麻名来和，排行第一，你何不呼我为麻大？”滕庭俊立即向老者道歉，说自己愚顿不敏，于是便随老翁同去。绕过堂屋西角，看见二个门，门开，只见里面是华丽的堂屋、回环的廊阁十分奇异秀丽，舍中备有杯盘酒菜，麻大让请滕庭俊一起坐下。过了些时，从中门又出来一个人，麻大说：“和且耶来了。”便走下台阶揖让入座。和且耶对麻大说：“刚才想要和你连句，你的诗还没有作出来呀？”麻大便一边写题目一边说：“《同在浑家平原门馆连句》一首，我已成四句了。”

麻大吟咏道：“自与浑家邻，馨香遂满身。无心好清静，人用去灰尘。我作的四句已成了。”和且耶道：“我是七言，韵也不同，你看行不行？”麻大道：“自成一章，也不坏么。”和且耶良久才吟咏道：“冬朝每去依烟火，春至还归养子孙。曾向苻王笔端坐，尔来求食浑家门。”滕庭俊听不明白他们的诗，见馆舍华美宽敞，便有留下歇息之意，于是吟诗道：“田文称好客，凡养几多人。如欠冯谖在，今希厕下宾。”和且耶、麻大相顾而笑道：“干什么讥笑我们，假如你在浑家，每天都会让你吃饱喝足的。”于是上满各种美食佳肴，痛饮几十杯。主人回来后，找不见滕庭俊，派人去呼叫他，他答应一声：“唯！”然而馆舍和麻、和二人，此时都不见了，自己却坐在厕所里，旁边只有一只大苍蝇和一把秃扫帚。滕庭俊原先患的热病，从此之后痊愈，再也没有复发。

张思恭

唐天后中，尚食奉御张思恭进牛窟利上蚰蜒，大如箸，天后以玉合贮之。召思恭示曰：“昨窟利上有此，极是毒物。近有鸡（“鸡”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食乌百足虫忽死，开腹，中有蚰蜒一抄，诸虫并尽，此物不化。朕昨日以来，意恶不能食。”思恭顿首请死，赦免之，与宰夫并流岭南。（出《朝野僉载》）

唐朝武则天执政中期，尚食奉御张思恭向皇帝进献一条牛窟利上的蚰蜒，像筷子那么大。武后用玉盒把它装起来，把张思恭叫来说：“昨天窟利上的东西，是一种剧毒之物。近来有只鸡吃了黑色的百足之虫而突然死去，开腹一看，里面有一抄（古量词）蚰蜒。别的虫子全都消化尽了，此物却不化。我从昨天以来，心里恶心不能吃饭。”张思恭一听便立即叩头请死，皇帝下令免死，将他与宰夫（掌管御膳的小官）一起流放岭南。

蝗

唐开元四年，河南北蠡为灾，飞则翳日，大如指，食苗草树叶，连根并尽。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掘坑埋却，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浮休子曰：“昔文武圣皇帝时，绕京城蝗大起，帝令取而观之，对仗选一大者，祝之曰：‘朕政刑乖僻，仁信未孚，当食我心，无害苗稼。’遂吞之。须臾，有乌如鹤，百万为群，拾蝗一日而尽。此乃精感所致。天若偶然，则如勿生，天若为厉，埋之滋甚。当明德慎罚，以答天谴，奈何不见福修以禳灾，而欲逞杀以消祸。此宰相姚文（明抄本“文”作“元”。）崇失变理之道矣。”（出《朝野僉载》）

唐朝开元四年，河南的北部蠡斯虫造成灾害，飞起来都能遮住太阳，大小象手指头，吃起苗草树叶，连根都吃光了。皇上下令派使者通知各地州县了解情况准备驱赶，捉一石蠡斯虫给一石粟米；捉一斗的，粟米也是这样给。挖坑埋掉，可是埋一石就又生出十石，卵的大小象黍米粒一样，卵块厚半寸，铺在地上。浮休子说：“从前文武圣皇帝的时候，蝗虫围绕着京城飞快地发展扩散开来，皇上派人拿来看，对比着选了其中一只大蝗虫，对着它祷告说：‘我的政治和刑罚不正常，仁爱诚信之心没有普及，应当吃我的心，不要伤害庄稼。’就把那只蝗虫吞了下去。不一会儿，便有象鸛鸟那么大的乌鸦飞来，一百万只是一群，用一天的时间就把蝗虫吃光了。这是皇上的精诚感动了上天而得到的结果。上天如果是偶然发生的事，那就不如不让它产生；上天如果让事情造成大的伤害，你把它埋了就会滋生得更快。应当发扬德政教化而谨慎地施行刑罚，来回答上天的警诫。为什么看不见以勤修福德来解除灾害，却想要靠杀罚来消除祸害呢？这是宰相姚文崇违背了正常的调理方法造成的。”

冷 蛇

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则以白练束之。至暑月，鼯息不可过。玄宗诏南方取冷蛇二条赐之。蛇长数尺，色白，不螫人，执之，冷如握（“握”原作“掘”，据明抄本改。）冰。

申王腹有数约，夏月置于约中，不复觉烦暑。（出《酉阳杂俎》）

申王得了肉多的病，肚子下垂到小腿，每次出行，就用白帛捆着肚子。到了三伏天，喘气都困难。玄宗皇帝下令让南方捉了两条冷蛇赏赐给申王。蛇长好几尺，全身白色，不咬人，拿着它，冷得象握着冰。申王的肚子上有几道束的痕迹，夏天把蛇缠放在束痕中，就不再觉得热得受不了。

李 揆

唐李揆，乾天中，为礼部侍郎。尝一日，昼坐于堂之前轩，忽闻堂中有声极震，若墙圯。揆惊入视之，见一虾蟆，俯于地，高数尺，魅然殊状。揆且惊且异，莫穷其来。即命家童，以巨缶盖焉。有解曰：“夫虾蟆月中之虫，亦天使也。今天使来公堂，岂非上帝以密命付公乎？”其明启而视之，已亡见矣。后数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唐朝人李揆，乾元年间，任礼部侍郎。曾经有一天，白天坐在堂屋前面的平台上，忽然听见堂屋里传来极大的震动声，象墙倒塌了似的。李揆吃惊地进去一看，只见一只蛤蟆，趴在地上，高好几尺，样子奇特怪诞，李揆又惊怕又奇怪，不知道它是

从哪里来的,于是就让家僮用大缸盖上它。有个人解释说:“蛤蟆是月亮里的动物,也就是天上使者,现在天使来到你的堂屋里,是不是上帝有秘密的使命交给你呀?”第二天天亮打开缸看,已经不见了。过后几天,李揆果然被提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主簿虫

润州金坛县,大历中,有北人为主簿,以竹筒贳蝎十余枚,置于厅事之树,后遂育至百余枚,为土气所蒸,而不能螫人。南民不识,呼为主簿虫。(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转载》)

润州的金坛县,在唐大历中期,有个北方人当主簿。他用竹筒装了十多只蝎子,放在厅堂前面的树上,后来就繁殖到一百多只,被土气熏得不能螫人了。南方人不认识蝎子,把它叫做主簿虫。

朱牙之

东阳太守朱牙之,元兴中,忽有一老公,从其妾董床下出,

著黄裳衿帽。所出之坎，滑泽有泉，遂与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儿病疟，公曰：“此应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东，得虎阴，尚余暖气，使儿炙噉，疟即断。公常使董梳头，发如野猪。牙后诸祭酒上章，于是绝迹。作沸汤，试浇此坎，掘得数斛大蚁。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见刀，操黄金一饼，求以易刀。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察向金，乃是牛粪。计此即牙家鬼。（出《异苑》）

东阳太守朱牙之，晋元兴年间，忽然有一个老公公，从朱牙之的姓董的小妾床下出来，穿着黄色衣服，戴着结带的帽子，他出来的地洞，光滑湿润有泉水。很快便和姓董的小妾交欢要好。如果有了吉或凶的事情，就告诉姓董的小妾。朱牙之的儿子得了疟疾病，老公公说：“这个病应当弄来虎的睾丸吃下去。”就拿着戟到山的东面，得到了虎的生殖器，还有点暖气，让孩子烤着吃了，疟疾病就去根了。老公公常常让姓董的小妾给他梳头，头发象野猪的毛。朱牙之在各位尊者的后面请道士上表求神，从此才绝了踪迹。烧了滚开的水，试着浇这个地洞，掘出来好几斛大蚂蚁。有一天，村里人拿着大刀在野外行走，碰上一个男子，看见刀，就拿出一块黄金，要求用来换刀。村人把刀卖给了他，忽然地就失去了那人的影子，重新察看刚才的黄金，竟是牛粪。人们猜测这个人就是朱牙之家的那个鬼。

树 蚓

上都浑瑊宅，戟门外一小槐树，树有穴大如钱。每夏月霁后，有蚓大如巨臂，长二尺余，白颈红斑。领蚓数百条，如索，缘树枝干。及晓，悉入穴。或时众惊，往往成曲。学士张乘言，浑瑊时，堂前忽有树，从地踊出，蚯蚓遍挂其上。已有出处，忘其书名目。（出《酉阳杂俎》）

上都浑瑊的家里，在大门外有一棵小槐树，树上有个洞象铜钱那么大。每当夏天下过雨天晴后，就有大蚯蚓象一条巨大的手臂，长二尺多，脖子是白色的，有红色斑点，领着几百条蚯蚓，象绳子一样，缠在树枝和树干上，等到天亮，全都进入洞里去。有时人多受惊动，往往就弯曲成一团。学士张乘说：“浑瑊活着的时候，堂前忽然有树从地下踊出来，树上挂满了蚯蚓。这件事有出处，只是忘了那书的书名。”

木师古

游子木师古，贞元初，行于金陵界村落。日暮，投古精舍

宿，见主人僧，主人僧乃送一陋室内安止。其本客厅，乃封闭不开。师古怒，遂诘责主人僧。僧曰：“诚非吝惜于此，而卑吾人于彼，俱以承前客宿于此者，未尝不大渐于斯。自某到，已三十余载，殆伤三十人矣。闭止已（“已”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周岁，再不敢令人止宿。”师古不允，其词愈生猜责，僧不得已，令启户洒扫，乃实年深朽室矣。师古存心信，而口貌犹怒。及入寝，亦不免有备预之志，遂取筐中便手刀子一口，于床头席下，用壮其胆耳。寝至二更，忽觉增寒，惊觉，乃漂沸风冷，如有扇焉。良久，其扇复来。师古乃潜抽刀子于幄中，以刀子一挥，如中物，乃闻堕于床左，亦更无他。师古复刀子于故处，乃安寝。至四更已来，前扇又至。师古亦依前法，挥刀中物，又如堕于地。握刀更候，了无余事。须臾天曙，寺僧及侧近人，同来扣户，师古乃朗言问之为谁，僧徒皆惊师古之犹存。（“师古之”三字及“存”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询其来由，师古具述其状，徐徐拂衣而起，诸人遂于床右，见蝙蝠二枚，皆中刀狼藉而死。每翅长一尺八寸，珠眼圆大如瓜，（“如瓜”原作“爪如”，据明抄本改。）银色。按《神异秘经法》云，百岁蝙蝠，于人口上，服人精气，以求长生。至三百岁，能化形为人，飞游诸天。据斯未及三百岁耳，神力犹劣，是为师古所制。师古因之亦知有服（“服”原作“报”，据黄本改。）练术，遂入赤城山，不知所终。宿在古舍下者，亦足防矣。（出《博异志》）

有个离家远游的人叫木师古，在唐朝贞元初年，有一天行走在金陵一带的村落里，天晚了，投到古庙中住宿。会见了主

人僧，主人僧就送他到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安歇休息。那里原是有客厅的，却密闭着不打开，木师古生气了，就责备主人僧，主人僧说：“实在不是吝惜这间屋子，却使你在这里受委屈，完全是因为从前有住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是在那里得了重病。从我到这里，已经三十多年，大约伤了三个人了，客厅被关闭也已经一年多了，再也不敢让人住在那里。”木师古不答应，他的话越说越加猜疑责备。主人僧没办法，派人打开门洒水清扫干净，这实在是长时间没有住人的废弃屋子。木师古心里已经相信了，可是口里和面色上还是生气的样子。等到要睡觉时，也免不了有了预先的准备，就取出箱子里的一口挺趁手的刀，放在床头的席子下面，用来壮壮自己的胆子罢了。睡到二更天，忽然觉得冷起来，受惊醒了，是流动的风使人觉得冷，又象是有人扇扇子。过了些时，那扇子又扇了过来。木师古就暗暗地抽出刀子放在被窝里，用力一挥刀子，象是砍中什么东西，又听到掉在床的左边，也就再没有别的什么动静了。木师古又把刀子放在老地方，又安静地睡了。到四更的时候，先前的扇子又扇起来，木师古又按照先前的做法，挥起刀子砍中了东西，又象是掉在地上。他握着刀子再等候了一会，一点也没有什么事。不一会就天亮了，寺里的和尚和附近的人，一起来敲门，木师古于是大声问是谁。师徒们都很惊奇木师古还活着，就询问他经过和原由，木师古把经过情形全都说了，慢慢地掸掸衣服站起来。人们于是在床的右边，看见二只蝙蝠，全都是被刀砍得乱七八糟地死去。蝙蝠的每个翅膀长一尺八寸，眼珠又圆又大象个瓜，银白色。按照《神异秘经法》上说：“百年的蝙蝠，从人的口里，吸收人的精气，用来求得长生。活到三百

岁时，能变化成人形，飞行游遍三界三十二天。”根据这一点，这两只蝙蝠还不到三百岁，神力还属劣等，所以才被木师古杀死。木师古也因此懂得了服食练气的方法，就进入赤城山去，不知结果如何。因此，住在古庙客舍里的人，应该知道如何防范了。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七十五 昆虫三

淳于棼

淳于棼

东平淳于棼，吴楚游侠之士，嗜酒使气，不守细行，累巨产，养豪客。曾以武艺补淮南军裨将，因使酒忤帅，斥逐落魄，纵诞饮酒为事。家住广陵郡东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干修密，清阴数亩，棼于生日与群豪大饮其下。唐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时二友人于坐扶生归家，卧于堂东庑之下。二友谓生曰：“子其寢矣，余将秣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梦。见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国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觉下榻整衣，随二使至门。见青油

小车，驾以四牡，左右从者七八，扶生上车，出大户，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驱入穴中。生意颇甚异之，不敢致问。忽见山川风候，草木道路，与人世甚殊。前行数十里，有郭郭城堞，车舆人物，不绝于路。生左右传车者传呼甚严，行者亦争辟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门重楼，楼上有金书，题曰《大槐安国》。执门者趋拜奔走，旋有一骑传呼曰：“王以驸马远降，令且息东华馆。”因前导而去。俄见一门洞开，生降车而入。彩槛雕楹，华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帘帟肴膳，陈设于庭上。生心甚自悦。复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阶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简前趋，宾主之仪敬尽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国远僻，奉迎君子，托以姻亲。”生曰：“某以贱劣之躯，岂敢是望。”右相因请生同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门，矛戟斧钺，布列左右，军吏数百，辟易道侧。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趋其中，生私心悦之，不敢前问。右相引生升广殿，御卫严肃，若至尊之所。见一人长大端严，居正位，衣素练服，簪朱华冠。生战栗，不敢仰视。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贤尊命，不弃小国，许令次女瑶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词。王曰：“且就宾宇，续造仪式。”有旨，右相亦与生偕还馆舍。生思念之，意以为父在边将，因没（“没”原作“歿”，据明抄本改。）虏中，不知存亡。将谓父北蕃交通，（“通”原作“邈”，据明抄本改。）而致兹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雁币帛，威容仪度，妓乐丝竹，肴膳灯烛，车骑礼物之用，无不咸备。有群女，或称华阳姑，或称青溪姑，或称上仙子，或称下仙子，若是者数辈，皆侍从数千，冠翠凤冠，衣金霞帔，采碧金钿，目不可视。邀游戏乐，往来其门，争以淳于郎为戏弄。风态妖丽，言词巧艳，生莫能对。复有一女谓生曰：

“昨上巳日，吾从灵芝夫人过禅智寺，于天竹院观右（明抄本“右”作“石”。）延舞婆罗门，吾与诸女坐北牖石榻上。时君少年，亦解骑来看，君独强来亲洽，言调笑谑。吾与穷英妹结绶巾，挂于竹枝上，君独不忆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于孝感寺侍（“侍”原作“悟”，据明抄本改。）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吾于讲下舍金凤钗两只，上真子舍水犀合子一枚，时君亦讲筵中，于师处请钗合视之，赏叹再三，嗟异良久。顾余辈曰：‘人之与物，皆非世间所有。’或问吾民，或访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恋恋，矚盼不舍，君岂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群女曰：“不意今日与君为眷属。”复有三人，冠带甚伟，前拜生曰：“奉命为驸马相者。”中一人，与生且故，生指曰：“子非冯翊田子华乎？”田曰：“然。”生前，执手叙旧久之。生谓曰：“子何以居此？”子华曰：“吾放游，获受知于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栖托。”生复问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华曰：“周生贵人也，职为司隶，权势甚盛，吾数蒙庇护。”言笑甚欢，俄传声曰：“驸马可进矣。”三子取剑佩冕服更衣之。子华曰：“不意今日获睹盛礼，无以相忘也。”有仙姬数十，奏诸异乐，婉转清亮，曲调凄悲，非人间之所闻听。有执烛引导者亦数十，左右见金翠步障，彩碧玲珑，不断数里。生端坐车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华数言笑以解之。向者群女姑姊，各乘凤翼辇，亦往来其间。至一门，号修仪宫，群仙姑姊，亦纷然在侧。令生降车辇拜，揖让升降，一如人间。撤障去扇，见一女子，云号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俨若神仙。交欢之礼，颇亦明显。生自尔情义日洽，荣曜日盛，出入车服，游宴宾御，次于王者。王命生与群寮备武卫，大猎于国西灵龟山。山阜峻秀，川泽广远，林树丰茂，

飞禽走兽，无不蓄之。师徒大获，竟夕而还。生因他日启王曰：“臣顷结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顷佐边将，用兵失利，陷没胡中，尔来绝书信十七八岁矣。王既知所在，臣请一往拜觐。”（“觐”原作“观”，据明抄本改。）王遽谓曰：“亲家翁职守北土，信问不绝，卿但具书状知闻，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馈贺之礼，一以遣之。数夕还答，生验书本意，皆父平生之迹，书中忆念教诲，情意委屈，皆如昔年。复问生亲戚存亡，闾里兴废。复言路道乖远，风烟阻绝，词意悲苦，言语哀伤，又不令生来觐。云岁在丁丑，当与女相见。生捧书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谓生曰：“子岂不思为政乎？”生曰：“我放荡，不习政事。”妻曰：“卿但为之，余当奉赞。”妻遂白于王。累日，谓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废，欲藉卿才，可委屈之，便与小女同行。”生敦受教命。王遂敕有司备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锦绣，箱奁仆妾车马列于广衢，以饯公主之行。生少游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悦。因上表曰：“臣将门余子，素无艺术。猥当大任，必败朝章。自悲负乘，坐致覆餗。”（“餗”原作“棘”，据明抄本改。）今欲广求贤哲，以赞不逮。伏见司隶颍川周弁忠亮刚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处士冯翊田子华清慎通变，达政化之源。二人与臣有十年之旧，备知才用，可托政事。周请署南柯司宪，田请署司农，庶使臣政绩有闻，宪章不紊也。”王并依表以遣之。其夕，王与夫人饯于国南。王谓生曰：“南柯国之大郡，土地丰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况有周田二赞，卿其勉之，以副国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刚好酒，加之少年，为妇之道，贵乎柔顺，尔善事之，吾无忧矣。”南柯虽封境不遥，晨昏有间，今日睽别，宁不沾巾。生与妻拜首南去，登车拥骑，言笑甚欢，

累夕达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乐车舆，武卫銮铃，争来迎奉。人物阗咽，钟鼓喧哗不绝。十数里，见雉堞台观，佳气郁郁。入大城门。门亦有大榜，题以金字，曰“南柯郡城”。是朱轩柴户，森然深邃。生下车，省风俗，疗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载，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赐食邑锡爵，位居台辅。周田皆以政治著闻，递迁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门荫授官，女亦聘于王族，荣耀显赫，一时之盛，代莫比之。是岁，有檀萝国者，来伐是郡。王命生练将训师以征之，乃表周弁将兵三万，以拒贼之众于瑶台城。弁刚勇轻进，（“进”原作“适”，据明抄本改。）师徒败绩，弁单骑裸身潜遁，夜归城。贼亦收輜重铠甲而还。生因囚弁以请罪，王并舍之。是月，司宪周弁疽发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请罢郡，护丧赴国，王许之，便以司农田子华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恻发引，威仪在途，男女叫号，人吏奠饌，攀辕遮道者，不可胜数，遂达于国。王与夫人素衣哭于郊，候灵舆之至。谥公主曰顺仪公主，备仪仗羽葆鼓吹，葬于国东十里盘龙冈。是月，故司宪子荣信亦护丧赴国。生久镇外藩，结好中国，贵门豪族，靡不是洽。自罢郡还国，出入无恒，交游宾从，威福日盛，王意疑惮之。时有国人上表云，玄象谪见，国有大恐，都邑迁徙，宗庙崩坏。衅起他族，事在萧墙。时议以生侈僭之应也，遂夺生侍卫，禁生游从，处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无败政，流言怨悖，郁郁不乐。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亲二十余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与君子偕老，良用痛伤。夫人因留孙自鞠育之。”又谓生曰：“卿离家多时，可暂归本里，一见亲族，诸孙留此，无以为念。后三年，当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归

焉？”王笑曰：“卿本人间，家非在此。”生忽若昏睡，瞢然久之，方乃发悟前事，遂流涕请还。王顾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复见前二紫衣使者从焉，至大户外，见所乘车甚劣，左右亲使御仆，遂无一人，心甚叹异。生上车行可数里，复出大城，宛是昔年东来之途，山川源野，依然如旧。所送二使者，甚无威势，生逾快快。生问使者曰：“广陵郡何时可到？”二使讴歌自若。久之（原空一格，据明抄本补“久之”二字。）乃答曰：“少顷即至。”俄出一穴，见本里闾巷，不改往日。潸然自悲，不觉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车，入其门，升自阶，已身卧于堂东庑之下。生甚惊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数声，生遂发寤如初，见家之僮仆，拥簪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叹，遂呼二客而语之，惊骇，因与生出外，寻槐下穴。生指曰：“此即梦中所惊入处。”二客将谓狐狸木媚之所为祟，遂命仆夫荷斤斧，断拥肿，折查枿，寻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又穷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转方中，亦有土城小楼，群蚁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朽，嵌容异状，中有一腐龟壳，大如斗，积雨浸润，小草丛生，繁茂翳荟，掩映振壳，即生所猎灵龟山也。又穷一穴，东去丈余，古根盘屈，若龙虺之状，中有小土壤，高尺余，即生所葬妻盘龙冈之墓也。追想前事，感叹于怀，披阅穷迹，皆符所梦。不欲二客坏之，遽令掩塞如旧。是夕，风雨暴发。旦视其穴，遂失群蚁，莫知所去。故先

言国有大恐，都邑迁徙，此其验矣。复念檀萝征伐之事，又请二客访迹于外。宅东一里，有古洹涧，侧有大檀树一株，藤萝拥挤，上不见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蚁隐聚其间，檀萝之国，岂非此耶！嗟乎！蚁之灵异，犹不可穷，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变化乎？时生酒徒周弁、田子华，并居六合县，不与生过从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华亦寝疾于床。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后三年，岁在丁丑，亦终于家，时年四十七，将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偶觴淳于生棼，询访遗迹。翻复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出《异闻录》）

东平人淳于棼，是个喜欢交友漫游，讲义气的人，爱喝酒，意气用事，做事不拘小节。家里积累了巨大的产业，养了一些豪杰之士，曾经靠武艺被补充缺额任淮南军队的副将，因为酒后狂言触犯了主帅，被撤销官职后飘泊流浪，行为放纵不受拘束，每天只是喝酒。他的家住在广陵郡东十里，居住的宅南有一株大古槐树，枝干长而浓密，覆盖了几亩地的荫凉，淳于棼天天和一群豪迈之士在树荫下痛快地喝酒。唐朝贞元七年七月九日，因酒喝得大醉而得了病，当时有两个朋友从酒桌上把他送回家去，躺在堂屋东面的走廊里。两个朋友对他说：“你就睡一会儿吧，我们两个人喂喂马洗洗脚，等你的病稍好之后再

走。”淳于棼解下头巾枕上枕头，昏昏沉沉，恍恍惚惚，仿佛象梦一样，看见两个穿紫衣的使者，对着他行跪拜之礼说：“槐安国王派我们向你表示邀请。”他不知不觉地走下床，整理一下衣服，跟着二位使者到了门外，看见青油小车，套着四匹公马，左右随从七八个人。他们将淳于棼扶上车，出了大门，一直向古槐树的一个洞穴走去。使者随即赶着车进入洞穴里，淳于棼心里很奇怪，也不敢发问。忽然看见山川风物、草木道路，和人世很不一样。再往前走了几十里路，有外城城墙，车马和行人，在路上连续不断。淳于棼身边跟随着的供呼唤支使的人，呼唤得很严厉，行人也急忙向道路两侧躲避。又走入一个大城，红色的大门，重迭的楼阁，楼上有金色题写的字，叫“大槐安国”。城门官跑上前来行礼，又奔走招呼，接着有一人骑马呼喊说：“国王因为驸马从远方来，让他暂且到东华馆休息。”于是在前面领路，很快看见一个门大开，淳于棼下车走了进去。里面是彩绘雕花的栏杆和柱子，美观的树木，珍贵的果实，一行行地栽种在厅外。桌椅、垫子，门帘和酒席，陈列在厅外，淳于棼心里很高兴。接着有人喊道：“右丞相快要到了。”淳于棼走下台阶恭敬地迎接，有一个人穿着紫色的朝服，拿着象牙手板急步走来，宾主之间的礼仪完后，右丞相说：“我们的国君，不因为我国遥远偏僻，把你迎来，结为婚姻亲家。”淳于棼说：“我自己只有个卑贱的身躯，怎么敢想这样的事呢？”右丞相于是请淳于棼一同去皇上那里。走了大约一百多步，进入一个大红门，左右手持矛、戟、斧、钺的武士，排列两侧，几百个军官，回避在道边上。淳于棼有个平生一起喝酒的酒徒叫周弁的，也在人群中。淳于棼心里很高兴，却不敢上前问话。右丞相领着淳

于棼登上一所宽敞的宫殿，御卫非常严密，象是帝王的住处。只见有一个人又高又大端庄严肃，坐在正中的位置上，穿着白色的锦服，戴红花冠，淳于棼身上战悚起来，不敢抬起头来看。左右的侍者让淳于棼叩头，国王说：“先前遵照令尊的命令，不嫌弃我们是个小国，允许让我的二女儿瑶芳嫁给你。”淳于棼只是趴在地上，不敢回话。国王说：“你暂且到宾馆去，过后再举行仪式。”有了皇上的旨意，右丞相也和淳于棼一起回到了馆舍。淳于棼思考着这件事。心里以为父亲在边界做将军，因为被敌人捉去、不知道是死是活，或者是父亲与北蕃暗中来往，才带来现在招为驸马这件事？心里很迷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天晚上，结婚用的礼物，又气派又排场。跳舞弹唱，酒席灯烛，车马礼物等等，没有不备足的。有一群女子，有的叫华阳姑，有的叫青溪姑，有的叫上仙子，有的叫下仙子，象这样的有好几批人，都是带着几千侍从，头上戴载着翠凤冠，身上穿着金色的霞帔，五彩装饰的青玉，金子做的装饰品，光亮闪得眼睛白天不敢看，在他住的地方随意游玩说笑，争着以淳于棼为戏弄的对象，风度姿态妖艳美丽，说起话来巧妙而有文采，淳于棼对答不上，又有一个女子对淳于棼说：“去年的上巳日，我跟着灵芝夫人路过禅智寺，在天竺院观看右延跳《婆罗门》舞，我和各位女子坐在北窗的石凳上，当时你还是个少年，也下马来观看，你一个人强来亲近，说些调笑的笑话，我和穷英妹编了个绛色的头巾，挂在竹枝上，你难道想不起来了么？还有在七月十六日，我在孝感寺和上真子一起，听契玄法师讲解《观音经》，我在讲台下施舍了两只金凤钗，上真子施舍了一枚水犀角做的盒子，当时你也在听讲席上，在法师那里借来钗和

盒看了看，再三地赞叹，很长时间地感慨。回头对我们说：‘这人和所施之物，都不是人世间能存在的！’又是问我是哪里人，又是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也没有回答，互相地情意恋恋地你看我，我看你，不舍得分手，你难道不思念了吗？”淳于棼说：“我已把这些深深地藏在心里，什么时候能忘记呢？”一群女子说：“想不到今天与你成了亲属。”又有三个人，穿戴得很神气，走上前对淳于棼行礼说：“我们是遵照命令做驸马宾相的。”其中一个人与淳于棼是老朋友，淳于棼指着他说：“你不是冯翊的田子华吗？”田子华说：“是的。”淳于棼走上前，握着他的手谈过去的事谈了很久。淳于棼对田子华说：“你为什么居住在这里？”田子华说：“我随意游玩，受到了右丞相武成侯段公的知遇和赏识，所以就在这里安身了。”淳于棼又问他说：“周弁在这里，你知道吗？”田子华说：“周生是个尊贵人，担任司隶的职务，权势很大，我多次蒙受他的庇护。”两个人说说笑笑很高兴，不久传来声音说：“驸马可以进来了。”三个男宾相解下武器衣帽更换了新衣服，田子华说：“想不到今天能亲眼看到这么盛大的婚礼，不要忘记我。”这时有几十个仙女，演奏各种奇异的音乐，乐声曲折清亮，曲调却很凄凉悲伤，不是人间能够听到的。又有几十个拿着灯烛领路的人，左右两边是金色和绿色的屏障，上面镶着玲珑精巧的彩色装饰的碧玉，一连有好几里地长。淳于棼端正地坐在车子里，心神恍恍惚惚，很不安宁，田子华多次和他说笑来安慰他。刚才的那群女子们，各自乘坐着凤翼辇，也在路上来来往往。到了一个宫门，门上写着“修仪宫”，一群神仙姑、姊，也纷纷地来到门边，让淳于棼走下车辇行礼，又作揖，又道谢，一忽儿前进，一会儿后退，礼节和

人间的一样，撤去障子和遮面的羽扇，就看见一个女子，说叫金枝公主，年龄大约十四五岁，庄重得象神仙一样。二人交欢时，也是很庄严的样子。淳于棼从此感情一天天地融洽，荣誉光彩一天天地兴盛，进出的车马衣服，游玩宴会跟随的宾客和侍从，仅次于国王。国王让淳于棼和朝廷官员准备好武器和兵士，在大槐安国西面的灵龟山上大规模地打猎，山连着山险峻而秀美，江河湖泊宽广得望不到边际，林中树木茂盛浓密，飞禽走兽，样样都有，他们捕猎了很多物，一直到晚上才回去。于是淳于棼有一天向国王说：“我不久前结婚的时候，大王曾说是遵照我父亲的意思办的。我的父亲原先是驻守边疆的将军，因为打仗失利，被捉到匈奴国去，从那以来断绝书信已经十七八年了。大王既然知道我父亲住的地方，请让我去拜见他。”国王立刻对他说：“亲家翁的职责是守卫北方的国土，通过书信互相问候，从未断绝，你只要写封信告诉一下你的情况，就可以了，不用亲自去。”于是让妻子准备赠送的礼品，派专人送去，几天后就回了信。淳于棼检查了书信的字迹和含义，全是父亲生平的事迹，信中陈述了思念的感情和对他的教诲，感情和心意表达得很详尽，全都象从前一样。又问淳于棼亲戚们的生和死，家乡的兴与废。又说道路相隔遥远，风烟阻隔，话说得很痛苦，语气也哀伤，又不让淳于棼来看望他，说是在丁丑这一年，才能与你相见。淳于棼捧着信，悲哀地哭起来，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一天，妻子对淳于棼说：“你难道不想做官吗？”淳于棼说：“我放荡惯了，又不熟悉政界之事。”妻子说：“你只是做你的官，我来帮助你。”妻子就告诉了国王，几天后，国王对淳于棼说：“我的南柯郡政事治理得不好，太守被我免职了，

想借助你的才能，可以委曲你担任这个官职吗？就和小女儿一起去吧。”淳于棼恭敬地接受了国王的命令。国王就下令让主管官员给太守准备好行李等用品。于是拿出黄金、美玉、绸缎，还有箱奁、仆妾、车马等排列在宽广的街道上，来为公主饯行。淳于棼从小就交友漫游，讲究义气，并不敢有什么过分的期望，到这时自然很高兴，因而向皇上上表说：“我是将军家的没出息的后代，平时也没有才艺和策略，勉强地担当重任，一定会扰乱朝廷的法制，担当重任，自己也觉得自卑，因而造成失败。现在我想广泛地寻求有才能的人，用来帮助我力所不及的地方。我看司隶颍川人周弁忠亮刚正不阿，严守法度不屈曲，具有辅佐政事的能力。处士冯翊郡人田子华谦洁谨慎，通晓事变，十分了解政治教化的本源。他们两个人和我有十年的老交情，我完全了解他们的才干和长处，可以把政事托付给他。周弁请任命为南柯郡的司宪，田子华请任命为司农，也许可以使我做出优异的政绩，使国家的法度章程有条不紊。”国王全都依照他上表说的办。那天晚上，国王和王后在京城的外南门外为他们饯行，国王对淳于棼说：“南柯是国家的大郡，土地肥沃，能人很多，不实行爱民政治就不能治理好这个郡，何况还有周弁和田文华二人的赞助，你要勉力为之，以符合国家的期望。”王后告诫公主说：“淳于郎性情刚烈喜欢喝酒，加上又正在少年，做妻子的规则，贵在温柔顺从，你好好地侍奉他，我也就不担心了。南柯郡虽然离京城不算远，早晚也不能天天见面，今天一离别，怎能不泪水沾湿巾帕。”淳于棼和妻子拜谢之后就向南去了。他们站在车上，骑士们簇拥着，说说笑笑十分欢畅。走了几天就到了南柯郡，郡里的官吏们，和尚道士和地方上德

高望重的老人，奏乐的车队，武装的卫士和车子，争着来迎接，人马喧闹，熙熙攘攘，撞钟打鼓到处一片喧哗的声音。又走了十多里，就看见城墙和楼台宫殿，一看就充满着吉祥的气象。进入大城门，门上也有一个大匾额，上面题写的金色大字：“南柯郡城”。只见红色的大门，门外面挂着表示威严的剑戟，威武森严，淳于棼一到任，就视察风俗民情，治疗人民的疾病，政事交给周弁和田子华处理，郡中治理得井井有条。自从他到南柯郡以来二十多年，政治教化推行得十分普遍，百姓们用歌谣唱他，为他树立了歌颂功德的石碑，在他生前就为他建了祠堂。国王很看重他，赏赐给他封地和爵位，地位相当于三公宰相。周弁和田子华也全都因为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而闻名，也接连被提升到更高的职位上。淳于棼有五个儿子二个女儿，儿子因父母的地位而做官，女儿也嫁给了王族，他家的门第荣耀显赫，一时达到了极繁盛的地步，当代没有谁能比得上。这一年，有个檀萝国，来侵犯南柯郡，国王让淳于棼训练将官和军队去征伐檀萝国，于是上表推荐让周弁率领军队三万人，在瑶台城一带与敌人战斗。周弁刚烈勇敢轻率地冒进，他的部队吃了大败仗，周弁一人一骑光着身子逃走，到晚上才回到城里，敌人也收拾起军用物资回去了。淳于棼于是囚禁起周弁向皇上请求处罚，国王全都赦免了他们。这个月，司宪周弁背上疽病发作死了。淳于棼的妻子金枝公主也得了病，十多天也死了。淳于棼接着请求免去自己的太守职务，护送公主的灵柩回都城去，国王答应了他，就让司农田子华代理南柯太守的职务。淳于棼悲哀痛苦地护送灵柩启程，威严的仪仗队慢慢地走在路上，哭号的男女，陈设食品祭奠的百姓官使，扯住车辕拦住道

路极力挽留的人，数也数不清，就这样回到了都城。国王和王后穿着白衣服在郊外痛哭，等候着灵柩的到来，授给公主的称号是“顺仪公主”。然后准备好华盖和乐队，把公主埋葬在国都东面十里的盘龙冈。这一月，已故司宪周弁的儿子周子荣护着灵柩回到国都。淳于棼长期镇守藩国，与满朝文武都相处得很好，权贵人家和豪门大族，没有一个不跟他相处得很好的。自从罢去郡职务回到首都，出外或在家没有一定的时间，而交往游历时跟随的宾客随从，也开始作威作福，并一天天地兴盛起来。国王心里已经有些疑忌和惧怕他了。这时国内有人上表说：“天象表现出谴责的征象，国家将有大灾祸，首都都要搬迁，宗庙要崩坏，这灾祸将由外姓人引起，祸患将由内部发生。”当时的议论认为各种天象的出现是淳于棼奢侈得超越本份的反映，于是就撤销了淳于棼的卫士，禁止淳于棼随便游玩，软禁在家里。淳于棼依仗着自己多年来镇守南柯郡，一点也没有不良的政事，只因谣言而引起国王的怨恨和疏远，心里烦闷不快乐。国王也了解他的心思，因而命令淳于棼说：“我们结成亲属二十多年，不幸小女儿短命而死，不能与你白头偕老，实在令人悲痛哀伤，所以王后留下外孙子亲自养育他们。”又对淳于棼说：“你离家已经很久了，可以暂时回家乡去，看望一下亲戚，几个外孙留在这里，你也不要挂念他们，三年以后，我会让他们去迎接你回来。”淳于棼说：“这里就是我的家，怎么还要回家呢？”国王笑着说：“你本来在人世间，家不在这里。”淳于棼忽然觉得像似在昏睡，迷迷糊糊地，很长时间之后，才突然想起从前的事，于是流着泪请求回到人间，国王示意左右的人送淳于棼走，淳于棼拜了又拜之后走了。此时又看见那两个紫

衣使者跟从着，走到大门之外，看见乘坐的车子很破旧，左右支使的人和车夫仆人，一个人也没有，心里很感叹奇怪。淳于棼上车走了大约几里地，又走出一个大城门，很象是从前向东走，来大槐安国时的道路，山川和原野，仍然象从前一样。送他的两个使者，一点威严的气势也没有，淳于棼的心里更加不痛快。淳于棼问使者说：“广陵郡什么时候能到？”两个使者自顾唱着小调，很久之后才回答说：“不一会就到了。”不一会儿走出一个洞穴，又看见自己家乡里巷，与从前没有什么两样，暗中悲伤起来，不觉流下泪来。两个使者领着淳于棼下车，进入他家的大门，登上自己家的台阶，看见自己的身体躺在堂屋东面的走廊里，淳于棼很吃惊、害怕，不敢近前去，两个使者于是大声呼叫淳于棼的姓名，叫了好几遍，淳于棼才突然醒悟象原先一样。看见家里的僮仆，正拿着扫帚在庭前扫地，两个客人坐在床榻上洗脚，斜射的阳光还未从西墙上消失，东窗下没有喝完的酒还在那里地放着。梦中一会儿的时间，象是活了一辈子。淳于棼感慨思念叹气不已，就叫过两个客人把梦中的事说给他们了。他们也是又惊又怕，于是与淳于棼一起出去，寻找槐树下的洞穴。淳于棼指着说：“这个就是我在梦中惊恐进去的地方。”两个客人以为是狐狸精和树妖作的怪，就让仆人拿来斧头，砍断树根，又砍去后来重生的树枝。周围大约一丈方圆，有个大洞穴，根部空空洞洞地看得清清楚楚，能容下一张床，上面有堆积的土，做成城郭台殿的样子。好几斛蚂蚁，隐藏聚集在里面，中间有个小台，是红色的，两个大蚂蚁住在那里，白色的翅膀，红色的头，长大约三寸，周围有几十只大蚂蚁保护着他，其它蚂蚁不敢靠近。这就是他们的国王，这里也就是

槐安国的国都。又挖掘了一个洞穴，直上南面的槐树枝大约四丈，曲折宛转，中间呈方形，也有用土堆成的城墙和小楼，一群蚂蚁也住在里面，这里就是淳于棼镇守的南柯郡。又一个洞穴，向西去二丈远，洞穴宽广空旷，土洞的形状很不一样，中间有一个腐烂了的乌龟壳，象斗那么大，在积雨的浸润下，长满了一丛丛小草，小草长得很茂盛，遮蔽着古旧的乌龟壳，这里就是淳于棼打猎的灵龟山。又挖出一个洞穴，向东去一丈多，古老的树根盘旋弯曲着，象龙蛇一样，中间一个小土堆，高一尺多，这就是淳于棼埋葬妻子的盘龙冈上的坟墓。淳于棼回想起梦中的事情，心里十分感叹，亲自观看追寻迹象，和梦中全都符合。他不想让两个客人毁坏它们，马上让人们掩埋堵塞象原来一样。这天晚上，风雨突然发作，早晨起来去看那洞穴，所有蚂蚁都失去踪迹，不知去了哪里。所以先前说国家将要有大灾难，都城要迁移，这就验证了。又想起檀萝国侵略的事，就请两个客人到外面去寻访踪迹，住宅东面一里，有条古老的干涸了的山涧，山涧边上有一株大檀树，藤和萝纠缠交织，向上看不见太阳，旁边有个小洞穴，也有一群蚂蚁隐藏聚居在里面，檀萝国，难道不就是这里吗？唉，蚂蚁的神奇，尚且不能考究明白，更何况藏伏在山林之中那些大动物的变化呢？当时，淳于棼的酒友周弁和田子华，都居住在六合县，不和淳于棼来往已经十天了。淳于棼急忙派家僮快去问候他们，周生得了暴病已经去世了，田子华也得病躺在床上。淳于棼感慨南柯一梦的缥缈空虚，从此不喝酒也不接近女人。三年以后，是丁丑年，也在家里死去，当时年龄是四十七岁，符合从前约定的期限。李公佐在贞元十八年秋天八月份时，从吴郡到洛阳，临时停泊在淮

河岸边，偶然看见了淳于棼，就询问访求他遗留下来的事迹，再三反复地推敲，事情全都是从事实中摘取下来的，就编写抄录成传记，以供给好事人阅读。虽然涉及的是神灵怪异的事情，事情有点不合常情，可是那些窃取官位而维持生活的人，希望这个故事能成为他的借鉴，后来的正人君子们，希望你们把南柯一梦当做是偶然的事，不要拿名利地位在人世间炫耀骄傲了。以前的华州参军李肇赞叹说：“官做到最高的等级，权力压倒了京城里所有的人，达观的人看待这样的事，跟聚集在一起的蚂蚁有什么区别。”